北京出版社

金陵春夢

唐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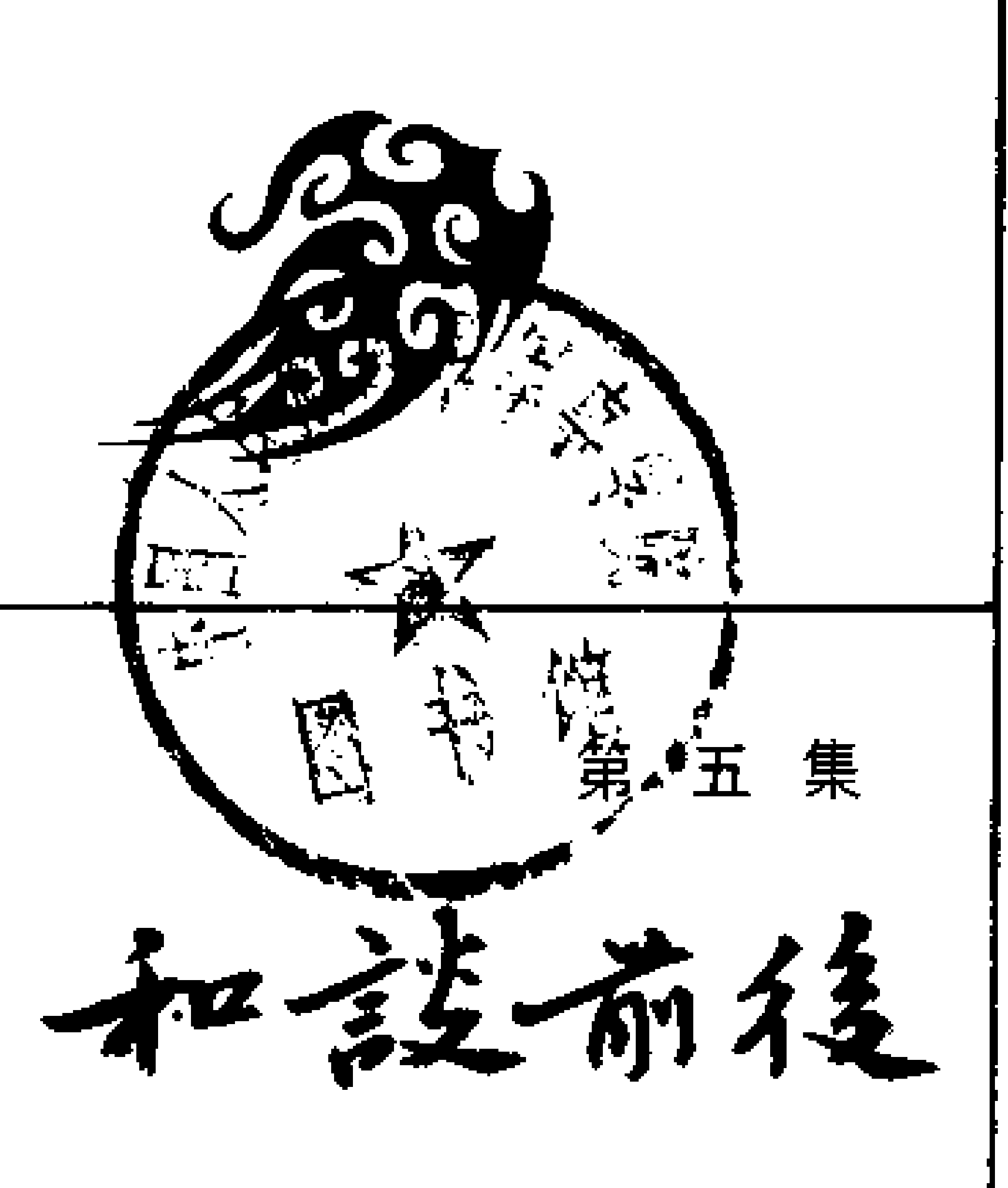
和談前後

第五集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五集

和談前後

北京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 晖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五集·

和谈前后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五十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四点五印张 二十九万七千字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五十万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二八七 定价一·二〇元

（内部发行）

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

《开卷》主编先生说，“从《金陵春梦》到《草山残梦》，从当时的广受注意到今天大家犹在关心它的出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部书一直在读者们关心之中，但你自己从来没有写过有关的东西。我们《开卷》早已想请你写一篇关于你是怎样写作《金陵春梦》的文章，但知道你于一九七八年九月突因脑溢血进了医院，之后转到了从化疗养院医治半身不遂，近悉疗养情况不恶，已能扶杖而行，和外界的接触也已稍有增加，只是恢复写作尚须有待。在这情况下，我们想请你慢慢写这篇文章，详述《金陵春梦》这套书诞生的过程以飨读者，但以不要影响你的治疗和休养为原则。”

《开卷》主编先生为我说了“开场白”，希望列位别抱怨我这个正在医院的人说这些芝麻绿豆小事，太“不中听”才好。

事情要从《侍卫官杂记》开始。《新晚报》曾刊登这篇小说，之后出版了单行本。作者宋乔写蒋介石的肤浅与无聊相当有趣，读者却有这么一个意见：蒋介石当真是这样浅薄可笑？为了说明蒋介石之所以成为蒋介石——他连美国总统都曾为之头痛，《新晚报》的主编以为最好能再写一篇，在读者印象中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而且这种意见越来越多。这大概是由于当时全国解放为时未久，人们对蒋的“厉害”记忆犹新之故罢？

编辑部开例会时，总编辑罗承勋先生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与会者人人摇头，表示不感兴趣和不能胜任，对于“写蒋介石”没有创作冲动。大家都是三十左右的年纪，对蒋认识不够，无从下手，最后一致提议函请北京等地老前辈帮忙。不久回信来到：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替香港报纸写小说，请《新晚报》自己解决。

已经记不清开过几次例会，反正最后决定作为一个写作任务处理，而末了这任务竟落在我的身上。在《大公报》、《新晚报》的编辑部里，说到写文章，真是好手似云，而所以轮到我这个“附骥尾者”，同事们的意见是：一、我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二、上过抗日战争前方；三、到过内战前方；四、跑过一些地方，包括台湾；五、其实这是个重要原因，当时我每天写稿不过两三千字，“反正你有空，就这样了”。

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那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剂无异。冯平山图书馆等有关蒋的资料有的

是，但是不敢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友人惠赠于我的五页“八行笺”。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然而一则以喜，一则以疑。我开始不大相信这位侍卫官所写的经历。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一段传奇式的故事？之后，我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和蒋的传记等逐一核对，再对照他的发迹史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我才深信这个侍卫官的所述，而且他没有“耸人听闻”的必要。这五页“八行笺”与其说是欠缺文采，毋宁说是朴实无华。于是我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末了，排字房催排署名时，才从“宋乔”身上得到启发，起了个“唐人”的笔名：唐、宋、元、明、清，顺口嘛。

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诽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等情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这一点，并没有反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这一脚

襟值得喝采！

某报月刊曾有专文为蒋"辟谣"，说蒋并非郑三发子，也非蒋母与雪窦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与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这一"辟谣"却反成了旁证材料，大概为作者所未料及。

另一位当年在台北的三青团机关报《平言日报》总编辑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已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承他"捧场"，还说我"漂亮"，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的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11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啦！"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家中埋头"爬格子"(指在稿纸上写作)。

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这涉及他的为人，特别涉及文中要讲的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摩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有光纸石印的楷书文言体《三十年歇浦沧桑录》。我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名字。这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怀旧兼导游的小册

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我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小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布景”了。这节文字刊出约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罗高，文句流畅、字迹苍劲的读者来信，语气迫切地问我是谁？因为蒋介石逛窑子时他偶也在场。（当时这一类的妓院相当高级，有些嫖客鄙视所谓 sex without love——没有爱的两性关系，于是名妓的诗画琴棋，一曲绕梁，招来了王孙公子的诗词唱和，双方如此培养起“love”——“爱”——来。一般大商人与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里作应酬场合。）他说时易势移，当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象还有几十岁的老人写蒋介石逛堂子记忆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说末端登个“罗高先生，大函奉悉，盼示尊址”之类的小启，然后给我地址盼我去找他。

双方进行得很快。他迅速告我以地址，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幢高级住宅。我应约前往，但见他家女仆应门，陈设雅洁。一位高龄老人，深度近视，中等身材，微胖无须，笑问：“老太爷没有来吗？”苏州口音极浓。原来他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按照当时习俗，有些业务也要到“高级妓院”（书寓）应酬，所以时常见蒋，但蒋属“傍友型”，和包老他们攀不上朋友。“你小说里的豆芽老七，现在九龙塘，儿孙绕膝。她从良好几十年，你要去访问她吗？”我忙不迭婉谢了。包老指出我文中错误处，蒙他不弃，和我作了个忘年交。我们还准备为他做一百岁生

日，但这位老前辈在九十九岁时去世了。

当报馆自干诺道海旁迁入湾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W君自台北来港约我见面。于是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卡位饮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航空版，抵台之初，有三几位当地的同业经常“陪”我采访，W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别十一年左右忽然来找我，平时又没通过信，所为何来？不是没有顾虑。翌日午后三时我去大同等候，见来了个吊儿郎当的人物，到卡座前后左右转了个圈，没几分钟W就来了。我劈头怪他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双十二”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延安尚且力劝张杨释蒋，现在难道阁下的地位还超过了蒋？他极力否认，话题一下子转到了《金陵春梦》，问我是否为稿费而写？如果有人约我写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表，说：“先告诉你，匿名信、恫吓信都收到了，都已呈交我的上级。我确为生活写了不少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为了稿费。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约稿，因为几家电影公司和几家刊物报纸的稿还来不及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无关；我与蒋家没有私仇，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爷儿俩马上宣布国共谈判，化干戈为玉帛，中国早日统一，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团聚，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大大赞扬他。不过已经发生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举世对他的评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史实。”

还记得我把我的住址和上下班时间等都告诉了他。劝他转告台湾特工部门，为台胞和自己着想最好别来这一手，因

为使人不齿，毫无用处。不信可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等等历史，看看“成果”在何处？国民党报纸上骂“匪”骂了几十年，指名道姓骂人，更加不知骂了多少，但从未听说发生了什么效力。老兄如果还想警告我，甚至要我做个光荣的烈士，那预先谢谢了。……那天说了很多，临别我再三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比他老太爷头脑清醒得多，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

事隔近二十年，匿名信等早已不再收到，情况变化得很多，希望国民党人对封建统治无助于国家进步这一点，能作进一步的体会。

在六十年代那个莫名其“糟”的风暴中，先是我在广州念书的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剪给我一段《陶铸放毒工厂》的“腥闻”，意思是说：秦牧、陈残云（似乎还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铸手下的“放毒悍将”，措词疯癫之至。更滑稽的是我与陶铸先生见面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尊敬这位长者却以没有机会畅聆教益为憾，现在忽然来了个“放毒工厂”，真不知人间何世！香港有家报纸乃把这段“腥闻”，连同正在《新晚报》发表的《草山残梦》及笔名一齐制电版刊出，这使我案头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们都来询问。没办法，我只好在翌日连载文尾加了句“诸兄，此事系出误会，弟情况如常”之类。没料到此事并非“误会”，当年贴大字报，乱飞帽子，乱打棍子者大都无知，但他们背后的高层人物却心中有数，非把我们这些“臭老九”斩尽杀绝，他们的倒行逆施就难以得逞。我绝对支持今届文代会“向前看、不计较、忘私仇”的精神。当时唐人的《北洋军阀演义》（刊《文汇报》）和《草山残梦》（刊

《新晚报》)、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报》)都给腰斩了，我与上述三家报馆和编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无斤斤计较可言，何况我的遭遇和大陆同业及前辈们的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轻”的，其所以还要写一笔，只是为了大声疾呼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要忘记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记公事——国家大事的惨遇！

凑巧《晶报》社长陈霞老要我以《蒋帮太座列传》为题写小说，我因为不善伺候“太座”，又怕引起读者错觉，就以草山上人笔名写《宋美龄的大半生》，以“单传”代替“列传”，也了却了《草山残梦》被腰斩之后，蒋的未了“残梦”。至此，《金陵春梦》以南京解放告终，到一九七九年止出了五集，还有三集；《草山残梦》以蒋介石去世告终(也分八集，将在八十年代出版)。

蒋介石垂暮之年，曾与日本极右派合作由蒋命令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为日本极右派记者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提供并无秘密可言的史料，作为日本极右派以抢救蒋介石为表象，实则妄想通过“蒋独”和“台独”，染指我台湾省的“最后一计”，也是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中日本极右派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较量最后一个回合！

对于这件事，形势已经“比人强”，形势更比坏人强，日本极右派余孽是不能成事的了，但不能不对蒋经国有所劝告，我就以“今屋奎一”为笔名，写了一部《蒋后主秘录》，以李后主词句作回目，例如北京释放十位国民党将领战俘，引起台北慌乱，就以《小楼昨夜又东风》为题，意在对蒋讽劝。

尽管他还在拍台拍凳，但我总有一个想法：蒋经国头脑远胜乃父，他不可能一辈子是这样一个人。广大台胞与国民党人，更在渴盼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好日子迅速来临。

法国和日本的三批朋友，在这二十多年里，曾数度谈到《金陵春梦》的翻译问题。由于《金陵春梦》尚未出齐，以及内容有待增删，希望一九八三年再着手翻译。现在第五集《和谈前后》已经出版，第六集《台湾风云》（暂定名）也已交给出版社，第七集《三大战役》及第八集《大江东去》早已在《新晚报》登完，只待再看一遍便给出版社。之后便是《草山残梦》。我热诚盼望在蒋介石这两个"梦"的末了，能等到蒋经国先生的清醒。不少朋友认为不可能，但我仍然保留我的看法："可能！因为他毕竟是个曾经'清醒的人'。"

唐 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广州

目　录

第一回

史迪威赞扬共产党
罗斯福通牒蒋介石

话说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到年底，蒋介石指挥的战场真是屡战屡败，不战而退；一蹶不振，人心惶惶。那时光史迪威进行了历史性的缅甸战役，克服了密支那，开放了缅甸一雷多公路，史迪威的名字成了英雄的化身。面对着这个局面，蒋介石真是有苦说不出。他向宋美龄诉苦道：

“你看这事情怎么办好！我们这里吃败仗，史迪威可是打胜仗；十四航空队的七个主要基地也给日本人拿走了，陈纳德也很尴尬。这样，搞下去史迪威可是神气了，我真怕他重弹旧调。”

宋美龄也紧张道：“有几个外国人告诉我，说因为你不喜欢史迪威‘国共合作’的办法，外面盛传双方裂痕日益加大。

现在在重庆的美国军官、大使馆职员、华盛顿派来的人员、左派分子、新闻记者们，这些人构成了使人惊骇的组群，在鸡尾酒会上，布满了反对你的言论。”

蒋介石恨恨地说道：“我早知道了，这些混账王八蛋！”

“那个陈纳德的朋友还告诉我，”宋美龄道：“史迪威还曾经说过，如果他的主张再被拒绝，那他将把美国的租借物资扣留起来！”

“他敢？”蒋介石冷笑道：“美国的政策我们不是不知道！”

宋美龄献计道：“无论如何，我们去看看他罢，同史迪威多见几次面，我们给他的印象可能变好，外国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当蒋介石夫妇还没出门的时候，史迪威一到重庆，便拜访蒋介石来了。

蒋介石振作精神，堆下笑脸，宋美龄打扮得花枝招展，迎接这位国际驰名的英雄。

“蒋主席，”史迪威坐定，寒暄过后，开门见山道：“今天的局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中国战场前途如何，非要想办法不可了。”

宋美龄抢着说道：“是啊，主席刚才还同我说过来着，说是盼望你快点回来，帮他想办法，把日本兵赶出去。”

蒋介石呲牙咧嘴只是笑，史迪威却郑重其事，一本正经说道：“蒋主席这样虚心，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挽回中国战场的不利情况；不过如果真要把日本兵赶出去，难是不难，只要把驻扎在西北的几十万部队开出来，问题就好办。”

蒋介石没料到史迪威会来得这么快，使劲忍住，但马上又沉不住气，反问道："史将军，你怎么能担保，共产党没有监视以后，会不打我们而去打日本人呢？"

史迪威闻言紧皱眉头。

宋美龄用英语插嘴道："史迪威将军，我们接到很多情报，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万一没有监视，他们便造反了！"

史迪威却用中国话回答她道："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中国一句非常之好的名言。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这几年里同日本兵打过多少次仗？日本兵同汪精卫的军队用了多少气力在打击他们？这个不但延安有数字公布，而且连东京方面都有详细的数字公布。蒋主席、蒋夫人你们可以不相信延安的公布，但日本人宣布的数字你们总不能不相信，因为日本军阀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敌人，他绝不愿意在这些地方乱说一通的。"

蒋介石勃然变色道："我对于你这样估计延安的抗战，我是不赞成的！"

"蒋主席，"史迪威道："这是事实。"

"不管你是不是事实，你要我把西北的军队调出来，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请蒋主席注意，"史迪威道："美国援助的是中国全部，而不是局部，中国国民党要抗战，中国共产党更要抗战，所以凡是中国军队都应该抗战，这样才不违背了援助中国的本意。"

"哼！"蒋介石冷笑道："你可以把美国的援助扣住不放，我绝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史迪威竭力忍耐，微笑道：“我再请蒋主席注意一件事情：美国援助的中国，是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美国并没有把物资直接运给延安，至于你肯不肯把物资分给延安，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虽然我们希望这样做。至于抵抗日本，那美国的看法简单，希望你把西北的军队开出去！”

“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冷冷地说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愿意再谈这个问题。”

“那是不应该的。”史迪威道：“一个最高统帅，应该把眼光放到全局上去。刚才有好多新闻记者问我对局势的看法，我曾解说过，今天的国、共双方再不团结，重庆的军队再不从西北调动过来，局势便太险了！”

听说史迪威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新闻记者，蒋介石无名火起三千丈，拂袖而起，大叫道：“我没有见过你这样做法！你要西北的军队，你自己去调动好了！你在外面、在我面前强调共产党的好处，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史迪威一怔，随即答道：“请你不必生气，今日之下，任何问题不是生气可以解决的。我只请你冷静地思考思考，从三月份起，各战场一败涂地，兵力上是不是需要补充？”

听史迪威提到败绩，蒋介石就象被人剜疮疤一样，他痛极了，但不可发作，一蹬脚便跑。

眼见蒋介石这等模样，史迪威只得苦笑笑，也就回去。于是一方面蒋对延安的人，和稍有嫌疑的人抓的抓、杀的杀，闹得更凶；另一方面史对延安的抗战功绩推崇备至，呼吁团结，变成了震撼国际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议正走向一个决定点时，九月六日

那天，蒋介石透了一口气，他的救兵到了。

美国前陆军部长赫尔利，偕同军需专家尼尔逊到达重庆。

事前接到驻美大使胡适的报告，以及美方电报，蒋介石夫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当晚盛大接风，饭后促膝长谈，蒋介石心情为之一松。

“你来得太好了。”宋美龄为蒋介石传达体己话：“史迪威在这里闹得一塌糊涂，正不知怎样下台才好。”

“你们可以放心。”赫尔利笑道：“美国的政策，并非操在史迪威手里。这次我们来，对于解决你们的纠纷是有帮助的。我为了澄清这种难堪的气氛，打开这种僵局而来；尼尔逊先生是为了协助中国的供应机构而来，都是同史迪威有关的。”

“好极了！太好了！”

“我是以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到重庆来的。”赫尔利道：“对于蒋将军，我们是无话不谈，可是不必在外面发表。我的任务是：首先是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个事实，今天重庆中央政府的地位非常危险！”

蒋介石打了个寒噤。

“第二：我们要支持蒋将军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以及统率三军的委员长！第三：协调蒋将军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史迪威主张团结抗日，蒋将军主张消灭延安，看看这两者之间有无办法弄得好一点；第四：促进蒋将军统治下的军用物资的生产，并阻止其经济崩溃；第五：统一包括延安的中国所有军队，以达成击败日本军队之目的！”

蒋介石闻言大喜，泫然欲泣。半晌，这才满怀感激，双眼润湿地问赫尔利道："那太好了，我高兴得连眼泪都流下来了。谢谢赫尔利将军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好消息，请问赫尔利将军，照你刚才所说，一言以蔽之，你是不是专门为帮助重庆消灭延安而来呢？"

赫尔利朝宋美龄挤一挤眼睛，摊摊手笑道："我以为一个聪明的领袖，是不必寻求这个答案的。"

蒋介石直抓头皮道："我太笨了，我太笨了。我是因为高兴过份，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你的心情我明白。"赫尔利道："不过，进行起来，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说，我先到延安走一趟，如何？"

蒋介石怔住了："你去干什么？"

赫尔利笑道道："别忘记，我是以一个公正人士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延安方面，当然也要有所接触，否则未免偏心露骨，给人批评了。"

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我看还是以后再去罢。"

"你要我同胡宗南将军一起进入延安吗？"赫尔利大笑："好好，现在我暂时不去。现在我可以把美国的意见告诉你，征求你的同意了。"

"是不是罗斯福总统的意思？"蒋介石明知道这是华尔街老板们的意思，赫尔利正是美国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忠诚地执行华尔街的政策，一如驻美大使胡适所给他的报告那样。

"你反正明白，"赫尔利道："不用问了。美国所希望的，是在中国军队中安置一个美国统帅。——你别着急，先让我

说完，这个意见是谁提议的，你别问。但因为中国战场，主要是你管辖下的战场一泻千里，所以我们也同意这个建议，把日本兵赶跑了再说。”赫尔利透了口气：“此外，美国也同意使用中共军队，作为击退日军的主力之一。共产党同日本兵死战的故事，现在全世界都津津乐道，我们要正视这个事实。”赫尔利右手按住蒋介石的左臂：“我知道你是不同意的，我知道两个意见是不合你口胃的，可是史迪威不能成功的建议，我赫尔利保险可以完成。因为我们考虑过，在这两个建议之内，其中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蒋介石尴尬地强笑道：“是吗？”

“是这样的。”赫尔利抽烟喝水，忙了一阵：“喏！如果谈判顺利，延安的军队交出了，最高指挥官是美国将军了，你想，你还怕什么？”

“万一那个最高指挥官是史迪威呢？”

“史迪威也该遵守美国的策略！”

“我不放心！”蒋介石道：“延安交出武装，这一点我同意，要史迪威做统帅，连我都管，那不成，万万不成！”

“好办！”赫尔利兴奋地说道：“你的问题，在于反对史迪威，而不是反对美国统帅，如果不让史迪威做统帅，你就没问题了？”

“可是我知道罗斯福很重用史迪威。”

“但你要注意：美国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并非操在罗斯福手里！”

“我明天答覆你。”蒋介石召集亲信，彻夜商议，第二天告诉赫尔利道：“我考虑过了，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不过

我也有两个要求。”

“是什么？”

“第一：我本人也应该有权管理租借物资；第二：延安要把军队全部交出来！”蒋介石道。

赫尔利沉吟一阵：“第二点也就是我这次来的主要问题，好办；不过第一点，必须回到美国以后再说。”

宋美龄忽然站起来，戏剧化地抹抹眼泪，走向赫尔利：

“我是这样的感动！”她说：“正当那些该杀的共产党让我们下不了台，正当史迪威将军使我们处境困难，正当美国朋友对我们有所误会的时候，你来得这么巧！你的主意又那么妙！”

赫尔利不免客气一番，说是要回大使馆休息，准备明天到各处走走，俾使人们对他的“公正”深信不疑。双方又约定在赫尔利访华期间，每隔一天，便在黄山蒋介石官邸商谈一切。

九月十九日下午，蒋介石正同赫尔利谈得高兴，侍卫官入报史迪威来访，蒋介石在客人面前表示自己很大方：“请史迪威将军马上前来！”边说边走到二门迎接。

史迪威同蒋家夫妇、赫尔利寒暄过后，掏出一封电报来道：“蒋主席，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要鄙人当面交给蒋主席。”

蒋介石连忙道谢，一把接过电报，等待宋美龄翻译。但宋美龄面色大变，尴尴尬尬一言不发，室中诸人，都好不自在。各人便胡扯几句，赫尔利同史迪威一同离去，蒋介石送客回来劈头便问：“电报说些什么？”

“这是罗斯福从魁北克发来的。”宋美龄道：“罗斯福正在那里开会。”

“我问的是：他究竟说些什么？”

“罗斯福说得很简单，说要求你接受史迪威国共团结抗战的建议，否则他将考虑美国的援助是否继续下去！”

蒋介石有如挨了当头一棒，给打得又气又慌。他跌坐在沙发里，又跳起尺多高，大跳大骂道：“罗斯福这娘希匹的东西！罗斯福这娘希匹的东西！美国的援助我不要！你告诉他我不希罕他的援助！不要拉倒！”蒋介石越说越气，越气越叫，越叫越哑，最后沙哑着嗓门喊道：“你给我打个电报到魁北克——不，到魁北克，告诉娘希匹罗斯福！说我姓蒋的要同东京恢复谈判，干脆不打了！我要同日本联合起来，看他美国在中国还能得到什么！”他咬牙切齿：“你就拟稿！你就拟稿！你说：姓蒋的要‘单独抗战’，不要美援了！”

“不能这样说！”宋美龄反对。

“主席，不能这样做。”亲信们也反对。

“叫我怎么说！”蒋介石直发抖。

亲信们于是战战兢兢，发表了他们一致的看法：“大局虽然紧张，日军虽然厉害，但已是强弩之末。苏联会打垮希特拉，墨索里尼也将在盟军的围攻下完蛋；轮到大家挥戈东指的时候，日本兵再硬也不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联合日本，吃亏不小！

“再说国内：这把火是点起来了，共产党吵抗战，在抗战；老百姓也吃他这一套，也要求抗战；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一个向后转，那简直便宜了延安，共产党的威信将立刻

高起来。”

蒋介石其实也这样想，大吵大闹不过是为摆样子而已，于是作愤恨状道：“那无论如何要罗斯福把史迪威调回去，否则我宁可不要美援！你们给我再研究研究这个娘希匹最后通牒，七天后由赫尔利将军代复，我不复，我也不想再见这个该死的史迪威！”

七天后这个电报发了出去，蒋介石答复罗斯福的通牒道：“本人敬告贵大总统，请接受本人要求撤回史迪威将军之请求。本人对各项措施，在原则上与贵国并无歧异，只因史迪威将军性格特别，无法圆满合作。故在政策上中美虽完全一致，但须有适当之人，以执行政策，实为同等重要……”

复电发出后，蒋介石坐立不安，心情烦躁。如果罗斯福不肯撤回史迪威，那简直太丢人了，这味儿比当年损失东北难过得多。赫尔利、陈纳德以及左右人等再三劝慰，蒋介石还无法释然，一个劲儿发脾气。

才到十月十八，罗斯福的答复到达，蒋介石才透过一口气来。不出赫尔利所料，罗斯福同意把史迪威在中国的任务解除。史迪威曾以中缅印战区统帅地位所行使的职权，分给两人继任。魏德迈少将被任为中国战区的美军统帅。罗斯福函中再说明陈纳德继续统率十四航空队，赫尔利继续留在中国，充任罗斯福私人的军事代表。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战，蒋介石是胜利了。

蒋介石表面虽然胜利，但在实质上却一败涂地：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愤而辞职，美国人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对美国人简直是一大刺激，促起了美国人民反蒋的舆论高潮。

当时愤而离开重庆的美国人，公开对他的中国朋友们说道：“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忍受了这种侮辱，你们猜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大资本家认清他同蒋介石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他们懂得，他们唯有通过蒋介石政权，才能维持在华特权，才能继续在中国赚大钱，如果蒋介石完蛋，那一切外国势力包括赫尔利大老板们，就要离开中国了。所以美国决定调整关系，以免损害老蒋的地位。”

另一方面，赫尔利却同蒋介石经常密谈。

“对于共产党，”赫尔利道：“真的还不能抹下面孔，斩尽杀绝；现在时候还没到达，你千万不可乱来。今天空军方面告诉我，驾驶员白莱德中尉在沔阳沙湖营失事，给鄂中洪湖地区的新四军救出来了，如果国共已闹翻，那就很难搞。”

“今天陈纳德将军告诉我，他也给朱德将军去了一封信，谢他的部下，营救了好几个美国飞行员。”

“今天大使馆的人告诉我，说高思大使也曾函谢过八路军，感激他们在北岳区正太路沿线营救了好几个被迫降落的美国飞行员。”

“今天的消息说：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有两个组已经到达延安好几天了。他们发来的消息，都证实共产党的军队是在抗战。而且当中有句话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同仇敌忾，抗战图存的精神’。”

“今天的消息：正当重庆管辖的大将军纷纷逃亡，前线一败涂地的时候，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却在豫东奋勇作战阵亡。”

赫尔利在每一段消息后面，总加几句勉励之词，要蒋介

石面对现实，发奋振作；别让共产党占尽上风。同时对于美国将领们、大官们对延安礼貌上的那一套也不必吃醋。美国当局唯一扶持的对象仍是蒋介石。

蒋介石对赫尔利那份照顾，感激自不待言，因此披肝沥胆，什么话都同他说：

“我让王世杰、张治中两人，交给延安代表林伯渠一个‘中共问题解决提示案’，内容规定八路军改编为十二个师，集中使用，其余限期取消。林伯渠也交出一份意见书给我们，内容说请政府实行民主，保障人民自由，实行地方自治等等，我已经叫他们搁一搁，别谈下去了。

“昨天那个参政会，闹得很不痛快，延安代表林伯渠在会上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统帅部，简直太放肆了！林伯渠还说什么团结全国人民，挽救我们的战场危机，认真准备大反攻，简直把人气死！

“我已决心做一件事，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模仿希特拉的法西斯党卫军，代替我那衰老的军队。”

“办法是好的，”赫尔利说：“你的军队是该想想办法了。不过对外千万不能引用法西斯党卫军的名字，因为同盟国之间，对希特拉有兴趣的，恐怕不多，甚至只有你一位。”

蒋介石感激涕零，老是握住赫尔利的手道谢：“这几个月来，幸亏你替我撑住阵脚，否则给史迪威一闹，我不知道怎样下台了。”正是：台上只见蒋介石，幕后另有野心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记者团参观延安
华莱士访问重庆

话分两头。却说一九四四年真是多事之秋，除了国际局势演变，前线一败涂地，在在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外，重庆中外记者团终于在无可阻挡的情势下出发延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访问中国，这些都是蒋介石不乐意的。

记者团出发之前，蒋介石用了三个月功夫沿线布置，希望做到中外记者们看不到一件真事，听不到一句真话。至于到达延安以后，记者们怎样讲法，那自有办法对付，他不怕。

蒋介石只怕外国记者随便说话，影响他的声誉，命戴笠动员干练特工办事。

陈布雷也把全力放在有关记者团的活动报告上，督促工作人员翻译缮写，忙个不了。

“这是宝鸡警备司令唐俊德的报告，说记者团已分搭乘专车两辆，到二战区去了。”

“这是阎锡山长官来的报告，说记者团已经弃车骑马，过河继续出发。”

“这是毛泽东六月十三接见记者团的谈话，说‘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到胜利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希望于国民党的也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

“这是戴主任的报告，说沿途一切顺利，记者们受到暗示和包围，无法自由采访。”

“我要听听延安的人怎么说。”蒋介石从心底紧张起来；“记者团中间也有我们的人，他们会给我报告更详细的，我要听延安怎么说。”

“这个简直太……”陈布雷道：“这个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六月廿二在招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时报告了中共历年的战绩。”

“他怎么说？”

“叶剑英说：‘七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大小战斗共九万一千五百九十四次。毙伤敌伪军八十三万二千八百一十五名，俘敌伪十八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名，日伪投诚反正者七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名。缴获长短枪二十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五枝，轻重机枪三千五百挺，各种炮五百零九门。我军伤亡四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名，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五百五十五名。敌我伤亡比例为二·一比一。并说明一九四一、一九四二

年内，日寇以在华六分之五的敌伪兵力，压在敌后解放区，致战斗异常惨酷。解放区人口由一万万降致五千万，军队、土地面积亦日趋缩小。但中共毫无动摇地坚持斗争，执行党的十大政策，发动广泛进攻。自一九四三年以后，解放区又趋扩大，人口已增至八千万，军队已增至四十七万，民兵更达二百万。……”

“慢着，”蒋介石拿着枝铅笔在纸上零零碎碎地记录数字：“军队多少万啊？”

陈布雷答说：“军队已增至四十七万。”

“不会吃空额罢？”蒋介石脱口问道。

陈布雷一怔，讪讪地答道：“不会罢？他们……”

蒋介石也醒悟过来，说：“那你念下去。”

“在华北敌后建立五大块抗日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辽东半岛、黄海、渤海沿岸、山海关；北至热河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晋、冀、察、鲁、绥、热、辽华北七省，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华中敌后战场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赣、鄂、豫、湘七省地区，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岛大部为我控制；另一处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陈布雷透过一口气来：“叶剑英报告之后，又说，‘刚刚接到前方据报，敌后战场八路军解放了武强、定襄、涞源、河间、束鹿、灵邱、徐水等几个城’。”

陈布雷随手一翻："还有，他们又公布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第七周年这一年中，他们毙、伤、俘虏敌伪共二十九万人。"

蒋介石绕室彷徨，不作一语，良久，问道："记者团他们有什么表示？"

陈布雷道："电文中没有提。"

"你再摇个电话给宣传部。"蒋介石道："告诉他们，凡是有关这类新闻，一个字都不许见报！但是叶剑英谈话的全文，我要尽快看到！"

陈布雷刚想辞出，蒋介石又嘱咐道："陈主任，华莱士到达这里以后，该怎么招待，如何布置，你也分别同他们商量罢。"

陈布雷唯唯告退。重庆官场立即忙着大扫除、布置、公务员换季等等，准备接待这位贵宾。中宣部几位年老职员，闻讯微笑，交头接耳，认为对于这些洋人的探访，"最高当局"早已胸有成竹，不必着慌；随机应变，定能化险为夷。

列位看官，原来这种说法还有一段古：在华莱士访华前一年，美国另有一位名人，《天下一家》的作者威尔基也到过重庆。他急于看看重庆情形，下机后便由中宣部次长董显光陪同，坐着汽车兜风。四川老乡有一个习惯，一大早便到茶馆喝茶，洗脸解手，读报看书，生意买卖，都在那里办了。威尔基在汽车里看见很多地方人们一桌一桌分坐着，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人山人海，端的热闹，便问他们干什么？董显光答得妙："这些人在开小组会，商讨抗日大事；因为中国人民，都已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动员起来了。"

威尔基点头微笑，好生奇怪。这时车子已经驶过精神堡垒，向民生路转弯时，又是一种景象。只见几家店铺门前人头如海，各人都高举右手，挥舞着手里的钞票，个个争先恐后，把店铺闹得水泄不通，情况紧张激烈，实在吓人。

“他们又在干什么?”威尔基问董显光。

董显光心头一沉，暗叫不妙。原来那一带都是卖平价布的，这些手拿钞票的人，当然都是来买平价布的老百姓。那个时候各种日用必需品一概统制，只许官儿刮龙，不准平民买布，布价黑市高涨，花纱布统制局每天只拿出二三十匹平价白布，点缀点缀。而这点儿布，还交由几家代理店铺发售。除了现钱交易，还要凭身份证才能开口。这是谁都知道的。偌大一个重庆，一天二三十匹平价布，怎么会够分配呢？而且这些布往往还没出店门，便已经给有“路”的人拿走；有时花纱布管制局根本连二三十匹之数都不能发够。因此，这条街上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拿了身份证和钞票，在等着买布。有的挤了一年半载，连布丝儿都没买到。于是经常把那儿家代理店铺，围得个水泄不通。董显光当然不能把真相见告，威尔基也就嘱咐司机慢开，一边看人山人海，一边听董显光解释。

董显光先是叹了口气，然后不慌不忙，告诉威尔基道：“这些人都是爱国的老百姓，他们因为国难当头，抗战艰难，正在一个个争先恐后，向政府献金呢!”

威尔基当年是否真的相信这一套，这且不表。但华莱士是否也很容易应付，这使蒋介石感到心焦。但心焦的事儿却都来了。

“报告主席，”何应钦铁绷着脸：“河南出了大漏子！”

“什么事？”

“豫南老百姓反对汤恩伯，说他既不战而退，又残杀居民，于是来了个大暴动，还组织了一个什么救国军……”

蒋介石毫不考虑。大骂道：“一定是共产党捣蛋！你叫他们放手干好了！否则给外国人听到，又要发电报，又要说我们这个那个了。”

“报告主席，”何应钦道：“前方来电说，这件事情大致就绪，他们一口气杀死了五千多河南人。”

这件事情刚完，另一件事情又起，原来重庆各界代表冯玉祥、覃振、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五百余人举行集会，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蒋介石怔住了。他连忙请冯玉祥谈话，一见面大哥长大哥短叫了一阵，折入正题，问他有没有这件事？

冯玉祥道：“有这件事！”

蒋介石使劲忍耐，但嘴角上的肌肉激动地抽搐着。他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不是不告诉你。”冯玉祥道：“告诉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好多事情，你都不相信。”

蒋介石咬咬牙道：“是些什么事，大哥您告诉我，我不相信呢？”

冯玉祥叹道：“那太多了，连我自己都记不住，不过最近有几件事，倒还记得。譬如说：前天我告诉你，河南有位洧川邮政局局长的亲戚说过，他们一家子在那个小地方住，这

位局长辛苦了大半辈子，因为朝中无人，大半辈子只熬到了三等邮局，这别提了。可惜这次河南大撤退，汤恩伯的部队竟把他全家的衣服用具抢得精光，半夜三更动手，比日本兵还狠毒，这位局长的小儿子认得几个字，记住了明火执杖打家劫舍的强盗番号'第三十三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八十师第×××团×××连'；说一辈子忘不了。"冯玉祥道："这是个极小的故事，但说明了极大极大的东西：老百姓同军队有不共戴天之仇……"

蒋介石插嘴道："这件事情我已经要他们去查……"

冯玉祥也截断他的话道："你要他们去查，不知道那一辈子才能查清楚。而且你答应我'查'的事情实在太多，但都没有下文。这说明了政府中人办事的糊涂，是应该改组了。"

蒋介石再咬牙，忍住脾气，再追问道："还有呢？还有什么你告诉我以后没有下文的？"

冯玉祥道："我刚才说过，这种例子之多，多到举不胜举。譬如这一次同我们一起发起组织联合政府的沈钧儒老先生，就有人说他要暴动。你想这是个多大的笑话？可是居然有人相信，还抓了一批毛头小伙子学生，他们都不承认是共产党说，如果暴动早就已给打死了。其中有一个学生受不了，便缴出了证物，是一个金属圆圈，说是无线电器材。后来，连法官都无法相信，要他实说，他才痛哭诉说，原来这是只表壳上的圆圈。法官问他那末表在什么地方？他说扔到大茅坑里去了。法官便带人去掏茅坑，真的掏出了这只没有表壳的表，……"

蒋介石有点不耐烦了："大哥！"他声音提高："这些都是

小事，这些小事情竟要改组政府，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冯玉祥也气得忍不住：“你如果说我所讲的都是小事，那就由它去，算我放屁。至于成立联合政府，是五百多人的事情，你不同意，你想怎么办，听便罢！”说罢便走。

蒋介石却立刻改变态度，一脸笑道：“大哥别走，我还有几个大问题问您。”

冯玉祥扭过头来道：“是什么问题？”

蒋介石一扬手：“大哥您坐，坐下来再谈。”他接下去：“这些事实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对我有误会，因此有些人便想混水摸鱼，……”

冯玉祥又起立道：“如果你把联合政府这回事当作混水摸鱼，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一定看过名单和意见，知道我们这五百多人，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年纪不小，再活也不过几十年；但如果国家在我们手里断送，我们的子孙做亡国奴要当多少年？这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猜想，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希望你平心静气想想，不要作为私人问题来考虑。我们一切都从国家民族出发，联合政府中我们还是推选你当主席，这不是什么都说清楚了吗？”说罢又走。

蒋介石也不便呕气，更不敢劝这位盟兄放弃联合政府的建议，快快地瞪着他的背影，寄望美国特使华莱士，希望他到达重庆以后，对这种局面有所挽救。

但驻美大使胡适的报告先华莱士而到，告诉蒋介石说：“对华莱士这个人不大清楚，希望重庆对他加意防范，因为这个人不是华尔街的嫡系，是左是右，都很难说。”这使蒋介石更闷闷不乐，但华莱士既已来了，只得振作精神，好生款

待。宋美龄更是跳上跳下，忙成一团。

“我是从你们的后门进来的。”华莱士大笑：“中国真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从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穿过西北，到达这里，好大的土地嘛！在有些地方，那我已经走过好几个国家了。”

蒋介石也笑道：“那还不算大，等和平了，华莱士先生可以到全中国走一趟，那才知道中国之大，大到什么样子了。”

“蒋主席，”华莱士言归正传：“我们都在为和平努力，譬如说你们中国打了这几年仗，主要还不是为了来日的和平？要不，如果投降，那虽然表面和平，但事实上问题更糟。所以美国朝野对贵国艰苦支撑，十分敬佩，罗斯福总统便要我来拜访拜访。”

蒋介石夫妇忙不迭客套一番。

“现在，”华莱士道：“有这么一个问题在从中作梗，非常严重，我想我应该提出来同阁下谈一谈。”

蒋介石开始大为紧张。

“这问题是个老问题。”华莱士道：“恐怕我不说，你也明白，那是国共合作问题。”

笑容从蒋介石脸上消失。

“我很坦白地告诉你。”华莱士道：“这一次旅行，使我增加了很多见闻，特别是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威望与好感，同阁下以及贵政府在民间的印象，竟然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夫妇还顾不得答复，华莱士说下去道：“请原谅我

的直率。我们是好朋友，好朋友中间的问题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对，我想你们不会反对的。”他再作补充：“今天美国的国策是击败轴心国，因此任何一个同盟国中间有什么问题，必须象救火似地予以扑灭。中国内部存在着国共问题，请不必否认事实。”华莱士笑笑：“这次我亲自走了不少地方，目睹了好多事情。总而言之，今天中国的一切，对阁下是不利的，因为中国人民普遍地对你和你政府没有好感，而只要同共产党接触过的中国人民，他们几乎是毫无疑义地跟着共产党走。”

蒋介石全身都瘫软了。

“这种现象，”华莱士说：“证实了史迪威的报告与预言，而且也超过了我的想象。”他微微地叹息：“我知道中国不正常，但没料到不正常到这种地步。”

宋美龄鼓起勇气问道：“那末，请问华莱士先生，你的看法是怎样呢？你对于你看到的种种事情，是百分之百相信呢？还是觉得显然有人在包围你，有意影响你对我们的印象呢？”

华莱士一怔，忆起了罗斯福在他临行时所说的话，心想这个女人倒真的厉害，名不虚传。于是答道：“夫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决定支持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中国政府；一个是蒋介石将军的政府在中国很不得人心。”他双肩一耸，双手一摊：“这两个问题是矛盾的！”

“为了缓和这个矛盾，我们美国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有软有硬，有红有白，我不说了。我只告诉蒋将军：美国欣赏

共产党的抗日，但不主张拿他们来领导中国；美国主张由蒋将军来领导中国，但不赞成蒋将军这样抗日。”华莱士霎霎眼睛：“全部文章，主要就是这两句，你们都明白了？”

蒋介石夫妇这才透过一口气来，委婉地诉说延安如何如何不对，部分美国在华公务员，又如何为共产党说好话，影响了蒋与华盛顿之间的感情。

华莱士便一再劝导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你们只要解决了国共问题，并在中苏之间获致一种普遍的谅解，蒋将军便不会有什么了。”

蒋介石明了华莱士的态度以后，口气也就硬起来：“华莱士先生，”他说：“今天我要求于中国共产党者，只是遵守法律，遵守法纪，我并不采取压迫他们的措施。”

华莱士实在忍不住，长叹道：“我来中国为时虽短，我同你晤谈次数虽少，但大致上差不多了，要知道的事情都已知道；要说的话也已说完，可是我是这样的失望！”

宋美龄强笑道：“你失望什么呢？”

“恕我直言。”华莱士道：“蒋将军说，他要求于中共者，只是遵守法律；显然蒋将军不知道，中共解放区中的治安情形，以及中共军纪的严明，不但是在解放区的人感到安全和兴奋，而且也为外国人所津津乐道。请问今天要遵守法律与纪律的人，到底是谁呢？”

蒋介石两眼发直。

正是：猪八戒挨倒打一耙，狼狈不如蒋老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政府联合　美蒋拒中共建议
交出军队　延安越重庆陷阱

那华莱士意犹未尽，说道："蒋将军说并不采取压迫他们的措施，这句话是失实的，因为重庆等地关禁左派分子的集中营举世著名，而胡宗南将军在西北的那着棋子，谁都看得分明，请问如果这不是压迫他们的措施，又是什么呢！"

蒋介石欲言又止。

"这就是我失望的原因：你们不肯认错。"华莱士道："这么大的错误而不肯承认，我作为你们的好朋友，我怎能不失望呢？"略事敷衍，也就辞去。

"娘希匹华莱士也不是好人！"蒋介石在背后跳脚道："他绝对偏心！还亏他说是支持我们，——我不希罕！他再要噜苏，娘希匹我正式联合日本！"

“使不得啊!”亲信们都劝他:“这个时候同日本携手，吃亏太大。”

蒋介石其实也明白，但又气又急，整天价找岔子，寻毛病，闹得重庆官场鸡飞狗跳，六神不宁。华莱士回国以后向罗斯福所作的报告更使他焦躁不堪:华莱士说中国混乱之至，蒋介石政权顶多可以维持三个月，前途异常黑暗。

直到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这才吃了颗定心丸。

“共产党实在不容易对付。”赫尔利道:“我这一次好在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花了三天功夫，同毛泽东成立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五点协议。实在很辛苦。”

宋美龄不免慰问一番，问道:“我记得你到延安之前曾经说过，你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怎么又同他们订定五点协议呢?”

“夫人太忠厚了。”赫尔利道:“我们迄今为止，还是老样子，并没有改变为帮助共产党消灭蒋将军的武装。”

几个人笑了一阵。“那五点协议是什么?”宋子文问。

“首先是一顶大帽子。”赫尔利放下杯子，念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之改建。第二是国民政府随即改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无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

人们震撼了一下。

赫尔利朝人们笑笑道:“不忙，还没有完，‘并应拟定及颁布一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事项之改革

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也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

明知道赫尔利是站在重庆这边的，但蒋介石听赫尔利念到这里，仍不禁呆了。

赫尔利干咳一声，读下去道：“第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取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向政府请愿之权利，以及居住不受侵犯之权利。联合政府并应采取政策，俾前规定之免除恐怖之自由及免除贫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

“第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该武力。”

蒋介石狞笑了一下。

“第五，”赫尔利道：“这是最后一点了，中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为合法政党。”

“赫尔利先生，”蒋介石不复再忍，强颜一笑道：“我们知道你是帮助我们的，但你同延安订立的五点，未免太宽了。”

“是吗？”赫尔利心头反感，觉得蒋介石在某些地方，简直糊涂得令人难以置信。便笑道：“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认为我们对延安太宽，延安却嫌这个五点协议还不够公平呢！”

“是吗？”宋美龄皱眉道。

“我的助手告诉我。”赫尔利道：“昨天他去拜访一位大学

教授，这位教授批评我的延安之行道，‘赫尔利先生手里拿着要中共缴出武器的如意算盘，以第三者的姿态到延安去，这种手法是瞒不过毛泽东的。但中共方面虽然对美国的一贯手法十分清楚，但经过赫尔利先生的活动，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那怕是多少有一点积极作用，于理也不应该拒绝，所以赫尔利先生的延安之行是有收获的。不过这个收获只是限于纸面，因为中共绝对不会答应协议以外的要求，何况这个协议，基本上国民党已经讨尽了便宜’。”

蒋介石一怔，问：“他怎么知道美国要设法叫中共把武器缴还给我们？”

“因为这位教授是我的朋友，”赫尔利道：“他对中国局势有深刻的研究，我也曾经把一些秘密的事情同他商议。”

蒋介石有点不高兴：“那这位教授一定是反对我的咯？他是谁？”

赫尔利微笑道：“这个你可以放心，了解目前局势的人不一定就是反对你的人；这位教授便是个例子，不过你不必知道他是谁。”赫尔利阖上卷宗，正襟危坐，同蒋、宋、孔等人说道：“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有人同我说过，说‘这个协议和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虽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如能付诸实行，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促进中国民主化，毫无疑问是很有作用的。’因此中共便在这五点协议上签了字。”赫尔利冷静地伸出一根食指东指西点：“各位要注意延安的做法，他们这样做，我们平心静气而论，是的确使人同情的。我一路上也思索着这个问题：如何使你们在民间失去了的威信，能够重新建立起来？”

蒋介石夫妇等人眼睛一亮，精神大振。

“各位，”赫尔利喝口咖啡：“今天我们虽然不是正式的会议，但今天我们的谈话，其重要性超过了任何有形式的会议。我正式宣布：我同毛泽东在延安成立的五点协议决定不准备实行了。”他用笑脸环视人们的笑脸，突地又绷起了面孔：“这不是新闻，恐怕你们早已体会到了。我应该仔细把这件事向蒋将军作交代，关于以后的做法。——对外，我当然不会公布，说这个举世注视的五点协议，已经寿终正寝！

“各位要知道，我这次延安之行，以及取得五点协议的成果，绝不在于真正实行。只是想拿它作为‘求取对中共军队的控制’的一种‘过渡’办法。这个‘过渡时期’等到达成目标以后，也是要设法缩短的。”

蒋介石显然忍不住心头那股高兴劲儿，只是笑，咧着一嘴假牙，直笑。

“蒋将军，”赫尔利低沉地说道：“为了求取对中共军队的控制起见，我请求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时期中对中共作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同时设法缩短这个过渡时期。”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全国武力，防止内战，而对中共的‘让步’，实在是为了实现各项目标的第一着棋子。”赫尔利大声疾呼：“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的内战打起来。这一点蒋将军该比我还明白，今天我们的军队如果拿出去打共产党，企图获得胜利，那结果一定相反。”

静默一阵，蒋介石发言道：“我们非常感谢赫尔利先生的奔波，以及处处为我们着想。不过我的看法同赫尔利先生有一点不同，就是国民党绝对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曾经有

五百多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我都一一给他们解决了，这个联合政府是绝对使不得的东西，我们权衡轻重，认为绝对不能这样做。”

“蒋将军。”赫尔利说话。

宋美龄向她丈夫使个眼色，问赫尔利道：“你想说话吗？”

“我想问一声：如果蒋将军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赫尔利沉吟：“那怎能表示对中共作政治上的让步？”

蒋介石笑道：“赫尔利先生，根据你刚才说的：‘中国的主要目标在于统一全国武力，防御内战；对中共让步，不过是为了实现目标的第一步’。那末，也就是说，你表示赞成中国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只是美国政府被迫采取的一种帮助我的策略？”

“是的，蒋将军。”

“这个策略，同延安的什么争取民主，争取抗日胜利是丝毫不相干的？”

“那还用说？蒋将军。”

蒋介石大笑：“赫尔利先生，那就好办了，你的目标既然并不是真正在联合政府方面，何必还政于联合政府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还政于民’，我们说还政于民好了。空空洞洞，死无对证，不更干脆简单吗？”

赫尔利心想蒋介石所以成为蒋介石，倒真的有一套，不能小看了。于是赞叹道：“这办法很好，这办法不错。不过——”

“不过什么？”

赫尔利沉吟道：“不过我刚才讲的‘过渡’办法，这样一

来便会放弃了。"

蒋介石又大笑道："赫尔利先生，'过渡'不过是'过渡'而已，迟早要放弃的，没什么。"

"那我不是把五点协议全部撕毁了吗？"

蒋介石哈哈大笑，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跟着大笑，终于赫尔利也对着这批笑脸大笑，一直笑到享用丰盛的晚餐，笑声还没间断。

紧接着，赫尔利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劝中共经过谈判，与国民党成立协定，把军队交给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我看是不要紧的，"赫尔利向驻在重庆的延安代表周恩来等保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蒋也放心了，——如果你们不放心，可以把军队交给三人委员会指挥。这个三人委员会由美国人充当统帅，国、共双方各派一个代表组成。"

"你们如果再不放心，那我还可以向他要交换条件，例如蒋介石的让步，例如承认你们中共为合法，例如你们可以派出若干人在蒋介石的政府中行政院里担任什么委员。……"

"你们是开明的、进步的，"赫尔利作悲天悯人状："你们中国共产党是得人心的，我知道。蒋介石是无可救药了，我也很清楚。你们中共都是爱国分子，只要参加政府，便能大有可为。你们想、你们说，这不很好吗？"

周恩来听赫尔利这样说，不禁笑道："赫尔利先生，有一点是要请你弄清楚的，我们的目的并非在于参加蒋介石政府做官，我们只是希望成立联合政府。"

赫尔利满以为运用这个障眼法便可以大功告成，一个劲

儿劝道：

"你们也该想想，我的办法是太好了。原先，你们中国共产党是在挨打局面、饱受围剿之中过日子的，我一调解，你们至少可以——"

"赫尔利先生，"周恩来解释道："蒋先生今后是不是还要'围剿'，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宗南的军队任务未变，全国各地的集中营照样开着，各地爱国人民，中共党人以及进步分子照旧被逮捕，遭谋杀——"

赫尔利也打断对方的话道："这个我可以担保，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交给他或者交给三人小组，都可以。到那时候，你们都参加政府了，并且还可以得到美国的救济与合作，你们的前途是很好很好的。"

"谢谢赫尔利先生。"周恩来答道："一个不为私人、专为大众的政党，它的前途没有问题，是很好很好的。不过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就把军队交出来，连生命都没安全，假如赫尔利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会不会这样做呢？"

赫尔利脱口而出道："我会这样做。"他放低声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上了台，以你们的廉洁、勇敢、公正、智慧，你们一定可以取蒋介石而代之，为什么不这样做？"

周恩来微叹道："赫尔利先生，你是外国人，你不清楚蒋介石的做法。我们中共党人，这许多年来，上他大当的地方，也真太多了。死在他手里的同志们、朋友们，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我们绝对不愿意放弃军队，因为这样做，后果是万分可虑的。"

"错了！"赫尔利极力劝道："你们把军队交出来，我在旁

边看着；万一出了毛病，一方面天下的人都会骂他，另一面美国也不会答应他！”

周恩来无法谈下去，告辞道：“赫尔利先生，请相信中共的诚意，这个诚意已经写在五点协议上面。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了，请你赶快请蒋先生也拿出诚意，立即成立联合政府。”

“这个很可惜。”赫尔利道：“那末，让我再作努力吧。希望你们再想想，接受我的调解。”

“你的调解成就是联合政府，”周恩来说：“只有成立联合政府，其他才可以顺利解决。”

“喂喂！”之后蒋介石便对延安不断大叫：“你们先交出军队给我，然后我就给你们民主！”但是延安不肯上当。正是：调解之后又变卦，内中原来有戏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宋美龄一怒飞南美
汪精卫恶病死东京

在下一支秃笔，顾不了这么多事情，如今扭过头来，应该补叙一番宋美龄喝醋的故事。表面上看来蒋介石同陈立夫的侄女勾勾搭搭，那是“私人事件”，孰不知内中大有文章。原来轴心国陷入绝境的时候，同盟国阵营中希望刷新政治，容纳进步人士，以便迅速战败日德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如此腐败，这使罗斯福等人大伤脑筋，认为那个刘阿斗就是扶不起来，于是对蒋周围的顽固派展开攻击，而对CC系陈果夫、陈立夫尤烈。

陈立夫连挨几顿臭骂，不免长吁短叹。而这当儿蒋介石正拿到一封寄给宋美龄的英文信，拿在手里发怔。宋美龄的事，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算了；洋人来封书信，也算不了什

么。无奈正赶上洋人反蒋空气浓厚，从华盛顿到重庆，竟难得有句把好话。尤其美国当局"爱之深而责之甚"，把蒋介石指责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同时前方大败，一塌糊涂当儿，他倒要查一查，这封信是何人所发了。如果这个人竟是个反蒋的美国人，那蒋介石赔了夫人又折兵，如何忍受得了？于是打开一看，看来看去还是不懂，向亲信一问，这回发信者不是洋人，而是"土人"，董博士是也！

宋美龄与"土人"的暧昧问题，蒋介石一向也置诸不理，免生闲气；各适其适，皆大欢喜。不过他渴望有一个英文秘书，最好是个女的，以便易于管理。他把这意思向陈家兄弟说了，陈立夫一听好生欢喜，把年轻美貌、留学美国的侄女送进宫里，日夜伺候，人称"陈小姐"。

这情形瞒不过宋美龄，陈小姐便借口在黄山小学教书，同蒋介石表面分离；老蒋三天两头轻装简从，前往"听课"，这情形使宋美龄恨得牙痒痒的。蒋宋之婚出于"条约式"、"恩赐式"。没有宋家同美国的关系，也就没有蒋介石的地位，这些在下业在前面表过，不再赘述。蒋介石于是对宋美龄恭而敬之。而宋对蒋的女人问题则认为忘恩负义，大逆不道。在广布眼线，拚命追踪下，蒋介石在黄山小学陈小姐香闺中赤条条地"上课"情形，终于暴露无遗，一举击溃。

经过这番"踢窦"，加上国内惨败，蒋介石官邸里那一番阴森森的气象，简直比日本兵要攻重庆还见严重。大街小巷，满城风雨；各国记者，直发电报，说蒋介石同宋美龄之间发生了空前的裂痕，两人要仳离了。

宋美龄虽然在"黄山"凯旋归来，可是浩然有去志，去外

国。皇亲国戚力劝无效，外间流言沸沸扬扬，一干人等好不着急，深怕如此一来，蒋介石在国际间声望更将惨跌。同时宋美龄已弄好飞机，行期为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万一宋美龄拍拍屁股高飞远走，这固是蒋介石的心愿，但面子问题要紧，他不能让她这样走法。但她也绝不会向他开口，道歉云云更不用提了。蒋介石没办法，低声下气找到宋美龄道："我们都是有地位的人。别闹了。闹出去，实在不大好。"

"地位?"宋美龄冷笑道："你也知道'地位'很重要？谁给你的地位？你说，你的地位从哪儿来的?"宋美龄越说越气，干脆讲起洋话来，她的洋话比中国话流利。

骂了一阵，蒋介石道："最好，你不要走。"

"我非走不可!"宋美龄把梳妆台拍得震天价响："我非走不可!"

蒋介石作立正听训状道："是是，夫人一定要走，一定要去南美换换空气，养养身体，那就走吧，快点回来……"

"不要你关心!"

"是是!"蒋介石有这么一手功夫："夫人，您不要生气。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我们的党国大计，请您给我一点面子吧。"

"面子?"宋美龄从鼻孔里冷笑："难道要我跪在你面前，求你放我出境吗?"

"那怎么敢！夫人，我只要求您在走之前，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让这批混账王八蛋打电报出去，说您是高高兴兴走的。"

宋美龄对招待外国记者有兴趣，再说决裂而去也不是办

法，便表示同意。

七月四日，重庆中外记者一大群集中黄山，怀着好笑的心情，参加了蒋介石的茶会。人们明知道这对宝贝夫妻闹出了什么笑话，但高高在上的蒋介石夫妻，却是正襟危坐，严肃之极。

“各位，”蒋介石发言，作痛心疾首状道：“今天请各位来，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闻：我同夫人之间，感情是一向很好的。”

中外记者相顾愕然。

“我是这样的愤怒！”蒋介石道：“外面有些无聊的人，在拚命造谣，攻击我的私生活，你们说这好笑不好笑？可恶不可恶？可是这种谣言，一直到最近才传到我的耳朵里，差一点儿便误了大事：因为夫人就要出国疗养，准备到南美去，如果这种谣言不让我知道，夫人恰好在这个时候走了，不等于证实谣言真的是事实吗！”蒋介石以拳击桌：“我们的党员，我们的文武官员，实在太不小心，太不尽职了！他们看我日理万机，忙不过来，就不肯把谣言向我说，怕影响了我的健康。孰不知只要是谣言，不管真伪，凡我同志，务须随时报告，让我知道，这样才好！”他问陈布雷：“陈主任，你记下来了吗？”

陈布雷一怔：“报告主席，记下了。”

蒋介石目光炯炯，瞪着这批中外记者道：“各位是新闻记者，耳目众多，见多识广；对于这些谣言，‘谣言止于智者’，各位都是‘智者’，谅必不会相信的。这一次外间对我私生活的攻击，纯粹是一种恶意的诬蔑，坏透了！”

“各位要知道，我今天领导国人，并非凭靠什么权力和

地位！我今天领导国人，完全是凭靠着我的品格！”蒋介石越说越激昂：“本人身为革命党员，自必严守党的纪律：本人又是个基督徒，自必谨守宗教的戒律！我在公私道德上如有违反纪律或戒律，则对基督、对孙总理，对千百万为吾人目的而舍生命的同胞将成为叛徒，任何人将可依照纪律与戒律而指责或惩罚之！”蒋介石气呼呼喝了口水，把杯子一放：“你们可以看，我每天喝的是白开水！清心寡欲，声色名利，我都看开了，我都不要了！这个白开水便是最好的证据！”

中外记者们蚕儿食叶似的，各自埋头记录，各自在肚里暗笑。

“绅士们，女士们！”宋美龄立起来发言，一口洋话，双手撑桌，两颗眸子滴溜溜在几个外国记者脸上乱转：“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应该说几句话。”她四下点首为礼：“关于诬蔑我同蒋将军的谣言，我比蒋将军听到得早。你们当然知道，妇女们对于这类消息，往往是比先生们知道得早。”

室内爆出轻微的笑声。

“我听到有人攻击蒋将军私生活的谣言以后，马上告诉了蒋将军。可是我应该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绝对没有问他：这个谣言有没有根据？可靠性又如何？我根本没有怀疑到蒋将军的正直行为！”她一笑：“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结婚是十分圣洁的，而且是互相亲爱与互相尊重的。婚后在这十七年来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过得异常甜蜜！蒋将军的道德丝毫无可指责，而我对于蒋将军的忠实，是极端信任的。”

记者们感到背上发凉，汗毛根根竖起了。

“各位可以想象，”宋美龄道：“假如我的丈夫在外面行为

真的有如谣言所传，我即使不怎么样，难道还会把各位找来，在全世界——你们的电报将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之前为蒋将军作可笑的辩护吗？”

“各位！”蒋介石再发言：“我应该告诉各位，我同夫人的结合是神的意思，圆满极了，美满极了！圣洁极了！亲爱极了！”他渴望记者们鼓掌，但只见他们埋头疾书，毫无表情，于是失望地问道：“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夫人定明天动身，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夫人！”一个洋记者立了起来。

宋美龄一笑：“嗯？”

“夫人是明天离开重庆吗？”那洋记者问。

“是的。”

“去南美吗？”

“是的。”

“蒋将军不陪你去吗？”

宋美龄一怔，答道：“他没有时间。”她感到空气突变，于是哈哈一笑说：“我是休养去的，可不能同你们那儿夫妇渡假相比，那副甜蜜样子呀，中国话叫做如胶似漆，分不开来。”

大家笑了。宋美龄便不等记者发问，连忙告辞道：“我要去整理东西，明天就要上飞机，拜拜！”

面对着一本正经的蒋介石，记者们发问的兴趣已经一干二净，只得告退，去发播“蒋宋结合天作之合，甜蜜美满举世无匹”的新闻。

蒋介石紧接着找到宋美龄，千恩万谢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帮忙。宋美龄却给他一百个不理，准备出门。但在门口却

扭过头来，冷笑道："别做作了，我的先生！这是在家里，不是官场！我走后对你是有好处的，是吗？哼！"只听见"砰"地一响使劲带上房门，走了。

宋美龄高飞远走，不为这个混乱局面伤脑筋；但蒋介石自有一套，远比不上叶剑英的报告，对家里一塌糊涂的局面，也不见得如何伤神。

"报告先生，"十一月十一日，戴笠紧紧张张单独报告道，"昨天半夜汪精卫死了，……"

蒋介石木然无表情，冷冷一笑，问："在哪儿死的？"

"名古屋。"

"谁替他？"

"陈公博。"

"他怎么死的？"

"据我们自己的电台报道：这几天盟机空袭日本，有一架 B—29 到伊势海湾沿岸侦察，名古屋也发出了警报。汪精卫在当地帝大医院疗养……"

蒋介石插嘴道："我知道帝大医院的设备是很好的，他飞到日本养病到现在，已经全身瘫痪，根本在拖时间。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报告先生，"戴笠道："问题就出在日本人对汪精卫太周到，他受不了。他病房里有温度调节，还有专为防空而设置的自动升降机，不过汪进医院时从未碰到空袭，所以这个自动升降机从未用过，也没有告诉汪精卫，说是他的病床已经安置了升降机。那天警报一发，看护慌了手脚，连忙把电钮一按，于是汪精卫连人带床隆然送进了地下室，吓得他脸无

人色，一身冷汗。”

蒋介石笑出声来。

戴笠道：“地下室中的温度很低，汪精卫经这回一吓一凉，当夜热度大增，便在十号上午六点钟死了。”

蒋介石沉默着。思索半晌，问道：“他到底是什么病？”

“据公布，说他生的是脊髓里发炎的绝症。日本医生还发表治疗经过，证明这是一个绝症，日本医学界也没能力挽救。”

蒋介石低声问：“我们自己的消息呢？有没有提到，汪精卫之死，内中有文章呢？”

戴笠摇头道：“没有。我们自己的情报，只是说汪精卫已经不受重视，日本当局对他已经失掉兴趣，而把全力转移到争取先生身上来。”

“这个千万不许乱说！”蒋介石脸孔一板。

“是！先生，那不能乱说。”

半晌，蒋介石再问：“汪精卫的家属，还有些什么人？”

“根据前几天的报告，”戴笠道：“他太太陈璧君、儿子汪孟晋、女儿汪文恂、侄女婿何炳贤、亲信周隆庠一批人，此刻都在日本。”

“他们几时去的？”

“十月下旬。”戴笠道：“那时光褚民谊到日本去看他的病，回南京后对陈公博报告汪的病状，声泪俱下，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陈璧君就是那一阵去的。”

蒋介石闻言思索再三，绕室徘徊。一忽儿，嘱咐道：“戴主任，汪精卫同我相交一场，你是知道的。”他的声调很不自

然："他的出走，以及这次的死亡，有好多事情，你也知道的。"

戴笠打了个冷战。

"现在，"蒋介石道："他已经死了，我们对外怎样说法，那不是你的事。"

"是的，先生。"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别让他太太、他孩子受到太多的牵涉，懂吗？"

"懂的，先生。"

蒋介石躺在沙发上，眼睛瞪着窗外，半晌，又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懂吗？"

"懂懂，先生。"

"除了延安的人，除了想搞什么联合政府的人，我们能马虎便马虎，懂吗？——你去罢。"

列位看官，南京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作了汪精卫的继任人后，当时他又身兼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政治部长，又兼伪上海市长，更兼第八区（法租界）区长及保长。"主席"及"军委会委员长"为选任职，"政治部长"为最特任职，"上海市长"为简任职，"区长"为荐任职，"保长"为最起码的委任职，当时有人撰联嘲笑汪、陈道：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下联指伪组织名义上虽辖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北、

广东五省，但事实上每个都仅占一角而已。这是闲话，按下不提。

却说过得几天，新的消息又到，说是陈公博同周佛海在争夺汪精卫死后的“代理主席”，有人希望蒋介石“适当地表示态度”，助陈、周二人中的一个一臂之力。蒋介石正为日本兵打到贵州而伤脑筋，一时也不想表示支持谁，但不理也不合适。正在没奈何间戴笠入报，说方先觉投降日本以后，将于日内回到重庆，有重要事情面告。蒋介石心中有数，却先来了个张发奎的电报，蒋介石阅读后双脚直跳。

原来那时光日寇攻占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骎骎乎有直犯贵州之势。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苦战，一连十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二十八日又陷南丹，二十九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无巧不巧，有一队美国飞机把南丹以北贵州省境内的“六寨”，当做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惨不忍睹！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千辛万苦从大山塘到六寨的人，有两万多人的鲜血在此流成血海。张发奎再也没想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于是一个电报打给蒋介石，告诉他前方如此这般，用以交代责任，并且措辞软中带硬，表示这种仗这样打法，实在令人寒心。

蒋介石阅过张发奎电报，拍台拍凳把张发奎等人骂了一阵，置之不理，待机报复，按下再表。却说局势严重，贵州如有三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但蒋介石已经获得方先觉

即将来渝的消息，倒也放下心来。可是一直等到十二月二日，日寇已经攻陷独山，离开贵阳只有一百二十里，东京广播中扬言在贵阳过元旦，这使蒋介石焦急起来，他不得不把驻在河南的汤恩伯部队连夜空运到贵阳增援。一方面等候方先觉的到来。正是：坏人日子不好过，处处破绽没法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迎降将　日蒋互有默契
盼合作　美侨十报通电

却说蒋介石对陈布雷、何应钦说道："娘希匹我着急死了！不调兵去呢，难道还要让张发奎他们来电报'训'我吗？调兵去呢，难道要我把胡宗南的人马开过去，放延安一条生路吗？正好汤恩伯在河南呆不住，我便把他调到贵阳去了。可是我不希望汤恩伯在贵州有些什么。"他双眉紧皱："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到达鄂湘豫敌后，这件事真使我伤脑筋！我希望汤兵团能全部腾出来，对付那娘希匹什么南下支队！"

陈布雷默不作声，何应钦勉强应对道："局势不至于象传说那么严重，吉人天相，我们会有转机的。"

十二月十一日，应着"吉人天相"的方先觉飞返重庆，

蒋介石闻报大喜，只是碍于观瞻，不好意思亲自到机场迎接。方先觉下得飞机，自有戴笠照料，马上专车送到黄山官邸。方先觉在车内暗自思量，“投降敌人”不但为黄埔校规所不容，抑且为全国人民所不齿。这番他在衡阳投降，事先虽获“校长暗示”，但终觉有点不好意思。心想见了面该善为措辞才对。不料蒋介石一见他便面带笑容，伸出手来，紧紧握着，频频点首，连呼“辛苦辛苦”。方先觉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脖子脸部胀得通红。正发怔间，蒋介石道：“坐，坐，方军长，坐。”

方先觉半个屁股贴在沙发上，听蒋介石问道：“你太太知道了吧？”

“报告主席，内人周蕴琴住在遵义，刚才戴主任告诉学生，她接到通知后，已经领着七个孩子到重庆来了。”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你先谈谈这次经过吧。”

“是的，校长。”方先觉道：“非常对不起校长，衡阳之战没有……。”

“你别说这些。”蒋介石皱眉道：“这些不相干，即使有人说你投降，那又有什么关系？我让他们对外大为宣传，说你是逃出来的好了。”

“谢谢校长。”方先觉报告道：“第十军在衡阳一共打了四十七天。到了八月八日上午，一切已经完了。我们集中在衡阳中央银行的掩蔽部里。大家正在着急，二十几个日本兵从中央银行后面冲进来，那时光四面已给突破核心防线的日军包围，我们便被俘了。”

“除了你，到底还有谁？”

“还有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后来他们把我们几个人分别盘诘，押在城南黄茶岭下欧家町的一幢意大利天主堂里。”

“谁来看你？”

“是日本第六十八团团长提三素兰。”

“他说些什么？”

“提三素兰说什么都别说了，大家是好朋友，招待得很不错。我们谈得很多，后来在八月十号那天，日方小原田报道班对外发表了一个冗长的电报，报道衡阳守军投降谈判情形。这个电报里面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对话，甚至连桌子、蜡烛日常用具也描写了出来。”

“他们事先没有给你过目吗？”

“没有，后来才给我看。我说这样发表不大好，他们说没关系。”

“那你一直在天主堂里？”

“一直在教堂里。到了十月九日那天，有个名叫吉丸的日本人来看我，自称是南京政府的日籍顾问，代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来看我，要我出任协和军的军长。”

蒋介石忍不住，急问道：“后来如何？最后的说法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进攻贵州？为什么威胁重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我作对，违反了过去所说的一切！”

“报告校长！”方先觉道：“他们这次进攻贵州，目的是威胁重庆。不过说起来话儿长……”

“你先说个道理罢！”蒋介石急了：“现在是安定局面第一，再往四川打，什么都完了！”

"是是！"方先觉便把如此这般一说，商妥后立刻给日方发了个电报，说也奇怪，第二天日本兵立刻自动撤离南丹。

欲问方先觉从日本方面带来了一些什么条件？蒋介石如何接受，于是日寇便立刻自贵州撤退？只要从日寇投降前后的东京、重庆双方的布置，便知分晓。却说黔省敌兵既退，汤恩伯这下子大出风头，说是大捷，这且不表，但方先觉突如其来，日军突而自退，不免引起纷纷猜测，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以"陪都各界"名义，在十二月三十日举行了一个"扩大欢迎方先觉将军脱险归来"的大会。这次"脱险"归来的还有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五位大员，但受到欢迎的只有方先觉一人，这个道理很明显，如果一下子六名大员一齐脱险，会给人以"神话"之感，难道日本兵关禁这六名大员，一点儿都不放在心上，由他们闭着眼睛"越狱"吗？此其一；六人中只有方先觉受到对方重视，且带着"公事"回来，自然刮目相看，应毋庸议了，此其二。

关于陈公博、周佛海二人之中，究竟谁继承汪精卫这一点，方先觉道："吉丸后来拿出证明文件。证明他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代表，谈过很多事情后，他说东京方面主张以陈公博继任汪精卫，因为陈的资望较周为高。再说陈公博首先接得周隆庠电告汪精卫逝世的消息，预先布置，马上接收了汪系的班底；同时他发动攻势，制造各地拥护他'主持大计'的电文，其实这些电文都是在南京拟好，交给中央社逐日拍发的。后来在名古屋汪的'尸前会议'上，大家也就同意把陈公博抬出来了。"

蒋介石沉吟良久，吩咐戴笠道："你给我打个电报给陈公博，用你的名义，问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如何？你不妨贺他几句，但不可露痕迹。——算了吧，你那边没有人可以拟出这种电报，还是我让布雷拟好之后，你再发吧。"

戴笠这个电报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拍发，陈公博的复电恰巧在十二月三十日，"陪都各界欢迎民族英雄方先觉将军脱险归来"那天到达。戴笠直挺挺立在蒋介石桌旁，看着他这个领袖笑眯眯阅读电报。这个电文短短数十字，但在蒋介石目中如有洋洋万言，越读越有滋味："雨农主任吾兄：电悉，愧不敢当。异途同归，兄言诚然。敝处决全力剿共，务在本区域内根绝赤祸。希望中央同时发动。……"

半晌，蒋介石笑道："他真有心计，不提我半个字，但'希望中央同时发动'一句中，分明指的是我，而又如此恭敬，如此虔诚。"

"是的，"戴笠看见蒋介石甚为高兴，不免凑趣道："报告先生，陈公博是真有一手的。周佛海给他挤下主席台以后，他怕周同他捣蛋，就把上海市长给了周佛海。"

蒋介石道："上海市长让给周佛海，我记得是日本顾问从中斡旋的；这样一来，算是交换了，后来听说周佛海还不满足。"

"是的，"戴笠边笑边说道："先生的记性真好。后来'汪公馆派'也大受影响，陈璧君这下子搞惨了。但她不肯死心，她觉得陈公博这个位子是她给他的，他应该受她节制。于是她同陈公博便秘密谈过一次。"

"陈公博同意吗？"

“据说他不同意。他在外面告诉他的朋友，说已经是傀儡了，可不想再做傀儡的傀儡。”

蒋介石大笑。

“不过当时的情况，日本连吃败仗，陈公博的位子也坐得不舒服，他根本没有什么趣味了。后来周佛海乘机捣乱，要陈璧君垂帘听政，她当真找到陈公博大开谈判，把陈公博吵得啼笑皆非。同时林柏生公开争夺戒烟机构，和梅思平势不两立，结果两人都撒娇辞职。陈公博束手无策，急得电召岑德广从上海到南京调解。”

“后来如何？”

“结果成立了‘禁烟总监署’，陈公博自兼总监，调安徽省省长罗君强做上海市府秘书长，把安徽省长给了林柏生，勉强渡过难关。”

蒋介石叹气道：“说实话，这几个人都是干才，问题是将来见面，倒很难咯！”

戴笠懂得蒋介石的意思，安慰他说：“将来的将来再说罢，不至于有什么罢？不过目前的陈公博倒很为难，因为周佛海的实力比他雄厚，无论在人事、头寸方面，他都比他有办法。”

蒋、戴二人相对叹息，戴笠换过话题道：“方先觉拿到了先生给他的一千万元奖金，同老婆孩子几个人一下子便花光了，正在向旁人想办法。”

“怎么这样快，一千万便花光了？”蒋介石道：“物价是在涨，但没有这么厉害罢？”

戴笠道：“大概他的人多，开销大，由它去吧。电台今

天早晨收到一个消息，说毛泽东在延安演说……”

“他说什么?”蒋介石着急道:“他说什么?”

“他说一九四五年的中心任务在于促进组织联合政府，要增强民兵；战争与生产结合；加强各阶层团结；减租；开展大生产运动等等，说一九四五年应该是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

“这个你要注意!”蒋介石道：“一九四五年应该是消灭共产党的一年，你就从重庆开始吧！什么事情都没有比这个再要紧的!”戴笠唯唯而退，深感度日似年。

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自从德黑兰会议巩固了同盟国的团结之后，十四个月来世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西欧都在盟军的进击下获得自由，并且把战争带到了德国本土。可是就当胜利在望的阶段，国际间却涌起了几道阴影。意、波、希、比等国内都存在着问题，希特拉便趁此机会，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人们心头罩上一层阴云：“胜利虽然在望，但战后的和平又该怎么办呢?”

蒋介石却胸有成竹，反正脚踏两头船，英、美、苏也罢，日、德、意也罢，他不愁没办法。

但二月间史达林、罗斯福、邱吉尔三巨头在克里米亚半岛，黑海海岸风景区雅尔达地方举行会议，名单上没有他，蒋介石十分不快，闷闷不乐。

“管他呢!”左右劝道：“他们谈的是德国问题，与中国无关，主席不去辛苦一趟，也好。”

蒋介石还是不放心，要手下严密注意雅尔达会议经过，

随时报告，不得延误。

“会议从二月四日到十一日，一共举行八天。”外交部首先来了这么一句。

“去他的！”蒋介石骂道：“低能！低能！这也算什么报告！”

但当有分量的克里米亚宣言通知他、公布后，蒋介石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们研究研究，”他绕室徬徨：“陈主任，你再一条一条把八个要点读一读！”

陈布雷咳声嗽，摇晃着那个橄榄头，抑扬顿挫朗诵道：“克里米亚宣言包括八个要点。第一：完全摧毁纳粹主义的一切形式和制度，俾使和平与民主的敌人一去不返；第二：军事动作互相配合，予德国以新的和更有力的打击；第三：击败德国后由英美苏法在一个管制委员会全盘监督之下，占领并制控德国；第四：决向德国索取赔偿；第五：创立一个机构，俾在全世界维持和平；第六：允许欧洲被解放的国家，以及以前德国的附庸国家，成立由它们人民自己推选的政府；第七：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建立除与纳粹合作者外能代表该国所有阶级的新政府；第八：美英苏之间在战后继续保持他们在战时获得的高度的、密切的团结，并由三国外长定期会商巩固这种团结。此外：并规定苏联在战败德国三个月后出兵中国，予日寇强大武力关东军以歼灭性的打击。”

陈布雷舐舐嘴唇：“完了！”

蒋介石猛一回头，向着一桌子人大声喝道：“你们都听见了：苏联要在打垮德国三个月后出兵东北，这成什么话！”但

再一想自己也曾派兵远征缅甸，无法再骂，颓然坐下，只是跺脚。

事实上，使蒋介石跺脚的事情，也真太多了。

戴笠报告："重庆和全国各地的民间舆论，都认为雅尔达会议有如万道阳光，扫清了国际间的阴霾，确定了战后世界的民主原则与和平的保障。"

"去去！"蒋介石大叫："我不爱听共产党的论调！"

驻华盛顿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报告："据悉雅尔达会议时，美方随团曾报告中国局势，说民主同盟曾在重庆发表宣言，提出国民党应该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意见；说周恩来曾在今年新年里再度飞渝谈判，但无结果；说国民党又失韶关、遂川、瑞安、南雄、仁化等地，但相反的共产党却收复了泗水、大名等地。还在京沪杭三角地带成立了苏浙军区，以粟裕任总司令；说日军的对象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但在一个月之内，七千名日伪军围攻豫西解放区遭败绩，相反对方的东江纵队却攻入淡水、惠阳二城……"

"我不爱听！不爱听！"

重庆驻英大使顾维钧报告："奉命向李海上将索取有关雅尔达会议的消息，没有得到什么。李海上将说，在罗斯福总统并未向蒋主席商请同意英美苏三国所协议的条件之前，自不便对任何传说猜测发表意见。"

驻美大使胡适报告："雅尔达协定关于远东的条件非常秘密，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开会时他虽然也在雅尔达，但对全部内容并不知悉。"

"你们给我继续打听！"蒋介石冒火了："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难道你们都是脓包！”

各地有关人员不得不到处打听，随时报告，不料驻美大使馆来了这么一段消息："美洲有十家华侨报纸通电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

“我不管了！”蒋介石冷笑："什么美援，什么总统，我放手做去，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美援是你们送门上来的。给不给随便，反正你们舍不得在中国的利益！”他把戴笠找来："局势差不多了，上次方先觉带来东京方面的意见，你做了多少？”

“报告先生，”戴笠道："一天也没有放松，一秒钟也没有放松！我们在剿共，东京在剿共，南京也在剿共！”

“陈公博经常有报告吗？”

“报告先生，几乎隔一天就有。”

“不放心他。”蒋介石道："他们的情报工作，一定没有我们做得好。”

“那是一定的，先生。”

“赶快把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布置地点和番号、指挥官姓名、人数、配备、做一份表格发给陈公博，叫他按表加紧布置剿共！”

戴笠急急忙忙指挥手下绘制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布置地域番号等等表格，弄了好几天，这才把表格做好。他喜孜孜拿到蒋介石面前献宝，不料蒋介石却吓呆了：地图上八路军、新四军活跃地方之多，远远地超出了他的估计。他喃喃地念着："点、线、面，这么多，这么多！”他使劲摇手，要戴笠把

那地图卷走:“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你跟我到宪政实施协进会去一趟，我要去演讲，你先走罢。”

蒋介石估计戴笠已经安排停当，便驱车前往演讲。面对着这些出席者，他没有开口，已经生气了。内中有不少老党员，但蒋介石不怪自己怪旁人，认为这些老党员除了吃饭，什么也不会，以致使八路军、新四军空前发展起来。内中还有非党员，其中又有敌对的人，蒋介石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把他这些人都拉出去枪毙，才能一泄心头之恨。——但他不能。正是：日寇汉奸，亲密无比，至于人民，去他妈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坚持侵华　赫尔利不遑东条
妄图称王　蒋介石远胜秦桧

却说恨透了抗战的蒋介石，到了那个什么会，终于狼狈地演讲道："今天，这个，这个宪政，宪政——"

"宪政实施协进会。"——陈布雷在旁提示。

"这个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透了口气："是这个，这个民主的表现。我们，我们的民主已经很好，有些同志向我建议，说这个，这个民主要多一点，实在令人不解。民主不是买东西，怎么好说多一点，少一点呢？"

台下发出轻微的哄笑，蒋介石以为自己的演讲很精采，精神大振，说下去道："所以，这个，这个民主问题，我们是可以不必讨论了。现在，这个宪政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会讨论，我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这个，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这个什么联合政府问题。”他眼见听众脸色骤地紧张起来，倒也感到不易开口，冷场两分钟之后，他说：

“这个，这个联合政府，表面上好看的。这个，本来，政治者，众人之事也，政府本来是众人的，所谓公仆，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这个政府，是统一的，是包括各部院，各省市县的，所以也就是联合的。既然联合，‘联合政府’这个名堂，也就不必弄出来。”

蒋介石指指会场中墙壁上的大标语：“你们看！这个标语，是全国一致的，是‘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难道还需要什么‘联合政府’吗？还有：‘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个不是代表我们伟大的政府吗？还要什么‘联合政府’？还有，你们进大门时，不是看见八个大字吗？‘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我们的这个，这个政府不是很了不起吗？”蒋介石说到这里，把脸一沉：“还要什么联合政府？谁有理由，请马上站起来同我说，我倒要听听看！”

这是可以想象的，没有一个人愿意站起来同蒋介石辩论联合政府的问题。于是蒋介石下结论道：“我知道这种成立联合政府的邪说，是不会站得住的。这个，这个事实胜于雄辩，这个联合政府根本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说罢下台，扬长而去。

“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二天蒋介石便问。

“他们没什么反应。”戴笠报告：“不过他们这个会开得很没有劲。好象有人在说：有一股浊流在汹涌奔流，把民族国家冲入深渊，前途黑暗极了。”

蒋介石冷笑道：“我不要问，便知道这是共产党的论调

了，让它去！我有办法对付。”

天真的人们，以为雅尔达会议之后，国际间的阴霾给冲破了，孰不知在阳光照耀不到的角落，有着更多的浊流在广泛伸展，终于结合成为一股逆流，奔腾泛滥。

蒋介石大笑着，向他的左右点明：

“你们瞧！美国政府改变办法了，硬起来了！他们由魏德迈、赫尔利出面，说中共在破坏、在搞阴谋！说我蒋某人是民主的领袖！

“你们瞧！当赫尔利同延安有往还的时候，延安曾经提出共军也该享有使用美援物资的充分权利，现在赫尔利虽然不能不承认这种‘财力援助’，但为了坚持美国‘避免国民政府之崩溃及支持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兼海陆空大元帅’的政策，他认为真正对延安援助会‘使此项政策即遭失败，’并且是开了援助中共的‘危险先例’，而加以坚决反对了！”

蒋介石大为兴奋，四月二日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使他更手舞足蹈：

“你们瞧！赫尔利以美国驻华大使正式宣布‘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他要帮助我统一中国！”

“你们瞧！魏德迈也已训令一切在华军官不得帮助那些不属于重庆政府的个人或团体！”

“你们瞧！美国的援助又大批来了！最近答应我成立二十个美机械化装备的特种师，你们说好不好？这简直太好了！你们当然明白，这样做不但是企图逼使延安退让，而且也是准备从延安手里把游击区、解放区拿回来的先决条件！”

那是真的，这不但蒋介石明白，他的左右明白，连三尺

童子也明白：局势是急转直下了。

而在四月十二日罗斯福逝世以及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但中国境内逆势汹涌，国际局势也阴霾密布。希特拉固然死了，但他的同路人，却在这个时候极力活动起来，在反苏的酝酿中，企图破坏雅尔达宣言的民主精神，这使蒋介石大为兴奋。

但蒋介石在兴奋之中，也有一些忧虑，这个忧虑倒不是来自延安，因为在唯武器论者蒋介石心目中，延安的兵力虽大，但武器太差，一旦翻下脸来，按照预定计划，八路军、新四军便在美军和胡宗南等部队夹攻之下，非消灭不可了。

蒋介石的顾虑来自东京。

"这个'总决战'的计划是太厉害了！"蒋介石召集亲信，商讨道："希特拉元首不幸垮了，但日本还很有可为。美国兵仗着武器好，在太平洋上面进行了一些越岛进攻，但东京一方面收缩兵力，一方面节节顽抗，也很厉害，例如琉璜岛一战中，日军一个反击，美军第十军军长巴克二级上将以下好几万人被消灭，证明日本还是很厉害的。"蒋介石叹息："因此，他们这个'总决战'计划，其中对于我们有不利的地方，我想我们是要同他们商量商量的。"蒋介石咳声嗽，说道："你们看，是他们总决战的第一阶段，撤退华南华中日军，毁灭江南精华之区，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放弃华南：如果美军在广州湾一带登陆，日军即首先毁灭广州，并沿粤汉铁路退守衡阳，在衡阳作小规模的会战。第二步放弃江浙：把京沪杭三角内一切建筑物全部毁灭，并计划在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较大规模的会战，一俟江南精华全毁，才出京沪铁路

转津浦路扼守徐州。第三步放弃华中：衡阳会战之役，在长沙再作小规模战争，然后撤退武汉，并把武汉彻底破坏后退守郑州。”

蒋介石作苦笑道：“把这么多地方毁掉以后，我们要吃多少亏？花多少钱呢？太不合算了。”

眼见众人默默无言，蒋介石道：“你们听听他们的第二阶段。这阶段从事本土和黄河以南的防御战，但并非决战。第一步：美英陆军在完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占领工作后，必把大批海军向日本本土进行登陆攻势，日本海军将以自杀性攻击向英美舰队袭击，但英美必能在遭受攻击后继续完成本土登陆工作，故第二阶段中的本土防御战以海上防御战为主。”

“第二步：在徐州与郑州作大规模的会战，之后撤向黄河以北。”蒋介石叹道：“真可惜，美国日本不去联合打苏联，倒弄得自己拼起命来，罗斯福这死鬼真害人不浅！”他重重地把杯子一按，说下去道：“你们看看东京在总决战中的第三路军吧。这是最后决定性的阶段，也就是日本、满洲、朝鲜整个毁灭的阶段。在这阶段里，东京总部准备连朝鲜与本土之间的海运也不加维持，以从事两面的孤立作战，实在太厉害，太可惜，太令人佩服，而为亲者痛，仇者快了！”

何应钦道：“对这个‘总决战’计划，不知道罗斯福有什么意见？”

“你听完这第三阶段再说。”蒋介石津津有味：“本阶段也分三个步骤。第一步以全力保卫东京，以自杀战术普遍阻抗英美前进，但日本必将遭受美机的滥炸。因此，日本整个岛屿建筑也将全部毁灭，惟战至东京沦陷后立即向英、美、中

提出无条件投降，本土战争可告一段落。

“第二步：满洲与朝鲜现有日军约一百师团以上，其中以关东军为主力，完全用以固守华北及朝鲜，在东京宣告投降以后，朝鲜与华北等地日军必须仍继续作战，必须战至全部覆没为止。

“第三步：日军全部毁灭后，日本本土定可利用国际间之矛盾而存在，故日本仍不致亡国。并又保持此次决战之光荣传统，在未来数十年或数百年以后，日本依旧可以自强独立于东亚。”

蒋介石感叹道：“全部的总决战计划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是非常壮烈的，日本的精神是，是，”他感到说顺了嘴，收不住他对日军的感情，唏嘘而言道：“是值得同情的。”

亲信中有的震撼了一下，但大家默默无言。半晌，蒋介石抹抹眼泪，低声问道：“你们有什么意见？这是罗斯福那边传过来的，他问我们对这个‘总决战计划’有什么意见。”

“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自己有什么意见。”何应钦道：“我怀疑这个计划，早已透露到美国方面去了。我甚至怀疑雅尔达会议有一些尚未公布的决议案，是针对这个计划而定的。最近外面对雅尔达会议的‘内幕新闻’满天飞，我想其中必有道理。”

蒋介石频频点首：“嗯嗯，大家再想想，随便交换意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计划上要毁灭我们不少地方，我已经派人同东京方面说，要他无论如何不能够这样做，否则太不够朋友了。”

过了一阵，还是何应钦开口道：“这个作战计划是可怕到极点的。如果真的实行，那我们同美国方面，不知道要再死

多少万士兵和老百姓！”

陈诚突地击桌道：“有了有了！在这个计划上，有着一个极大极大的破绽！”

蒋介石见他止口，急道：“什么破绽？”

“日本大本营分明泄漏了一个机密，就是把全部作战的支持基地暴露出来了！东北！”

会场一刹那间陷于静寂，立刻又窃窃私议起来。蒋介石满身不自在，愤然击桌道：“东北？娘希匹这样一来，东北不是完了吗？”

何应钦心想东北本来完全在蒋介石手里，是他命令张学良不抵抗而失去的。现在苏联将要出兵东北，对付关东一百多个师团，实在是救了重庆一急。于是发言道：“这个意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而有这种看法的，兄弟想一定很多。罗斯福的政策，在有些地方给人的批评是毁誉参半，但在这个雅尔达会议上，他拚命要拉苏联出兵，请苏联袭击日本后路，打进东北，罗斯福到底不失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何应钦眼见蒋介石表情不佳，补充道：“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话，那末我应该再补充我的意见。第一：一旦和平局势到来，我们的军队在延安问题上，是不是要另有任用，准备万一？如果我们同延安正式开火了，那末试问一百多个师的关东军，难道要我们抽出兵力，同他大干一场吗？老实说，日军的精锐是关东军，而作困兽之斗的关东军，居然有一百多个师之众，试问我们是否能操必胜？”

人们闻言，为之一怔，蒋介石频频点首。

“我的意见是，”何应钦道：“我们对关东军是没有把握

的，原因很多，例如对付延安，交通不便，以及种种因素，各位了解的一定比我还多。既然我们没有把握，而罗斯福又拚命拉苏联出兵，让精锐的关东军同苏联死拚，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又何乐不为？

“罗斯福不派美国兵、不派中国兵而请苏联执行消灭关东军的任务，内中文章很多，不必我来解释，但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是否有人会怀疑，苏联出兵以后打不过关东军闹笑话？这个暂时不提。苏联如果打败了关东军，会不会霸占东北，不把东北交还给中国呢？”

蒋介石以下都瞪着何应钦。

“我说，苏联是不会的。”何应钦笑笑：“苏联既然肯出兵，表示他对全世界大局的气度，那末出兵而不收兵，甚至增兵占领东北，永远不肯交还，变成第二个日本，而我们也眼巴巴没有办法，——”何应钦把手一劈：“兄弟以为苏联不会这样糟，史达林不可能这样做。……”

蒋介石感到何应钦这位“老友”的话说得太多了，猛地插嘴道：“不管罗斯福是否已经研究了这个‘总决战计划’，是否拉苏联出兵是为了对击破一百多个师团关东军，我们的做法也有一定之规，不能乱了分寸，这个，大家要注意！”

蒋介石毛发俱竖，呲牙咧嘴，狼狈说道：“我们要强调苏联是侵略！”

但蒋介石自己觉得此话不妥，连忙补充道：“即使目前不能宣布苏联是侵略，但终有一天要这样说，你们大家准备好了！”他恨透雅尔达会议：“今天我们交换了对于苏联出兵

东北的问题，大体上想是这样子的。罗斯福恐怕是针对日本'总决战计划'上的大漏洞，这才拚命拉住苏联出兵东北。不管罗斯福的动机如何，是不是内中有文章，存心削弱苏联的兵力，但我对罗斯福是不能服气——"蒋介石大声喊："谈到了中国问题，却不让我去出席，太看不起人了！"

亲信们互相瞅一眼，也不便说什么。蒋介石还在喊道："早知道这样子，我早已同陶德曼大使合作，娘希匹什么罗斯福！"但他立刻又警告道："关于今天的会议，不许跟外面人说！"他命令："告诉赫尔利，我很不舒服。万一苏联真的在东北打胜仗，那对于延安的影响太大，叫他们不能不注意！"说罢恨恨离去。

但赫尔利的回答却使蒋介石心花怒放。

"蒋将军！"赫尔利道："你的意见，我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商量过了。难怪你不高兴，雅尔达会议没有请你参加，不过我想你不会介意，雅尔达会议所谈的事情，同中国关系很少。至于苏联出兵东北部分，本来要请你参加商量的，但时间紧促，道路遥远，因此来不及请你参加了。还有一点，希特拉和日本方面，情报工作做得很厉害，雅尔达会议少几个人参加，便可以多保守一些秘密。这是罗斯福总统的意思，他当时认为你不可能反对的。因为无论什么决定，都对中国无害。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他弦外有音："日本把关东军叫做'皇军之花'，一百多个师团，嘿！谁吃得消他们？只有俄国人！万一俄国人吃不消关东军，那局势一切责任，都可以交给史达林，由他一人负责，内中文章，不是很明显么？"

蒋介石象个发脾气的孩子，倔强地点了点头。

“罗斯福总统虽然没有说，”赫尔利道：“但事实摆在面前，是这样的。”

蒋介石道：“我只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苏联出兵以后，会影响延安的士气。”

“你说是延安的部队，会因为苏联出兵而加强了抗日的勇气，将占领很多中国土地吗？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赫尔利大笑：“首先你要肯定一件事，到底美国在支持谁？当然在支持你！那末一切都好办了。一旦有必要，美国的军事交通工具，可以全部为你奔走，可以把你的部队迅速运到各线占领空间！再说美国的部队，也可以开到前线，替你作战、打气！”

蒋介石忍不住，只是笑。

赫尔利道：“我可以告诉你，深信你绝不会透露出去。”

“那怎么会？我可以发誓！”

“发誓不必了，”赫尔利也笑道：“你别说出去就行了。”他把眉头一皱：“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比罗斯福容易对付多了。他对我们的计划无从反对，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做了。

“目前看来，日本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已经面临三种对华政策的抉择。第一：完全摆脱；第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第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最大可能地在中国确立贵党权力；一方面使双方得一妥协，以避免中国的革命。”赫尔利阴沉地一笑：“蒋将军，这个‘革命’的名词，我们对外是用‘内战’代替的。”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

“美国政府决不采取第一个办法。”赫尔利道：“因为如果这样做，无异于放弃了我们国际责任与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友好政策。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际责任’与‘对华传统友好政策’，是坚持介入中国内政。如果完全摆脱，正是放弃了这种介入，是不允许的。还有，战前十年‘剿匪’中，并没有消灭共产党，这次战后国民党在民心士气方面差得更远，毫无办法；倒是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所以只有靠美国的兵力，才能赶跑共产党。但美国老百姓显然不会同意我们的军队在战后还负起如此重大的任务。你说是吗？”

蒋一额冷汗，问道：“那怎么办呢？”

“是啊，”赫尔利摊摊手道：“这样一来，便迫使我们政府不敢‘公开地大规模地用军事力量’开进中国，而只好采取刚才我说的第三个办法。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使用政治手法，来掩盖和帮助由你出面展开对延安的空前规模的军事进攻，以便一举扑灭‘革命’火焰，达到所谓‘避免内战’，最后变中国为美国老友的目的。”

蒋介石思索再三，透口气，紧紧地捏住了赫尔利的手，谢道：“我实在无以形容我的感激！你，你们太好了。”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赫尔利道：“我们的战时情报局发言人查卡里亚斯上校，曾经代表我们，开始对日招降，暗示日本赶快在苏联参战时投降，以避免日本尚存的战争潜力和一切事物的毁灭。你以为日本会答应吗？”蒋介石一想大喜，心想美国当局同他竟是一副脑子。正是：美日殊途而同归，中华古国何倒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理直气壮　叶剑英激昂陈辞
胆战心惊　蒋介石嗫嚅其言

话说对于中外记者团在延安的活动，蒋介石越想越不放心，尤其是叶剑英著名的谈话，那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岂能小看。左等右等，那全文终于来到，蒋介石紧张细阅，有如见到这位八路军参谋长对全世界慷慨发言，只见上面写道：

“中外记者参观团各位先生：

“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形起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

国的主要战场。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今天要说的，就关于敌后战场的情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假使某些先生们要求更深入的来了解敌后抗战的实际，我可以在另外的机会和各位做一个共同研究，现在只做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的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

“我的介绍分为四项，即：（一）敌后战场的敌情；（二）敌后战场的伪情；（三）敌后战场的友情；（四）敌后战场的我情。

“现在来说敌后战场的敌情。我们关于敌情的知识，还不很令人满意；一则敌军变动频繁，二则我们的侦察工作还不是很强的，对于敌军的番号、编制、装备、移动的时日和方向等，不免有某些地方不能做肯定的说法，要先向各位声明一下。

“我想把今年三月份的敌情材料，即敌人以一部军队进攻豫湘以前的敌情材料，把那个时候的敌军态势，作为基本态势，加以说明，然后说到敌后的敌情变化。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这三大敌后战场的敌情是和友军担任的正面战场的敌情互相联系的，故须从整个敌情中分析我军与友

军分担抗击的情形。

“根据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六〇、〇〇〇人。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十四个师团，约二〇〇、〇〇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四强；友军仅抗击了二·二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其分布区如下……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灵邱、朔县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待查），河北徐水，定县段平汉沿线及冀中地区；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柳川悌），山东济南、新泰、泰安、寿张，邱县、平原、德州、惠民地区；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石井，又讯清水押），山西榆次、盂县、阳泉、沁县、长治、晋城地区；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富昌德），北平、天津、古北口、定兴、易县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林方太郎），河北新乐、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淇志雄），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旅团长松浦寿一），察哈尔万全、阳泉、赤城、怀来及河北涞源地区；独立第二旅团（旅团长小垣），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七旅团（旅团长吉川），胶济路西段两侧及清河地区；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吉本蜂多郎），冀东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旅团长池贤吉），天津、德州段津浦沿线；宫上旅团（番号待查），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以上共六个师团，七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八路军所抗击。

“此外，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斯八郎），开封、滑县、新乡、博爱地区，八路军与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义雄），晋南三角地带，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浦），山西沂县、沁源、离石、岚县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第五旅团（旅团长吉田银），胶东半岛，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田所二郎），绥远包头、固阳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二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八十；独立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原一郎），河南山东交界永城、太康、民权、武城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六十。

“如果要问，你们抗击的百分数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来计算的。例如第三十七师团共有七个联队（三个步兵联队，四个特种联队），其中有百分之七十兵力，在风陵渡、运城、垣曲一带与友军隔河对峙；有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在浮山、翼城地区，对付我八路军；但是当着敌人对我太岳区进行季候“扫荡”的时候，那敌人（第三十七师团）所使用的兵力就比百分之三十的数目还要大。以上是华北敌寇在今年三月以前的基本态势。

“在华中敌军，共十六个师团约二六〇、〇〇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五（九·五个师团），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五（六·五个师团）。计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坍中），在武汉地区；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述七），上海、武进间京沪路沿线，及浙江嘉兴、阳兴地区；第六十四师团

（师团长船引正三）江苏溧水、溧阳、如皋、阜宁、宝应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所抗击。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南昌、九江、瑞昌、安义地区，全部为友军所抗击。

“以下二十个师团为新四军及友军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新四军及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宜山英太郎），鄂西沙市、沙洋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田中之一），南京及安徽合肥、蚌埠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太田），浙江金华、兰谿、东阳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九十；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涞四郎），宜昌、当阳、江陵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四十师团（师团长未详），鄂南咸宁、通山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下野一霍），鄂中钟祥、云梦、沔阳、潜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不详），皖南芜湖、宣城、广德线及芜湖至湖口沿江，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川岛），徐州、东海、淮安、砀山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山惇），湘北岳阳、鄂南蒲圻及沿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七十师团（师团长内田孝吉），杭甬铁路沿线，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

军抗击百分之六十；第一百一十六师团（师团长和尔吉隆），武昌鄂城间沿江两岸，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

“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〇、〇〇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一个师团，占百分之二十二；友军抗击三个半师团，占百分之七十八。计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地）之一个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在滇西腾冲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松井贯一），在粤东潮汕地区；独立第二十二旅团（旅团长安山），在雷州半岛和以上个半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以下两个师团，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友军共同抗击，计：五十七师团（师团长中野莫光），广九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此外另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均为共产党所抗击，未计算在内，因为电讯中断，目前敌军数目不明，估计有一个旅团。

“以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五。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以来，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进攻，依现有材料来看，敌寇新增侵华兵力，已知番号者有十师团，或者尚有一部分今天还不知番号的，总之至多不过十几个师团。同时，原来在华作战总兵力

三十四个半师团中，三月后调往南洋一个师团（三十五师团），因之，目前在华总兵力为四十三个半师团（滇西一个半师团在内），或者略多一些。

“此次在中国新增加的已知道的十个师团中，有四个半师团参加正面作战，即有：第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九师团，坦克师团；有五个半师团在敌后守防，即是：第四师团，第十三旅团，第十五旅团，新编第十师团，特务旅团（旅团长福冰），申松旅团，在石家庄的某师团，铃木旅团，山本源旅团。

“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三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独立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今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士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

那里肩负在共产党八路军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应该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的进攻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所以失败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而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七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不少的一部分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七十八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一九三三年冬长城抗战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民党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二万人。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四个连，到一九三八年发展到五个团，直到现在，有十二个集团军，辖三十六个步兵团，共约六万余人。

自汪精卫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杨仲华两部四万国民党军队，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者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会有这样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的形势，有：（一）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二）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三）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从汪政权代守敌后，又提出南北合流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支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支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譬如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会被我们的统帅部在派遣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庞炳

勋、孙殿英、孙良诚、夏楚中、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命令，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啊！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罪，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一九四三年冬，汪逆宣布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练。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伪正规军及伪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伪地方军约四十万，共计全国伪军约有七十八万，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九十万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一）配合‘扫荡’；（二）守备据点；（三）进行‘清乡’；（四）补充缺额。前三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一九四三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三百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一、五〇〇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三千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头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由国民党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勋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

多人是继续受了国民党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査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査统计局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与反共命令。而庞炳勋在投降敌人后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编者按：现在日寇投降后的蒋日伪合流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点。)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的伪军，不应算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军。"蒋介石平时满嘴谎言，这回揭露使他格外狼狈，难怪在那一段时期，无论什么场所，蒋的发言总是吞吞吐吐，不知所云了。正是：手背是肉，手心是肉，日伪汪蒋，一团臭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此长彼消　两党分担起变化
口蜜腹剑　独夫行径非通道

书接上回，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接着写道：

“如果把全部敌军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于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

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日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我们各级统帅部及国民党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人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其原因，完全在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

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练，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原、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按：现均已投敌——编者）在三个月前才由晋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承认四万五千人，发表了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

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次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国境内，只有这一种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为他们是由人民选举，不是由党派委任的），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地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息息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至七年之久。

"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就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都是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然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

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按：一九四五年四月公布为，军队有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根据地有十九个大的解放区，人口有九千五百七十万。——编者）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的说一说。

“右图为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从这一统计表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敌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对伪军作战，则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在抗战最初二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就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自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

项别		第×周年 1937.9--1938.8.	第×周年 1938.6--1939.5.	第×周年 1939.6--1940.5.	第×周年 1940.6--1941.5.	第×周年 1941.6--1942.5.	第×周年 1942.6--1943.5.	第×周年 1943.6--1944.5.	总计
大小战斗次数		638	2051	6936	6152	12321	22735	23327	74060
毙伤俘敌伪军	毙伤敌军	34007	31083	64355	50257	50306	55673	65132	351113
	毙伤伪军	3407	15430	23475	21581	33526	62405	79831	239952
	俘日军	124	385	689	326	284	296	303	2407
	俘伪军	2094	7521	5338	15355	17914	31161	59343	148726
	日军投诚	××	××	19	12	16	23	45	115
	伪军反正	1366	17935	9180	5187	4306	4728	6948	49641
缴获主要武器	长短枪	6699	14569	37666	24017	16858	38542	50677	189028
	轻重机枪	192	291	671	519	362	479	626	3130
	各种炮	25	61	119	104	29	46	105	489
我军伤亡	负伤指战员	8107	31031	32175	88384	4081	18107	17976	186593
	阵亡指战员	4432	15048	17012	21348	23034	11378	10934	106186
敌与我伤亡比较		3:1	1:1	1.8:1	1.2:1	1.3:1	4:1	5:1	2:1

注：我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四〇九名。

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表：

项目		第一周年至第四周年 1938.5—1941.5	第五周年 1941.6—1942.5	第六周年 1942.6—1943.5	第七周年 1943.6—1944.5	总计
大小战斗次数		4967	2427	4822	5318	17534
毙伤敌伪	毙死俘敌伪	124252	24512	39879	53107	241750
俘虏敌伪		2392	5458	9923	13642	34415
敌伪投诚反正		× ×	4825	7921	17320	24066
长短枪	缴获主要武器	48048	13870	28574	33967	124459
轻重机枪		1644	301	320	370	26510
各种炮		60	8	12	20	100
负伤指战员	我军伤亡	36637	10856	8412	9015	64920
阵亡指战员		22448	6754	7617	8058	44868
敌伪与我伤亡比例		1:1	1.4:1	2.5:1	3.1:1	2.2:1

注：我军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一四六名。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万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

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人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需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只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年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表：

华北	晋察冀	晋冀豫	冀鲁豫	山东	晋绥	合计
	66000	20000	83000	500000	50000	1580000

华中	苏中	淮南	苏北	淮北	鄂豫皖	苏南	皖中	浙东	合计
	100000	55000	85000	70000	150000	25000	25000	10000	550000

（按：上二统计其各战略区数字与合计不符，可能电码有遗误之处——新华社编者）

“总计华北、华中共有民兵二百十三万人。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

年代	八路军	新四军	合计
1937	80000	12000	92000
1938	156700	25000	181700
1939	270000	50000	320000
1940	400000	100000	500000
1941	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	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	335000	125892	464892
1944	320800	153676	474476

（按：正规军、游击队均在内）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〇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

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想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五二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〇〇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本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地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朋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進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

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〇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共十三人，第二次共十人，合计四十二人；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正是：前赴后继，救亡第一，条件艰困，统计难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旧金山联合国开大会
波茨坦三巨头发宣言

话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中外记者团的报告非常扎实，掷地有声！他接着说：

“现在留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表：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尉透江荣浦，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地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受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

地区	延安	晋西北	晋察冀		冀鲁豫		晋冀豫		山东					华北合计	华中四处	总计（华北华中）
			晋察冀	冀中	冀南	冀鲁豫	太行	太岳	滨海	鲁中	鲁南	渤海	胶东			
日人总数	七六	七	二〇	九	十七	十五	三六	一四	一九	十一	八	八	十六	二五六	六六	三二二
其中数	七五	七	十六	七	十五	十三	二九	一一	十三	九	七	六	十三	二二三	六六	二八九

数目，不管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比我们是要少的，这可以将所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出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争，实际上则是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枝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杀），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枝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全部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丢光。但是有些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人不打日本人，谁人破坏了抗战，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亡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

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〇九名，新四军一四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激不尽的。在武器方面，同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二〇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〇年停止了。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〇一箱药品被国民党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中国保卫大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国民党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不明白。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希伯记者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岡野進同

职别	姓名	籍贯
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	加拿大
医生	柯棣华	印度
太平洋学会	希伯	德国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寺泽史藏	日本
同	合野(名不详)	同
同	安藏清	秋濑县
同	浅野清	形山县
同	黑田嗣	琦玉县
同	铃木(名不详)	兵库县
同	松野宽	广岛县
同	大野静夫	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孙一峰	朝鲜平安道
同	王贤淳	同
同	韩清道	忠清道
同	卜吉东	京畿道
同	石正	广尚道
同	陈光华	平安道
同	胡维伯	广尚道
同	金学武	咸镜道
同	金巴伦	平安道
同	文明哲	金罗道
同	韩乐山	忠清道
同	崔指南	平安道
同	李镂寅	同
同	金永信	同
同	吴均	江原道
同	韩震	京畿道
同	金明华	平安道
同	林平	忠清道

志及其统率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敌后国内政治情况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得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了三次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超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军和我军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等情事发生，是有把握停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流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括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几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郡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至十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七。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八个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

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是我军与敌军斗争着。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刮人力与资材，这一目的是被中共五年来坚决的、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食的搜刮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截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

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以外的机会。”

读到这里，蒋介石不但十分疲乏，而且万分恐慌，长长地透了口气，犹似一个面对主控宣读罪状完毕的犯人，浑身没点气力，瘫软沙发，一反常态，躺在那里，不知东方之既白。

话分两头。却说大战结束之前，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由于各国法西斯分子的反苏嚣张，逆流激荡，进展困难。国际政治中两种原则的斗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合作与分裂的斗争，一齐反映到联合国大会上来，表现为关于否决权问题、区域制度问题、托管制度等等问题的争论。最后由于各国的让步和妥协，联合国宪章终告草成。

蒋介石十分注意联合国大会的进展，他要看看今后的世界究竟怎么样才对他更有利。以他为首的中国政府，早已派出代表团前往参加；他所不放心的是，中国代表之中有中国解放区代表、中共中委董必武在内。他不愿意让董必武在联合国的言论，对他的政权有些微的影响。

代表团逐日报告过程，蒋介石时而兴奋，时而不悦。但他自信，他统治中国将毫无问题，因为有人撑腰。

“波兰问题不易解决。”代表团报告：“英、美认为波兰临时

政府并未扩大基础，反对它出席联合国。但英、美却同时允许法西斯国家阿根廷参加，于是造成了苏联与英、美间的重大纷争。”

蒋介石一听大喜，连忙命令行政院：“着即同阿根廷建立外交关系。”

但波兰联合政府很快改组完成，英美只得承认波兰临时政府，蒋介石抓抓头皮，也只得承认了。

“德国问题，”代表团报告：“英、美、苏占领区调整问题获得解决，对处理战犯问题也获一致意见。奥地利问题，经过多时磋商，也告解决……。”

国际间的问题虽多，但逆流已开始暂告退落，为七月间史达林、邱吉尔、杜鲁门三巨头的波茨坦会议铺平了道路。但蒋介石耳边却传来一连串使他不痛快的消息：“柏林给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了！苏联正式宣布，定五月九日为胜利节。合众社记者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联对德作战结束后，又在调训军队；其训练规模之严格，在二十七年来的苏联军事史中是空前的。全国各地包括边疆的西伯利亚在内，红军正在加紧训练行军、射靶等战术战略，以解决人类当前最后一个法西斯——日本。”

蒋介石对于这些新闻，心中真好象打翻了五味瓶，也不知道应该哭一场还是应该笑一场。山城多雾，蒋介石午夜不眠，凭窗遥望，只见迷迷濛濛一片，好象看见希特拉、墨索里尼两人在向他哭诉道：“老兄啊老兄，没有苏联，柏林不会沦陷，我希特拉不会死在防空洞，我墨索里尼也不会在米兰完蛋。想当年我们的交情不错，你还学我敬礼的姿势，你身上还穿

着我们送给你的防弹衣。好吧，现在我们向你现灵，告诉你：苏联是法西斯的死敌，你要替我们老友报仇！”

希特拉、墨索里尼的败亡，使蒋介石越接近日本投降，便越感到哀伤。这种感情无法表露，因此脾气越变越急躁，动不动就要杀人；而且加强了部队对延安的攻势。

“报告主席，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

“这还用报告吗？”蒋介石狠狠地说道：“给我抓！”

蒋介石接着又命令：“给我派十个美式配备师，进攻苏浙皖边区的新四军！”

蒋介石再命令军政部长陈诚公开声明：“我们将以美国援华的武器进行剿共！”

戴笠又奉命打了个密电给南京伪府主席陈公博：“申电悉，希即以私人名义转告刘启雄、孙良诚、吴化文等，目前应严密布置，极力剿共！”

过了几天蒋介石再让戴笠打了个电报给陈公博：“如盟国对日胜利，盼贵方负责保持江浙地带！”

蒋介石觉得千头万绪，应该办的事情太多。只见他不断在这里打转、顿脚、骂人。一忽儿笑，一忽儿跳，左右亲信、侍卫人等，委实难以伺候。忽地蒋介石把陈仪找来，对着这个前辈，蒋介石倒是一脸笑容地招待：“怎么样，你们在上海搞得怎么样了？”

陈仪道：“自从主席在中央设计局内设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以后，我一直想来报告，可是主席太忙……”

“我问你，”蒋介石道：“你那里有多少人？”

"除了我一个主任委员，还有沈兹九、王芃生、钱宗起、夏涛声、周一鹗、丘念台、谢南光等人。"

蒋问："里面没有共产党吧？"

陈仪闻言一怔道："那怎么会？他们有的是老党员，有的是专家……。"

蒋介石透口气道："不瞒你说，我现在没有一秒钟，没有一件事不想到共产党。"他接着问："他们做了什么工作？"正是：阁下牢记共产党，对方几曾把君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国际野心家图吞台湾
国内独裁者想毁延安

书接上回。话说在重庆奉蒋之命，协助组织台湾训练班的陈仪，总以为日阀一旦投降，他就能前往台湾受降，做出一番事业，对自己的工作倒也不敢马虎。当下答蒋道：

“这个还是上次主席批准的，如草拟接管计划，确立具体纲领，翻译台湾法令作为根据。其他如对于台湾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习惯等等的研究，接管程序及其实施宪法的拟定，各级接管人员的选定，台湾行政经济干部人员的训练，也都在举办了。例如中央训练团的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有关经济的银行干部训练班，重庆、福建等地的警察干部训练班等等。”

“你们一共训练了多少人？”

“这个，”陈仪想了想：“大概一千人。”

“我希望多一点。”蒋介石低声嘱咐道：“最近我接到三个有关台湾的情报，一个说：美国华盛顿大学里，成立了什么台湾问题研究室，训练了两千多人。这些人拿来干什么？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二个情报说：麦克阿瑟在前线吃了日本人很多苦头，而这些日本飞机和军舰，几乎都是从台湾开出来的，因此他跟旁人说，台湾不管是个什么鬼地方，美国一定要想办法拿到手。你想麦克阿瑟这句话的真实企图何在？第三个情报更伤脑筋，说美国已经拟订成了一个计划，叫做什么台湾军事管理期间实施办法，他们准备接收台湾，你说这还成话？”

陈仪一头大汗道：“这真是个大问题，台湾分明已经决定归还中国，美国怎好这样做法？”

蒋介石皱眉道：“现在我也想不出办法来，如果这是史达林的主意，那我可以发表声明，大做文章，把他们骂得个狗血喷头。可是娘希匹美国会来这个调调儿，我大出意外。”

陈仪道：“主席先让胡适打个招呼怎么样？”

蒋介石忽然又改口道：“公洽兄，这个你暂时不去管它罢，你只要替我训练一些干部，至少三四千，千把人太少了。”

陈仪不便再问，只得告辞。蒋介石对着沉重、紧张的局势，仍旧感到迷惘，接踵而来的消息，也只增加了他的不安。

“报告主席，”何应钦道：“进攻苏浙边区新四军的十个机械师，已经转移了。”

蒋介石如给淋了一头冷水，大骂道："美式配备也不行？我自己指挥也不行？"

何应钦惶恐道："损失还不少，大概他们对主席的指挥，没有好好遵守。"

蒋介石免不了又要枪毙几个带兵的，出一口气。但戴笠却送来了使他高兴的消息："陈公博来了回电，说盟国一旦对日作战时，江浙地带由他保护一节，他答应了，电文上说：'此也为余素来之怀抱'，看样子蛮乐意的。"

可是蒋介石又不乐意起来，七月十日，史达林、杜鲁门、邱吉尔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地方举行会议，没有邀请蒋介石。议决了设立五国外长会议；受命与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草订和平条约；解决了管制德国与德国赔偿问题；同时三国参谋首长也集议多次，商定了太平洋联合作战的战略。

蒋介石正愤愤不平，却接到了杜鲁门、邱吉尔发自波茨坦的电报。蒋介石大为紧张，一看之下，原来是说关于对付日本部门，将由中、英、美三国联合发表公告，对日本提出劝降牒文，主要内容是：日本主权限于本土四岛，开罗会议宣言必须实现，日本本土必须占领，战犯必须审判，否则日本将遭毁灭。

杜鲁门、邱吉尔在电报末尾问他："如果阁下同意，请立即回电，马上以中、英、美三国名义公告天下。"

蒋介石透过了口气，心想这下子面子是有了，但对"东洋老友"方面，未免有点儿那个，可是也顾不得，当即命令外交部火速复电，说也真快，这个电报距离重庆答复不过几小

时，杜鲁门的报界联络秘书罗思，已把这个声明从波茨坦发出来了。

蒋介石愈加紧张起来。

“日本收到这个公告没有？”第二天他问戴笠。

“报告先生，”戴笠道：“到目前为止，只知道这个波茨坦公告已经由美国战时情报局用可能方式送到日本去了。”

“报告先生，”戴笠当晚到黄山官邸去见蒋道：“这个公告已经由查克瑞斯上校向东京广播，东京已经收到了。”

“天皇怎么说？军部怎么说？赶快调查！”

“报告先生，”戴笠以及外交部人员等纷纷报告：“日本政治会总裁南次郎大将，在二十八日下午接见记者，说军部对于这个公告，不大感到兴趣。说日本只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根据正义与平等，获得和平的生活保证，才可以准备谈判和平。敌国作战领袖在波茨坦公告中所提和平条件，同日本人民所想象的公正和平恰恰相反。因此，这个自然结果就是日本除了继续作战之外，实无他途可循。”

蒋介石不作声，自己苦苦思索。想了一阵，走到会议室开口道：“日本这种做法，一定会有人骂他执迷不悟的，我们且不管他。我要问大家的：日本凭什么敢这样强硬？以后的发展如何？”

亲信纷纷发表意见，不外乎日本还有一百个师团的实力在东北和朝鲜，而关东军更是“皇军之花”，厉害无比。还有一个理由是波茨坦三国宣言中并无苏联在内，日本军部便象吃了一服定心丸。

蒋介石点头道：“这个推测还差不多，苏联不出面，关东

军便没有问题，他们这种武士道精神我是深知的。"但蒋介石又陷入不安的思绪里："可是苏联如果出兵，情形就不同了。苏联一定要出兵的，据我所知，史达林正在更严格地练兵。"他叹口气："你们想，德国已经投降，苏联练兵显然是针对日本！"

蒋介石对日本更加关心起来，那架落地收音机一天到晚收着东京的广播。那一晚蒋介石等人正在纳闷，忽听得收音机中在唱着一支凄幽的歌：

樱花肖人　　　非草非木
美丽蝴蝶　　　便是妻子
樱花盛开　　　落叶缤纷
随风而去　　　永作芳魂
今晨飘飘　　　明日冉冉
樱花樱花　　　我将效汝

这歌声凄婉哀怆，立刻使蒋介石回忆到在日本时候的深刻印象：武士道、女人和樱花，以及日本军部对他的"交情"，他对日本军部的期望与默契。这些东西在蒋介石面前交织成一副"落樱图"，飘飘荡荡，迷离恍惚，蒋介石只有叹息，终于不忍卒听，命令把收音机关了。

"这是日本自杀飞机'神风特攻队'的《空中荣誉突击队之歌》。"何应钦道："据说日本青年只要听一两遍，便会参加这种自杀攻击。'东京玫瑰'前天还广播，有九架B—29飞过荷属东印度古班城的时候，给自杀飞机击毁了七架。"

"不足为训，不足为训。"陈布雷慨叹道："新华日报说这

种做法，是日本的末日到了。事实上自杀飞机的队员已经在少起来，日本青年也不肯干了。”

董显光道：“英国记者佛兰克摩里斯曾在伦敦图书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太平洋的盟军部队经常听到东京这样广播：‘当勇士们辞别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参加一种突击的任务，束装待发时，他们的长官和同僚便举杯为他们祝贺。高唱着《空中荣誉突击队之歌》以壮行色，我们大家都该养成习惯去唱这个歌，安慰已逝去的灵魂和激励他们的后继者。’不过很多人批评说，这不是一支英雄的歌曲！——”

“那是什么？”蒋介石急问。

“说这是一杯止渴的鸩酒！”

蒋介石疲乏地说道：“那又是共产党的论调！”

众人一怔，董显光连忙接嘴道：“是的是的，是左派的说法。”

正冷场间戴笠入报，蒋介石问道：“什么事？”

“报告先生，是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事。”

蒋介石道：“就在这里说罢。”

“这几天来，”戴笠道：“延安方面打得比以前还有劲。”他掏出一份文件：“睢宁、交河、郯城、阳谷、崇礼、玉德、丰县、大城、钜鹿，一共有三十八个县城，又给他们攻下了。”

“三十八个！”蒋介石好象无动于中，喃喃地说了几遍“三十八个”，突地把何应钦拉到大地图下，搜索半天，棍子停留在陕甘宁边区的爷台山前，低沉地、狠狠地下令道：“立刻！你马上替我增兵九个师到那里！”

“是！”何应钦立正。

“还有！”蒋介石在地图上找到陕西：“这里的队伍是不是已经完全美式装备了？”

“是的！”何应钦站得笔挺。

蒋介石双手蟹螯地作合围状：“两面夹攻！要大规模的！”

“是！”

“要配合得好！要向全国民众宣布，我们要在绥察两省建立防共区！”

何应钦等人闻言一怔。

蒋介石感觉到众人面有难色，便问：“怎么？你们以为我这个决定是不应该的？”

“不不！”何应钦道：“只是顾虑国际反应，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大举反共，是否合适。”

“别管这么多！”蒋介石声色俱厉：“我有生之日，就是反共！难道不在这个时候把他们铲平了，待他们羽毛丰满的时候再来个手忙脚乱吗？战前十年剿共，娘希匹还不够教训的吗？”

众人见蒋介石又在发脾气了，只得正立静听，然后诺诺连声，鱼贯而退。

蒋介石接着把宋子文、王世杰找来，嘱咐道：“我的心很烦，苏联出兵东北，看样子是会实行诺言的。不过这件事不能让美国同苏联统筹办理，我们也有我们的做法。赫尔利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曾经发表过意见，你们大概也知道了。我想请你们两位到莫斯科走一趟，同苏联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以及谈谈苏联出兵进攻关东军问题。”

“我可以去。”宋子文笑道：“看看苏联到底有没有诚意，这

是很要紧的。”

“你是新任外交部长，”蒋对王道：“也到莫斯科去看看，对今后的外交有帮助的。”

“是的。”王世杰道：“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同苏联之间，好多问题是太微妙了。”

“你们应该注意苏联的态度。”蒋介石道：“你们都是老资格，用不着我来多说。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谈到国内剿共问题，就给他一百个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同共产党相处很好。”

但在八月六日那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终于把这件事揭穿了。叶剑英发表谈话，举出蒋介石使用美式枪械进攻八路军的具体事实，并且把八路军缴获的美式枪械号码都报告出来，这使蒋介石十分难堪。

“叶剑英还说了些什么？”他问戴笠。

“他还骂人，还举出了一连串数字，并且说：‘租借法案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之流，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辈所滥用。民主的兵工厂变成了被中国封建法西斯所利用的兵工厂，而租借法案的武器变成了破坏抗日战争胜利的工具’。”

“由他去吧。”蒋介石冷笑：“中国的共产党我怕什么？让叶剑英骂去吧，顶多几个月，我要他们全部消灭。”他冷笑：“为日无多，欲骂请早！”但他又闪出一个念头，便要陈布雷发电报给远在莫斯科的宋子文、王世杰道：“闻叶剑英为围剿事情对我有所指摘，兄等在俄，务须妥为应付为要。”还是那老一套：能赖就赖，能骗就骗。

却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却反而心情恶劣起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瞧在眼里，便约他夫妇俩漫步黄山，看风景，进野餐，树下细谈。蒋介石叹道："万一苏联出兵不利，给关东军打败了，那末两败俱伤，我心头一块石头，也就落地。如果苏联打胜了，这件事情，实在……"

赫尔利频频点头道："对苏联出兵的忧虑，倒真是一个问题。你是怕苏联得胜，怕东北落入苏联手中，怕中国共产党因为红军的得胜而大为振奋。"

蒋介石只是点头。

"在我们，"赫尔利道："未尝没有顾虑，万一苏联打得过关东军，那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更高，这对美国战线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影响很大。"赫尔利作神秘状："不过，我们也已想到这一着，有办法对付这个问题。"

蒋介石问："什么办法？"

"现在还不清楚。"

"何必不废止苏联出兵东北的决定？"

赫尔利指一指蒋介石，笑道："那怎么行？罗斯福在世时的做法，一直到今天还受美国人的拥护，方今杜鲁门上台，不能大胆更改。罗斯福在一九五四年一月间说过，如想战胜日本，需要相当年月，并须付出几十万生命的代价。如果苏联不肯出兵，打垮日本在东北的战略基地，击溃日本的精锐陆军关东军，那就很困难。所以雅尔达会议时，美、英双方就要求史达林在打垮德国后出兵。"

蒋介石叹息："罗斯福同邱吉尔都错了。"

赫尔利道："不过在事实上，他们也不得不拚命拉史达林

出来。日本的趋势一如罗斯福生前所预料：他丧失了德意两个帮手，在军事上便陷于孤立。但他还想依靠基本上尚未受到损失的陆海空三军，与前临太平洋、后依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北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地位，作最后的抵抗，一如他们在'总决战计划'中所说的。

"而我们盟国军队自苏军击溃希特拉后，得以大量调到远东反攻，日本于是在陆上海上缩短战线，收集兵力，给英美反攻的军队相当打击。你当然记得，琉璜岛之役，我们死伤好几万；冲绳岛之役，我们又在日军反击下死伤十来万，损失军舰一百多艘，这种仗再打下去，前途很难乐观。所以当罗斯福在日方'总决战计划'中找到漏洞后，便非请史达林出兵不可。"

蒋介石怅望长江，叹道："话是这样说，波茨坦宣言发表以后，日本拒绝投降，就是因为三国签名中没有苏联的关系，他不怕。不过万一苏联出兵了，而假使能打胜仗的话，我不就很惨吗？"

赫尔利道："我们的利害是相同的，你也不必多虑。今天华盛顿特别着急的问题，也就是怕苏联出兵以后，会使它声誉大振。"赫尔利瞅一眼四周，只见树影婆娑，除侍卫远远地四散站立外，更无旁人。于是对两人再作神秘状道："不过我们也不是毫无办法，我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新武器，杀伤力异常强大。"

蒋介石大为兴奋："嗯！是什么？"

"目前还不能公布。"赫尔利道："而且我也不大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武器厉害极了，一旦对日本使用，那简直有如末日

来临，可怕极了！”

蒋介石大喜道：“那太好，那太好……”

“现在，”赫尔利皱眉道：“为了该不该使用这种武器，我们的最高行政机构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这有什么好辩的？”蒋介石道：“我只恨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我早已用上了。”

“你是指光是使用在对付日军方面？”

蒋介石呲牙一笑，摇摇头道：“不，我用，使用到延安去。”他说着把手一伸：“给我一个！”

“不不！”赫尔利摇手道：“你如果把这个新东西用在延安，那你自己也会吃亏的。靠近延安的，属于你的土地，也会化为平地，不，变成泥沙了！”

蒋介石夫妇啧啧赞叹：“哇！嗯！”

“因此，”赫尔利道：“就因为这个东西太厉害，我们的高级官员之中，便有人反对。认为对付日本的问题只是在苏联击溃关东军的问题，只要苏联一出兵，问题已经解决，毋需使用新武器，要日本人民生灵涂炭，死伤以千万计了。”

蒋介石紧张起来：“赫尔利先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你们应该决定——”

“决定不用新武器？”赫尔利微笑。正是：只因缺理，不能信你；后果严重，累了自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晴天霹雳　苏军履约出兵
山穷水尽　日阀宣布投降

却说蒋介石为此慷慨激昂道："当然是使用新武器！如果这个新武器真的非常厉害，那末它的杀伤力一定很大；杀伤力一大，日本人便心慌；日本人一心慌，不管关东军如何强大，而结果给苏联打垮，但我们可以大大宣传，说日本投降，完全是屈服于美国的新武器，而不是因为苏联的出兵。这不成了吗！"蒋介石站了起来，忘其所以地向赫尔利大叫："快，快，你们赶快使用这新武器，越快越好！否则苏联一出兵，你们的武器再厉害也没有用了，因为到那时候大家已经看到，如果苏联不出兵，日本还不会投降。"

赫尔利只是微笑，点头，点头，微笑，最后长叹道："你的看法很对，对极了。不过我们还有困难：万一新武器使用

了，而且使用在苏联出兵之前。可是新武器负不了登陆、占领的任务，而苏联又打败了，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

不等蒋介石回答，赫尔利接下去道："所以用不用新武器，到今天还没决定。有人以为如果下这毒手，使日本人民死亡太大，而到头来又证明这下子完全是不必要的话，那日本人痛恨美国，可要恨上几个世纪了！"

蒋介石失笑道："赫尔利先生，你们这种顾虑，真是太小看自己了。日本人敢仇恨美国？此话从何说起？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没有反抗性的民族，在天皇和军部统治之下，一个个低头屈膝，几辈子都是这样的。"

"嗯嗯，"赫尔利咬着雪茄道："我们重视你对于日本的意见，你是日本通。"

蒋介石经此一赞，更加兴奋："赫尔利先生，在中国，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叫做：'无毒不丈夫'！你们在日本使用新武器，下毒手，没有什么！"

赫尔利点头道："非常感谢蒋将军对于我们使用新武器的支持。不瞒你说，我就是极力主张这样做的其中之一。"

"我相信杜鲁门总统比罗斯福总统敢放手，他一定会采纳你们意见的！"

"好极好极！"赫尔利举起纸杯，作敬酒状道："来！为我们的总统接受使用新武器的建议而干杯！"

"那你该请喝酒！"宋美龄连忙对道："这么一件大事，喝杯水太便宜了。"

赫尔利闻言大笑道："只要你的蒋将军不反对喝酒，我还有最好的陈年白兰地。"

蒋介石凑趣道："只要你们在日本和延安使用新武器，我一定开戒，我也喝，喝你的陈年白兰地。"

三人相对大笑，直到八月六日，赫尔利、蒋介石等人当真喜欢得大叫，干杯，庆贺！——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第七大都市广岛上空落下来了，接着是长崎。

"来来来，"赫尔利道："这个杀伤力是惊人的，现在好多人在发表意见，说苏联可以不必出兵了。苏联的声望，今后无论如何赶不上美国了。日本，明天便得投降。我们去听听华盛顿的广播吧，听听好消息吧。"

蒋介石夫妇喜孜孜地同赫尔利听一个当时随机观察者叫劳伦士的人连吹带嗙地广播：

"我是亲眼目睹的。"劳伦士说："我在长崎上空观察原子弹爆发情形，可怕极了。原子弹爆发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象是从地底涌起，猛烈地喷出白色大烟环，震天价响伴着爆炸，风也似地接踵而来。随后就有一个巨型的紫红色火柱，以最高速度直冲云际，高达十万呎！接着这火柱越冲越高，几乎和我们坐的飞机同一高度；这样猛烈的上冲势，很象有陨石自地面上射向天空。柱身的每一部分都在急骤旋转飞奔，又好象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巨型动物在咆哮，一忽儿，又变了！"

蒋介石夫妇听得呲牙咧嘴，挤眉瞪眼，几个人不断交换眼色，听劳伦士广播下去道："这个原子弹爆炸后又变成一个土人用的图腾柱，方形的底，每边有三哩宽，柱顶上耸云际，也有一哩宽。柱的底是棕黄色，中部琥珀色，上端是白色，看上去是一个活图腾柱，雕刻着各色各样恐怖的鬼脸，

它对着下面受灾的地区，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转瞬间，柱顶又射出一个巨大的白色蕈状物，它的各部位都活动得厉害，滚滚的白色泡沫在沸腾，在喷射，它要上去，又下曳，这样连续上下地冲撞，象一支疯狂的野兽在用力挣扎，要摆脱它那被束缚的桎梏。

“果然，几秒钟后，它脱离了那火柱干。因为它带有大量的动能，使它能直冲高达六万呎的同温层，同时第二个白色蕈又从火柱顶接踵而出，它比第一个稍为小些。再看那第一个蕈状物时，它已成为一个美丽的大花朵，玫瑰色的花心，乳白色的花蒂，浮在上空时，花面朝着地，巨大的花瓣朝里钩，直到我的飞机离开时，它仍保持着原形。最后，飞机飞离了二百哩路之外，我们在机内的观察者，再回过头来遥向花朵告别。”

劳伦士加油添醋的广播到此为止。赫尔利、蒋介石夫妇都透了口气。各人脸有喜色，相互握手，好象广岛和长崎数十万日本平民的惨遭死伤，是一件大喜事似的。

由于蒋介石欣赏美国这一着，亲信们、官儿们，便纷纷把原子弹下的惨状源源呈报。那是日本人民鲜血淋漓、骨肉分飞、毁尸灭迹、史无前例的大惨剧，但在蒋介石心目中，却是一出轻松的好戏。

“赫尔利先生，”蒋介石道：“这一来，我完全放心了。日本经此浩劫，对战争便不再继续，苏联出不出兵无关重要，今后的世界，全是美国人的天下了。”

“好说好说。”赫尔利也是一身轻松，老是笑脸：“只要美国在世界上无往不利，蒋将军之统治中华民国，难道有人敢

说还有问题？”

大家不免欢笑一阵，高兴一阵。结论是：“日本大概明天便会无条件投降了。”

但八月七日那天，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东京电台并没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只是责骂同盟国用新武器杀戮无辜，违反人道，违反国际公法，此仇不能不报！

蒋介石与赫尔利相对大笑：“到今天，日本军部居然也知道‘人道’，‘国际公法’，哈哈！哈哈！”可是笑了一阵，终觉得有点不自在。蒋介石问：“赫尔利先生，为什么日本还不投降？”赫尔利也惘然道：“是啊！为什么日本还不肯投降？”

蒋介石感到不寻常，催促戴笠尽快呈报日本方面情报。戴笠苦着脸道：“报告先生，日本现在乱哄哄，一塌糊涂，没有什么正式消息。”

蒋介石跺脚道：“我问你，日本为什么不投降？”

戴笠倒抽一口凉气，答道：“报告先生，日本现在不但不投降，军部还要死守本土，同美国决一死战啦！”

“混蛋！”蒋介石急道：“原子弹都用上啦，日本为什么还不投降？”

戴笠哭丧着脸道：“报告先生，他们电台里说是真的，说东北还有百多万关东军，他们还可以拚一阵，他们决不投降！”

蒋介石一怔，随即不知所云，拍枱拍凳大骂一阵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还不给我滚，把日本投降消息随时报告！”

“是！”戴笠连忙辞退，一身是汗。

“报告先生，”陈布雷匆匆入室：“宋先生和王外长从莫斯科来电报——”

“他们说什么？”

“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经过良好——”

“我问的是苏联出兵问题！”

“电报上说，苏联就要在这几天进攻关东军。本来老早可以发动的，但因为关东军为数极多，实力强大；红军在击溃希特拉以后，虽已经过整理训练，然而史达林为了一定要消灭关东军，所以在训练和配备方面又提高了一大步，……”

“我不爱听！”蒋介石实在忍不住：“他们可提到日本会在苏联出兵之前投降？”

“报告先生，”陈布雷小心翼翼地说道：“另据外交部所得消息，东京弥漫复仇气氛，军部利用原子弹的大惨剧驱使民众对美军拚命，目前一点儿投降的迹象都没有，相反的是步步为营，组织平民，他们要把东京同登陆美军一起陆沉！”

“胡说胡说！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是，先生。”陈布雷两片瘪嘴唇直哆嗦：“外交部所获消息又说，东京有这么一种看法，只要关东军守得住东北，日本还大有可为……”

“去去去！”蒋介石周身发抖，朝陈布雷狠狠说道：“那不是在说：苏联不出兵，他们便连原子弹都不怕吗！”

陈布雷不敢作答，略一逗留，连忙告退。蒋介石使劲把房门一关，倒把侍卫官吓了一跳。偷偷瞧去，只见蒋介石反剪双手，大步踱着，一忽儿仰天长叹，哀切地呼喊道：“天皇！你这个时候不投降，难道真的要使日本灭亡，为亲者

痛，仇者快吗？你真的要等到苏联出兵才死心吗？你不知道这样做，会使实力消失，会使共产党身价十倍，我们都要吃亏吗？”

却说原子弹虽在日本造成惨酷灾祸，但日本军阀因尚有“皇军之花”未伤毫发，还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百多万关东军身上。这情形使赫尔利、蒋介石等人大为着急，深怕日本在苏联出兵以后投降，那影响战后局势，实在太大。他们喻之为要“屈原”不要“苏武”。

赫尔利颓然说道：“蒋将军，话也得说回来。”他把茶杯在掌中缓缓搓着：“原子弹无法登陆，更谈不上占领。死了这么多日本人，却对日本兵没有影响。”他又笑逐颜开道：“不过我们没有悲观的根据，苏联没有原子弹，罗斯福在世时对苏联的捧场和尊敬，现在可用不着了，你一定懂得！”

蒋介石会意道：“我懂得，今后你们可以挟原子弹而自重，谁不听话，谁敢抬杠，就把原子弹给他一家伙！”说罢宾主相对大笑。

“我看，”蒋介石瞅一眼大挂钟：“现在是八月八号晚上十一点钟，原子弹已扔下两天了。可是日本既不投降，苏联也未出兵。过这种日子真叫做度日似年，我闷得很！”

赫尔利劝道：“不必，不必！现在我们有原子弹，一切问题都简单了！我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苏联噜噜苏苏！而且谁敢担保，苏联看到原子弹的威力，干脆不派兵到东北来了，因为万一打不过关东军，岂不是让天下人哈哈大笑，史达林一点面子都没了！”

宾主间又相对大笑，但笑声很快给切断了。宋子文、王

世杰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来到：

"重庆蒋主席：十万火急。密。八月八日夜，苏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邀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代表苏联政府，对日本政府转达声明如次：'德国投降以后，日本为主张依然继续战争之唯一大国。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对日本要求之日本武装兵力无条件投降，竟为日本拒绝。联合国乃邀请苏联政府参加对日作战，以期早日结束战争，以减少牺牲数字。苏联政府对联合国也遵守本国义务，应允联合国之提案，参加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国之宣言。由苏联政府之立场而言，苏联此种政策，实为促请和平，援救各国国民，以脱离今后之新的苦难及牺牲。并鉴于此举为使日本国民避免该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蒙受之危险破坏之唯一途径。故苏联政府宣言自八月九日起，苏维埃联邦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莫洛托夫除对佐藤大使转达上述宣言外，同时训令驻东京苏联大使马立克，访问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面交宣战布告。……"

蒋介石铁板着脸，对赫尔利道："他们真的出兵了。"

"真的出兵了。"赫尔利喃喃说道："真的出兵了，真的出兵了，真的出兵了。"

赫尔利着急不安，拿起帽子就走道："我得找魏德迈将军谈一谈。"

"我同你一起去。"蒋介石也准备出门。

"不不，"赫尔利道："时候不早，明天我们再见面吧。苏联哪天出兵，也得等明天才有消息。"

苏联百万红军的对日战争，已在八月九日上午零时发动

了。苏联为遵守在雅尔达会议上对中、美、英三国的诺言，击溃希特拉之后的另一个庞大军事行动，已经在蒋介石、赫尔利、魏德迈等人转辗不寐之中开始了。

蒋介石一觉醒来，百万红军的强大攻势已推进了好几哩。“报告主席，”何应钦道：“红军是昨天半夜里发动进攻的，他们从朝鲜、满洲——包括吉林、黑龙江以及库页岛等处，同时展开攻势。朝鲜方面，红军已渡过图们江下游，在庆兴一带攻入朝鲜。……”

“报告主席！”之后几天，捷报不断传来：“红军十日那天进至雄基附近，十一日更推进到罗津、库页岛方面，关东军顽强迎战，死伤惨烈。……”

“九日下午，红军由南库页岛中部的东方武意加附近，越境进攻。吉林方面，红军于十日攻入春化，十一日傍晚攻入珲春，同时在牡丹江方面进攻东宁。绥芬河地区则包围绥阳后再由北方地区沿铁道向西北前进，十日傍晚到达穆陵。虎头地区的红军在九日攻占虎林，松花江地区的红军在十一日下午渐次推进到富锦周围地区。黑龙江方面，红军主力突破满洲里、三河、以海拉尔为目标。十一日包围海拉尔，另一部红军冲破海拉尔，沿中东铁路东进，打进哈克，突破北满中央。”

“外蒙古方面红军也越索伦攻入黑龙江境内，……”

“报告主席，关东军已经无法挽回了！”

蒋介石不作声，只是思索。

“报告主席，外蒙古的红军已经渡过哈尔哈河，同进攻海拉尔的红军互相呼应，准备向林西南下，攻入热河，切断

日军与华北的联络。”

“魏德迈将军，”蒋介石道：“没想到，日本军部不到黄河心不死，一定要等到苏联出兵，给打垮了之后，这才甘心。”

“没什么。”魏德迈道：“日本当然不会甘心，一百多万关东军摆在东北，他当然要输光了最后一点赌本，这才认命。不过我们也不必过高估计苏联的武力，因为如今天下的主宰，已不是什么红军、皇军，而是原子弹了。”

蒋介石虽然会意，但终觉得不大自在。

而红军的捷报越来越好看了：“满洲国傀儡溥仪已遭红军俘获！”

蒋介石哭丧着脸，找到赫尔利、魏德迈道：“现在的局势，真是糟糕透了。”

魏德迈满不在乎道：“没有什么。蒋将军，一切有原子弹，一切有美国人撑腰！”

“话是这样说，”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可是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谈话，他一开口，我就烦死了！”

“哪一天的事？”

“八月九日。”

“毛泽东说什么？”

“他说这是中共关于抗战最后阶段的声明，苏联对日本宣战，已使对日战争时间大大缩短，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中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机。”

魏德迈放下一叠文件，坐到沙发里沉思道：“这个要谈谈，这个要谈谈。”半晌，他问：“蒋将军，对于一旦日军投降，你的布置已进行了罢？”

“早已进行了。”

魏德迈眼睁睁望着赫尔利，突地问道：“假如你是中共，对于日军投降以后的受降问题，你将怎么说？”

赫尔利一怔道：“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魏德迈大笑道：“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再说一说。你研究中共问题，已经是个权威了，你对于他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已经可以闭着眼睛，背得滚瓜烂熟。”魏德迈再向蒋介石道：“蒋将军，日本投降以后的中国，我敢保证：中共是没办法同你争的；问题是受降，中共军队有的插在日本中间，有的包围了日本兵，而你的队伍同日军距离很远。所以，只要解决受降问题，今后便不可能有什么麻烦了。”正是：不论平时战时，都要不劳而获，“剥削”涵义如何，至此愈见清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丰功伟绩　胜利者居然有罪
剑拔弩张　阴谋家竟图摊牌

话说蒋介石听到这里，只是点头。

赫尔利轻咳一声，笑道："好，我就算是延安的发言人，为受降问题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同蒋将军的企图，作为献给我们魏德迈将军的一个参考吧！"说罢三人笑了一阵，赫尔利作慷慨激昂状道："日本军队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的日军，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包围之中。按照形势说，只有包围敌伪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具备受降的条件！蒋介石将军的军队，八十万人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又有一大批装备整齐的军队搁在后方准备进行内战之用。因此，

华北已经没有重庆的军队，山西阎锡山将军的部下，已在八月二日率部投敌，华中的蒋将军部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魏德迈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蒋介石的表情更紧张，额角上直冒汗珠，呲牙咧嘴，目瞪口呆。魏德迈瞧在眼里，给他吃了颗定心丸道：“蒋将军，赫尔利先生是应该这样说的，因为他在表演延安的发言人角色，我们当然有对策。”说罢干笑一声道：“赫尔利先生，你说下去。嗯，说下去，你对中共的研究，成就是可惊的。”

赫尔利笑笑，喝了口茶，掏出手帕抹抹嘴道：“那我说下去了。还有，按照道理来说，只有抗战有功的部队，才有受降权。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收复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再加上眼看就要给收复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广大的土地，解放了一亿左右被日伪压迫的人民。八年抗日战争中，延安部队对日伪战斗大小十几万次，毙伤俘敌伪军一百数十万名之多，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他们有受降权，应该让他们去受降才对。”赫尔利打个哈哈道：“怎么样？我的说法还不错吧？”

蒋介石还来不及开口，魏德迈已经问道：“大小战斗十几万次，毙伤俘敌伪军一百数十万名，这个数字你从哪儿来的？是叶剑英那个报告吗？”

赫尔利道：“我的助手。我要他把延安的每次战报统计起来，便得到了这个接近的数字。”他向蒋介石道：“蒋将军，说实在的，延安的战报的确很正确，很可靠。”他向赫尔利大

笑："就象我那个老姑母开店，她对于收入算得甚准，决不虚报，哈哈哈哈。"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蒋介石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期期艾艾道："我很烦。我要到峨嵋山上休息去了。我有个老习惯，碰到大问题，便一个人冷静地思索。过去是到雪窦寺，现在只好上峨嵋山了。"

"别去了吧。"魏德迈道："看样子，日本投降很快便来了。"

"我只是小住几天。"蒋介石道："这一次休息也不是一个人去，我要召开一个会议，对日本投降以后的做法有所准备。"

赫尔利问道："那是不是各部大员都要上山了？"

"不。"蒋介石道："我是另外一种会议，用不着各院院长，各部部长同去。"

魏、赫二人会意，不再追问。蒋介石决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延安军队，绝不让延安部队受降，而蒋介石部队从遥远地区赶往受降时，运输问题由美方负责。

蒋介石上峨嵋山去了。他的专机、专车、轿子在天空、公路、山坡一步步行进，局势也在一步步发展：关东军给苏军彻底击溃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宣战，日军更孤立，更绝望。

蒋介石是无心欣赏峨嵋风景了，他只是守着电台呈上来自各地的报告。日军越狼狈，局势越好转，而蒋介石的心情越忧郁烦躁。他午夜不眠，披衣远眺，却给绿幽幽的峨嵋"神灯"吓回房里，不敢向外瞧。

而在房子里面，戴笠及其中外助手们不眠不休，专为日

军投降以后，如何展开大规模逮捕、投狱与屠杀来配合军事进攻解放区而绞脑汁。

“报告先生，”戴笠道：“苏联《消息报》记者随军进入东北，发出一个报道。”

“说什么？”

“说东北的老百姓很苦。”

蒋介石略一沉吟：“你读给我听。”

戴笠立正朗诵道：“这个苏联记者说：‘在这次战争中间，我曾经到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悲惨穷困的老百姓，但没有见过象东三省中国人民被摧残压迫到如此严重的！这种恐怖穷困、悲惨愁苦，触目皆是。我曾见一家几口流落道上，有一位老婆婆走在前头，衣服褴褛，不能蔽体；她身上背着一个没有血色的小孩子，后面跟着一大群饥饿的儿女；最后是一个蜗牛一样的男子，他身上背着全家所有的东西，摇摇晃晃上路。这种穷困家庭有几百万家，孩子们大多瘦弱不堪，半身裸露。我还参观过一家民房，房中没有桌子凳子，多数房屋甚至没有窗户……”

蒋介石皱眉道：“行了行了。”

“报道后面，”戴笠道：“他们的报纸还多加了几句。”

“说什么？”

“说这个就是日本军队侵略我东北十四年来所造成的悲惨状况，同时也是日本军阀所侈谈的‘新秩序’。”

蒋介石冷笑一声不表示意见。

戴笠道：“报告先生，东京有一个消息说，日本外相东乡亲访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表示日本已准备接受无条件投

降。同时以照会一纸分致瑞士和瑞典政府，请其转致中美英苏四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劝降公告，唯一要求是保留天皇。”

蒋介石跳起来道：“原文呢？”

“报告先生，”戴笠立正：“正在赶写，……”蒋介石忿然道：“这种消息要立刻报告！”戴笠心想人家一听见便跑了进来，又怕你不爱听这种消息，所以压了一压，也不算迟。这真是……正哈腰肃立，不敢抬头，蒋介石却狠狠问道：“这样说起来，日本已经投降了？”蓦地蒋介石大喝一声：“日本已经投降了，你们还不给我滚！”

戴笠心头明白，但做出一副可怜相，倒着身子退出房门道：“是是是，学生要大家立刻动身下山。”

紧接着，日本投降的正式消息到达，重庆各机关、以及国外外交人员的报告也纷纷到达。人和卷宗川流不息地在蒋介石办公室中出出进进，陈布雷忙不迭为他择要报告，空气紧张而低沉。蒋介石紧绷着脸，象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

“报告主席，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全国各地在八月十日晚上放鞭炮，出号外，老百姓欢天喜地，高兴得无以形容，甚至放声痛哭。”

“嗯。”

“报告主席，全国人民都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过安定日子了。”

“嘀。”

“报告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拒绝投降者，应坚决消

灭之！”

“什么！轮得到他？”蒋介石愤恨地起立踱步，风车似的团团打转：“赫尔利说的事情，现在可来了。‘只有包围敌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只有在抗日战争中有功的部队，才有受降的资格。’哼！”他挥挥手：“给我拟稿子！”

“是，先生。”陈布雷一旁坐下，准备记录，不料秘书又送上大红色卷宗，表示“内有要件，立即处理”。陈布雷连忙接过，变色道：“延安真快，他们又下命令了。”

“说些什么？”

“这是延安总部发出的五道命令，主要是命令八路军挺进辽、吉、热、察、绥各省，各解放区抗日军应积极向敌占之城市交通要道进兵，迫使敌伪投降。”

“来吧！”蒋介石冷冷一笑，喝了口水，陈布雷连忙拿起钢笔，听他口授道：

“我下三道命令！”

“是！”

“第一道给我自己的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延安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那太迟了，我不答应！反正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赶得上！”

“是！”

“第二道，给沦陷区的部队，通电所有日军伪军将领，各守原有阵地，只对我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再加一句保护人民。”

“是！”

“第三道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队留守原

地，听候待命，不许受降！”

“是！”

“再发一个电报给冈村宁次，要他在我指定的国军接收之前，当负责作有效的防御；如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收部队！”

陈布雷纪录完蒋介石的命令，正要拍发，赫尔利同魏德迈的十万火急密电又到了。蒋介石虚火上升，紧紧张张，听陈布雷低声念给他听道：

“……局势的发展是可喜的，但局势的发展也是可虑的。从东北到华中，绝大部分地区都在红军控制、包围之中，如何应付，光是运兵前往，恐怕还不能解决。

“因此，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想请阁下同毛泽东见见面，商讨这个国家大计。……”

蒋介石吓了一跳。

陈布雷双手直抖，声调颤动，念下去道：“我们知道，阁下对这个建议会感到惊讶。但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这个计划对于阁下，对于我们共同的利益，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阁下可否发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请他到重庆来同阁下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如果拒绝，阁下可以再发一个电报，措词比第一个还诚恳；毛泽东如果再拒绝，阁下可以再发第三个电报，第四个甚至第五个。

“毛泽东是不会到重庆来的。我们认为这个估计不致错误。他当然知道，重庆是个什么地方，他的安全毫无保障！”

蒋介石这才透过一口气来。

“直到毛泽东表示态度，他绝对不肯到重庆开会了，到

那时候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对于中国现状，你本想采取'政治解决'的，但共产党毫无诚意，不肯推诚相见，所以被迫以'军令'、'政令'解决，加以讨伐！这真是事出无奈，一切责任要由延安负责，与重庆无关！"

蒋介石笑了。

"还有，为了表演逼真，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将亲自飞到延安劝驾，表示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将军之间，对延安问题的一致、诚恳与坦率！……"

蒋介石大笑了。

陈布雷由于紧张过度，瘫软在沙发上。

蒋介石踱了一阵，低沉地向陈布雷笑道："就复个电报，我同意！"

"是！"

"再发个电报给毛泽东。"

"是！"

"措词要婉转，恳切。"

"是！"

"还有，根据同何部长他们议决的，我们也应该正式委任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

陈布雷患得患失道："听马超俊说，陈公博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卫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地交还给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不教共产党把他吃了。"

"你不必担心。"蒋介石道："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陈公

傅有三十六万人马，对付共产党不成问题。因为即使这三十六万人马支撑不住，但我们的美式配备部队，就将由美国输送，出现在共产党屁股后面。”

蒋介石不断地翻卷宗、看地图、下命令、通电报，他表面上似乎高兴，但事实上十分焦急。好多消息所带来的，只是使他陷入沉思，咬牙切齿。

“报告先生，”陈布雷道：“朱德的回电到了，这里就是。”

“他说什么？”

“说先生十一日发出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民族利益，他表示坚决拒绝。”

蒋介石不作声。

半晌，蒋介石低沉地吩咐道：“我要下山去了。”

“明天一早吗？”

“现在。”

侍卫长接到命令，突如其来，把他慌得个手忙脚乱，按下不表。却说蒋介石到达重庆之后，免不了召集亲信，对受降问题布置一番。

这张名单端的热闹，计开：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最高长官、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中将萧毅肃、空军上校张廷孟。参加受降典礼的文武官员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冷欣、蔡文治、李惟果、葛敬恩、贺衷寒、牟廷芳、卢致德、廖耀湘、白雨生、谷正纲、马超俊、顾毓琇、程天放、马崇六、彭孟缉、杨继曾、金奎璧、赵思垚、骆美奂、钮先铭、宫其光、陈倬、马元放、陈行、刁作谦。

蒋介石另行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官长：①第一方面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域；②第二方面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州、汕头；④第四方面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杭州、金华、宁波、厦门等处；⑦第三方面司令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⑧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宜昌、沙市；⑨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⑩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⑪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⑭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热河、察哈尔、绥远；⑮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⑯台湾接收人员另行派定。

蒋介石对这张名单甚为满意。再三思索，掷笔而起道："就这样吧。关于台湾的接收人员，我不准备宣布，那个地方情形不同，稍缓几天再说吧，反正这份名单也不忙发表。"

"报告先生，"陈布雷吞吞吐吐道："对于受降的准备工作，我们做得很好，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名单上面，并没有朱德的名字，这个当然是很好；不过为了国际观瞻，为了表示我们的做法，有没有随便加上一个名字，用来点缀点缀的必要呢？"

"不必。"蒋介石道："陈主任的意思是很好，提醒我对于

国际方面的反应。不过对于共产党，我可不愿意随便加上一个名字。"他向陈布雷摆动脑袋："如果随便给朱德一个名字，那还得了？共产党和那些该死的人又要说：瞧！朱总司令坚持敌后抗战八年，功在国家，连蒋某人都不得不另眼看待，——呸！"蒋介石说着说着忽地怒火上升："我要是给他一个名字，那是在枪毙他的名单里，绝不是在受降的名单里。他抗战八年，谁教他抗的！他们有罪！"

戴笠急急忙忙进来道："报告先生，事情有变。"他瞅一眼众人："是东京方面的。"

"就在这里说罢！"

"是，报告先生，日本天皇在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东京情形混乱。据报：当日本天皇向日本人广播停战诏书时，日皇的侍卫以及十几万个士兵，曾企图捣毁东京电台，企图阻止日皇的投降诏书。"正是：军阀虽死，阴魂未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目中无人　排斥延安反应坏
心头有鬼　图歼善良报应劣

却说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问道，“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们还未及动手，就被宪兵逮捕；这批少壮派还在当夜引起近卫师团青年将校的骚动，死了一些人，但叛变集会并无结果。”

“啊！”

“不过据说神风特攻队的自杀飞机驾驶员们不甘心，有几架已经从本州机场起飞，宣布他们决不投降，还要打倒任何投降团体。”

“还有吗？”

“报告先生，要等续报。”戴笠说罢离去。

蒋介石凝视地毯，手里紧握着一支三色铅笔，那铅笔一

个劲儿在他掌中打转。半晌他问：

“你们以为东京还会骚动吗？”

没有人回答。

蒋介石喃喃地说：“你们以为，少壮派军人还会背城一战，获得日本人拥护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

蒋介石把掌中那枝铅笔重重地在桌上一按，长长的一个笔头立即落地，侍卫官连忙拿过另一枝换了，只见他离座起立，直往房中走去。众人也不知主何吉凶，只得枯坐等候。

蒋介石到得房中，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些零碎的片段电影似的在他脑海里放映：他同张群下野访问日本；他亲笔写下“亲如一家”给日本黑社会头子；他晋见天皇；他闻知日本朝廷器重汪精卫而感到醋意；他同头山满的交情；他同土肥原的交情；他同冈村宁次的交情；他同日本将领的交情……

“报告先生！”陈布雷探进一个头来：“延安告状告到外国去了。”

“你说什么？”他一只眼睛瞪住了他手里的卷宗。

“朱德致苏、美、英三国政府说帖，声明解放区人民武装，有权受降与出席国际有关会议，并请美国停止对华租借法案，不助蒋进行内战。”

“还说些什么？”

“没有了。”

一丝狞笑掠过蒋介石的双颊，他问：“陈主任，延安的回讯来了没有？”

"大概毛泽东还在考虑。"陈布雷合上卷宗："到现在为止，还没回讯来。"

蒋介石冷冷一笑："不管他有没回讯，你再给我去个电报，就说我蒋某人在重庆扫榻以待，只要他吃过狮子心、老虎胆，来好了！"说罢忽地歇斯底里地大笑，又到会议室，进行只听见他一个人说话的"会议"去了。

"大家可放心。"蒋介石凌乱地讲道："日本，投降了。这个日本投降，真是个大悲剧，我们认识的人，恐怕在这一次战争中死了不少。不过日本虽然投降，今后我们的军事却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重要了。大家知道我们围剿共产党好多次，这一次日本投降之后，连日本兵、伪军，以及我们精锐的美式配备队伍，都可以投入剿共战争，未免不是一件快事。"他稍停："大家或许已经知道，魏德迈将军真是个好人，他知道我们距离沦陷区远，所以他已下令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海空运输工具，来运输我们的部队了。你们看！"蒋介石以手示意："第十四航空大队，第十航空大队所有的飞机，以及空运司令部所辖的驼峰货运机全部出动，预定运输八万名受过新式训练与装备的精锐部队，到北方各地；第六军决定派驻南京，第九十四军派驻上海，另一个军空运到北平，还有更多的部队，美国第七舰队等船只愿意担任水运。"

亲信们看见蒋介石忽然又这么高兴，便一个个呲牙咧嘴，面露笑容，作兴奋状，听他说下去道："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先生说，希望我们能够集中一百万队伍向解放区进攻，但电报来，电报去，今天开会，明天开会，我们大概动员八十万人没有问题。魏德迈这位驻华总司令，真是比史迪威不知道

要高明多少倍！他主张迅速出击！他主张迅速动员，不管你什么共产党、解放区、毛泽东，他满不在乎。他要我鼓励你们，别怕！一切有美国原子弹担当！苏联没有这玩意儿，今后是美国人的天下！

"我还要告诉你们，这是魏德迈将军亲口同我说的，这一次他们动员这么多交通工具，把我们八十万精兵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前方去，运到华北去，东北去，运到台湾去，他相信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

"我还要告诉你们，这次运去的军队一共是十四个军！内中三个军是空运，十一个军是船运。这笔运输费用是不得了的。据魏德迈将军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呈报杜鲁门总统，说内中单是空运一项，费用就达三万万美元，美国总统已经批准了！"

亲信们于是鼓掌。

蒋介石笑嘻嘻说道："你们想，这个样子的军事行动，如此神速、庞大地调兵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共产党绝对吃不消！八十万人马突地出现在他们的后面和中间，别说抵抗，恐怕连逃都不容易逃掉！"

亲信们发出哄笑。

蒋介石越讲越兴奋："还有，三十二年我们同美国订立《中美情报合作协定》以后，梅乐斯海军准将接着便同我们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西安、兰州、宁夏、陕坝等地成立了'中美特工干部训练组'，训练了好几万人，这几万人都是反共的基干。我们有了这批基干，又在衡山、临汝、屯溪、陕坝、福建、建瓯等地训练了'别动军'、

'忠义救国军'，大概有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现在已经同南京的部队联合起来，同心合力打共产党。他们纷纷竖起了'中美武装别动队'、'山东别动支队'、'华北先遣队'等杂色旗号，搞到满山旗帜，共产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乐不可支，仰天大笑："据他们昨天的报告，他们已经向共产党的什么解放区进攻了。"

亲信们也跟着大笑。

蒋介石把笑脸一板："现在，只等毛泽东不肯到重庆来的电报到达。这个电报一到，我立即可以宣布因为共产党拒绝谈判，所以立即动员向共产党作军令、政令的讨伐了！"

不表蒋介石洋洋得意，却说这当儿恼了一位冯玉祥。冯玉祥在八月二十那天，不平常地到达黄山，一定要见他的那位契弟蒋介石。

"大哥难得到这里来。"蒋介石一脸笑地接待他道："这几天真把我忙坏了。"

"是啊！"冯玉祥开门见山道："你无论怎样忙，那个庆祝胜利的大会，总该马上举行了。否则不但老百姓那股劲儿使不出，人家也会奇怪：为什么辛辛苦苦的八年抗战总算胜利了，但庆祝大会却没有下文，难道……"

"大哥别说了。"蒋介石笑道："实在是忙，这边接收，那边受降，准备工作做得太不够，现在是临上轿现穿耳朵眼，哈哈哈哈。"

冯玉祥道："说起受降，我听到很多事情。"

"哦？"

"很多人说，受降名单中，有丧师失地的汤恩伯，有这个

那个丧权辱国的人，独独没有在敌后苦斗八年的朱德先生。我也认为这样太不公平。”冯玉祥皱眉苦笑：“你当然知道，要谈国共团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蒋介石不慌不忙答道：“大哥放心，我们今后既然是国共团结了，那这些细节都没有关系。大哥当然知道，我已经请毛泽东到重庆见面，如果我没有诚意，我不会这样做的。”

冯玉祥凝视着蒋介石，不说话。

“大哥，”蒋介石又滔滔不绝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十七号那天，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有个声明，说日军已经遵照统帅命令，完成停战态势，一俟停战协定成立，便可依约实行。同时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也已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投降，苏军已经停止战斗行动。同时，尼米兹总部也已发表结束太平洋作战的公报。”

冯玉祥皱眉道：“我们参加对日停战协定签字的代表团，不是已经出发了吗？”

蒋介石道：“是的，我派出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徐永昌上将、军委会高等顾问杨宣诚海军中将、国府参军朱世明少将，已经坐飞机经过广州、香港上空，到马尼拉去了……”

“你说‘秘密’，到底是什么？”冯玉祥不耐烦道。

“哦哦，就是说徐永昌他们。”蒋介石道：“徐永昌他们到达马尼拉以后，那里的空气很紧张。日本接洽投降的代表还没有来，麦克阿瑟总部电台与东京总部电台直接通报，东京方面屡次要求延期，因此许多人发生怀疑，谣言四起。直到第二天，日本代表团到马尼拉了，是由日本参谋本部副参谋长河边虎四郎中将率领的。他们所乘的是两架白色运输机，

上面并没有漆着麦克阿瑟所要求的绿十字。”

冯玉祥摆了摆手，蒋介石的话便戛然而止。

“大哥想说什么？”蒋介石问。

“我今天来看你，”冯玉祥道：“是想知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哪一天开？是想知道受降将官名单上没有朱德，该怎么补救？”

蒋介石还是不慌不忙道：“你听我说完这个笑话。刚刚我说到河边虎四郎的两架飞机上却漆着黑色十字。后来，他们到盟军总部投递证件。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特兰中将同时给日方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长达一百多页，象一本书。内中说明美军准备占领日本，如何计划、如何行动、规定得非常详尽。你知道河边怎么说？”

冯玉祥摇摇头。

蒋介石大笑：“河边说他们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全国不稳，他们是偷偷摸摸来的，希望对他们的行动不要发表。”

“笑话！”冯玉祥这下子可插嘴道：“日本军阀诡计多端，到这种地步还要花巧！”

蒋介石道：“可不！美方将领当时好生奇怪，便警告河边说：万一美军登陆时发生意外，一定要日方负责，不要后悔！”

“他们回日本去了吧？”冯玉祥道：“你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吧？”

“没有。”蒋介石大笑：“大哥，还有笑话在后头。当时有个日本代表拿出五十元美钞，要旅馆茶房去买香烟。那个茶房拿去买了两条廉价的美国烟，却带给这个日本代表一大堆

日本军用票，算是找钱，使那个日本代表哭笑不得。”

冯玉祥道：“我们的庆祝大会哪天开？”

蒋介石叹了口气：“开当然要开的，不过准备不及，恐怕要到下月间去了。”

“我劝你最好在月内开。”冯玉祥道：“日本投降消息是八月十日传出来的，过了一个多礼拜，筹备也该差不离儿了。何况这个庆祝胜利，又不需要花很多钱。”

“是是是。”蒋介石道：“一定提早开，一定提早开。不过朱德的问题，大哥也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再说我快要同毛先生见面，国共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为朱德不能代表受降而有所争辩，引起不良后果，大哥你明白吗？”

冯玉祥道：“我不懂。抗战，共产党是有份的；受降，共产党便没有份了，这个道理我不清楚。”

“大哥别为这个问题争辩了。”蒋介石故作亲密状：“让我告诉你：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快在芷江举行了。我已经电致冈村宁次，要他派代表到芷江去。冈村来电报说：‘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今井武夫总参谋长一行，率同参谋二人，翻译一人……’”正说到这里，突地附近响起枪声。

不待蒋介石开口，侍卫官便在门口报告道：“有几个兵走过，大概是他们干的，侍卫长调查去了。”

蒋介石骂道：“这太不象话，怎么能随便放枪？而且又在这个地方！看看是谁的部队！”一忽儿侍卫长便来报告道，原来是三个喝醉了的排长，知道抗战胜利，可以回家去了，因此十分兴奋。但不知道黄山是个什么地方，干脆放起枪来，没料到换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

蒋介石当着冯玉祥不便发作，冯玉祥待侍卫长走后便忠告道："不管是谁带的兵，总而言之都是你管的。我以为你不必重办他们，按照规矩处理就够了。他们思乡，听说抗战胜利便高兴成这个模样。随意放枪当然不对，不过我们也得想想，是不是我们对军风纪太不注意，纪律废弛，才有这种现象？还有，这几个排长说'可回家去了'那句话，希望你也研究研究。抗战胜利，天下太平，如果再要动刀动枪，恐怕不合时宜。"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一点不错。大哥一定又听见谁在造谣，说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又该围剿共产党了吧？"

冯玉祥道："你既然没有此意，最好把朱德的名字也列在受降名单上，这样做也可以表示表示我们的器量。"

蒋介石再冷冷地笑道："关于我的器量，反正共产党是不会领情的，算了吧！让我们还是来谈谈关于中国战场受降的事情，……"

冯玉祥告辞道："我坐得太久，妨碍你办公，我走了。我今天来看你就为了这两件事：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多做点团结内部的工作。别忘记你现在国际间的信誉很高；抗战胜利，中国是个一等大国了，如果不团结起来好好地建设，前途便会很糟，希望你接纳我的意见。"冯玉祥苦笑："我这个人很噜苏，是吗？"

蒋介石连忙牵着他的手，送冯玉祥出门道："大哥开我的玩笑，你这种肺腑之言，怎么会是噜苏呢？"但蒋介石送客回来，第一件事却要侍卫长把那三个排长送到戴笠那儿，盘问有无企图，如无他亲口交代，不得释放。

蒋介石对这三个倒棚蛋，当然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只记得如何争取时间，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有机会接收沦陷区，他只记得万一毛泽东拒绝飞渝商谈，便可以下令讨伐。

“魏德迈将军，”蒋介石道：“刚才我同赫尔利大使商量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毛泽东从延安发出同意谈判的电报，说是要到重庆来了，那我们又该怎么对付？”

魏德迈一怔，反问道：“这倒真是问题。蒋将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呢？”

蒋介石笑道：“这不过是假定。万一毛泽东真的来了，那我们所估计的全部扑空。与其临时手忙脚乱，不如现在就商量妥当，就象下棋一样，把下一着也准备好了。”

魏德迈也笑出声来道：“很对很对，赫尔利大使有何高见？”

蒋介石道：“他认为毛泽东不会来，即使赫尔利大使到延安迎接，毛泽东也没有胆量来。不过他也赞成我的事前准备。”

“他说什么？”

“他要我自己说。”蒋介石洋洋得意：“问我该怎么办？他的意见是：万一毛泽东真肯到重庆来，我们可以横生枝节，讨价还价，把这件事情拖下去。”

“你的意见怎样？”

“大致上我赞成。”蒋介石道：“这一手也就是我们用惯了的‘拖’字诀。”蒋介石大笑：“魏德迈将军，你该知道，中国有数不清的大事情，都是用拖字诀‘解决’了的。”两人相对大笑一阵，蒋介石倏地一脸阴沉，低声说道：“至于我真正的

意思，恨不得乘毛泽东到重庆的机会，把他解决算了。”

“啊！”魏德迈震撼了一下：“行么？”

蒋介石淡然道：“没有关系！去掉毛泽东，延安便慌乱，红军便心虚，我们二十几年的共产党问题，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解决了。”

“这个，”魏德迈不安道：“这个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因为毛泽东倘有不测，人们便会一口咬定是我们美国同你合作的圈套，那普天之下的舆论，对你对我，反而十分不利。而延安和全国各地的红军不但不会慌乱，反而会使他们更有勇气，更为愤激。到那个时候，全国民心很可能是向着他们的。”魏德迈大摇其手：“我反对，我反对。”

蒋介石长叹道：“你不反对，也不可能这样做了。”

“你同赫尔利大使也商量过了？”

“商量过了。”蒋介石颓然说道：“我们再三推测逮捕毛泽东，或者暗杀毛泽东的结果，结论是同你一样的。不过我要告诉魏德迈将军：我可以放弃这个打算，我的部下是否也能放弃这个打算，就很难说。”

魏德迈思索一阵。正色道：“我劝你的部下放弃这个企图！这个企图如果实现，给我们带来的是咒骂而非拥护！我们要用不使人反对的方法消灭中共，这一点我代表我的政府，请求你的合作。”蒋介石闻言只得傻笑，唯唯称是。正是：残民以逞，百姓何辜？王朝崩溃，理所当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说到就到　毛泽东抵山城
讨价还价　蒋介石袭边区

话说日寇投降，薄海同庆。凡是中国人莫不欢呼歌舞，以为这一来天下太平，破破烂烂的国家可以从头建设，发奋为雄，以后再也不受帝国主义欺侮了。不料几亿人民的希望迅速消失，隐隐战鼓之声，又变本加厉，发自重庆。

蒋介石为接收而忙，为受降而忙，其实这些都不要他花费多少脑筋。他手下争着接收的亲信多得数不清，这些人无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从天上落下来的，从地底钻出来的，一个个都是蒋介石的化身。

蒋介石只忙着一件事：如何利用这个时机，解决中共问题。

赫尔利决定飞往延安，察看动静。行前同魏德迈、蒋介

石密商道："如果连我去都不能把毛泽东请来，蒋将军便可以对外宣布，说共产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应用军令、政令加以讨伐。但如果毛泽东来了，那蒋将军千万要告诫部下，不得胡来。否则徒逞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的抨击，或者更使红军愤激，那我们太不合算了。"

"你放心。"蒋介石道："赫尔利大使，我懂得。"

"如果毛泽东肯来，"魏德迈道："你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以便蒋将军准备。"

"那一定。"赫尔利道："现在我想知道的，当然，这是不对任何人说的，包括蒋介石的干部在内；我想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到今天为止，对配合蒋将军部队进攻中共的部署，是怎样了？魏德迈将军当然知道，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形之后，在延安如果给我知道了一些有关的情报，那就太有用处了。"

魏德迈想了想，眼睛瞅着大吊灯，低沉地说道："目前，我们对蒋将军的配合，是运输军队，不但运送他的，还要运送我们的。据我估计，到今年十一月底为止，如果我们庞大的运输能力没有损失的话，进攻红军的蒋将军部队，至少可以运送一百万。"

蒋、赫二人相视而笑。

"而我们美国海军陆战队，"魏德迈计算一阵："也可以达到十二万人左右，不会超过十二万，但也不致低于十一万。你们两位当然都会知道，共产党方面是不可能主动攻击美军的，因为我们在主张'谈判'，而我们的赫尔利大使，正是在'谈判'方面负责的人。瞧，你不是又要亲自飞到延安表演去了！"

三人于是相对大笑，笑得门窗都在摇晃了。赫尔利再问："我还想知道魏德迈将军的时间表，我们的孩子们，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什么地方？"

"这个，"魏德迈道："我可以预测。"他忽地止口，眼睛瞪住门口，蒋介石也就慌忙地迎了过去。

侍卫官立正道："报告主席，何部长说有要紧事情请示。"

"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蒋介石回过头来，向魏、赫二人笑道："我把何应钦找来，他现在已到，我同他交代几句就回来。"说罢在小书房接见何应钦道："我请你来，——请坐。是为了一件事情，我问你一句话：《剿匪手册》你那里还有吗？"

何应钦一怔道："那是民国十六年之间所编印的，是吗？"

"正是正是。"蒋介石喜孜孜地吩咐道："现在，我决定把《剿匪手册》重印，请你马上命令各战区立即大量印行，越快越好。"

"是是。"何应钦吞吞吐吐一阵，问道："我回去马上就下令，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再印《剿匪手册》，会不会引起闲话？"

"我已经想到了。"蒋介石起立道："反正是这么回事，今天印，明天印，民国十六年印，民国三十四年印，都是一样。你放心好了，魏德迈、赫尔利还在里头，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你回去下命令罢。"

蒋介石把这件事向魏、赫二人说了一遍，赫尔利道："蒋将军，我们不反对你这样做，只希望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

去。这样一来，我的'调解'便有麻烦了。"三人又大笑一阵，蒋介石问道："刚才魏德迈将军所预测的美国军队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赫尔利抢着说道："魏德迈将军说：他可以预测，根据目前运输工具的调配情形，他认为在九月底、十月初，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可以登陆秦皇岛；十月中旬，天津地区的陆战队可以有所行动；十月下旬，登陆秦皇岛的美军可以向冀、热、辽解放区红军阵地推进；十一月初，美军可以到达冀东、北戴河一带。不过这些行动都要在毫无阻碍的情形之下才能完成。而如何没有阻碍，对外宣传和平，对共宣传调解，是最重要的，因此一切反共的活动与言论，应该妥为进行，能够不让他们有所警觉，最好！"

魏德迈笑道："赫尔利大使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刚才说的，简直比我自己说的还准确。"

三人于是又笑一阵。魏德迈道："现在，我们只是希望毛泽东不敢来，那就什么都好办了。"

但在八月二十五日的那一天，三个人笑不出来了。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强烈地表示了为挽救国内和平的迫切愿望，另外电报到达：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即飞重庆，愿同蒋介石展开谈判。

蒋介石闻讯，脸色灰白，倒在沙发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久久才问："延安还说些什么?"

"报告先生，"陈布雷道："他们宣言说：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

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们还提出了六点具体办法。”

“大使馆也知道了?”

“是的，刚才大使馆的秘书来过电话，说赫尔利大使马上就要拜访主席。”

“这是有点意外的。”赫尔利一见面便说道：“不过这也在我们估计之中，值不得沮丧，蒋将军以为对吗?”

蒋介石苦笑道：“是的。赫尔利大使恐怕要辛苦一趟了。”

“这种旅行也在我们预计之内。”赫尔利道：“蒋将军准备派谁陪我走一趟?”

蒋介石略一考虑，答道：“我派张治中陪你去。”

“好的好的。”赫尔利道：“张治中很精明，他就是也曾主张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的人吧?”

“不，倒不是张治中。”蒋介石道：“而是吴鼎昌，他同你们同时想到这一着。”

赫尔利道：“那我们明天就走。”

蒋介石木然应道：“好罢。”他几乎是在说给自己听：“我总觉得，毛泽东这个电报不一定靠得住。等你们到了那边，三句话不投机，他便乘机下台，说不去了、不去了。”

赫尔利皱眉道：“蒋将军，在毛泽东电报还没到达的日子里，我同你的估计一样，以为他是不敢来的；但他的电报到达以后，我的看法便和你不同，我以为毛泽东是会来的。”他劝道：“不过毛泽东来不来，对我们的做法不起影响。他不来，我们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那时候别说光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就是剩下的共产党人个个都是毛泽东，个个都是周恩

来，也无法挽救，只有灭亡了。”

蒋介石听听不无歪理，但总地也无法安下心来。当夜戴笠入报，更感烦躁。

“外面的空气是这样的。”戴笠道：“人们一听到先生要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都高兴起来了。他们说这一来中国便……”

蒋介石不耐烦道：“别提他们了，他们到底来不来，他们来了以后怎么谈，我现在还没想到。不过我要问你：周佛海那边怎么样了？”

“报告先生，周佛海对先生是没有说的，他早已表示过，他一定要把京沪杭三角地区好生保护，不久之后双手交还先生。”

“不是说共产党也在拉他吗？”

“报告先生，据消息说：真相不在于共产党。”

“那谁在拉他？要他把上海交给共产党？”

戴笠道：“据上海来的消息，陈公博与周佛海之间，闹别扭闹得很厉害。不过在今天的情形下，他们也没什么可以争、没什么可以闹的了……”

“我只问你，是不是共产党要拉周佛海？”蒋介石着急道。

“是是。报告先生！据上海情报，周佛海对他的亲信人说，他们南京这台戏，是奉先生之命开锣的。现在闭幕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在办理交接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上海一带难免遭殃。有些地方上的代表们便建议周佛海，不如把上海交给共产党。”

蒋介石心头一沉，听戴笠报告下去道：

"因为上海一带是新四军最多的地方，有些地方人士以为新四军纪律好，交给他们便不致于市面大乱，一塌糊涂，……"

"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同他接头了？"

"不不，说是地方人士对他保证，如果周佛海把上海交给新四军，而且鸡犬不惊的话，上海人愿意替周佛海向共产党求情，……"

蒋介石忽地一脸笑道："戴主任，你同周佛海很熟，这个我是知道的。现在，我要你自己或者派个可靠的代表去，当面通知周佛海：上海地方人士的话不可轻信，共产党的话都是假的。试想新四军这么苦法，他们一旦开进上海，不痛痛快快奸淫掳掠才怪！这叫做'大索十日'。曾文正公带兵就是这样带的。我平时常常同你讲，你怎的忘了？"

"报告先生，卑职不敢云忘。"

"那你去告诉周佛海吧，别上地方人士的当！待新四军开进上海，市面抢得一塌糊涂，这时候他既不见谅于地方父老，又不见谅于我，那他什么都完了！"

"是，先生！"

"你马上去！"蒋介石道："向周佛海拍胸脯，告诉他你什么都可以保证，叫他跟你到重庆来，我会很礼貌地对待他，只要他肯听话，不把上海交给新四军。"

"是，先生。"

"不过，"蒋介石道："你办完了一件事再走。毛泽东和周恩来或许会到重庆，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万一到达重庆以后，对我们是个大好的机会。"

戴笠精神大振，双目发光道："是！"

"不过我自己已经答应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蒋介石道："决不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什么意外。"

戴笠皱眉，作无可奈何状。

"不过，"蒋介石起立："事在人为！"他瞪住了戴笠，狠狠地吩咐道："要看你怎么做了！要做得光鲜，做得漂亮，做得连大使馆也看不出来。"蒋介石霹雳似地大喊："你懂吗？"

戴笠忙不迭答应道："懂懂，报告先生，一定好生安排，一定好生安排。这件事比邀请周佛海重要得多了。想过去十几年，我们今天剿，明天剿，这样剿，那样剿，都没法找到他，如果他们真的来了，那这个机会岂可放过！"

蒋介石烦躁地吆喝道："还用你说？还不给我去布置！不管他来不来，你准备就是！"

"是是！"戴笠道："看样子，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敢来的。他又不傻，这样做，那不是合了一句'自投罗网'的老话吗！"

蒋介石咧嘴一笑，但迅即沉下脸来道："去去！去去！去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作发脾气状，相反的倒是表示他颇为高兴的样子，戴笠也就告退去动手准备。蒋介石实在不愿意看见毛泽东到重庆，好多亲信们也估计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毛泽东待赫尔利、张治中到达延安以后如果变卦，那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立刻打响，"讨伐令"也就可以跟着颁发。

但蒋介石等人的希望，显然扑空了。

毛泽东说到做到，说到就到，他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宣言以后的第三天，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已经由周恩来陪同，

飞过秦岭山脉，在赫尔利等人相陪之下，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了。

重庆市民是这样的兴奋，渴望团结、和平、民主的人们，象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汇集机场。那天风和日丽，但毛泽东较和风还温暖，较阳光还光亮，机场上人山人海，此起彼落，一片欢呼声："毛先生，欢迎您！""毛先生！欢迎您！"负责监视的数字难计的便衣密探们，原先还想摆摆威风，要欢迎者离开机场，欢呼更在禁止之列。但没料到人是这么多，声音是如此响亮，不但不能施展恫吓与限制，相反给密密麻麻的人们紧紧围住，反而举步为艰，动弹不得了。

部分有关文武官员于是迎将上去，毛泽东挥着帽子，缓缓举步，慈祥地向欢迎的人群答礼，人们为这位"弥天大勇"的中共领袖鼓掌，人们为这位长期艰苦辛劳工作的巨人感动得流泪。

毛泽东一举一动，蒋介石这时更加注意。"报告先生。"戴笠随时入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市区了，市面上突地热闹起来，情形很……"蒋介石却反而听不进去，他只是感到意外，简直是当头一棒："毛泽东敢来！""周恩来也敢来！"

蒋介石烦躁到无法忍耐，抓耳摸腮，手忙脚乱，把吴鼎昌叫去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的来了！你说，你说！你说怎么办好！"

吴鼎昌好在有张群在旁说话，只是挨了一顿骂，并未丢官。蒋介石却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真的来了，他委实不愿同他们见面，但事实上非见不可！而且非要作亲热状，满脸是笑，连呼好好不可！

蒋介石烦死了。

而较烦躁更甚的，是着急。蒋介石对这次谈话毫无准备，急得只是催智囊团拟订谈话步骤及其内容。为了加强和美方联系，抽调曾赴英国学军事的皮宗敢作翻译。

“报告先生，”戴笠道：“毛泽东在机场发表谈话，说得很短，没有几句。但卑职应该把实情报告先生，毛泽东那几句话似乎，很是，有点，这个，好象，……”

“他说什么？”蒋介石大声喊。

“是是，毛泽东说他是为和平而来的，他是为团结而来的，他是为……”

“我知道了！”蒋介石再大声叫。

“是是！”戴笠告退，一忽儿又来：“报告先生，毛泽东到他们的办事处去了！”

第二天戴笠又来：“报告先生，毛泽东、周恩来要拜访主席来了！”

蒋介石一身大汗，送走毛泽东以后，自己正在回忆刚才的一幕有无不妥之处？不着边际的寒暄之中，有否给对方感到一些什么？因为紧张过度，不觉沉沉入梦。梦里他用双手扼死了这两个使他痛恨入骨的人，但醒后却又是关于毛泽东的消息。张群道：“柳亚子先生等人，把毛先生请去吃饭了。”

蒋介石感到“毛先生”三字刺耳，不快道：“这个我知道。毛泽东同他们本来是认识的。”

“听说上午毛先生来看主席，他说了些什么？”

“他？”蒋介石立刻装作不在乎状道：“他说：‘我们有十八年没见面了。’”

“他没有提——”

“还是那老套，什么为了和平，为了团结。那周恩来更什么。唉，我实在不想和他见面。”

张群笑道：“刚才有人告诉我，毛泽东同柳亚子大做其诗，大填其词，一唱一和，热闹得不得了。”

蒋介石一惊：“他说什么？要检查！”

“是这样的。”张群道：“他们见面了。柳亚子问道：毛先生在这许多年间，还做不做诗，填不填词呢？毛泽东笑着说：有空的时候还是做了些，最近的一首词是《雪》，词牌是《沁园春》。柳亚子一听大乐，请他马上写下。毛泽东当众挥毫，这么着，他便写下来了。”正是：江山如此多娇，羡煞蒋癞虾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晓。

第十五回

闯虎穴　毛泽东谈笑慑群丑
表赤诚　周恩来忘我护领袖

蒋介石似懂非懂，只是说："我不管他写了些什么，不过内容如果是造反的，那不行。"

"回头你问问陈主任罢，"张群把这件差使推给了陈布雷："陈主任也知道这件事的。"

待张群走后，蒋介石把陈布雷找来问道："听说毛泽东送给柳亚子一首诗，有这事吗？"

"有这件事。"陈布雷道："不过不是诗，是词；也不是毛泽东专为柳亚子而写的，只是两人谈起诗词，毛说最近填过一首咏雪词，柳便请他写下来了。"

"毛泽东的词怎么说的？"

"他们已经抄来了。"陈布雷展开纸张，念道：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陈布雷摇头晃脑念完：“就这样了。”

蒋介石惘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吗？”

“很多人亲眼目睹他自己写的。”

“不会是他的秘书做的吧？”蒋介石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问道。

陈布雷笑道：“先生也知道的，他的国学根底很深，所以柳亚子他们同他一见面便谈这个；而且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事先特地准备了这首《沁园春》。他到重庆来，该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吟诗填词的场合。”

蒋介石不悦道：“这样说起来，陈主任是很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了。”

陈布雷大惊，强笑道：“这那里会。毛泽东自小念过不少线装书，他能吟诗填词，不足为奇。只是……”

“只是什么？”

陈布雷不知怎样说才好，嗫嚅着道：“只是布雷有点过虑。布雷精神衰弱，好多地方想得太远，还得请先生包涵。”

蒋介石心想，陈布雷那股酸劲儿又来了。陈布雷忠心耿耿，对他的忠诚毫无问题；如今他拿着毛泽东的什么词忧形于色，内中一定有文章，便和颜悦色道：“陈主任有话尽管

说，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

“谢谢先生。”陈布雷几乎声泪俱下：“布雷所过虑的，就是为了这首词。”

“为什么？”

“这首词，老实说，填得非常之得体。刚才布雷给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彩明丽，同时寄托遥深。”陈布雷声音发抖：“现在好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们的谈判还没完毕，毛泽东已经在重庆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

蒋介石不作声，却先问道：“陈主任，你想得很对，我自有办法。现在你把这首诗——不，这个什么春解释给我听罢。我倒要听听，人家说他寄托遥深，到底怎么深法！”

陈布雷便小小心心，一句句解释给他听了。

蒋介石在沙发里，好半晌没有开口，他显然给自卑感和优越感冲突得难以启齿了。自卑，是他在任何方面，没法同对手较量。人家吟诗填词，撰评作论，而他不能，连一篇演讲都要秘书拟稿，更不提什么发挥三民主义的理论了。这是“文”的一方面。“武”的呢？十年“剿匪”，却使对方越“剿”越大，而“毛泽东战略”也就天下闻名，举世认为他同时也是个军事天才。

优越感，是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无论有多大能耐，但延安到底是弹丸之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也无法同他的部队相比，万一在重庆谈判不顺利，就把他干掉了。蒋介石当然知道，他要在他的管辖区中杀一个人，那简直如

同压死一只蚂蚁。

“可是，人家不是蚂蚁！”蒋介石的亲信们，以及赫尔利、魏德迈他们，发现一些迹象后便纷纷劝道：“万一出了事，我们便很难交代，普天之下，都会笑话我们。”

“这着棋千万不能下，否则美国的调解将功败垂成！蒋将军知道，去掉一个人容易，但去掉中国的共产党难，你把这个人在重庆解决了，事实上却更糟。这种道理，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了。现在只等同毛泽东破裂谈判，或者把谈判时间拖得很久。毛泽东从这里回到延安以后，发现局势不同了。他的部队无法占领沦陷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你的精锐的部队，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的部队，还有日军，四面夹攻，矛头指向他们各个地区，你还怕解决不了问题吗？”

蒋介石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报告先生，”戴笠道：“卑职已经通知他们，暂时放弃这个主意。不过毛泽东他们似乎也感到一些什么，据报，他们的出入也十分留意。尤其是周恩来，简直不顾一切地在保护毛泽东，几个宴会上，他代毛泽东喝了多少杯？这不光是个好酒量的问题。再看他们出出进进，周的位置，显然在保护毛泽东似的。我们的人说，他们曾经好多次在不同的角度计算向毛泽东下手，可是一眨眼，周恩来又在不知不觉，非常自然地掩护了毛泽东，把他们看呆了，按住手枪的手心直泛汗！还有，我们派了很多人，有的化装，有的不化装，守候在毛泽东的必经之路和大门口。但是，周恩来不管是谁，都出来和我们的人打招呼，说道理，连巷口的补鞋佬也不放过，弄得我们的人大受影响。那个补鞋佬就对我说过：‘唉，人家

就真有一手。'我发觉他不可靠了，已经把他调走。还有，守候在毛泽东住处的人报告，一到半夜三更，毛泽东真的要睡了，周恩来如果不在一起，再晚也会回来，折腾半天，观察结果，肯定是在检查毛泽东当夜睡觉的安全。”

“有人去看毛泽东吗?”蒋介石苦涩地说：“刚才你说的事，且慢动手。”

“是的。很多人去。”戴笠道：“有些人们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都从邮局寄信慰问，告诉他为什么不能亲自拜访的缘故。这些信，都没收了。”

“寄信人的地址总有吧?”

“报告先生，这些人好象也学乖了，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信上，只具了一个假名，没有地址，无从调查。”

“不管是谁，”蒋介石道：“凡是同毛泽东见过面、说过话，多少有点儿关系的，你都给我记下来！清党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将来反正是要给人家杀掉的，乘这个时候多杀几个、几百个、几万个，”蒋介石大声叫：“有什么关系！”

“是是是！”

蒋介石另一面，却满脸堆笑，同毛泽东展开了“拖延谈判”。

谈判在艰难进行。谈判在蒋介石“有恃无恐”的情形下进行；谈判在毛泽东顾全大局，坚持和平的情形下进行。

“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毛泽东说他们坚决避免内战，他们的武装应该参加受降，他们什么解放区民主政府应该被承认，但我拒绝了。我一口咬定要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说我是在实行独裁，我也不在乎！”

"你应付得对!"赫尔利、魏德迈郑重嘱咐道:"可是别拒绝得太快,破裂得太早,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军事行动;让他以为我们真有和平诚意,那是最好!"

"嘿嘿嘿……"蒋介石笑道:"这个是我的拿手好戏了。当年我在上海杀工人,动手之前还雇了大批乐队,吹吹打打,挂红放炮,到他们工会送匾去呢!马上,我杀了好几万!"

三人笑了一阵,赫尔利道:"可是今天在你对面坐着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当年那个上海工会主席,我们要特别小心才是。一句话说穿了吧,今天我们不得不有和平、民主、团结的伪装,是说明了毛泽东的深得人望,你要注意!"

蒋介石木然久之。

尤其是在桌面上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当着蒋介石,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叫"头痛",说毛泽东的衣料远不如蒋,但他那股雄伟气魄,远非重庆人员所能比拟。特别是周恩来,他帮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和重庆代表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战争",在西方著名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周的特点在于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能在不损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异常灵活的战略。尤其见之于驳斥蒋方代表指中共"封建割据,裂土封侯",坚决拒绝蒋方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和红军的要求时,使助蒋的美方也很难开口。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抗战而回到南京前,早已看到和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存在,承认这是中国形势,中共革命发展的结果。现在要他们放弃一切,等于宣统皇帝向孙中山索回政权,怎么也说不通。于是今天周恩来高呼重庆谈判时国共地位平等,反对国民党视共产党为被统

治者，并以统治者自居，蒋方对此殊难坚持却又非坚持不可，其结果就显露了蒋的态度蛮横，穷凶极恶。

人们深一层认识了周恩来，见他每次谈判之后，便把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指示。而谈判时每提出一个新的建议，都由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再由毛泽东和他商议，几经思考，作出决定，明朗准确，团结和谐。

人们深一层认识了周恩来，见他协助毛泽东展开了大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会见了广泛的蒋方上层人物，会见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见了美英法苏各国大使和中外新闻记者等等，人们确切见到毛泽东的每一次会见和活动，俱由周恩来陪同或作安排，甚至听周恩来对办事处人员千叮万嘱："我们对于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要当作对中国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原来戴笠所派有各式特务，不但紧紧包围和跟踪中共每一个人，甚至住进中共驻渝机关如曾家岩五十号的二楼，使上下楼中共人员的说话与行动无所保密，而周恩来就在那里和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招待记者，分配工作，无所恐惧，胆识惊人。

人们深一层认识了周恩来，也就深一层认识了他所依靠的事物不可摧毁。——蒋介石对美方和手下一再强调："我此刻进退维谷，但我从不认输，有生之日，我保证可以把中共全部摧毁！"

"现在怎么办?"赫尔利同样着急。他感到蒋介石已非美国理想的在华代理人，他貌似厉害，实则糊涂之极。

但蒋介石在使谈判迂缓进行这一点上，却异常"清醒"。

"魏德迈将军，"蒋介石喜孜孜地报告道："周恩来提出了

‘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方案，我一口拒绝了。”

“你怎么说的？”

“我是老文章。”蒋介石微笑：“我说解放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也就是说，解放区该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嗯嗯，”赫尔利弹了弹烟灰道：“那根据蒋将军的观察，这个谈判是否告一段落了？据我的估计，毛泽东对这答复是不能忍耐的，边区政府取消，你要他往那儿跑？”说着相对大笑。

第二天两人又来听蒋介石的谈判结果，听他说道：“这回很糟，毛泽东说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他们提出了让步的方案，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有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

“你怎么答复他？”

“我说明天再谈吧，反正拖一天算一天，不着急，问题我明天怎说才合适？”

众人分头商议结果，蒋介石答复对方：“坚持政令统一，然后考虑任用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

“蒋将军，”第二天赫尔利问：“会谈破裂了？”

“没有。”蒋介石摇头：“他们又让了一步。”

魏德迈击桌道：“好！又让了什么步？”

蒋介石道：“他们说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

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员参加行政。”

人们沉默一阵，分头商议之后，翌日蒋介石用一句话答复了中共：“这是妨害军令、政令统一的，不行。”

赫尔利和魏德迈他们，蒋介石自己及其智囊团们欣喜地感到：谈判要破裂了。

但蒋介石却又哭丧着脸回来：“中共又让步了，谈判没有破裂。”

“好！又怎么让法了？”

“他们说：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可以再提新方案，比上一次的缩小很多。”

“新方案怎么说？”

皮宗敢帮着蒋介石，把中共的新方案译成英文朗诵道：“他们又一次让步：‘请委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二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这是根据上一次的方案而来的。”

蒋介石便问道：“你们怎么打算？”

“蒋将军你自己怎打算？”

“我已经拟好腹稿，想知道你们的意思。”

“那请蒋将军先说吧。”

“我还是老样子。”蒋介石道：“一句话，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不可！”

赫尔利道："好好好，就这样答复他吧。"

"这一次，"魏德迈道："大概是你最后一次的答案了。"

但过两天蒋介石却又哭丧着脸回来："他们不肯破裂，又让步了！"

"我的上帝呵！"赫尔利道："共产党是怎么搞的啊！"

"你快说，"魏德迈道："这一步又怎么让了？"

"他们又提出了新方案说，"蒋介石道："'解放区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视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统一。'就这样了。"

"嗯，"赫尔利咬着根雪茄朝魏德迈苦笑道："共产党好象一个追求异性的少年，痴心痴得令人感动；他们在追求和平团结方面，的确表示了虔诚与坦率——"魏德迈立刻插嘴道："可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他们这一次的追求快落空了。"两人笑道："蒋将军，你自己决定怎么拒绝这门亲事呢，让我们这位少年的烦恼到达顶点，气疯了，伤心绝顶，自杀吧。"他俩穿上外衣，一齐告辞道："好吧，愿上帝保佑，明天我们来这里，可以听到这位痴心少年自杀的消息。"

但赫、魏二人第二天所听到的，却是蒋介石愤怒的声音："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我受不住了！我恨不得把手一挥，侍卫们一拥而前，把这批人统统绑下去枪毙！"正是：顽固成性直到死，口眼难闭也枉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盟兄受欢迎　气煞契弟
祖师收徒儿　急坏灰孙

那赫尔利、魏德迈相视一笑，同时问道：

“哦，中共又让步了！了不起！”

“他们又怎么让法呢？”

“我说，”蒋介石愤愤地道：“对于他们的新方案，我不答应！民选要待宪法颁布，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的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这是我们昨天召集智囊团会议彻夜商定了的，没料到他们还是这样沉着，没有破裂的反应。”

赫尔利道：“别急别急，看样子我们是在玩儿一种什么球，似乎要永无休止地玩下去了。好罢，先听听他们怎么让步吧！”

“他们说，”蒋介石瞅一眼皮宗敢，皮宗敢便念道：“中共

的新方案是：'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就这个了。"

赫、魏二人相视无言，只是皱眉。蒋介石便问："我想了解，我们的部队和你们的海军陆战队，是不是运得差不多了？如果前方已经开火，那干脆再拖几天，我也懒得答复。"

"不不，"赫尔利道："最好还是按照计划进行；谈判是要谈的，运兵是要运的，双管齐下，这才显出我们的手法高明。如果谈判由我们主动破裂，甚至把毛泽东在重庆解决，那都是下策！都是逞快一时，打乱算盘的下策。"

蒋介石郑重其事道："这句话我早想说了。我是同意拖下去，不是谈下去；我也同意不在这里伤害毛泽东，这些你们都看见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两位，今天在这里让毛泽东回延安，真是纵虎归山，将来问题太多。我围剿十年，骂他是土匪，今天却同他面对面坐着谈判，欢迎会上还和他碰杯，连我也变成土匪了！"

"蒋将军也懂幽默！"魏德迈哈哈大笑。

"我不是幽默，"蒋介石气鼓鼓地说下去道："我只是提醒你们，今天放他回去，改天你们要这个人可别问我要！"

"大使！"魏德迈耸耸肩膀，朝赫尔利挤挤眼道："难怪蒋将军激动；共产党的事情实在难对付。你劝劝蒋将军吧，你比我会说话。"

赫尔利抽了口烟，右手按在蒋介石膝盖上，劝道："话是这样说，蒋将军，我们两人非常了解你的心情。不过你可以放心，用不到今年年底，你的精锐部队，可以动员到一百万

人进攻中共；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呢？魏德迈将军早已向你保证过，至少有十一万人参加作战，而陆军还不在内！你想，你以前十年内战，曾经有过这么庞大的队伍、这么新式的武器吗？"

蒋介石脸上掠过笑容。

"因此，为了让士兵与民众完全站在你这一边，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做得大方点，不可小气。你不只十次地克服了在重庆解决毛泽东的意愿，证明你很有远见，是我们美国可以合作的好朋友。我代表我们的政府告诉你，今后对你各方面的援助还要多哩！"

蒋介石苦笑，笑了一阵，无可奈何地答道："那末我再答复中共吧，决不在此时此地破脸，请你们两位放心。"

中共方面于是接到了蒋介石的最后答复："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实为和平建设之障碍。"蒋介石坚持取消解放区及其民选的政府，使一切都服从他个人的独裁。

"差不多了。"蒋介石透一口气："赫尔利先生，毛泽东、周恩来不可能再开口，我们讨价还价，紧急进兵的拖字诀成功了。"

但来自民间的舆论，对蒋介石各式各样的抨击，却代替毛泽东、周恩来开了口。

"报告先生，"戴笠挟了一大堆文件："有些该死的人又在那里胡闹。"

蒋介石冷冷地问："是不是共产党捣蛋？"

"报告先生，有些象，又有些不象。"戴笠翻着文件念道：

"象全国大多数同胞所呼吁的一样，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制造分裂，尤其反对假借敌伪之手来进行内战……"

蒋介石心头一沉："怎么？他们知道了吗？"

"报告先生，大概是猜测。"戴笠道："还有更露面的，成都、重庆新闻界发起拒检运动，反对我们检查报纸。"

"这不是反了？"蒋介石双眼望上一转："问他们有几个脑袋！"

"是是！这批家伙真的连死都不怕，实在讨厌透顶！"

"那让他们去死好了！"蒋介石冷笑："以后这些消息不必告诉我，我忙不过来你看着办。"

"是是。"

但"坏消息"接二连三而来："反对蒋介石在新闻（文化）上的一党专政"、"争取实现民主"、"要求惩办投敌附逆文化人"、"保障文化人的身体自由"……。

"我以为，"赫尔利道："蒋将军的统治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的孤立值得注意。"

"是的是的，"魏德迈也说："我们最怕的是孤立。人一旦孤立，问题就严重了。"

蒋介石左思右想，也感到拖下去的结果很是可虑，里里外外，问题成箩，不如同毛泽东签订《国共会谈纪要》算了。于是几经斟酌，蒋介石在那个就是《双十协定》文尾，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得不用签署"剿匪"的手宣布"避免内战；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严禁特务捕人；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等等。蒋介石自己明白，这样做是“出于无奈”，胜利属于对方，自己失败了。但一定要把失败甩给对方，于是用一个月又两星期的时间拖住了毛泽东，同时把军队往沦陷区送，向解放区进攻。人家说他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明谈暗打，此乃老套，那倒不假。

话分两头。却说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为中共日益强大伤脑筋。他明知自己理屈，虽有赫尔利、魏德迈等人帮忙，但问题终究是问题，因此闷闷不乐，好象无条件投降的不是东京，倒是重庆，连个庆祝会都不肯召开。直到九月三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米苏里军舰上举行之日，蒋介石不得不在重庆来了个庆祝胜利大会。那天的国民政府花园和礼堂布置一新，联合国旗和大小V字特别触目，这使赫尔利等人有“宾至如归”之乐。八点三十分，蒋介石戎装佩剑，挂满勋章，到达花园，率领文武官员，东向遥祭中山陵，接着用‘奉化国语’朗读祭文。那祭文出自陈布雷之手，虽然只有三百多字，但字句深奥，直读得蒋介石呲牙咧嘴，一身是汗。接下去是庆祝会和纪念周，谷正纲、方治前来报告道：“检阅已布置就绪，中午可以完成庆祝仪式。”

蒋介石疲乏地答道：“我累了，不，我不想出去检阅了，就在军委会大门上边，站着看看经过的队伍算了。”

“报告主席，”谷正纲问道：“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蒋介石挥挥手道：“你们别管，我不检阅了。”说罢进入礼堂，那边厢居正、孙科、戴传贤、于右任四名院长已经直挺挺立在台上，中央委员、文武官员千余人黑压压站满一堂，鸦雀无声，只等他来开会。司仪见蒋介石就位，大叫一声奏

乐，接着全体人员向蒋三鞠躬致庆贺，蒋介石这才精神大振起来，心想只要有这顶"国民政府主席"帽子，不怕共产党不被消灭，还是出去检阅露露面吧。于是在再三申明"全国统一"的演讲之后，返回官邸之前，吩咐谷正纲、方治两人道："你们今天办理庆祝大会，是正副总指挥，要诸多小心才好。"

"是是，刚才已传令下去，主席取消检阅，只在军事委员会门口举行了。"

"不不，"蒋介石道："我又想检阅了，你们还是通知大家吧。"

谷、方两人一头汗忙着分头通知，车子东开西开，途中碰到了冯玉祥、程潜和白崇禧。冯玉祥劈头就问："总指挥啊，到底怎么搞的？我们三个在这里干等，足足有半点钟了。"

"对不起，对不起，"谷正纲匆匆忙忙道："一忽儿检阅，一忽儿不检阅，现在又要检阅了，请三位按着规定的次序开过去吧。"

那边厢蒋介石换过绿色军服，佩长剑，戴手套，在十点二十分自官邸乘车驰赴市区，这是八年来他第一次敢坐敞篷车在市区巡视，只见两旁人山人海，欢声雷动，蒋介石乐得合不上嘴。他显然误会了老百姓的欢呼主要是为了胜利，以及对未来美好日子的憧憬。

但在蒋介石眼中，全国人民的欢呼胜利，却变成了对他一个人的歌颂，十一点正蒋介石到达军委会，只见万头攒动，情况更是热烈，乐得他几乎连满嘴假牙都掉落下来。匆

匆吃过饭，十一点五十四分正式出发巡行市区。看官，这排场可真了得，只见蒋介石坐在敞篷车上，“面露笑容，频呼好好”，对着上万民众皮笑肉不笑。代参谋总长程潜坐在他的旁边，三辆摩托车前导，后面跟了一辆吉普。吉普车上站着个掌旗官，旗上写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八个大字，蒋介石的车紧随；之后是谷正纲与方治；侍从室；陈诚、戴傅贤、冯玉祥、白崇禧、居正、于右任、吴铁城、吴鼎昌、陈立夫、张治中、吴国桢、王缵绪、莫德惠、贺国光、贺耀祖、康心如……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在人山人海之中缓缓行进。蒋介石这时候心花怒放，满以为自己不愧是中国的统治者，把中共逼得连延安都危在旦夕，今后那个好日子，自不在话下了。不料两旁人丛中所喊的口号好生奇怪，使蒋介石听得很不舒服。原来人们在喊“蒋委员长万岁！冯副委员长万岁！”——冯玉祥的名字会在这种场合出现，蒋介石暗吃一惊，认为此事不简单。冯玉祥的实权早经解除，做契弟的只是一个劲儿哄他、逗他、骗他。是一个什么原因，人们会在这类场合想起了他？

蒋介石脸上笑着，心头老大一个疙瘩。他想，莫非是共产党有意来这一手？但喊口号的老百姓比比皆是，不可能。莫非是老百姓想喊旁人万岁不敢启齿，因此喊喊冯玉祥来代替？他认为也不大可能。最后蒋介石想到：莫非是冯玉祥最近曾经努力献金救国，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拥护？蒋介石怎么想也想不通，但欢呼的口号显然指着两个人，除了他，还有他的盟兄。可是这位盟兄地位虽高，但落在后面，他回头望望，找不到。

"冯玉祥冯委员哪儿去了？"

侍卫官忙答道："在后面。"

"请他的车子开过来，同我一起。"蒋介石心想这种情形下既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叫，卖个顺水人情，也没什么。

可是侍卫官回报道："冯委员说他的车子开不过来，他不来了。"

但三次四次，蒋介石还是要请冯玉祥到前面去。冯玉祥皱眉道："你们看这样挤，车怎么过得去？"他问白崇禧："他为什么几次三番非要我过去不可呢？"白崇禧笑而不言。当车子略为前行时，两旁民众高喊"冯副委员长万岁"的口号越多，还有人说："在这里呢！在这里呢！"白崇禧正想说什么，陈诚和戴傅贤的车子坏了，两人一齐爬上冯玉祥的车子，耳听人们欢呼冯玉祥，不觉大为吃惊，四目相视。

蒋介石一行到达中心路口，通过胜利门，取道校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蒋介石在车上只觉得眼花缭乱，耳朵里那个"冯副委员长万岁"实在不舒服，于是游行两小时左右，便告鸣金收兵，回官邸纳闷去了。那边厢陈诚、戴傅贤下得车来，朝冯玉祥瞅了一眼，扭头便跑。白崇禧拉拉冯玉祥的手道："冯先生，今天才知道民众拥护您的精神和热烈的情形，我们没办法，民众不认识我们。"

且不提蒋、白等人有的为冯玉祥感慨，有的为他不放心；蒋介石一回官邸，却又另伤脑筋。只见戴笠垂手报告道："张树声那边昨天又收了一个门生，据说是金城银行的协理。"

蒋介石厌烦道："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正说着赫尔利来访，蒋介石便迳自出去会客。陈布雷看在眼里，悄悄地

问道："戴主任，张树声怎么啦？我好象听说过，但不大明白。"

戴笠叹道："陈主任，我反正闲着，同你说了吧。青红帮这组织你总知道的了？"

"那当然，那当然，先生也是其中辈份相当大的呢。"

戴笠苦笑道："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了，你知道他的辈份，可是他的辈份并不高。在重庆，有位张树声老先生比他高了两辈。"

"啊，祖父辈！"陈布雷把肩膀一缩。

"还有一位姓黄的，也同张一样高。"戴笠道："这样一来，先生自然不愿意张、黄二人收徒弟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多收一个徒弟，先生便多了一位师叔。旁人多了一个师叔没关系，可是先生嘛，先生眼看这么多师叔在外面混世界，哈！"

"是啊！"陈布雷只是摇头。

"所以，"戴笠道："先生在二十九年冬天，便派我送了一百万现款给张老头子，要他收山，请他老人家以后千万不能再收徒弟了，免得他不好意思。"

"嗯。"

"可是张老头子不买账。他说：钱，我不希罕蒋某人对我叔祖这一点孝敬；可是不让我收徒弟，这一点也办不到，按照帮规，谁也不能管我这些闲事。"

陈布雷伸了舌头："啊！"

戴笠也作伤脑筋状道："真他妈的，张老头子要是共产党，

或者同共产党带点边儿，那先生就不管他什么叔祖不叔祖，帮规不帮规，义气不义气，早把他收拾了；可是这个老头子什么也不是，他只是青红帮中的秤把温，也就是所谓舵把子。后来，先生又要我召集几个帮会们的少壮派，请他们想办法，每人自有重赏。”

“后来呢？”陈布雷听得有味。

戴笠只是摸摸肚子，打了个饱嗝叹了口气。

戴笠说下去道：“那一次我托人召集他们开了个会，请他们大吃大喝玩儿个够，心想这下子总可以没问题了。不料一提起正经事，他们便吵。做主人的说，先生的辈份太低了，应该把他提高一辈才好。因为这么一来，张树声老先生无论收多少徒弟，也不过是先生的兄弟，不再是师叔。这个意见一提出来，会场秩序马上翻倒。陈主任，你说要多难听便有多难听！”

“你说说看。”陈布雷大感兴趣。

戴笠道：“有人说：‘有了钱，官大了，就长一辈，我们青红帮里的这本书上，可说过这句话吗？’有人说：‘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咱们青红帮讲的是义气，现在居然有人因为升大官发大财，连老头子收徒弟也要管，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总而言之，这帮人越说越难听。”戴笠说着说着，觉得心头相当舒服。他知道陈布雷绝不会把这番话转告蒋介石；而平时挨蒋介石骂东骂西够了，今天可以借人家的嘴还敬一下，倒蛮有趣，于是说得高兴，讲下去道：“还有人说：‘蒋某人当年在上海那套，谁不知道？他的天下，要不是青红帮给他帮了大忙，嘿！还用说吗？他他妈的进了帮，一忽儿信洋教，

一忽儿信邪教，一忽儿佛门弟子，一忽儿鬼迷张天师！这他妈的从哪儿说起！我姓王的到死还是那样子，就不象他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做主人的一看形势不好，只得做好做歹，把会散了。"

"先生不知道吗？"陈布雷直摇头。

"那怎么好同他讲？"戴笠道："先生听说张老头子还要收徒弟，一百万不肯要，便要我监视他。"

陈布雷一惊："啊？"

"我当然不敢。"戴笠搓搓手："连先生也让他三分，我算什么？"正说着蒋介石一脸笑回来，进门便向陈布雷说道："运兵的事情，一切顺利，这使我非常高兴。"他看见戴笠还在那里，想起来道："戴主任，刚才你说张树声又收了一个徒弟？"

"是的，先生。"

"不是关门徒弟？"

"不是，先生。"

"老家伙太目中无人了！"蒋介石刚才的笑容立即消失，冷冷地吩咐道："从今天起，你要加强对张树声的监视！我对他够客气的了，以后下不为例！你记着：从此以后，不许他收徒弟！从此以后，不管他留在重庆，或者回到南京，你都得派人看着他。他每到一个地方，便派人警告当地帮会，不得同他开香堂！"正是：穷凶极恶，故态复萌，大杀四方，生人勿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延安再让步　重庆步步进逼
边陲有险着　黑手着着进攻

蒋介石意犹未尽，大声叫道："谁替他奔走开香堂，我就当他是共产党！"

"是是！"戴笠忙不迭答应。

"人们都在说，"蒋介石缓和过来："外国人也在说：日本一投降，我的声望之高，举世罕见！"蒋介石直拍胸口："你们替我想一想，象我今天的地位，能叫张老头子再开香堂，让我向人家多叫几声师叔，卸我的台型吗！"

"是，先生！"

蒋介石还想说什么，侍卫官报告何应钦求见。蒋介石一见何应钦便笑道："好极了，我正要告诉你，美国兵舰运输军队，一切都很顺利。"

“真是好极了。”何应钦先是笑着，继则皱眉道：“不过——”

“不过什么？”蒋介石不悦道：“你又听见什么了吧？我先问你，《剿匪手册》已经密令各战区大量印行了罢？”

“是的，已经遵命办妥。”

“给冈村宁次的命令，要他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攻占的城市，然后再交给我们，已经没问题了吧？”

“是的，已经遵命办妥。”

“那你刚才的‘不过’是指什么？”

“是指共产党的活动实在厉害，我怕日本兵开上去之后，会，会……”

蒋介石大笑：“敬之，你又来了，今天不比以前，何况以前我们也没失去什么。你不必长他人志气，放手，尽管放手做去！”

“是。”

“你说共产党活动很厉害，他们又怎么啦？”

“据报告，”何应钦道：“自从延安总部下达进军命令后，一个月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从日军手中拿下了张家口、丰镇、集宁、凉城、清水河、阳高、山海关、秦皇岛、安次、国安、朔县、丽台、威海卫、即墨、周村、博山、胶县、句容、六合、盱眙、长兴、天长、宝安等一百二十五座县城；海港五个，矿区十余处，切断大铁道五条。……”

蒋介石冷笑道：“好。”他把十根指头交叉捏着：“不管他们怎么搞，反正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掌心。”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重重说道：“只等队伍全部到达，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跑掉！”

何应钦道："我们之间又有一种说法……"

"怎么说？"

"说这一次用美国兵帮忙打延安，用美国军方的交通工具运输我们部队，办法是好，不过恐怕有人会说闲话：'美国军事力量不用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在日本投降之后在中国海岸登陆，这是无可掩饰的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似乎不大好。"

蒋介石暗吃一惊道："何部长，是谁说的？这几句话的份量不轻，我们可要小心！"

何应钦是眼看蒋介石怎样爬起来的，对蒋虽然尊敬，但敢作有限度的"抗命"，便答道："谁讲这些话，主席不必操心了，我们理当小心。不过有两件事情给人的反应不可小看，我们应当格外注意才是。"

"是什么？"

"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七日那天答复记者那几句话，已经在外面引起很大的注意。"

"我知道的。"蒋介石反问："你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报上登得很清楚。"何应钦道："毛泽东说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团结，他们准备作重要让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严惩汉奸、伪军……"

"这个我早已要他们去注意了。"蒋介石道："还有什么？"

"还有关于美军的消息，主席认为登好，还是不登好？譬如昨天报上就登过，说'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一万八千人在塘沽登陆，先头部队一千二百人也抵天津'等等，给人的印象好不好呢？"

蒋介石沉吟一阵，笑道："嗯，是不大好，是不大好，我看叫他们以后不登算了。或者先给我过过目。万一美国兵在中国的声望受到打击，那问题太严重。"蒋介石压低嗓门道："你是知道的，老百姓对于美国兵的印象一向很好，如果因为进攻共产党而有些什么差错，那太糟了，那太糟了。"蒋介石不安地在沙发里移动身子："还有，关于叶剑英的事情我听得不大清楚，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

"那是九月十六日的事情。"何应钦道："第一批美军登陆青岛，之后又把在共产党手里的烟台和威海卫当作了登陆的目的地。叶剑英便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名义致函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叶顿，声明对于美军战后登陆中国领土，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蒋介石噗哧一笑道："美国不会理的，美国不会理的。美国的军队，还会从上海、天津等地开过去的。"蒋介石显然非常高兴，从案头抽出一本红皮本子，挨着何应钦道："这是绝对机密，我今天拿来给你看，说明华盛顿的帮忙，实在是使我感激。"他翻了几页："瞧，这是美国在中国的秘密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帮我们消灭共产党的，喏，这一页纪录的是'美陆军部驻华军事顾问团，'这个团再加上美国军政特工，联合组成了'军事政治谍报处'。也是一个好厉害的机构，专门反苏反共。其中网罗了各种国际的特工分子，分隶在'中国部'和'苏联部'下面，进行谍报工作。"

何应钦一听特工两字，便有点不大自在，只是朝蒋介石傻笑，蒋介石好生奇怪。

蒋介石笑问道："你——"

“我想起一件事情。”何应钦在心头倒抽一口冷气：“有一次在俱乐部里，大家正热闹着，忽然来了个摩登女郎。这个女人长得好漂亮，但谁也没见过，于是大家窃窃私议，认为她是戴主任手下的特工，因此都不敢乱来，规规矩矩坐着。这件事可以证明，主席这一手真是厉害。”

没料到蒋介石失笑道：“我也记起来了，那天晚上你也在座，一忽儿便走了，是吗？”

何应钦这一惊非同小可，半晌说不出话来。蒋介石看在眼里，乐在心头，继续夸耀他同美国机构的合作成绩道：“你看，”他翻了几页：“这是新成立的‘交警总队’。这个队的前身，是由‘中美特工干部训练班’基干所组成的。他们分派各地，先成立了‘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十五万人的武装力量，日本投降后便以‘中美武装别动队’、‘山东别动支队’、‘华北先遣队’等等名义向共产党地区进攻，最近为了应付和谈以及指挥统一起见，合编成‘交警总队’。”

何应钦只是唯唯诺诺。

“喏！”蒋介石又翻到另一页：“这是‘美国战略服务局’，快结束了。它又叫‘战略情报局’，三十三年间在昆明成立总部，在各省也成立十几处情报小组，另把许多配有电台的小组安排在我们军队里，随军搜集情报。现在日本投降，这个机构表面结束，事实上将搬到上海。已特地从美国运来大批电台，侦测机器、谍报工具，大量开展全面的谍报工作。它的招牌摘下以后，已决定把所辖人员物资一齐转移给美国在华其他特工机构。”

何应钦又不断点头。

“这个，”蒋介石翻到下一页：“这是三十四年‘美国驻平战略情报处’的成绩，弗里曼处长同我们的一个基干熊先立合作，通过熊先立，建立了北平组、旅大组、沈阳组等情报组织；用电台、手枪、美钞交换了成百件有关共产党地区、苏联和北韩的情报。”

何应钦附和道：“熊先立厉害，这个人行。”

蒋介石合上簿子，打了个呵欠道：“何部长，今天我干脆告诉你吧，如果你以为财政部每年负担最重的是军费，那就错了。”

何应钦一怔：“财政部负担最重的是军费，各战区催款电报急如星火，多如山积，……”

“不……”蒋介石两根指头在那本红皮簿子上擂鼓似的敲击着：“按照比例说，财政部负担最重的该是特工费用，一年要花多少钱啊！我以为这是合算的，你懂吗？”

话分两头。却说毛泽东主席飞临重庆以后，蒋介石把谈判从八月廿八日拖到十月十日，十一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眼看就要公布《国共会谈纪要》，蒋介石便把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找来道：“你们辛苦了，四十天来的谈判，你们都有点不耐烦了吧？”

张群见无人作答，便笑道：“还好还好。”

蒋介石满心喜欢道：“毛泽东已经走了，老实说，刚才我听说他的飞机已起飞，这才放下心来。你们不知道，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我真是做尽了难人。”

“主席器量很大。”张群附和道：“外面都这样说，主席已经下令解决他了。”

蒋介石一怔道："是吗？说实话，我也确有此意，剿匪十多年，难得他自己来了；可是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等人为了信用，为了将来更妥当的做法，我只好恭送他回延安。"说罢便问："听说对方除了周恩来之外，叶剑英和王若飞等几个也很了得，他们真的有能耐吗？"

张、邵二人点点头，微笑不语；王世杰只是微笑，张群不作声。

"大概这几个人有几下子，再加上毛泽东在主持，难怪共产党好象了不起的样子。"蒋介石阴沉地冷笑："嘿嘿！今天我来向你们报告新闻吧！"他把桌子一拍："就在签订这个《国共会谈纪要》的前两天，我已经用飞机向阎锡山等战区司令长官送去了大量的《剿匪手册》，我怕他们来不及印，干脆这样做了。

"你们大概也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开进烟台海港，公开要求共军撤退。叶剑英给美军总部去了封信，美舰不得不走开，但还是要去的。"蒋介石加重语气："刚才来的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青岛登陆了。"蒋介石再说了一大段之后，朝四个谈判代表低沉地说道："今天我请你们四位到此地来，只是告诉你们：什么谈判都是假的，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迅速消灭中共才是真的！在谈判期间，你们之中也有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寄有幻想，现在我请你们正视现实：我要在最短时期以内，把中共消灭！"

四个人面面相觑，连张群也不能掩饰他的惊诧。

"你们不要奇怪。"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们代表我去谈判，只是一种烟幕。这就是政治。现在，早已等不到

谈判结束，我们，美国和中国的部队，以及在华日军和南京政府的部队，早同共产党展开了军事行动。”蒋介石瞪着眼睛：“有句成语叫做三位一体，现在中、美、日、伪是四位一体；四位一体而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有这种意外的奇迹吗？你们说！”

没有人开口，也不等到人们开口，蒋介石笑嘻嘻地说道：“今天我请你们来，还想听听关于解决龙云的事情，外面有些什么说法？今天十月十一，离开十月二日没有几天；人家一定还在议论，我倒要听听。”他揉揉鼻子：“老实说，云南这个问题，我早已要动手了，一直拖到今天，实在是忙不过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样做，为了几个原因。第一是毛泽东在重庆，他很客气，但坚持他的意见，我一定要杀鸡警猴，让他知道我的厉害；第二：我们快回南京去了，回京以后再把云南交给龙云，这个不成！第三：十月一日那天，那个娘希匹什么民主同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竟敢主张重选国大代表，全国实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那岂不是反了！要不是毛泽东在这里碍手碍脚，我早已动手！而重庆这帮人敢这样喊，还不是受了昆明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第四：滇缅路很赚钱，这个肥缺不能便宜龙云。”蒋介石喝口水：“所以我这样做了，突如其来，龙云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哈！我管不着那么多了。好，听你们的吧。”

张治中第一个发言道：“这几天昆明不断有人来，说当地居民对这次事情，似乎不大赞成。”

蒋介石皱眉道：“为什么？”

“因为说到控制云南，中央三年前便掌握了云南的财政

权；军队也已国家化，卢汉同龙绳武都奉命率领军队入越受降，还没回来；而政治方面，三等行政官员都由中央委派，龙云早已没什么实权了。所以……”

蒋介石不悦道：“这是共产党论调！”

张治中急道：“不，这是我们中间的论调。共产党人对云南事件的说法便不是这样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你尽管说。”蒋介石道：“在我面前，你们几位还要有所顾忌，那成什么民主呢？你们知道，我是最喜欢民主，最愿意听人家说话的。”

张治中舔了舔嘴唇道：“他们说，昆明本来在杜聿明的防守下过日子，处于后方的昆明，中央军有什么防的呢？还不是防龙云的开明措施，防民盟的迅速发展，防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普遍深入民间的工作和影响，防云南人民敢公开反对中央！而这一次突然包围省府，蒋主席手令，限龙云在当夜三点钟办清移交手续，否则空军轰炸省府，未免叫‘老主席’太下不了台。”

“什么‘老主席’？”蒋介石感到奇怪。

“是云南人对龙云背后的称呼。”张治中答。

“什么！”蒋介石忍不住又拍桧拍凳起来：“龙云是‘老主席’，那我算什么！今天我倒要当面问问他。”蒋介石背着手，在四个人面前踱了一阵：“龙云到重庆，已经六天了，我要他当上将军事参议院长。总算对得起他了吧？今天我索性告诉你们，为什么在解决云南之前我不露声色，严守秘密？只为

了万一他有所戒备，事情便不易得手。"蒋介石问张群："岳军兄你听说些什么？"

张群哼哼哈哈道："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只是听这一次到云南查办龙云的朋友说，他们奉命看着龙云办移交，在他三天之中移交下来的公事里找漏洞，结果很失望。"

蒋介石面色极其难看："那我得到的报告是：龙云通匪有据！"

"不完全是。"王世杰开口道："到今天为止，任何单位都没有找到这个证据。"

"那又是戴主任糊涂！"蒋介石习惯把责任往旁人身上一推："戴主任几次三番的报告里，都一口咬定有这件事。"但他立刻为戴笠转圜道："话又要说回来了，这一次如果没有戴主任的报告，我一样要动手的。"

"主席，"邵力子说道："关于中央对云南的所有消息，当然其中以来自戴主任的为最多。不过戴主任得来的消息是否确实，这个倒很重要。譬如，说龙云不孚众望，云南人都恨他，这个实在不妥，……"

"为什么不妥？"

"因为有好几位同事和龙云一起从昆明飞重庆，"邵力子回敬蒋介石一眼："他们是十月六号动身的：那天昆明街头巷尾，男女老少纷纷谈论，说'老主席'要去重庆了，言谈间充满了同情。这些成千成万的云南人，不管还在戒严期中，不管杜聿明将军的部队在到处布防，塞满了从省府到机场的大街，塞满了沿街铺面的窗口。他们还亲眼目睹，当龙云经过云南人身边时，很多老百姓掉下了眼泪。因此这些云南人对

龙云先生如此惜别，戴主任……”

“这个我也知道。”蒋介石强笑道：“所以我还委龙云做上将军事参议院长。”

张群也开口道：“关于主席派卢汉做云南省府主席的事情——”

“他不肯当。”蒋介石道：“我早预防这一着。要李宗黄早就预备，他已经在杜聿明保护之下，跟到昆明上任去了。”

“关于这个，”张群慢吞吞地说道：“卢汉这个人也很厉害。他也看得出，中央调滇军入越受降，是调虎离山之计，所以他曾拒绝过的。”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暗吃一惊：“这种说法，是卢汉亲口向人说的吗？”

张群朝邵力子等人瞅一眼道：“也不。不过当龙云调派滇军入越时，省府好多人表示反对，而卢汉更借口驴马不齐，举步不前。但话也得说回来，滇军配备也真的不能同杜聿明将军部队的配备相比。”

蒋介石召集这四个代表，原想听听好听的，没料到如此这般。因此打退堂鼓道：“我想请龙云来谈谈。云南交给李宗黄，大概不致有所差错吧。有人反对说：李宗黄已经两次被云南学生赶跑出来。这一次有精锐的中央军保护，李宗黄一定不会再卷铺盖了。”说罢忽然笑道：“我不知道龙云会同我说什么。”接着眼睁睁地望着这四个人。

张治中等人于是告退。

蒋介石待龙云进门，便抢着握手，显出十分亲热的样子，接着便问：“住的地方还好吗？”

"谢谢。"龙云微笑答复。

"你很辛苦。"蒋介石端详一阵道："风尘仆仆，要休息，要休息。"

"是的，主席。"

"嗯。"蒋介石道："龙先生在云南很久了。"

"是的，十八年了。"

"时间不能不算长。"

"所以也该休息了。"

蒋介石心想龙云竟敢不服输，出言带刺，倒不能小看了，便有意摸他的痛脚道："听说那天龙先生受惊了，这等人真不懂得分寸。"正是：尽管自喻如来佛，无奈掌心已乏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受打击　龙云下台喊冤枉
遭痛斥　戴笠上路叫不妙

列位，龙云岂是弱者？当下失笑道："主席，中央军很懂得分寸。"不慌不忙地开了口："主席，十月三号那一天，我没有得到主席任何命令，但杜聿明、邱清泉将军的部队却非常有分寸！他们用机关枪、火箭炮、坦克车，所有最新的美援武器都拿出来了！他们向熟睡中的云南人民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他们向手无寸铁的云南人民开刀！中央军真的有分寸啊！"

"龙先生！"

"主席！请你听听：云南老百姓在十月三号晚上做的是什么梦？他们为八年抗战支持政府，流尽了血汗，送光了壮丁，抽完了余粮，上尽了赋税，终于胜利来临了！他们满以

为从此以后可以透了一口气，立一立脚，但中央军到底粉碎了他们的梦。这些老百姓所有对前途的希望都是梦，不折不扣的梦啊！”

“龙先生！”

“主席！请你让我说完。十月三号那天晚上，主席或许没有想到，主席或许对于龙云还能活在人世而感到奇怪，中央军把我当做第一个目标！市区交通切断，通讯电话切断，中央军把我的家庭重重包围起来，他们以为我给围困住了，要把我任意摆布！”

蒋介石十分紧张，深恐龙云扑上前来，但对方语气虽激昂，态度却甚安详。只见他喝了口水，说下去道：“可是他们失望了，他们没料到，我一听枪响，便从边门走到省政府，去应付这个意外。我曾经打过电报问主席：杜聿明、邱清泉两位将军这种做法到底为什么？主席收到这几个电报吗？”

“没有！”蒋介石没料到这一问，脱口而出这样答；但立刻感到这样回答十分可笑，这样大的一件事情，他竟会没看到电报吗？便改口道：“收到了，好象收到了。”

龙云微喟道：“一定又给积压了。否则主席一定会电令他们不得无辜杀害老百姓，是吗？”

“这个，这个，是的，龙先生。”

“中央军真是有分寸的。”龙云道：“我一到省府，他们便只好放弃了杀我的企图。因为一个堂堂省府主席，半夜三更被迫到省府‘办公’，而十八年来并无重大错误，却无端地死在他的岗位上，这样做对中央毫无好处，是吗？——所以我说中央军很有分寸，哈哈哈哈！”

蒋介石一身冷汗，汗毛直竖，只是眼巴巴瞅着侍卫，必要时就要呼唤。

但龙云只摆动了一条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道："不过要说中央军弹无虚发，那也不尽然，他们把东城宪兵全部打死了！这批宪兵也是中央派来的，看见这批中央军杀进市区，当然起来制住。但他们的武器不行，压制不了对方的重炮，整个城门被轰垮，全体宪兵阵亡，老百姓开始挨打挨杀。

"主席，中央在昆明事件中也有损失的，这批宪兵莫名其妙地牺牲了。"

蒋介石脸色铁青，不作声。

龙云朝他笑笑："主席，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事情，最好军、宪、警步调一致，避免牺牲，是吗？"龙云突地双眉紧皱，声调沉重："主席！不过中央在云南损失宪兵是看得见的，是有限的；中央在云南损失重大的东西却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不过你是知道的：是信用！"

蒋介石全身震撼。

"是尊敬！"龙云提高嗓门："是拥护！现在的云南人你斩尽杀绝都不会拥护国民政府了！中央对云南用的是'征服'办法，这不是古今中外，荒唐之至的大笑话吗！"龙云起立，蒋介石大惊，侍卫官立刻站到龙云背后，但龙云还在说：

"主席！你以为龙云图谋不轨吗？有什么凭据吗？酷爱民主便有罪吗？主席自己口讲民主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冤枉哪！"

蒋介石这回却叫起来了："龙先生，你太冲动了！"

侍卫官们咳嗽一声以提醒龙云，在他背后，已经"布置

武力"了。龙云只是叹了口气，把金丝眼镜按了一按，把长袍提了提，告辞道：

"主席既然认为我出言冲撞，那就告辞了。"

蒋介石也见风使舵道："龙先生，以后有空，我们多谈谈。"

"唔唔。"

"龙先生已经平安到达重庆，诸事请三思而后行。"蒋介石弦外有音："不久便要复员，还得请龙先生多费心。听说军事参议院共有职员近千人，而且其中不少官阶很高；有什么事情，请随时商量。"

龙云扭过头来："主席请留步。"

"再走几步，再走几步。"蒋介石道："翰苑是李子坝最好的住宅，宏敞深幽，饶有林园之胜，我已经请辞修把房子腾出来，府上不久便可以搬进去了。"

"谢谢主席。"

蒋介石听见车响，透过一口气来，直奔书房，要找戴笠，却见戴笠幽魂似的站在门口，立正行礼。蒋介石道："龙云对上不敬，满口胡言，以后绝对不准他随便活动！"

"是！先生！"

蒋介石在旋转椅中坐下，转了半个圈，问道："昆明有什么消息？"

"报告先生，"戴笠道："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吗？"

戴笠见他语气有异，立即改变口风道："不过也有差一点的。例如有人报告，说李宗黄上任之后，说过'云南才是属

于中央的云南’一类欠妥的话；同时我军四处清查滇军的时候，有一批军队到达关外莲花池的尼姑庵里，东翻西找乱搞一气，劫财劫色，……”

“戴主任！”蒋介石把脸一沉：“我问你，为什么你这个人，要人家又怕你，又恨你！”

戴笠大惊：“报告先生，一定有人在……”

“我问你！”蒋介石道：“你为什么要人恨你！”

“先生！学生奉命行事，不敢……”

“我问你！”蒋介石狠狠地道：“你为什么要人怕你！任何人都在这样批评你！”

戴笠声泪俱下：“先生，学生一切奉命……”

“混蛋！”蒋介石大声喊：“我以为你精明能干，没想到你在外面招摇撞骗，只顾发财，把我的招牌也砸了！”

戴笠知道蒋介石有时候明喜暗怒，明怒暗喜，骂人一顿没准儿会升官赏钱；但今天的情形不同，十分惶恐。正不知如何对答，蒋介石又在问道：“先从你的情报工作来说吧！你说你的工作比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好吗？你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娘希匹你搞了些什么！”

戴笠失色，面如死灰，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不过他自己明白：几年来不可一世，树敌太多；风闻除了二陈等人，连蒋经国也对他不满，经常在蒋介石耳边告御状。今天蒋介石来这一手，莫非真是……正惶恐间蒋介石却开口道：

“戴主任！”

“是，先生。”

“今天，我要问问你几件事情。”蒋介石忽然又平心静气

起来："这几年里，你给我找了不少情报，地方上的，政府中的，共产党的，一直到嫡系干部的言论行动，我都能相当了解。"

戴笠不知蒋介石这么说主何吉凶，只是直挺挺站着，低垂着头。

"可是，"蒋介石道，"在这方面你虽然比中央统计局高出一筹，但是你外国的情报，特别是日本方面的材料，一直很少。"

"先生，"戴笠道："学生曾经派出不少干部同日本朋友来往……"

"可是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蒋介石道："抗战开始时，我为了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但你的情报不能给我派用场。后来我让当时驻日大使馆参事王芃生搞了一个情报机关，你知道么？"

"是的，先生。"戴笠道："它是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实际是最高国防委员会下设的情报机关，叫做最高调查委员会。"

蒋介石冷笑道："可是你同中统局都不肯听它指挥，这些都过去了，不谈了。"

"先生，"戴笠表功道："王芃生是日本通，张群他们又是专门对日交涉的人，有很多亲戚故旧在日本方面做事，所以他们对日本的情报的确比中统局和军统局强。但学生为了急起直追，曾经到香港走了一趟，召集部下训话，一定要把日本情报做好，花钱、派人都不在乎，一定不能让王芃生抢先，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是吗?”蒋介石再冷笑一声:“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你派了一个小舅子去，有这事吗?”

戴笠大惊:“这，这……”

“你听我说罢!”蒋介石冷笑道:“你派了一批人去上海，内中由你的小舅子握大权。听说他是你第三房太太的哥哥，是吗?”

“……”

“好!亲戚毋所谓嘛，可是你那个小舅子实在太脓包，闹出了大乱子;可是你又瞒着我，是吗?你如果不相信，那我告诉你吧!你的小舅子到达以后，上海区的负责人看在你面上，派他管档案文件，包括秘密单据。他一个月只有八十元薪水，只够吃饭零用，看戏也顾不上，更不提什么吃喝嫖赌，是吗?哈!”

戴笠周身哆嗦。

蒋介石道:“上海是沦陷区，你的小舅子不能抬出你的招牌敲竹杠，生活过得很不舒服。恰巧陈立夫派到南京去的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主持特工总部，设法找到了你的小舅子大宝贝，每个月给他两千块!”

戴笠只是流汗。

“两千块!”蒋介石狞笑:“两千块是八十块的二十五倍，超过了他两年的薪水。于是你的小舅子就把我们人马的全部文件毫无保留地偷去送给李士群，连每月领津贴的人员名单、真名假名，统统给了人家。”蒋介石脸孔一板:“好啊!结果你的人在上海一网打尽，连上海的主任陈恭澍，也正式投过去了!”

“报告先生！”戴笠还想解释：“陈恭澍过去，不是为了这。我们的人参加南京，在他以前就有王天木和忠义救国军副指挥何……”

“住嘴！”蒋介石厉声喝道：“没有你说话的余地！今天我不是同你算账，我只是气！气我这样相信你，你竟敢处处瞒着我！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小心我宰了你！”

戴笠如逢大赦，作沉痛羞惭状道：“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先生开恩！不过要报告先生的，三十二年间欧战势局好转，学生在上海的机关靠了陈公博手下上海经济局长徐天深的掩护，靠了周佛海、丁默村的帮忙，又恢复起来了。周佛海所以拚命争夺上海市长一职，就是执行学生的指示，……”

听到周佛海三字，蒋介石问道，“他当时的情形怎样？”

“当时汪精卫刚死，陈公博代理主席，所遗上海市长一职，抢的人极多；但我们要周佛海宁可不干财长，非做市长不可。”

“嗯。”蒋介石沉思：“记得周佛海到任之后，曾经给你电报，请我加委，你怎么复他的？”

“报告先生。”戴笠道：“学生回他一个电报：‘何时反正，何时即加委。’上次我们给他‘别动总队指挥’名义，他已经接受了。”

“那上海不至于出事了？”

“是的，先生。周佛海一心一意拥护先生。”

蒋介石心想象周佛海这一类人，岂可太放手了？利用周佛海等人的时间将过，但以后周佛海等人如在外面乱说一

通，把他们同蒋介石的往返和盘托出，岂不尴尬？因此不动声色道："好罢，你先把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人护送到重庆来，对外不妨说是解送，你自己去！"

"是，先生。"戴笠道："现在外面有传说，说陈公博已经自杀。但事实上不简单，学生已经派人查访去了。"

"陈公博会自杀？"蒋介石狞笑道："那才见鬼哩！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很多珍珠宝贝，给我去找！"

"是，先生。"戴笠想为周佛海说情，吞吞吐吐道："周佛海一到，对于他应该怎样处理，外面很注意。"

蒋介石心中明白，满不在乎道："对他，我总不能亏待。过去的不说，说现在，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那天，周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对职员训话，态度就很不错，你还记得他怎么说的吗？"

"记得，先生。他说中央已有命令下来，对该行职员一律保障；不仅安全有保障，职业也有保障，希望大家安心工作，他是……"

"对了，"蒋介石笑道："你瞧，他能这样说，他们也那样做，不是说明了我们之间，大家相处得很好吗？你把他送来好了。"蒋介石再给他服一贴安心药："你可以当面告诉他，说日本投降时，他给我一个电报，我很感动。"他翻了翻找到那份电报："你看。"

戴笠接过，默念道："……职将联合税警团、保安队及警察一万人实力，保持上海安宁，以敬献于中央！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戴笠把电报放在桌上："报告先生，学生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蒋介石道：“要记住我对你的警告，也是忠告：别叫人一提起你的名字就怕，就恨，这样对我也不好。”

戴笠忙不迭谢恩，告退。

“慢着！”蒋介石道：“你再告诉周佛海，这个电报收到后，我十分高兴，马上要秘书复电嘉奖。后来陈主任他们劝我说，这样直接答复，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嘉奖的电报没有发给周佛海，而是由蒋伯诚间接转过去的，这说明了我对他的态度，叫他放心同你来好了。”

“是，先生！”

“还有，你在去上海之前，别忘记到我这里来一次。”

“是，先生。”

戴笠刚走，蒋介石感到很累，正想回房休息，陈布雷入报道：“蒋伯诚来电报，说他的‘委员长代表公署’已经成立了。”

“嗯。很好。”

“不过，外面有人对蒋伯诚说闲话。”

“什么闲话？”

“有人说蒋伯诚将军是国民党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已在去年八月间被上海的日本宪兵逮捕，但不久之后，却被周佛海的亲信保释出来了，因此……”

蒋介石疲乏地笑笑：“因此人家便问：日本宪兵队怎么会放他？是吗？”

“是的，先生。”

“别管这些。”蒋介石道：“他还有什么报告吗？”

"有的。"陈布雷念道："蒋伯诚将军报告：日军登陆部队参谋长兼上海陆军部长川木少将曾奉命拜访过蒋伯诚将军，提出一个建议：'为切实执行中日合作，日本驻华陆军可改编为剿共志愿军，或改入中国籍，成为中国国军，以协助中国政府剿共。'蒋伯诚将军说川木的建议符合主席要求，他已经当面嘉许，请求主席指示。"

蒋介石大乐，倦意全消，精神抖擞地说："好极了！好极了！就复他一个电报，对川木少将的建议，我也嘉奖！"正是：见人就整，见鬼就亲，"先生"哀哉，哀哉"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恶戴笠　蒋经国插手特工
尊日阀　汤恩伯遗笑春申

话说陈布雷当下继续念道："蒋伯诚将军还说，敌伪时期包办编纂'国定教科书'出版与发行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设备庞大，但已给另外一批地下工作者查封接收了。蒋伯诚将军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已经下令启封，由该公司自行清理；并且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本公司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而设，现在抗战胜利，本公司任务完成，即日停业清理。'他说这件事预先在先生面前备案，以免将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对他有所误会。"

蒋介石皱眉道："又吵开了，一家书店，还这样你争我夺；其他值钱东西，不是会头破血流吗？"他挥挥手："好好，就这么办。"

陈布雷道："先生，有一点，希望先生考虑。蒋伯诚将军这样做，似乎容易授人以柄。试问在沦陷期间包办敌伪国定教科书的书店，可以自称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那么延安方面是否会挖苦我们一下，说南京的伪官当然是'对抗敌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的功臣'了！"

蒋介石呆了一呆，失笑道："是啊，好吧，你给他们去个电报，就说任何措辞要小心，别给人家当笑话！"

蒋介石正要回房，陈布雷慢条斯理翻出一纸电报道："先生，这是一位老国民党员从上海打来的电报。"

"什么事？"

"他说周逆佛海被任为'军委会别动队上海行动总队指挥'、任逆缓道被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南北各地大汉奸也均奉到新命，闻之令人痛心……"

"唔！"蒋介石道："这个家伙一定是共产党，别理他！"

"不，"陈布雷道："报告先生，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国民党。现在京沪平津人心如何，我们不能不了解，否则第一着就错，以后就有麻烦了！"

蒋介石心想，陈布雷一定又在外面听到什么闲话，便喃喃咕咕同他说个没完，但再一想陈布雷这样做乃是忠心耿耿，不能太使他难堪，于是问道："陈主任不妨明言，外面对政府中人，谁的批评最坏？"

"报告主席，这个——"

"你尽管说，难道你连我也不能相信吗？"

陈布雷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答道："外面批评最多的，是戴主任戴笠，不管在朝在野、九流三教，人们都在——"

“我知道了!”蒋介石不悦道：“戴主任所作所为，都是代表我的意思；现在人们既然不能容他，我……”正说着，蒋经国求见。陈布雷欲言又止，也就告退。蒋介石待儿子行过礼，强笑着问道：“前天谈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你去上海或者是去东北，我想这几天也该决定了。”蒋介石拍拍沙发：“你坐下来，谈谈，谈谈。”

蒋经国正襟危坐，开口道：“阿伯，那件事情，很难，我考虑好久，……”

蒋介石一手搁在他腿上道：“你错了，我并没有去掉戴笠的意思，我只是越来越感到，戴主任恐怕在外面真的不大好。已经有好多人在我面前说他的闲话，看样子我要想办法了。戴主任这许多年来帮了我不少忙，我当然还是重用他的。他不但反共有成绩，同梅乐思他们相处得也真不错，这个人我是要用的。”蒋介石眼睛凝视地板：“不过他太偏重于情报和行动，声名不佳，人家对他又怕又恨，不能担当组织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任务，因此我决定要你来另起炉灶，另外搞个名堂吧。上次我说的‘建国社’这个名字，还好吗？”

蒋经国点头：“好的好的。”

“那你们就动手进行吧。上海方面我们反正有人，戴主任他们不敢胡来，别怕他。”

蒋经国透口气道：“阿伯，上海方面我们老早有人在，不过到现在才真的发生作用。这个人就是上次告诉阿伯的王克修，他在上海市金库复兴银行做秘书。据他来电报说，他把兼任复兴银行经理的罗君强也吸收进来了。”

蒋介石咧嘴一笑道：“好，你好好地干罢，今后我要戴主

任同你分工。”

没几天戴笠前来辞别，请示一切。说也奇怪，蒋介石对他没有好脸，只是冷冷地嘱咐道：“外面对你的批评不好，你要小心！我重用你的目的主要是消灭中共，中共恨你是应该，我们自己的人也恨你就不简单。他们恨你，其实也是恨我，你想，我愿意叫自己人恨我吗！这次你去上海，无论如何要替我争气，别再叫人恨你！”说罢袖管一甩，便回房去；把戴笠搁在书房，怔了好久。

话说日寇投降，沦陷区人民欢呼鼓舞，对新的日子寄予美丽的幻想，眼巴巴盼望中央官员到临，展开新政。到后来大失所望。有一首民谣唱得好，那词儿说道：

盼中央，
望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民间遭殃之事，多至无数。最显著的如伪币与法币的折算率，便是其中一例。蒋介石事前并非漠然无知，他还为沦陷区货币问题召开过一个会议哩！

“各位！”蒋介石报告道：“根据上海一带来电，日本投降以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储备票’怎么办？因为从民国三十一年起，沦陷区的法币已被敌伪全部强迫收去，以两块法币换一块储备票全部换成了伪币。所有沦陷区里的人，都和伪币有关系。所以上海来电说：储备票的前途如何，已成为大家的切身问题。”蒋介石翻翻面前的卷宗，“我事前曾请各位

对这个问题提意见，现在意见很多，我来念给大家听，希望今天能解决。

“有人说：大部分伪币已分散在农民和小贩手里。真正有钱的人，财产有几千万、几万万、几十万万、几百万万的富翁，他们早已把现款变成货物，对伪币如何处理，比率如何，都没有什么问题。大多数保有几十万、几百万伪币的人，则买不到物资，因收买伪币比率的大小也看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你们之中，对伪币处理方法的意见，有好几种，归纳起来：第一，有人以为过去敌伪以二比一换去法币，现在应该以一比二换回法币，使老百姓不吃亏。当然数目很大，那应该向日本索取赔偿；

“第二，照上海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的倍数，即伪币与法币的购买力来规定比率，大体上是二十五比一，即伪币二十五元换法币一元；

“第三，以伪储备银行所有的黄金准备，照重庆财政部的官价折成法币，以收兑伪币。”

蒋介石捧起文件慢慢念：“照这个标准计算，伪储备银行的发行额，据周佛海宣布是一万九千万万元，照一般的最大估计是三万八千万万元，即较周佛海所宣布的加上一倍。而伪储备银行的准备，仅黄金一项为五十万七千两；以目前重庆官价每两法币十七万元计，值法币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万元，即每四十四元伪币，合法币一元。”

“主席。”财政部长俞鸿钧发言：“现在重庆黄金官价已从每两十七万元减为售出价八万九千元，收进价八万五千元，根据现况，那个建议的数字有很大的变动。”

蒋介石心里不乐，觉得脸上无光。但一想如果这个会早几天召开，数字便不致有变，而且黄金改价自己也知道，没有事前修改，只能对秘书发脾气，不好意思向专家们责难，于是期期艾艾道："那末，这个，这个……"

"报告主席。"俞鸿钧起立："已经算好了，照新价格，如以售出价计算，伪储备银行的黄金值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万元；如以收进价计算，则为法币四百三十万零九千五百万元。照前者计算，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四元；照后者计算，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八元。"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那末，这个，大家发表意见吧，如果认为这三个办法都不妥，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总结起来是。第一个办法以法币一元收回伪币两元是不可能实行的；但最低限度应该依照第三种标准折合，因为这对政府是毫无损失的。虽然照那样计算，沦陷区的老百姓已经吃亏很大，过去的法币被敌伪以二作一取去，换成了伪币，现在又要以数十倍之多的伪币换回法币。

蒋介石面对这些专家的建议，只是说："好好好，我考虑，我考虑。"有几个专家还以为蒋介石爱民如子，八十几元伪币换回一块法币，使沦陷区的人吃亏太大了，所以不能当场通过。

专家们于是再建议道："报告主席，沦陷区人民南望王师，已经好几年，这一次复原，第一炮发行法币无论如何不可以让他们失望。因此，整理伪币之前，应该防止因为收兑伪币而更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应该下令，把大宗伪币立予冻结。"

"好好好。我考虑，我考虑。"蒋介石还是皮笑肉不笑地答复道："我们无论如何不可叫沦陷区人民失望才是！"

送走这批专家，蒋介石留下了孔祥熙、宋子文、俞鸿钧等人，抱怨道："早知道这些专家不为我打算，这个会我根本不召开，事先也不请他们提条陈了！一比八十八，那怎么可以！"他望着面前几对惶惑的眼睛："你们是不是嫌少呢？"不等人们开口，蒋介石便说下去道："我决定两百对一！"

几个人面面相觑。

蒋介石笑道："两百作一不算多，反正沦陷区的人吃亏是吃定了，多一点，少一点，还不是一样？刚才我自己在算，如果两百作一，那末我们只要售出接收到的黄金百分之四十，就足以收回全部伪币，所以只是这一桩买卖，我们便可以赚到黄金三十万两，合法币两百七十万元之多！"蒋介石"格格格"地大笑："一本万利啊，哈哈哈哈！"

孔、宋等人听说单是"储备票"一项便可以稳购三十万两黄金，都感到蒋介石不愧交易所出身。看准市面一刀砍去，对方便鲜血淋淋，端的心辣手狠，没有话说，一齐傻笑。

蒋介石自己也委实得意，大声说笑道："别的地方不清楚，上海滩嘛，芝麻绿豆都逃不过我眼睛，什么两作一，四十四作一、八十八作一，生意哪能这样做的？现在我们是独赢，两百作一！谁敢放一个屁！什么沦陷区不沦陷区，这几年之中他们几时交过一个铜板的税？他们乖乖儿把捐税缴给了日本人，他们当皇协军，倒是我们这里到处拉壮丁！"蒋介石越想越气："我没有对不起沦陷区老百姓的地方，是他们对不起我！日本人当初枪炮厉害，一口气打进中国，我们退

到四川，试问要是爱国，为什么不跟我跑到重庆来！”蒋介石眼见人们呲牙咧嘴，心想他这套理论可能反应不佳，便岔开话题道：“俞部长，你去发一个文告，说政府顾念沦陷区人民生活，不使人民过分损失，所以姑且把法币与伪币的折算，定作两百对一。”

“是，主席。”

“还有，”蒋介石道：“京沪一带的财政金融特派员已经办公了吧！是陈行吗？”

“是的，”俞鸿钧道：“是陈健庵。他快开始办公了。”

“关于冻结伪币这一点，陈特派员事前请示过你了吧？”

“是的，主席。”

“他准备怎么办呢？”

“报告先生，陈特派员事前问过几位专家的意见，一致认为应冻结，避免沦陷区物价更涨。”

“我说你们太荒唐！”蒋介石不悦：“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专家，专家，专家只会瞪着眼睛说胡话！”

俞鸿钧一怔：“是，主席！”

“你告诉陈特派员！”蒋介石气愤愤地道：“他的财政金融特派员一办公，就得命令各银行钱庄自行清理伪币存欠！”

“我是这样看的。”宋子文冷冷地道：“这样一来，所有伪币将全部赶上市场，竞购物资，互抛伪币，物价要到达空前高涨的地步。冻结谈不上，每一张伪币都要拿法币换回来！这么做使社会大乱，对我们的政权不利，共产党会公开指责我们的！”

"我懂!"蒋介石皱眉道。

"我以为开辟财源之道，不能操之过急!"

"我难道不晓得?"蒋介石反感道："我这样做，你们说我是为了谁？你们不知道，银行钱庄是谁开的吗？难道是共产党开的吗？弄垮了上海的银行钱庄对我们有好处吗?"

人们听蒋介石提到上海的钱庄银行，也就心照不宣，不再开口。反正两百比一的结果是沦陷区人民倒楣，而自己的好处更多；什么民间的指责不指责，也懒得考虑了。

蒋介石见大家不再提出不同意见，喜道："是吗？算盘从来不能朝外打，你们相信我，没有错。至于共产党如果指责，让他们指责好了，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几个月寿命，快要消灭，怕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凡是反对两百比一的人，我们都可以把他当共产党办！谁反对得最厉害，谁就最倒楣！两百比一还可以当作一次政治测验，你们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孔祥熙道："听说接收上海，决定派顾祝同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还不是大家闲谈。"

"不!"蒋介石道："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又是军委会的东南行辕主任，按理说，他去接收也无所谓。不过，我知道他事先准备得太充分了，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同日本人和周佛海他们都有很久的往返。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就电致周佛海转告冈村宁次，要他派员向顾接洽投降，而在上海一地，第三战区的机构便有什么联络处、办事处、联络委员会、宣导组、先遣警卫队某某联络站等等，总共有十几

个单位，这个太厉害了！我不大高兴。”蒋介石喝口水：“在顾长官心目中，他以为上海、南京非他接收不可，这个人，我是一向不喜欢的。你们想想，顾祝同是江苏人，且在江苏居住很久，而目下他在京沪一带布置得又这么周到，如果再给他接收，那他更要不得了，我不喜欢，不喜欢。”

“那谁去呢？”宋子文道。

“我决定派汤恩伯去。”蒋介石笑笑：“上海是全国最重要、最富庶的地方，我应该派一个靠得住的人去。汤恩伯的服从心强，不大有野心，这些都是好的。而且他也很懂得做生意，你们还记得中原会战，他转移阵地时，还叫兵士每人背着箱前门牌香烟吗？日本人讥笑他，这里的人骂他，唯独我认为他做得好，试想兵荒马乱之中他还记得生意经，这个人可以重用咯！”

话说汤恩伯接收上海，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不在话下。同时也真有人对汤恩伯看不过眼，在蒋介石面前告御状道：

“报告主席，汤恩伯到了上海，在国际间闹了个大笑话。”

“是么？他不会的。”

“是这样的，汤恩伯到上海受降，在华懋公寓接见日本登陆部队的司令。”

“登陆部队是什么番号？”蒋介石问。

“是十三军团。”

“唔。”

“十三军团的司令官松井上将到华懋公寓，汤恩伯先开

口说，'对不起，松井先生，今天要你到这里来谈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一听之后，立刻警告他说：'将军，你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这样，汤恩伯才重新用命令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正是：整个蒋朝滑稽戏，老汤只是小徒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接收变成劫收　有目共睹
敌伪竟是亲人　无话可说

话说蒋介石不以为过，却微笑道："这也没有什么嘛！汤恩伯是结巴嘴，结结巴巴当然十分好笑。至于什么国际笑话，我想是不会的。美国顾问同我们交情很深，不会到处乱嚷嚷的。"

但来客还是不放松道："事后还听说，汤恩伯同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居然这样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没料到蒋介石失笑道："汤恩伯是很老实，陈公洽也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他，他是这个样子的。算了算了，这没什么。"

来客这才明白蒋介石对于他所喜爱的人，无论闹得怎样

天翻地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一滴水也泼不进，当然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可是对于汤恩伯以及其他接收大员们，闲话越来越多，蒋介石不得不听。

“报告主席，据说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何老先生，他比蒋伯诚还早到一天。”

“是吗？”

“据说这位何老先生是个反共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一投降，他便在南京、上海成立办公署，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

“这没有什么啊！”蒋介石道。

“可是他搜罗的人，太五光十色了。在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江苏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组织部副部长、上海教育局长等人。在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总裁，那是家日本的国营会社。在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

蒋介石听人说到“伪”字便觉得刺耳。有了伪组织，此刻才能代表他同共产党对抗，甚至参加了“剿共”阵线，但他不便明言，只是表示疲乏，希望人家见机而退。

但为这些事到蒋介石面前说话的人，大多有一肚子气，都怀着冒大不韪的心情慷慨进言，幻想蒋介石对如此现象，有所补救。

“报告主席，罗君强太不成话了！”

“你说什么！”蒋介石震了一下，罗君强是“建国社”的人

物，是蒋经国的干部。

“罗君强简直胆大妄为到极点!”来客道：“八月十号晚上竟敢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号出任警察局长；十六号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以及藏匿物资、毁损物资。”

“是吗?”蒋介石心想罗君强是蒋经国的干部，你吵个什么名堂呢？于是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去查查。”

“还有笑话。”来客报告道：“日本一投降，上海市民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就禁止行人和车马通行。谁要走路，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领取通行证。因此连重庆派过去的，地下钻出来的中央人员，都去拿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以后的日本军队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投降以后的日本兵怎么样?”

“他们依然雄赳赳气昂昂，高视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

“噢。”蒋介石道：“我去查，我去查。”

“报告主席，”另外又有人不满现状道：“上海的情形太乱，不能不想办法。”

“怎么乱法?”

“听说周佛海做了上海别动总队指挥之后，罗君强和熊剑东任指挥，但总指挥的实权却操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这个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好多处。南京伪府的部长、伪上海市府的局长们，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级的几近百名。”

"是么?"蒋介石失笑:"为什么有这种不伦不类的机构呢?"

"听说程克祥是戴主任的人,周佛海要靠他保镖。"

蒋介石笑不出来了,不耐烦道:"好好好,我去查,我去查。"接着把内定淞沪警备总司令兼上海市长钱大钧找来道:"听说上海方面谣言很多。"

"是的,先生,都是奸匪造谣。"

"你听到些什么?"

"没有特别的,只是什么接收长,接收短的。"

"你们快要去了。"

"是的,先生。"

"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主席。这几天正在注意京沪一带的行情,——不,京沪一带的物价波动,作为上海市府机关发令参考。"

"很好,很好,你说说看。"

"报告先生,上海市政府和所属各机关里,我们重庆去的官员,和原来留在上海但未附逆的人员,现在如果复员,双方的差别应该有所不同。"

"是多是少?抑是平等?"蒋介石问。

钱大钧拿出小本子道:"卑职的意思,不必平等。凡重庆去的人,薪给为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人,薪给为底薪的六十倍。米贴呢?我们的人是一万六千法币,留在上海的人是四千元法币,为了表示对重庆客的优待,卑职想连吃饭也指定下来:重庆人每桌六个菜到八个菜,上海人每桌限定四个菜。"

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这次你去，你一个人兼两个差使，忙得过来吗？"

钱大钧不知此问有何意思，因为兼一二十个职的人不少，便答道："如果事情太多，到时再向先生报告。"

"不必了。"蒋介石道："关于淞沪警察总司令这差使，可以交给副司令李及兰主持，你可以不必过问；至于上海市政府的各局长如果很有经验，你也不必关心了。"

钱大钧正纳闷蒋介石是何用意，又听见他吩咐道："我知道上海市秘书长沈士华很有办法，你把市府的事交给他好了。你腾出身体来，替我做一件事。"

"是，先生。"

"专门招待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

"我希望你去了以后，你的日常工作是举行鸡尾酒会，替我招待嘉宾。"

"是，先生。"

那个钱大钧当真到得上海之后，诸事不问，奉命招待美国人，每天只是喊着"鸡尾、香槟"，倒也别致，结果上海人送他一个尊称，叫做"咸水妹的儿子"，意思是说看到外国人都是他的爸爸，巴结万状！其实钱大钧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盲从蒋介石者都得不到人们拥护，于此可见一斑。

人们对汤恩伯的不满，也随时传到蒋介石耳边来："报告主席，现在人家都在说：要是中央把受降长官的名字早点发表，或者汤恩伯将军早点来上海布置，相信中央接收的东西，还要多出好几万倍。"

"为什么？"

“因为受降仪式行得慢，日本人便获得了充分时间去藏匿、转手、损坏和变卖物资的机会。汤恩伯到达上海，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张雪中任主委；非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市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另外如财政金融、产业交通电讯等等，都由中央财、经、交三部派员，受三方面军的统一领导。”

“不错啊！”蒋介石还有意夸奖。

“与敌人军事有关的东西，就不同了；其他敌伪财产已给先来者接收过一次或几次，吃亏太大了。”

蒋介石半真半假地说道：“也不见得亏本，反正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据说汤恩伯将军对日本人做好了的东西，遗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好生保管呢！”来客还不肯放松。

“是吗？”

“是的，据说接收的人对东西有两种看法：有的心辣手狠，有的死人不管。有一个皮革厂在交接时，内中一个工人同接收人说：这三千张皮过去是日本人的，现在变成中国的了，你们务必一个星期之中赶快制好，因为已经浸了好几天，再不制，就要烂掉，没有用了。”

“很不错啊，这个工人懂事啊。”蒋介石道。

“是的，可是这三千张牛皮过了几天还是没人管。在原来机构服务的那个职员实在看不上眼，便跑去催促道：‘这些牛皮过去是日本的，现在好不容易拿回来，不应该让它毁掉。’但接收的人说：‘我们只奉命接收，没有奉命开工。’于是这三千张牛皮，只有让它烂掉。”

“这个太可惜了。”蒋介石道：“牛皮行情很贵，而且也很缺货。”

“所以共产党在说我们，”客人道：“国民党一接收，上海的失业工人增加了几十万！”

“这个跟汤恩伯没什么关系。”蒋介石道：“这是经济，不是军事。”

“不，主席有所不知，汤将军很懂得经济政治，他还接收了一家日本印刷厂和一家日文报纸。”

“哦。”

“汤将军到上海的那一天，有过一个笑话：苏商《时代日报》正在刊载苏联杂志关于检讨中国抗战军事的文章，那一天刚刚登载三十三年河南战役大溃退！……”

“这有什么可笑？这一点也不可笑。有人存心同他过不去，便什么都扯上了。”

“啊，主席，”来客道：“关于军用品的接收，汤将军总该负责了。可是据张雪中的报告，共计缴到日军的枪枝六万支左右。但上海地区的日本陆军，大家都知道有二十几万，如果包括有枪的在乡军人和民警团在内，那应有三十万人，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枪枝呢？那是一个无从查问的秘密。”

蒋介石不悦道：“我当然要查问的。不过我以为日本人投降之后，也曾毁坏了一部分枪枝，所以张雪中的枪枝接收，只有六万枝。”

来客告辞道：“日本兵无论怎样毁坏，绝不致于毁了二十四万枝枪！汤将军在上海如何做法，我今天来告诉主席，只是表示对局势的徬徨与不安，希望——”

蒋介石听见对方以这种口吻说话，大不以为然道："好，再见。"说罢扭头而去。

虽然蒋介石不爱听有关接收的"坏话"，但这些"告御状"的人仍不断进言。有良心的国民党人慷慨激昂，认为这种接收绝非国民党之福，对举国一致的抨击应该重视；企图混水摸鱼的人则迂回曲折，设法排除异己，达到独吞目的。蒋介石听在耳里，笑在心底。于是加紧对各个派系的掌握，让他们都得到甜头，但谁也不能"专利"，每一个派系都非"尊敬领袖"不可。蒋介石心想这一来高高在上，延安不足惧，老百姓更不必提，统治中国，绝无问题。

"这样有问题！"冯玉祥一肚子气，拜望蒋介石道："我不知我们的接收，是不是真象民间舆论所说的一样：是劫收不是接收！"

蒋介石变色道："什么？谁在骂我劫收！"

"不是人家骂我们劫收，"冯玉祥皱眉道："是我们自己拿行动在证明劫收！"

蒋介石一反常态，对冯玉祥伪装的友爱也拉下面孔，厉声道："连你也骂我是劫收，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也太嚣张了！"

冯玉祥也变色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你也得听我说完，这算是我最后一次多嘴，行吗！"

蒋介石见这位盟兄声色俱厉，却凉了半截道："大哥别动气，我这几天实在听得太多，一肚子不舒服！"

冯玉祥道："原来你也听得不少了！那末说这些话的人，

难道个个都是共产党吗！沦陷区中，大后方里，几万万人在痛骂我们，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共产党吗？”

“大哥——”

“沦陷区老百姓欢天喜地欢迎我们的人，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我听得太多，告诉你几件事吧！八月二十日上海盛传有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还有美国教官。那天一清早上海人就准备好乐队炮仗，聚集在黄浦滩等候。还有插旗扎彩的大卡车满街跑，爱多亚路交通断绝半天之久，结果没这回事，大家失望地走了，幸亏那天所谓‘国军’没有到，否则——”

“什么所谓‘国军’——”

“什么国军，原来是浦东的流氓土匪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冯玉祥大声喊：“他们竟可以代表国军接收上海！但日本军部不答应，过了几天这批土匪才进了上海。”

“大哥你不能这——”

“他们那个什么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又叫什么袁亚承的，领了一群穿着破旧黑衣，挟着席子的瘪三，分乘几十辆卡车进入上海，你说沦陷区的人对他们还不倒胃口吗！这批流氓到了上海，嘿，抖起来啦！”

“大哥！”蒋介石直摇手。

冯玉祥也扬扬手道：“不，听完我最后一次多嘴，把我立刻枪毙也甘心！你知道阮清源这帮土匪到了上海，居然分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官是著名的赌台老板朱顺林，他胡闹到这种地步：谁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到十五万元，就领到一张身份

证，便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赚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案件赚到十万万元以上，你说还成话吗！”

蒋介石插嘴道：“那忠义救国军看着他发财吗？”

“不，这个什么‘忠义’土匪队伍，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这批王八蛋只要经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万利，因此他们门庭若市，手下有几十个大队长。单拿朱顺林来说，他就购办了不少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冯玉祥大喊：“全上海、全中国人在这批土匪手下都快没命了，你说这是人家的造谣诽谤吗？”

蒋介石微笑道：“大哥别急，这些事情，很快便过去了，戴雨农已经到达上海，他可以——”

“好，”冯玉祥苦笑道：“我正要告诉你关于戴笠的事情，你听听。”他掏出几张纸片：“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你听听：戴笠到了上海，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名义，总部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新宅里。”

蒋一怔，说：“大哥你也知道——”

“中美合作所本身的武装部队臂章叫做‘平定’，”冯道：“逮捕汉奸等事都由他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完全由戴笠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但不能过问稽查处做什么，连有多少稽查都不得而知。上面我给你讲的阮清源，因为对戴笠孝敬太少，戴笠把他扣押起来，加上手镣送到法院，引起了‘忠救’人员的愤慨。”

“啊！你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帅之一，他曾几次混进沦陷区，总算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笠算是有功的。”

"无论如何，他胡来就错了。"

"你说他发接收财，敲竹杠吗?"冯玉祥道："'忠救'的人说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该办他一个。而且据说他们认为他的罪无论如何要比汉奸低微，但汉奸带军队的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也只有三十几个不关重要的汉奸送到法院，而这阮清源如此，人们都在说戴笠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冯玉祥长叹："今天我才知道戴笠所搞的玩意儿，原来是臭得不堪闻问的东西!"

蒋介石道："你听我说。这是戴雨农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从严——"正是：强词已难夺理，天下究有是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有条有理　汉奸喜获生机
无法无天　百姓欲哭无泪

那冯玉祥怒火中烧，截断他的话道："很好很好，你喜欢戴笠到这种地步，难怪外面闲话太多了。你说是他这样做为了对部下严加管束，那末你再听听吧！"冯玉祥念着纸片道："有个叫做陈恭澍的人，曾经写过一本《蓝衣社内幕》，还做过伪府特工上海区长，是戴笠的叛徒；还有个叫做万里浪的人，曾做过伪府特工浙江区长、政治保卫局第一局局长，也是戴笠的叛徒。戴笠对叛徒都照常任用，独对阮清源如此，所以弄到青竹竿掏茅坑，越掏越臭了。"冯玉祥右手往膝盖一拍："可是你别误会，以为我是替那个姓阮的做说客来了。不，我讨厌姓阮的，也讨厌姓戴的——"

"大哥，"蒋介石冷冷地一笑："对他，您不必这样伤感

情，他是我们反共工作最得力的人，只有共产党才恨他入骨！”

冯玉祥没料到蒋介石来这一句，一怔，随即苦笑道：“你再看看那纸片上纪录的，到底是只有共产党恨戴笠，还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戴笠！你听听！”冯玉祥翻了一阵，喜道：“在这里了！那个人说，不久前戴笠在杜美路召集全体干部训话，里里外外停了四百多辆黑牌汽车。军统局的人每月薪金绝不会超过法币十万元，而普通都在两万以下，这几个钱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车，何况是黑牌自用汽车？”

蒋介石变色道：“这个——”

“这个戴笠居然还对他的部下说：‘我给你们的薪水，每月吃饭外连黄包车都不够，可是你们现在都有自备小汽车，可见得人家办不到的事，我们同志都办得到！’这还成话吗！戴笠嘴里说的办法，不是敲诈勒索是什么！”

蒋介石气得发抖，极力忍住道：“大哥，你一定要把说这些话的人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

“我好去调查！”

“调查？”冯玉祥把纸片往口袋里塞：“你要真的调查，每一个上海人都会告诉你，毋须我这个人；如果你以为这个人也是什么共产党，那让我这个老粗大哥说句痛快话：这是荒天下之大唐！”

“大哥说什么？”

“我说到我这里发牢骚的人，不折不扣是个军统局特工人员，因为他的家里发生一件惨案，他的弟弟给其他的军统

人员抓去枪毙了，罪状是共产党！这个人在伤心之余——”

蒋介石道：“大义灭亲，古有明训，他应该高兴才是！”

冯玉祥失笑道：“相反的，他认为他的弟弟很好！”

蒋介石反感道：“大义灭亲，古有明训，这个人袒护弟弟，莫非也是共产党不成！”

冯玉祥仰天长叹道：“你看你自己，一点真实情况也不知道，便一口咬定人家是什么什么。那个给枪毙的青年人功课很好，只是不满现状，绝非什么共产党。他之死完全为了军统局杀人灭口！”冯玉祥咬牙切齿道：“所以他的哥哥便抚尸大哭，说以前他奉令杀人，明知冤枉也不动心，这番轮到他自己，才知道吃这碗饭丧尽天良，他不干了！他到我这里来痛哭流涕！”

蒋介石暗吃一惊，心想这个人能去找冯玉祥，岂不是也会找到共产党？那还了得！便哄道：“大哥，是我错了，倒不是这个人袒护弟弟，而是我在袒护戴笠。”他作伤感状：“唉！大哥您不知道，我哪里有功夫照顾到这个部门啊！好吧，您把这个人告诉我，我便要他同戴笠对质，决心整顿一番！”

冯玉祥朝他瞅了几眼，苦笑道：“迟了！”

“怎么？这个人自杀了？”

“不，他既没有自杀的必要，也没有这个勇气；而且更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他落发修行，做和尚去了！”

“在哪一个庙？”

“我不知道。他向我哭诉之后，便说他已心灰意冷，决定修行。”

蒋介石似信不信，看着他唏嘘而去，好生没劲，正纳闷

间于右任求见。蒋介石对这点缀朝廷的元老，不敢怠慢，欢迎道："于院长难得光临，是复员工作有头绪了么？"

于右任捋着一把大胡子，微喟道："今天来看主席，不为别的；乃是京沪接收问题，闹得鸡飞狗跳，实在不成局面。"

蒋介石心头一沉："啊啊，于院长听到什么了？"

"不但听到，我还看到了。看到了上海来信，人家把我们派去的人说得一文不值，——"

蒋介石作愤怒状，蹦起尺半高道："这简直反了！反了！他们干了些什么！"

于右任冷冷地说道："我已经要他们给主席写个报告，报告主席关于接收大员的情形。"他捋捋胡须："主席，中华民国成立，不是这样接收来的，所以还有民心作我们的后盾，推倒清廷。如今这样搞，深信孙总理在天之灵，也会不安；而我们这些老朽也无能为力，眼看大后方人民对我们这种样子，如今沦陷区人民又对我们这种样子，我不知道怎样才好！狐死首丘，叶落归根，主席请准我回到故乡三原，了此残生吧！"说罢老泪纵横，悲不自胜。

但蒋介石却笑吟吟地把于右任按在沙发上，又是赔笑又是奉茶，解释道："于院长，如果我手下有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一定查办，你千万不可灰心！于先生开国元老，对胜利以后的国家，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多着，你怎么能回到三原？你要回故乡，我也只好到雪窦寺做和尚去了！"

于右任不知是计，还以为蒋介石并不糊涂，只是他手下良莠不齐，因此把国家搞糟了。现在蒋介石既表明心迹，好

象要洗心革面，那又何苦同他抬杠！总该为他留一点“国民政府主席”的体面吧，因此长叹道：“我不妨把看到的事情先同你说，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我们再不振作，那不但大后方，连沦陷区里的民心也要失掉了。”

“一定一定！”

“沦陷区里现在有三句话很流行——”

“是什么三句话？”

“第一句是‘五子登科’，说我们的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金子、女子、车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所以叫做‘五子登科’。”

“第二句？”

“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说不管你是汉奸、日本人、混账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那无论有多大罪孽，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

“嗯？第三句又是什么？”

“第三句更伤心，说是‘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什么都要钱，任何事情都难不住法币，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那就‘无法无天’，没法儿活了！这四个字正面来说，是指我们的官儿们不折不扣的无法无天，他们只是看见有金条的人才认为有理！”

“就是这三句话吗？”

“当然还有，”于右任道：“不过我听到的只是这几句。”

“于院长！”蒋介石道：“这个，都是共产党在捣蛋。千句万句并一句：消灭了共产党，一切都没问题，到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于先生开国元老，也可以放下心来了。”

"不过接收大员同共产党扯不到一起，"于右任道："那是两回事。主席主张剿共，我们这些老朽也只得遵命，自己并无主意；不过——"

"于院长难道没有想到，诽谤我们接收官员的人，不就是延安的心理战吗？"

于右任拨开胡子喝了口水，朝蒋介石点点头道："我还不能同意主席刚才说的，指责接收官员是延安的什么心理战术。"

"为什么？"

"因为我有实证实据！"

眼见于右任也动了肝火，蒋介石暗忖，接收一定闹得很糟，否则这个元老也不会总理长、总理短了。但看在把他们"点缀太平"的份上，不必强辩，还是顺着他们一点好。于是叹道："这些不肖党徒把人心也搞丢了，真使我仰愧俯怍，不安得很。于院长的真凭实据，说些什么呢？"

于右任见蒋认错，不知真假，倒一时没了主意。吞吐一阵，强笑道："我那边的真凭实据是状子，每一份状子都有血有泪，我绝对相信是真的，因为有些状纸上，他们连名字也弄不清楚。"

"主要的是说什么？告谁？"

"最普遍的是不满政府，这是我最心痛的。"于右任慨叹："他们说为什么受降接收人员一到上海，便争先恐后抢夺敌伪财产和查封汉奸财产？为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把战胜国的面子丢到茅厕里去了？他们说为什么受降长官发表得这么晚？给日本人以藏匿、破坏、转移的机会？国

家损失有多大！两百比一的收兑结果，沦陷区里老百姓有多惨，问我们知道吗？”

蒋介石紧绷着脸道：“嗯嗯嗯，嘿嘿嘿！”

于右任气得直捋胡子：“他们说：汤恩伯一到上海，便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由张雪中负责，非军用品以市府秘书长沈士华负责，统一接收敌伪财产。另外财政金融、产业、交通、电讯等都由财政、经济、交通部派员，受三方面军统一领导。可是好多敌伪财产已给捷足先登的人接收过一次甚至于几次，而大部分的机器零件以及价值高贵的东西，多数落到了接收大员的腰包里去！也有比较清白的，那就除了接收，百事不管！”

蒋介石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于右任身上，他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于右任见他目瞪口呆，还以为他听了之后，深为感动，于是叹道：“汉奸问题更糟。自从日本投降以后，汉奸们一直逍遥法外。好容易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开始逮捕。那些汉奸们在真空期间，大家额手称庆道：‘老中央来了就好了。’或者说：‘那现在真是天亮了！’或者甚至说这个：‘我们还是拥护蒋介石，便可无罪；如果拥护延安，那就活不成了！’”

蒋介石道：“于院长别听他们胡说。汉奸这回事，我是明令逮捕，连名单也公布了的。”

于右任道：“有些人提到过这件事的。他们说发表汉奸名单只有三天，三天后不再发表！”

蒋介石作惊诧状道：“那是为什么？”

“因为——”于右任老眼昏花，朝蒋凝视、思索，好久没说出一个字来。

于右任着急的是难于措辞，蒋介石着急的是怕他明讲，如此则双方都难下台。原来汉奸捉放问题内中有段秘密，蒋介石曾经大伤脑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本来不准备大捉汉奸，但外受美、英压力，内受百姓抨击，也就不能不捉。事前赫尔利、魏德迈等人曾说过，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曾向英美宣战，如果国民党不加逮捕，则盟国将提出战犯名单，因此蒋介石觉得不能庇护，只好先做到择要逮捕，但同时公布名单，表示业已惩办，作对内对外的交代。然而名单公布后，经办人不能上下其手，所以三天后便不再公布，“汉奸买卖”便转入幕后。

“主席！”于右任思索半晌，开口道：“他们说，汉奸问题已成了公开秘密。”

“什么秘密？”

“汉奸也有公价。”于右任一声苦笑：“他们说所谓逮捕汉奸者，发横财之别名也。不知道是谁替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三十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弹性很大。上海又流行一句话，叫做：不怕犯天大的罪恶，只要有等身的黄金。”

“这成什么话！”蒋介石作气愤状道：“这简直不成话，把光复区说得太无法无天了！我看不会吧？这恐怕又是共产党的谣言！”

于右任心中有气，起立道：“主席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太多，因此什么事情都容易扯到共产党头上；不过这些事情，分明是我们的人在出洋相。”他往外走：“有一个‘维新政府’时期的‘立法委员’自动到逮捕汉奸的机关自首，说他的伪职是

简任官，依法应该逮捕。他等了好久还未被捕，深怕将来控以漏网之罪，罪加一等，所以这一次他便自首去了。”

蒋介石边送客边附和：“嗯嗯，那不错啊！”

于右任头也不回：“是啊，这个人去自首了，可是得到的答复，使任何人都出乎意料。”

没有钱的犯人罪孽更重，这个道理蒋介石很清楚，因此道：“是他们处罚太重，不公道？”

于右任大笑：“主席，不是这样的，衙门里说你穷得连饭也吃不饱，谁要捉你才怪！”

蒋介石倒怔住了：“啊啊啊！”

于右任告辞道：“所以，有了钱的人，不是汉奸也会有人找到你头上；没有钱的人，真正做汉奸的也没人过问。”于右任一躬到地：“再见了！主席！”说罢蹒跚而去。

宋美龄见蒋介石没精打采地回房，皱眉道：“一定是那些老家伙又来多嘴了！这个人也不问问自己：凭什么我们还养着你？还不是古董那样摆饰摆饰，有什么了不起！”

蒋介石强笑道：“怎么？夫人刚才到过客厅吗？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宋美龄道：“刚才在大使馆，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

蒋介石立刻紧张起来：“关于哪方面的？”

“他们也知道接收官员闹笑话的事。”宋美龄撇撇嘴：“有人说：沦陷区接收问题这样做法是不好的，因为值钱的东西极可能落入旁人袋里，不如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我们各式各样的机关反正不少，多一个算什么？”

蒋介石起先还以为华府对他的接收有不满的表示，没料

到大使馆中竟会提出这个建议，几乎感激涕零道："夫人，这真难为他们，看得这么仔细。老实说，各地接收大员不管怎样狠法，我们这一份总是少不了的。不过成立一个全国性机构的事，我很赞成，晚上把子文他们找来，大家谈一谈再说罢。"

晚上，宋子文等人都来了。

"这件事，我看非你出马不可了。"蒋对宋道："各地接收工作之糟，实在够瞧，我连半句好话都不便解释。"于是众人商议一阵，吃吃喝喝之后，蒋介石宣布道：

"这件事情就这样办吧，子文准备到上海，第一步命令各接收机关分别报告接收情形，以及接收物品的纲目。第二步，待他回重庆了，我们便宣布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和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管理敌产。不过，谁负责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呢？"

商议一阵，蒋介石又宣布道："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和上海处理局局长，由刘攻芸一人担任。"蒋介石笑笑："上海人对刘攻芸不会熟悉，但这样也好。上海人或许会说，这个位置的重要和肥沃，或许超过了任何部长。但我可以跟他们说：上海滩上固然可以训练金融方面的人材，但在重庆何尝不可以？刘攻芸是重庆金融界新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在重庆训练的人。他在我发动国民储蓄运动时，拟过不少计划，我一直很赞赏他。"

蒋介石极少在人前夸奖干部，众人心中明白，要不是为了同接收大员"斗法"，蒋介石便不会发出这张新牌。由于这事有关四大家族财富，便把他当作一件大事。

孔祥熙问道：“外面有一种传说，钱大钧不愿出掌市党部。因为有一天钱大钧在朋友家里吃饭，席间谈有人问起他何日上任？他冷笑道：‘上海既有了吴绍澍，要我去干吗？’可想而知，吴绍澍在上海——”

“这个不必担心，”蒋介石道：“我已经命令戴笠调查去了。如果真有什么，他跑不了，钱大钧也不必闹孩子脾气。”正是：胡搞一气，乱扯一气，如此这般，乌烟瘴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抢这个夺那个　狗咬狗骨
说好话干坏事　人见人憎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虽然不满吴绍澍，但还没想到下一步骤，只是先说一句，让钱大钧安心罢了。没几天钱大钧果然收到由吴绍澍领衔的电报："请钱市长迅速来沪。"钱大钧便眉花眼笑，走马上任去也。但蒋介石好生纳闷，在戴笠回渝述职时便问起这件事。戴笠报告道："不瞒先生说，学生到达上海之后，拚命搜集吴绍澍的错处，接二连三向先生报告。先生也曾去电要他到重庆来，但他捱着不动，希望有人转圜。后来，学生便派了一个行动员，对准他的保险汽车打了四枪，虽说子弹打在保险玻璃上，他并未受伤，可是心里便慌了。他也调查过，知道是学生的意思，所以打了个电报给钱大钧，同时向人表示，中央既然召他回重庆，他也准备动

身。"

蒋介石点头道："他肯来就好。听说他发财了，发了多少？"

戴笠一顿道："这个倒不大清楚。不过他的官儿做得太多，他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上海特别市党部主委，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长，再兼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军委会上海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社会局长……。"

蒋介石拦断他的报告道："象吴绍澍这些人，是本党忠诚的干部，否则怎会兼那么多差使？你既然已经警告他，他又肯来重庆，由他去好了。他的副市长一职，我已内定为何德奎。这里有人主张枪毙吴绍澍以肃官箴，我看他是中央所派到上海去的第一个大员，如果办了，与中央面子有关，也不必办了。只是你可以告诉他，教他以后多多反共，就够了。"蒋介石问："听说军事特派公署秘书长周孝伯，他也发了大财，是吗？"

"报告先生，这个人也蛮能干的。他原是吴开先的秘书，三十年奉命公开投到南京去，出任周佛海所辖中央信托公司要职。他在那个时候便发财了，后来投机失败，欠了很多债，逃到屯溪躲了一阵。这一次再以中央大员身份回上海。因为对上海太熟，我们接收时他出过不少力。"

出了"力"的官员应该发财，这是蒋介石驾驭部下的要诀，也不追究了。再问道："听说陆京士到了上海，同吴绍澍斗得很厉害，他也发了财吗？"

戴笠道："陆京士同吴绍澍都是杜先生的徒弟，但吴绍澍不肯买杜先生的账。这一次陆京士出任社会部特派员，因为民众团体都由市党部派人整理，他无从下手，所以同吴绍澍

闹翻了。学生同陆京士、贺衷寒比较接近，便委他出任‘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向警察局接收到一批枪枝。吴、陆二人便争夺工运领导，双方向失业工人要会费，好多工人还‘吃隔档’，吃官司。”

蒋介石不悦道：“对于工人，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宁可错捉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什么‘吃隔档’，我看你跑到上海，有点昏头搭脑。”

“是，先生。”

“我要问问你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蒋介石道：“你不许隐瞒，照实直说！”

戴笠作惶恐状道：“学生不敢谎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在接收房子方面，考第一名。”

蒋介石皱眉道：“那末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报告又是怎么来的呢？说是发展了多少多少团员，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学生不敢乱说。”戴笠道：“上海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之前，曾经几次破坏。特别是支团部书记奚培文的叛变，把所有的团员都出卖干净。他拿上海全部团员名册向汪精卫的特工部卖了二十万块钱，另外还得到一个官衔。南京方面便根据名册，有的逮捕，有的勒索。一个普通团员，大概缴五六百元到一千元的手续费和交际费，特工们收到钱，便说：‘你的姓名已经勾去了。’所以沪西总部抓到不少人之外，还发了不少财，据说这一笔收入远远超过了收买奚培文的价钱。”

蒋介石问道：“那末给他们抓去的人，又怎么了？枪毙，大概是不会的。”

"只枪毙了几个人。"戴笠道："那是一批有左倾嫌疑的团员，其余的都当了汪精卫的干部。太平洋战争之后，三青团的总务部长运一箱文件单据到屯溪，路上不知怎的，给日本宪兵抄了出来，于是又破获了一次。从此以后，三青团在上海究竟有无，已成问题。"

"他们说是有的。"蒋介石快快地瞪了一眼："说是很活跃。"

"那是最近的事情。"戴笠道："日本一投降，青年团便贴传单，抢房子，搬货物，运家具。日本投降第三天，他们在古拔路北端封房子，那是汪精卫一个亲戚，在南京当个什么长官，头寸不太大，照理毫无问题。不料青年团这次却碰了钉子。汪精卫那个亲戚也有了路道，变成地下工作者，是我们的人了。他一个电话出去，保安司令部马上派出保安队去保护。青年团有枪，但保安队的枪更多，双方僵持好久，青年团终于失望回去。"

"笑话！"蒋介石道："怎么你们接收尽闹小孩子脾气。"戴笠见他并未生气，于是再说下去道："上海最大的汉奸报是中华日报，存纸最多，也给青年团接了过去，改出青年日报。"

"他们连报馆都要，"蒋介石在喉间"嘿"了一声："这真是太多事了。戴主任，听说青年团里的份子十分复杂，到底怎么样？"他补充一句："你不许隐瞒。"

"学生不敢。"戴笠道："据他们报告道，青年团的份子，一部分是林柏生所领导的'青少年队'。而这个'青少年队'中的部分干部，本来是从青年团去的，所以现在算是'复员'；另有一部分则是汪精卫的特工和日本宪兵队密探等人。"

蒋介石问："这些人都变成地下工作者了？"

"是的，先生。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曾经问过青年团的负责人，是不是真的？他们说是真的，因为只有收容这批人物，才能通过他们知道汉奸的踪迹与财产，叫做以毒攻毒。"

蒋介石笑出声来道："让他们去以毒攻毒吧。那末宪兵的情形又怎么样？各方面的报告对宪兵特别不利，不知道姜公美怎么搞的。"

戴笠道："中央的正式部队最先到上海的，是宪兵队。不过姜公美的名称也真古怪，叫做'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很多人同我讲，这个名称既特别，组织也太特殊。到差的只有姜公美一人，其余的都在当地招募。这一来凡是流氓、地痞、汉奸、密探、贩红丸的、卖鸦片的、开赌台的以及人口贩子等等，什么都有。"

"他们做些什么？"蒋介石问。

"据说他们在这些地方着手：查封、接管、逮捕、扣押、讲斤头……"

"现在不是已经正式派了一团宪兵去吗？"

"是的，那是宪兵第二十三团。他们一到，姜公美便很快走开了，他那队宪兵也解散了。"

"我是要重办他的。"蒋介石道："我派出去的人无论怎么能干，可是如果出了乱子，而弄到无法下台，连老百姓也想造反起来，那我不答应的！"他把脸一板："我不能够因为保全他们几条命，却都把我的威信也毁了。"突地蒋介石又追问道："听说姜公美发了几万万元大财！"

“这个，学生不知道。”戴笠心想，这一番姜公美垮台是垮定的了。发了大财如果不会好好安排，那非倒楣不可了。不料蒋介石说下去道：“姜公美也有优点。第一，他曾命令部下，捉到汉奸，有钱就放；捉到共产党，便可先杀后报，而且不要正式办公文。第二，他曾收编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宪兵队工作。”

戴笠不由得打个寒噤：原来除了他，蒋介石的情报来源多起来了，对他实在不妙。

蒋介石想了想：“你实说，各种各样的接收工作，究竟哪一部门抢得最厉害？”

“报告先生，是报馆。”

“唔！”蒋介石道：“是报馆？大概他们听我说过几句话，所以抢起来了。我说我们虽然限制舆论，检查言论不遗余力，但我们明白报刊言论出版是十分重要。共产党只有一两家报，而我们有几百家、几千家报馆，那末共产党的问题便非常简单了。大概他们听我这样说，便纷纷抢报馆。其实接收报馆有指定的机关，用不着抢。你听说什么没有？”

戴笠道：“学生实在所知不多。”他瞅一眼陈布雷：“陈主任关于这方面，一定很清楚。”

陈布雷谦虚一阵，扭头就走道：“我得回办公室把资料拿来，有的是报告，有的是纪录，还来不及誊清，整理是整理好了。”

蒋介石道：“你口头念给我听吧，我对于新闻出版非常重视，你们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抢，弄乱了我的计划，那就叫人着急。”

一忽儿，陈布雷报告道："我研究过抢报馆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子的：在总的方面，今后在报纸言论部门要控制一切，包办一切，用新闻来打垮延安；但是我们内部有些人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便造成了报馆争夺问题。这种现象，以京沪为最普遍。在日本未投降之前，上海所有敌伪报纸有下列几家：①日文大陆新报：在黄浦滩十七号英商字林西报馆原址，是日本陆海军的机关报；②新申报：由大陆新报社经营，等于大陆新报的华文刊；③中华日报：南京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直属伪宣传部。社长林柏生，代理社长许力求；④新中国报：董事长周佛海，实际上由日本直接支持，同日本大使馆关系密切；另出一张八开夜报，叫做小报；⑤平报：周佛海、罗君强的机关报，在日本投降前半个月停刊；⑥国民新闻：汪精卫特工总部的机关报，董事长也是周佛海，实际上由李士群控制，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停刊；⑦申报：由日本海军管理；⑧新闻报：也是日本海军管理；社长是李思浩，副社长陈日平。李思浩出任新闻报社长，还担任'全国新闻协会会长'。"

蒋介石心中一惊，原来李思浩这样做法，事先已征得他自己同意，万一陈布雷再报告出一些什么。牵连着自己，那就不好看了。于是吩咐道："陈主任，你说一说怎么抢法吧。"

陈布雷道："除了《平报》早和吴绍澍在事前谈妥，由吴接收出《正言报》并无纠葛外，其他各报都有波折，甚至一家报馆，有接收三四次，换了好几块招牌的。"

"没有人管吗？"蒋介石问。

陈布雷呲牙一笑道："立夫、果夫和中宣部负责人等都尽

了力，但无法制住。譬如说《中华日报》，先由青年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来中宣部认为这家报纸是伪中央的机关报，应由中央机关接收，下令拨给《民国日报》。但青年团不肯移交，而《民国日报》名义上的社长胡朴安老先生也就算了，所以也接收不到，只好借《新闻报》印刷。

"譬如《国民新闻》，原先果夫拨给朱应鹏，因为原来的那个副社长黄敬斋，同果夫熟得很。朱应鹏拿来出版《光华日报》，后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闻》和《大晚报》。但是《国民新闻》本是汪精卫的特工机关报——"

戴笠听到这里，不得不硬着头皮道："报告先生，后来又由军委会调统局接办了。"

蒋介石朝戴笠皱皱眉头，问陈布雷道："还有吗？"

"有的，先生。譬如《新中国报》，本来预备交给第三战区顾祝同长官。日本投降的十五号晚上，立夫、果夫中统局的驻沪专员化名刘青白去接收。十六日，吴绍澍的地下总部去武装接收，出版《正义报》。十七日，又被何民魂赶跑，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顾祝同长官的《前线日报》又去奉命接收。同时《文汇报》也奉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报》的财产共同封锁起来。第二天，冯有真的《中央日报》又来接收。于是以《中央日报》为主，《前线日报》和《文汇报》都挤在里面，一架机器印三家报，搞得乱七八糟。还有，《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大家都去抢过，而《前线日报》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门口架着机关枪，没有人敢去。"

戴笠道："最后还是由汤恩伯总司令接收了，现在改出《改造日报》，是日文版。"

“日文版？”蒋介石感到新鲜，“那专门供给在上海的日本兵和日本侨民看的？”

“是的，先生。”

“关于《新闻报》，”陈布雷瞅一眼戴笠，戴笠急道：“报告先生，关于《新闻报》，本来是卑职部下陈默接收的。我没有同意，”他不便说出李思浩同蒋介石的关系：“后来陈默退还给李思浩，可是李思浩也不肯收回。直到詹文浒到上海后，才勒令停刊，听候整理。”

陈布雷见蒋介石不说话，接下去道：“《申报》自从陈彬龢走后，内部没什么变更，报面上大捧周佛海的秘书长程克祥，……”

“现在也勒令停刊，等候整理了。”戴笠插嘴，神情不大舒畅。因为申报曾倾向戴笠对他帮过大忙。

最后蒋介石获得了满意的消息，那是陈果夫的私函：“……《新闻报》在程沧波指导、詹文浒经理之下复刊，《申报》在潘公展指导、陈训畲经理之下复刊。……”也即是说，新闻界是CC的天下，对于蒋介石来说，在运用上“方便”得多了。

同样在其他方面，各派系也展开了剧烈的争夺战，政学系落寞已久，胜利后认为这是抬头的机会。可是宋子文握中央财权气焰逼人，张群好不苦恼，一个劲儿找蒋介石想办法。蒋介石便把宋子文找来，说道：“岳军又来同我说，有些地方，未免有点不大公平。”

“什么地方不公平？”

“岳军说你一再提出取消东北流通券和台币，并且拒绝

拨付法币头寸给台湾银行。同时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机构岌岌可危，资委会由经济部改属行政院，由你的干部钱昌照来当委员长，经济部又除了王云五，翁文灏明升暗降，升任行政院副院长，那是一个闲差使。岳军说他们祖宗三代积蓄，经过这么一来，变成兵败如山倒，全垮了。”

宋子文笑道：“我的做法，事前你不是不知道。”

“可是他们成天同我噜苏。”

“噜苏也没有办法。”宋子文道：“他们在中央没什么，在地方上可不得了啊！”

蒋介石道：“你倒说说看，我不大清楚。”

宋子文大剌剌摇晃着大腿，满不在乎地说道：“你看，张岳军他们中央以经济部为主，派张兹闿接收苏浙皖，杨公兆接收鲁晋豫，孙越崎接收平津东北，林继庸接收华南，声势不能算不大。这批人你得注意，他们都不简单，作风相当特别，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与其将来如此，不如目前狠狠地打垮他们，叫他们动弹不得！”

“啊！你真有一手！”

“所以我先成立中纺、中蚕、和原有的中粮，分别接收大注，然后由敌伪产业管理局来转接收，硬把经济部的工厂一一瓜分。”宋子文一笑：“我很痛快！”

宋子文发财也就是蒋介石发财，这点道理他当然懂得：“那末，他们一点甜头也没有了？”

“不，”宋子文道：“张岳军他们经营的，徐学禹的招商局接收了三十万吨船只；还有以钱新之为主委、农林部长周诒春为监督的中华水产公司，接收的东西也不少。”

“到底是太少了。”蒋介石道：“我没有其他意见，你看着办吧。我们自己当然是重要，不过他们吵得凶，因此也不得不问问你。”

宋子文忽然问道：“你知道台湾和东北有多重要，现在都是他们的人在接管，他们怎的不同你说了？”

宋子文用两根指头敲击着玻璃板道：“你先看东北，熊式辉是行政长官，经济委员会张家璈，加上翁文灏这位专家，鞍山的铁，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小丰满的水电，以及东北的大豆，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你以为他们还吃得不够吗？我说已经太多了，所以要取消东北流通券，不让他们凭这个同法币分庭抗礼。”

蒋介石觉得有理，点头道：“不错，不过别太狠了，免得他们失望。”

宋子文皱皱眉头：“你再看台湾，行政长官是陈仪。他一到那边，便维持台币，造成与法币对抗局面。我一再函电反对，陈仪竟敢抗命，说是台湾沦陷五十年，战时损失惨重，老百姓极需休养生息，不应该把大陆的涨风带到台湾，致引起台人对中央的离心力。他说他一定要维持台币，作为对大陆物价不宁的防波堤。”宋子文冷笑一声：“好象只有他才知道爱护百姓似的！结果他把一切化工电等工业一概公营，再接受农田、林产、糖厂、渔业、矿产；又设立粮政局统制粮食，贸易局独占省外贸易；又设立专卖局……总而言之，他们吃得太多了，我非要取消台币不可！再拿到白糖大米，我一个铜板也不给！”宋子文朝他瞅一眼：“我根本反对陈仪到台湾去。”

蒋介石忙不迭摇手道："我再同你说一遍，派陈仪事乃不得已而为之。台湾地方特殊，民风强悍，弄不好要出乱子，孤岛一个，行动不便，这是玩儿命的事，我怎么愿意派自己人去？陈仪有股傻劲，不如让他去算了。"

"可是我们不能等待！"宋子文道："你也懂得理财之道，如果陈仪一帆风顺，我们就眼看他关起门来做皇帝吗？我已经想到办法。"

蒋介石喜道："好极了！不过切忌让陈仪看出来，要慢慢进行。"

"也不能太慢，"宋子文道："我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台湾几十个大工厂，统统请美国投资，这样一来，他们即使赚到了钱，但情形便不同啦！"

蒋介石击桌道："好主意！日本人从台湾人身上发了大财，我们又把所有东西接收过来，但是怕盈余不能涓滴归'公'，再请美国资金从中摆渡，我们的确够保险的了！你去办吧。"

两人说着说着又谈到延安，蒋介石道："现在延安在指责我们大发接收财，造成接收灾；说是老百姓欲哭无泪，汉奸们却有生机，我们不能不催催魏德迈与赫尔利，赶快把他们消灭，让我们耳根清净点！"正是：心狠手辣为个人，天昏地黑哀苍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边谈边打　双管齐下
调处调停　进退两难

话说蒋介石用部分精力指挥接收，却腾出大半时间，在布置消灭延安这件事上。他明白只要拔掉了共产党，那全中国都是他一个人的；接收时让各派系明争暗夺，反正都逃不掉他的掌握，而各派系既得甜头，为他卖命当更落力。

收复区的接收战惨烈进行，但比不上“剿共”前线的紧张。眼看进攻解放区的部队已动员到百万之众。而美军仅海军陆战队一种也增加十一万三千人，前途虽然乐观，但是不无隐忧。于是蒋介石邀请赫尔利、魏德迈等人，又在黄山官邸商议道：

“局势有进展，这完全是贵国帮忙，我十分感激。”

“我想听听延安的消息。”魏德迈道：“同我们所知道的，

是否没有出入。”

陈布雷于是报告道：“延安广播说，仅仅在十月份一个月中，河北一省就发生了下列几件事情：十月一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后，八路军曾派联络部队前往海口联络，但美军竟向八路军开火。八路军为了自卫，双方激战一小时。十月十八日，全副武装的美国官兵三千多人，将八路军冀中军区在天津英租界的办事处包围搜查，捕去工作人员五名，解除及没收办事处自卫手枪四枝。十月二十日，秦皇岛一带美军向冀热辽解放区八路军阵地推进，虽经驻军劝其停止，但该美军部队置之不理，仍强行前进，并强行修筑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十月三十日，美军一部配合国民党九十四军部队进攻占领冀东解放区临榆之海阳镇，八路军游击队十八名被美军解除武装。十月三十一日，美军与国民党军一部，由秦皇岛犯我北戴河，以重机枪向我扫射，我部重大损失后被迫退出北戴河……”

“差不多了。”魏德迈轻轻地透了口气：“延安广播的事实，同我们的实际行动大都符合，我们现在虽然有利，但前途困难也不少。”

“为什么？”蒋介石道：“一百一十万三千中美精兵，难道消灭不了区区共产军？”

“不是这个意思。”赫尔利道：“蒋将军，我们现在的顾虑是这样的：我们的做法是一面谈判一面进兵，把对方一家伙打垮下去，可是毛泽东既然同你会见了，政治上已使我们有那么一点儿孤立，不好草率从事；而前线虽然进行顺利，可是对方的战斗力也实在厉害！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我们的

'胜利'只属于表面，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何况整个东北还无法取得，别忘记这是我们设想很久的一块土地！”

“当然，”魏德迈为蒋介石鼓励，也为自己打气道：“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此路不通，只是说明了还得花更多气力！”赫尔利从公事包掏出一个鼓鼓的牛皮纸信封，一望而知内中藏了很多文件。他先朝魏德迈皱皱眉，然后叹息道：“老实说，我有些时候，真的感到灰心。——”

“为什么？”魏德迈急问。

“你刚才说消灭共产党还得花更多气力，我就是为这个在难过。”他面向蒋介石：“蒋将军知道，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帮助你和你的政府，不知道挨了多少责骂与抱怨！”

“理它干吗？”宋美龄撇撇嘴道：“共产党只会这一套，其他什么办法都没有，别理它。”

“不，”赫尔利苦笑道：“夫人，是来自美国的责骂与抱怨，不是共产党。”

“哦！”宋美龄道：“那也不怕，老百姓嘛，你们做大官的有所决定，他们敢怎么样呢？别理他！”

“也不，夫人。”赫尔利从信封里抽出一张信纸：“这些责骂与抱怨，是来自华盛顿！”

“我也知道。”宋美龄这才明白：“可是这个也不必理它，如果罗斯福活着，那的确不易放手。现在这个老家伙已经死了，杜鲁门先生同你们很接近，还管它什么责骂与抱怨。”

“夫人，”赫尔利把那张信纸放在桌上道：“我们已经接到不少美国人来信，他们反对我们对延安如此薄情。最近有一个历史教授来信，把我大骂一顿。”

“就是这封信吗?”

“是的,”赫尔利道:“他说:我熟读历史,凡是历史上企图在外国取得不法、巨大利润的人,到头来不会成功的。你们对于中国问题的处理,我和我的学生们,实在无法不怀疑你们的动机。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曾经有封信托他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交给蒋介石,信中的措辞很简单。罗斯福说:‘从万里以外我们的眼睛来看,中国共产党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来,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同之处殆多于相异,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我们是常常接到这种信。”赫尔利苦笑:“这些事情说明了如要消灭中共,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实在不少。罗斯福也不想想,一旦中共消灭,对蒋将军,对我们的利益,要有多少便是多少。”

魏德迈也附和道:“蒋将军,我们政府的对华政策,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形成,你当然明白;因此我们虽然在中国奔走,但挨指责的机会实在太多。因此我很想在十一月间,回华盛顿一趟,把我对远东问题的意见,拿出来同国务卿贝尔纳斯商量。”

“很好!”宋美龄朝赫尔利飞了一眼。

赫尔利真的回华盛顿去了。

蒋介石夫妇聚精会神,注意赫尔利的动静。如果他此去真能使华府明朗地表示反共、决定反共、进行反共;不再考虑美国人民的反对,不再考虑开明官员的反对,那末中国的“剿共”局势可以明朗化,华尔街与蒋介石在中国人头上赚钱

也可以予取予求，取之不尽了。

“大令！”宋美龄在晨祷前向蒋介石建议道：“圣诞节快到了，但愿赫尔利大使完成任务，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可以特别热闹！”

“是啊！”蒋介石道：“上帝一定保佑我们，让我们的希望实现的！”

蒋介石夫妇的希望果然实现了，没几天赫尔利从华府来了个加急电报：

“……我昨天同国务卿贝尔纳斯商谈很久，经过长时间的争辩，贝尔纳斯同意我的意见：即今日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错误，必须改为在中国树立蒋将军的威信和权力，必须把延安的问题放在枪口上‘商谈’，必须把国共联合政府这种荒唐的意见搁在一边，中国才能变成我们的乐园。

“贝尔纳斯同意了我的意见，他也认为延安不久便可消灭。也重新给我新的训令，我将仍返驻华原职。这个训令是贝尔纳斯当着我的面口授、秘书纪录的……”

蒋介石夫妇的高兴，真是不能形容。但这高兴只维持了两天，第三天赫尔利又来了个电报，蒋介石夫妇有如冷水泼脸。

“……我是这样的抱歉和愤怒，上次给你们的电报中所说一切，已经有了巨大的突变。我今天到国务院取新训令，发觉内容已经改变了。按照改变后的新形式，我仍须为中国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而继续努力，你们明白，我是不赞成的。

“我作了徒劳的努力，去质问过贝尔纳斯，也问过其他

重要人物。他们的答复是一致的，说今天在中国明朗反共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党眼看要被消灭，多此一举，只叫人证明我们的真实意图，这个办法是愚蠢的。

“还有一种意见使我更恨，那是一般左倾团体的意见，说美国不应该支持重庆，而应该公平行事。这种谬论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不过有这种谬论的人为数不少，所以我特地转告，希望你们也经常留心，必要时我们应该非正式地组织一批人，来抵消美国空气中弥漫着的谬论。……”

蒋介石开始发怔了。

没几天赫尔利的电报又到：“……我很抱歉地通知你们，我已经为对华政策问题辞职了。我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辞职的……。”

蒋介石绝望地瘫软在沙发里，喃喃地说：“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

但来自华府的侧面消息更糟，赫尔利辞职系出于被迫下台，并非慷慨激昂地掼纱帽。

“赶快问胡适，赶快问胡适！”蒋介石急得什么似的：“有什么转机没有？有什么转机没有？娘希匹我在华盛顿花了多少钱，到头来没有人替我打圆场吗！”

“有的！”胡适的电报随后就到：“赫尔利为对华政策事辞职，业已在华府形成一激烈的争辩题目。杜鲁门总统同情赫尔利之处境，赞成我政府之决策，决议派马歇尔将军以总统代表身份使华，……”

蒋介石这一乐真是乐不可支，忙不迭欢迎马歇尔使华。“马歇尔的威望比赫尔利大得多，”他召集亲信打气：“人家都

颂扬他，说他是二次大战中使美国胜利的设计师。他最近交卸战时参谋长职务，现在以杜鲁门的特别代表，以大使阶级到重庆来，这实在太好了。你们要知道，胡适大使和其他方面已接二连三打电报给我，说杜鲁门绝对信任马歇尔，那么他对中国问题的建议，一定可以获得杜鲁门的充分支持，我们有办法了！”

“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准备今年的圣诞。”宋美龄道：“马歇尔将军获得杜鲁门总统的授权，足以使他对于僵持的中国问题，有达成迅速解决的希望！”

“反共成功的希望！”

“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希望！”

背负着白宫与蒋介石两边的希望，马歇尔终于在十二月十五日启程赴渝。

“蒋将军，”马歇尔在华盛顿给他一个电报道：“我想我们将有一个欢愉的会晤，我在今天动身，飞向重庆来了。今天我国大总统为对华政策发表了一项声明，我可以告诉你，这项声明对阁下是绝对有利的。问候你的夫人……”

“杜鲁门说些什么？”蒋介石急问。

“杜鲁门声明说：‘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须采取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自行制定，并认为任何外国干涉这些问题都是不适当的。……’”

蒋介石惊诧道：“这是杜鲁门说的吗？你们弄错了吧！”

“报告主席，”亲信们齐道：“没有错，这是杜鲁门总统说的。”

蒋介石强笑道：“我懂了，他这样说，是可以使延安放

心，可以获得中国民众的同情。”

“是的，主席。杜鲁门下面那一段话，延安会起反感了。‘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之存在，与中国政治统一不相符合，……应有效地合成一中国国民军。’这分明是要向八路军、新四军开刀了。”

蒋介石大笑：“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今后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反共透口气！”

“不对！”马歇尔到达重庆以后，同蒋介石单独谈道：“蒋将军，你对于延安的着急，不能这样形诸于色！”

“不不，”蒋介石惶惑道：“如果我们再容忍中共，那末他们将越来越凶，到时候再动干戈，可就麻烦。”

“蒋将军不愧是一位反共的急先锋。”马歇尔微笑：“不过问题不在于容忍中共，我们早已同他们开火了，为了夺取沦陷区，中美双方出动了一百多万精兵，你能说是我们容忍中共吗？”

蒋介石心头暖洋洋，咧嘴一笑道：“是啊！”

“所以今天是手法问题。”马歇尔道：“今后，我可能在某些地方，对蒋将军有不敬之处，请你不必误会。”

“这个，”蒋介石苦笑道：“这个——”

“这个问题很简单。”马歇尔低声道：“蒋将军统治下的中国民众，据我们所知，对你不十分熟识。全中国各地，真正拥护你的，只是些官员。”

“不，马歇尔先生，你中了延安宣传——”

“我诚恳地告诉你！”马歇尔晃晃脑袋：“我们派遣在中国各地的人员，他们拿的是美钞，不是延安纸币；他们为华盛

顿服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一点蒋将军必须信任我！他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事实，说明了延安的确取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中国人、华侨们对你的捐献不起劲，但他们用尽种种办法去接济延安，这个说明了什么？你们在大后方拉壮丁，拉了又跑，跑了再拉，但你的队伍始终不足额！延安正相反，他们达到了同仇敌忾的地步。来自东京的密件说明，战争时期日本兵最大的痛苦是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个又说明了什么？在大后方，男女老少都对你的政府有反感，但青年们却不计生命危险奔向延安，这又说明了什么？"

"很抱歉。"马歇尔搓搓手："我不是在这里诉说不愉快的事实。我只是告诉蒋将军，我们是谈心事，——说得明白点，反共是要反的，但决不是最简单的事，你只要签个字，我只要点点头就可以办好的。我说的几个例子，委实是真的！无奈你的处境又如此，因此千万不可以运用明朗手法！如果我们马上宣布内战，这事件的后果，却会反而造成红军壮大、使中国人拥护共产党的后果！

"当然，美国为了支持重庆，结果同样受到中国人民的唾弃，这个损失在你在我，都是不可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反对正面反共，你同意吗？"

蒋介石只是怔着，半晌不说话。

"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些。"马歇尔道："拿贵国目前各战区的情形来说，拿你长期反共的经验来说，要在今天明朗反共，是个失策！我们在前方的处境并不好，一百一十万三千多中美精锐部队，对付中共的战争并不理想，不能硬干自取溃败，故此我们必须慢慢来。"

蒋介石开口了："马歇尔先生，你的意思同赫尔利大使他们的意见一样：一边谈一边打，让全世界人们心目中，先产生一个'政府和平谈判但是共产党不听话'的印象，然后削弱人们对延安的同情，一举而消灭之！"

"蒋将军说的极对。"马歇尔道："我们就这样重新开始我们的反共大业吧！"

马歇尔于是对外公开宣布道："我到中国来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建议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停止敌对行为；我们建议把红军吸收在国民党部队之内，按相对的实力而定比例；我们建议召集国民党、共产党和各独立派系的全国性会议，以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并建立联合政府！"

马歇尔的表演逼真极了，他在同周恩来、张群、罗隆基等人晤面时，大声疾呼地保证道："我知道蒋将军对各党派的态度，这次来要请他修正这种态度。我公布的几点建议，也就是美国对华新的计划。蒋将军如果接受这个计划，那末杜鲁门总统授权本人，向中国政府保证将有重要的经济援助，可以供给中国战后重新建设之用；反之，如果蒋将军拒绝美国建议，那末杜鲁门文告中的含义是不会误解的，今后中国简直不会再从美国获得军援和经援，你们几位应该放心了吧？"

延安代表和其他民主人士半信半疑，但见马歇尔为状诚恳，也乐于同他晤面。不料消息传出，说是美国驻华大使将派遣魏德迈继任，顿时引起纷纷反对。

马歇尔耸肩摊手，苦笑着向蒋介石道："实在难搞，实在难搞，他们都反对魏德迈将军出任驻华大使。"

蒋介石愤然道："不管这些算了，美国驻华大使是美国的事，延安凭什么不同意？我都表示欢迎了！何况艾奇逊副国务卿就将发出任命。"

"蒋将军，"马歇尔不慌不忙道："我建议你不要同他们在表面上呕气。老实说，让魏德迈继任驻华大使，是我同你的主意，我们当时的决定是：我们已向延安表示让步了，口头上让一尺，行动上进一丈，这是最划算的办法。所以搬出魏德迈来，今后可以取得莫大方便。可是我也不是一味蛮干的，我只是取得艾奇逊的同意，并且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这件事，不希望他们公开登载，但希望传到延安代表的耳朵里去。"

蒋介石急道："那目前我们怎么办呢？打退堂鼓，打消魏德迈使华的好主意吗？"

"主意是不会打消的。"马歇尔道："但是，方式要改变，我当时透露这个消息的意思，是试探延安方面有没有反应？如果赞成，那是最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幼稚；如果反对，那要小心，他们的确有眼睛看不见的后盾——"

"什么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我指的是民意军心！"马歇尔瞅一眼蒋介石，目光之中，带点儿"可惜你没有民意军心"的抱怨之意。正是：烂铁不成钢，主子也神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欲取而故予　岂道人人皆盲者
劝架成帮凶　原来个个是孬种

却说马歇尔恨铁不成钢，恨蒋不成王，无可奈何笑笑，说下去道：“中共感觉到有把握，所以敢在闻讯之后，就到我那里去表示不赞成。周恩来说魏德迈在布置反共，执行反共，有这么一个‘反共大使’，那怎么行？你们美国到底是调解来了？还是火上加油来了？我给他问得只有傻笑的份儿，只好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立刻打电报给副国务卿艾奇逊，请他撤回对魏德迈拟颁的任命。”

蒋介石还是不乐意道：“这样做，是不是显得我们太软弱？”

“软弱？”马歇尔大笑：“你们中国有句‘欲取故予’的老话，我们要这一手，也是这个意思。我要在他们心目中造成这种

印象：‘美国是民主的，魏德迈不受欢迎，美国就收回成命了。’这里面有许多好处：首先是同延安讨价还价问题，我们今后可以说：我们在什么问题上已经退让过，我们又在什么问题上退让过，你们不能太狠。那时光我们还可以造成一种舆论，批评延安‘不知足、有野心’，如果我们此刻不退让，来日怎能给他迎头一棍？”

蒋介石这才点头道：“好主意，好主意。”但他立刻感到不妥：“这样说起来，我们也不打算要东北了？”

“为什么不要东北？”

“因为要向延安让步。”蒋介石道：“那个国共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你不是要亲自参加制订么？”

“那怎么会！”马歇尔道：“停战令怎能把东北包括进去？你放心好了。东北不停战，让我们先从东北打起，把关内的军事行动先冻结起来，然后攻向关外，接着用关内大打配合关外大打，最后达到共产党军不能存在，符合中国政治统一的目的，我们早已说过了。”

“这个好，这个好。”蒋介石感喟道：“要是没有你们出主意，我只知道大打一通了。”

“这是时间问题。”马歇尔道：“大打是要来到的，只是要个‘手续’。”他大笑：“让他们放心，对我们信任，那时候就是中国共产党乖乖儿自取灭亡的‘手续’！”

两人相对大笑，觉得延安方面似乎真的在信任马歇尔，前途大有可为。蒋介石接着问道：“那么，谁来继续赫尔利的职务呢？我以为别理会延安这一套！”

“不不，”马歇尔笑道：“一个国家派出一个大使，是应该

征求对方同意的，这是普通礼貌。我们虽然以你为中国的代表，但中国问题微妙，也应该尊重他们一点的好。不但尊重，而且还要叫他们深信不疑，当我们是知己呢！”马歇尔反问："假如有一个中国通当美国驻华大使，你同意吗？"

“中国通？”蒋介石一怔，心想在中国居住越久的外国人，对他的“德政”越清楚，此事委实不妙。于是摇手道："我看还是从美国派来吧。”马歇尔笑道："你放心好了，这个人是拥护你的，否则我们怎会派得出？"

“他是谁？”

“司徒雷登。”马歇尔指指窗外远处："燕京大学的校长，出生在中国杭州，又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蒋介石皱眉道："我认识这位老校长，满口中国话。可是这个人也不能使我放心，他的学生，他学校里的教授，很多都是共产党。"

“不见得吧？”马歇尔挨着蒋介石坐下，低声道："你不能这样过早下结论。司徒雷登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策人物之一！"

蒋介石暗吃一惊："司徒表面上是个校长，实际却有这般本事，倒小看他了！”因而喜道："这样说起来，你们派出司徒，是打出了重要的一张牌，要逼使中共走投无路了。"

“我们还没有决定派出司徒，”马歇尔道："只是同你商量，有没有比较合适的人替代赫尔利？老实说，我们还希望司徒慢一点露面。他藏在学校里越久，对我们的帮助越大。"

蒋介石似懂非懂："那为什么？据我的部下报告，成都学

潮之中，燕京闹得最厉害；那批该杀的领头人里面，多半是燕京的，而且这批家伙居然自己还出版报纸，对我冷嘲热讽！”

“你不能光是看到这些。”马歇尔道：“燕京大学里面，也有我们的人，是么？三青团、国民党，不都有代表在那里么？燕京的校务，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么？等时候一到，你再把这批不安份的学生一把抓，还怕来不及吗？”马歇尔阴沉地一笑：“主要是我们要在各大学里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让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感到兴趣。蒋将军当然清楚，司徒先生在中国几十年的辛苦不是开玩笑的，美国花了这么多钱在中国办学校也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国内自己失学的孩子还多得很呢！”

蒋介石好象明白，但不十分清楚，吞吞吐吐问道：“那末这样说起来，司徒先生不是办教会，也不是办学校的，是——”

“这个你别问。”马歇尔笑道：“他目前是不作左右袒，从北京的日本集中营里走出来，回到他成都的学校去，将来，他在紧要关头以大使身份出马，你可以想一想，他的意见，他对中国人的说服力，是不是有份量？所以这张牌太重要了！我希望能慢一点打出去，那就更理想。”

蒋介石于是提出了几个人名，但马歇尔认为都不理想。

“等一等吧。”马歇尔道：“先把停战问题弄妥之后再谈也来得及。按照你的建议，一个由三个人构成的小组委员会，由我做召集人，包括你的代表张群，”他一顿：“延安代表当然是周恩来了。”

“我看见共产党就有气！”蒋介石从沙发上蓦地起立，声音发抖：“马歇尔先生，别停战了，借给我原子弹！到延安掷

下一颗，我不相信他们还敢反抗！”

马歇尔吃惊道：“蒋将军，你说什么？”他对他上下打量一阵，双手按住蒋介石双肩，示意他坐下去道：“你又变卦啦？”他思索一阵，半晌，这才开口道：“蒋将军，你应该冷静点，现在对方答应停战，我以为还是我们的便宜！昨天我得到一项资料，这是红军晋冀鲁豫军管发言人对外公布的，他在《纵谈自卫战争》中说：‘八路军等起初一本和平团结之方针，隐忍退让，以冀使对方觉醒’，但我们‘得寸进尺，压迫更甚！’深入到他们解放区中去了。你的傅作义部暂编第三军副军长刘万春发出电报，证实了我们运去的部队‘骚扰地方，奸淫抢掠，纪律荡然，民怨沸腾！’……”

“刘万春已经办了！”蒋介石愤愤地说道。

“可是这种事实还是存在的。”马歇尔再三劝阻道：“那个发言人说，他们因此‘忍无可忍，乃起而进行自卫战争’，我们在民众拥护方面已经吃败仗了。就拿武力来说吧，十月中上党战役，阎锡山损失三万多人，十九军军长史泽和许多高级军官都做了俘虏；十月末到十一月初，你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等部七万多人遭歼灭，十一战区总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高级军官也遭活捉，我们还能打什么仗，进攻什么解放区？人家不进来攻我们，我觉得已经不错了！”马歇尔叹口气：“可是我们也不必悲观，只要处理得好，局势一定会扭转过来的。我们受到教训因而宣布‘停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完全对的！不过你又变卦，还想掷出原子弹来，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赞同的了。”

蒋介石一面思索，一面喝水，那模样恨不得把杯子也咬

碎吞进肚去似的："马歇尔先生！"他还是试探道："不赞成用原子弹炸延安，是顾虑什么呢？"

马歇尔道："这个也可以同蒋将军谈谈，不过千万不能说出去，包括你的部下在内。"

"我当然守秘密。"

马歇尔皮笑肉不笑道："为什么我们要用原子弹炸广岛、长崎，蒋将军当然听说过了。"

蒋介石道："是的。为了不让对日胜利的最后一击算在苏联帐上，所以你们抢先用原子弹；其实用不用原子弹，日本最后一张王牌关东军也会垮在苏军手里的。你们看到了这一点危机：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危机，所以下了这毒手，目的在于苏联。"

"一点不错。"马歇尔眉头紧皱道："不过当决定使用原子弹之前，我们政府中人，也引起了强烈的争辩。有一些朋友反对这一手，他们认为原子弹用在战争初期，还有可说；如今眼看日本溃败在即，嗯，那是人人都看得穿的。何况牺牲在原子弹下的人不是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兵，而是日本老百姓，他们经过这场浩劫，这场不必要的浩劫，会世世代代仇恨我们美国。但后来另外一个意见否决了这个意见，那是说：使用原子弹的目的在于苏联，苏联没有原子弹这玩意。杀鸡儆猴，让莫斯科听到日本土地上的原子弹爆炸而发抖！叫他们老实点，不要干涉美国的政策，否则——哼！"但马歇尔立刻紧皱双眉。

等了一阵，蒋介石问："还有什么顾虑呢？"

马歇尔道："这不是顾虑，而是事实了。苏联有什么反

应暂且不提，但来自日本的消息很糟。当时反对投原子弹者的预言，如今已一一证实。日本人的确仇视我们美国，而理由是说我们丢过两个不必要的原子弹，他们损失重大，惨绝人寰……”马歇尔怅望窗外：“这个倒不是什么同情或者慈悲问题，而是今后我们如何从日本人那里挽回‘情感’的问题。”马歇尔面对蒋介石：“所以说，我们有了这次经验，就得考虑原子弹怎样用法；但在日本人不满美国的事实尚未纠正之前，我们暂时不打算再轻举妄动。”马歇尔说：“蒋将军，如果我们损失了中日两国老百姓的支持，那我们无论怎样厉害，恐怕是很危险的。我们的政策之中，就有一个心理作战部的机构，而乱丢原子弹同心理战是不相称的。”

“我劝你们别想得太多！”蒋介石振作精神道：“根据我统治中国的经验，只要有军警宪特，便可万无一失；你们不是有更好的海陆空三军吗？”

马歇尔思索良久，答道：“蒋将军，我们暂时不谈往延安丢原子弹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延安丢原子弹，早在你想到之前，我们也有人想到了。现在你暂时搁下这件事，我们谈谈旁的吧。不过你也别以为我们在日本丢的那两个原子弹是丢错了，我们还以为丢得好！让苏联吃不消！”

蒋介石这才有了笑容道：“是啊，我可以拿脑袋担保，苏联绝对出不了原子弹！今后你们便可以拿着原子弹走遍天下，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我们也叨光了！”蒋介石忽然想到：“不过我想取得你的同意，不管用不用原子弹，我们的报纸上，可要先用原子弹了！”

马歇尔笑道：“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已经答应在延安使用

原子弹了吗？”

“不不，”蒋介石道：“那我不能这样说，我只想叨一点点的光，说如果谈判破裂，我们将要动用原子弹，不提美国是否同意。”

马歇尔不置可否，却望着宋美龄笑。

蒋介石纳闷间，马歇尔开口道：“夫人，你的嘴在动，好象要说什么。”

宋美龄咧嘴一笑道：“你们说得起劲，我无法插嘴。我想问问马歇尔将军，你不是在上个月说过的吗？你们国务院将对我们的政府发出一个反苏照会，由我们发动一个大规模反苏、反共的运动，给中共一个致命打击吗？为什么这个照会到今天还没见？”

“夫人真细心。”马歇尔道：“不过夫人可以转告蒋将军，这个照会迟早要发的，问题在于目前还不合适，对方有几下子，我们不应该处处授人以柄，等一阵再说吧。”

“你的意思是指军事方面有了显著的收获以后再说？”

“不错，”马歇尔只是点头：“到那时候中共已经动弹不得。所以关于东北停战不包括在协定之内的那件事情，周恩来反对最烈，老实说我们也没法解释。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们说：‘停战协定是从一月十三日起有效，但东北停战却要算到两个月以后，到那时候，你们在东北已经完全垮台，等我们回过头来，慢慢地收拾你们了。’”说完三个人相对大笑。

但笑得更响的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那天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蒋介石打了两份英文文件报告美方道：“国民大会内容复杂，我们已经把它拖下来了。但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

下，作为国民大会预备会议的政治协商会议，已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

“在贵国的建议下，我们作了极其民主的布置，出席三十八人中，国民党代表只有八名；共产党代表七名；民主同盟代表九名；青年党代表五名；无党派者代表九名，我们并且礼貌地保证，保证这些党派，将来都可以在国民大会中获得席位。

“在我致开会词前，先行报告关于停止敌对行为的措施已经有协议，停火命令立即颁发。我并声明政府已在采取适当措施，以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种自由；承认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提倡各地方自治及人民依法选举；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在开会致词中，我说明这个会的任务，必须使国民大会如期召集，民主立宪早日完成；在国民大会召集之前，吾人也须借协商与调停，尽力消泯足以妨碍统一，影响社会和平安定，与延滞国家复兴的一切因素。政府召集协商会议完全出自责任感，不容有自私或其他动机存于其间。凡会议之决定有利于建国与增进人民福利及有助于国家之民主化者，我和我的政府无不接纳。”

马歇尔夸奖道：“这个报告写得好，漂亮极了！”

蒋介石乐不可支，但谦让道：“这完全是你的功劳。要不是你们有这么多锦囊妙计，说得天花乱坠，让共产党看得眼花缭乱，啊哈，今天我已经在指挥作战，可不会说得那么娓娓动听了。”

“不，”马歇尔正色道：“这是蒋将军自己的成就。你从‘不

惜一战’到‘边谈边打’，肯接受我们的建议，实在是一个飞跃的进展。”

于是更高兴的笑，在二月九日那天爆发：美国国务院大规模反苏、反共的照会，在这一天到达重庆，到达蒋介石的手里了。

“蒋将军，”马歇尔匆匆会晤道：“那个照会你同夫人盼望已久，但实行时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不能出现漏洞。”

蒋介石愕然：“反正是反苏反共反民主同盟，还顾忌什么？”

“不，”马歇尔道：“我们要进行另一个步骤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有两个人打架，我们把甲双手执住，嘴里喊‘别打了别打了’，但乙的拳头却雨点般落在甲的身上，试问是谁吃亏？当然是甲。所以现在我们便要来这一步！”

“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制订整军方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不得移动防地，我们的队伍开过去！”

蒋介石眼睛一亮：“好哇！”

“而且我还要向另一个目标走去！”马歇尔挥拳伸腿，不可一世：“别忘记把共军归并到你的部队里去！”忽地又皱眉道：“军事方面一旦布置完毕，我想该回华盛顿一趟，——”

“那怎么行？”蒋介石急道：“你不能走。”

“我不走，你不便放手大打。”马歇尔沉思道：“我走后你可以放手了。”见蒋介石闻言而笑，马歇尔吩咐道，“不过我此去的另外任务，还是同决策机构研究几个问题，例如到底派谁来继任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你们的政协会议发展估计等等，

因此我想知道你对政协会议的处理，——不过你叙述必须真实，你公开的谈话我都看到了。”

宋美龄笑向蒋介石道：“那让我先说吧。”

蒋介石道：“还是我先说。”他思量一阵：“马歇尔先生，这些都是真话，报纸上不许登载的真话，你们拿去作为对华政策的参考吧。如果我们不在上党、平汉吃败仗，那末我们便不会停战；如果这些什么民主人士不哇哇大叫，我们便不会召开什么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点马歇尔先生必须记得，中国问题前途很不简单，贵国对我的援助，唯恐不够而不嫌其多。”

马歇尔笑出声道：“嗯嗯，那是一定的。”

“军事上不顺利，政治上也不顺利。对昆明学生的惩罚效果很低，反而引起了其他各大都市的什么反内战运动，我很不痛快。你们美国朋友是可以想象的。同时，杜鲁门大总统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挽救了我一着险棋，这一点，我对美国是十分感谢的。”

马歇尔又笑道：“别客气了，你的事情同我们的事情，利害完全一致。”

“不过召开政协的目的，”蒋介石道：“我们都这么想，希望用这个会议来使他们软化，使他们信以为真。然后我们便乘机重新布置剿共策略。”蒋介石叹一口气：“所以如何使政协会议不受他们影响，事先我花了不少气力。我曾经组织了许多政党，准备分取政协代表的席位。我请于斌主教弄了一个‘天主教民主党’，这个党当然也是贵国帮忙的，否则一个宗教怎会组党？你们的帮忙实在太大了。”正是：如此帮忙，越帮越忙，事实说明，帮了倒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挥兵直上　谈建国却重建军
声泪俱下　看调处竟无调人

话说蒋介石唾沫横飞，面对主子丑表功，求奖赏道："我又命令调统局派出干员刘野樵组织'中国农民党'，另一干员张沆弄了个'和平党'，此外还有'民主党'、'中国民主党'等等，很多很多，热闹极了。中国民主党招待记者时，自称同国民党是父子关系；民主党开会时还特地找来一批舞女跳舞；和平党则大大宣传，说他们建党在民国九年，党员有两百万之众。这些党派发宣言、印章程、招待记者，花样百出，目的则只有一个：要求参加政协。马歇尔先生，你以为我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吗？"

"很够，很够。"

"可是，延安实在该杀！"蒋介石道："我以为这样一来，

他们便没有资格参加，或者没办法在政协发生作用了：不料毛泽东一开口，我的计划一笔勾消！”

“他说什么？”

“毛泽东说：不参加抗日战争的党派，没有参加政协的资格！”

马歇尔皱皱眉头，苦笑笑。

蒋介石哭丧着脸道：“马歇尔先生，你说共产党可恶不可恶！还有，根据我们商量过的，我们决定在政协会议中拿‘统一’来对付他们的民主。我这一次元旦广播，一口气说了十二个‘统一’！我说统一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我说统一是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履行的！可是，”他一顿：“又是共产党……”

“延安又说什么？”

“他们说我嘴里的统一是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代名词；他们说只有实行民主，停止内战，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们……”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马歇尔道：“后来政协会议上很多人提出了四项民主原则，并且说如果你不宣布，他们就要宣布；于是你来了个‘人民之自由、政党的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等等四项诺言。”马歇尔安慰他：“蒋将军这样做是对的，我们要看清楚，目前若干形势，是对我们不利。”他接着皱眉：“不过据我所知，蒋将军的部下，在这一段期间，表演得很不妥当，有些地方糟透了。”

蒋介石一怔道：“是吗？我一定要查办！”

马歇尔欲言又止，只是叹了口气：“蒋将军，你还记得去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后，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公报吗？"

蒋介石摸不着头脑，抓抓光头道："记得。它主要是说，美、英、苏三国忠实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你记得就好。"马歇尔再问："三外长会议的公报是这样说了，英国和苏联也真的没有干涉你的内政，可是我们美国又怎样了？"

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道："马歇尔先生，我懂了，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书面上要有一套；行动上另有一套；而我在召开政协期间，对这一套没有好好地运用……"

"做得太明显！"马歇尔截断了他的话道："譬如说，你派人在校场口捣毁沧白堂的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不显出你太性急了吗？"

"是，马歇尔先生。"

"这是政协会后。"马歇尔道："开会时的情形，也显得太无诚意。要知道你的部下这样做，除了提高对方的警惕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呢？何况连接近你的人都在报上写文章，说你的代表们'见解之幼稚，言语之卑劣，令人痛哭'！"

蒋介石十分惶恐："是的，马歇尔先生。"

"还有在政协之前，"马歇尔道："你怎么能这样下令，要你的部下进攻共军？我们固然在进攻共军，可是手法上怎能这样不干净？"

蒋介石开口了："没有啊，马歇尔先生。"

"那或许我的资料有错。"马歇尔冷冷地掏出几份文件，往茶几上一放："这就是。"

蒋介石忙不迭展开细读，只是其中之一是一个作战令，由他具名；另一个是孙连仲的手令，默读措辞，并无不当之处。

马歇尔却开口道："蒋将军公开发布停战令是一月十日，但你这个作战令是前三天发出的，你密令部下'政协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其尚未缴械地点，应速令当地驻军施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希秘密迅速，免遭共方借口。中正。子阳。'你这个手令如果落在共军手里，那不是误了大事吗？不是要对方提高警惕，要国际间批评是你错了吗？"

蒋介石辩道："不会落到对方手里去的，我们用的是电台，而且又是密码。"

马歇尔不悦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正色道："蒋将军，有几句话压在我心头很久，今天我非说不可了：共产党既不聋，又不瞎，而且很厉害；可是你对他们的估价是十分低的。譬如刚才那个电报，还有孙连仲在一月十二日传达你的手令电报，"他一指："孙连仲说得极其明白，秘书同我翻译时，我就差点儿跳起来了。孙连仲竟然这样说：'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必迅速霸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你想如果这个电报也落到对方手里，再把你那个电报一齐公布，这后果又怎样呢！"

宋美龄连忙插嘴道："马歇尔将军，不要紧的，一来对方没有发现，二来今后我们做得更妥当些，那便行了。"

马歇尔也岔开话题道："我们当然相信蒋将军的办事精神，譬如中美合作所吧，那就办得很好，很有成绩。"马歇尔告辞道："我要回去了，希望我们边谈边打的做法顺利成功，调处调停的手法畅通无阻，否则我们如果陷于进退两难之境，那实在是你我双方的不幸。"

蒋介石笑道："那怎么会？马歇尔将军你放心好了。"

马歇尔踱到窗边，接过帽子，披上大衣，却望着窗外发怔。蒋介石从他肩膀上望出去，只见夜空如墨，烟雾迷漫，长江两岸渔火点点，拉纤的行列在唱着不知名的歌曲，悲壮凄凉，高亢入云。马歇尔喃喃地说道："这情景是平静的，但我们心头是不安的。我们必须在大后方老百姓还没有受到延安传染的时候，——但是延安的风暴前哨，已经到达重庆，到达全国了——"他缓缓地回过头来，狠狠地道："赶快彻底消灭共军，趁我正在这个时候调处调停，这机会可不能放过！"说罢一一握手，大步而去。

却说那个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重庆官场的嘴脸，蒋介石的德性，不特国际间认为离谱儿，连亲蒋者也引以为忧。这样闹下去，蒋介石纵使还坐着中国第一把交椅，但无德无能，这把椅子也没有几天可坐了。

蒋介石在手忙脚乱之中，坚持着他的"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便是扩军、建军和运兵。对外任何谈话，都为他真实的意图放烟幕。他以为共产党虽是问题，但摆在面前的条件，特别是美国的调停，对他绝对有利。他对延安无所惧，不怕国内外指责他出尔反尔，一日三变。

不过说真的，他对延安无惧，却对毛泽东、周恩来没办

法不害怕。两人尽管斯文得比大学教授更富学者风度，但在战场和会场上，分明延安对他无所惧！他发誓要让美国为他拔掉这个钉子，而赫尔利、张治中于八月二十八日飞延安把这两位“嘉宾”请来之后，毛泽东在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送归延安，周恩来就留下谈判。这位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当年为大局排除成见，为枪口向外而杯酒释前仇共同御侮；如今同样为大局盼蒋排除成见，为建设祖国而共同努力，没料到却被蒋视为“要命之人”而不再是救命恩人。

蒋介石恁地也不能放心，戴笠日夕向蒋报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代表的行动。结果是“查无可疑之处，却有可虑之处”。因为中共代表团不但严肃，而且可亲。尤其是周恩来，从早到晚既要参加会议，又得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入夜曾家岩五十号的办事处里外，蒋的特务据点乌灯黑火，老鼠似地跟踪、窃听、捣乱，但“周公馆”中灯火辉煌。代表团夜夜开会，汇报研究情况，每一次会议完毕，周恩来必亲自准备材料向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这份辛勤勇敢连不少特务也为之感动，这份凛然大义构成了敌人对他的敬畏，这份史册罕见的伟大情操来自毛泽东思想。再加上蒋介石迫于政治、军事上的压力，为期二十一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不同程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决议。但过程极不顺利，蒋介石不理会“墨迹未干，言犹在耳”，经常背信弃诺，自食其言。

每当美方活动加强之日，蒋的自满也就使中共代表更难容忍。蒋介石每次有恃无恐地接见周恩来，对方的抗议越激昂，他越感到适意。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周恩来道：“陈立夫先生显然在威胁各党派，说‘不能抹杀现有一党专政制度，否则一切问题不能解决！’这种论调对于大局前途，是不利的。”

蒋介石差点从心坎笑出声来：“这是我的意思，你们不同意又怎么样？”但他放下一脸笑道：“周先生请放心，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我不知道。”

“那末张群先生的报告该是官方的了。”周恩来道：“他说他主张东北各地不受停止冲突办法的限制，只有中共部队被整编，那才是问题真正的解决；美国兵驻在中国，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要并作一件事解决，这又是说明什么？”周恩来冷冷地一笑：“是不是说你们一定要以武力夺取东北等地，中共部队必须停止自卫，必须受你们的改编，而让美国兵常驻中国，帮助你们用铁路运兵进攻解放区呢？”

蒋介石心想这也是我的主意，你们反对有屁用？但照样一脸笑道：“这个，这个我事前也不晓得，不能代表我的意思。”他反问：“周先生有什么高见？”

周恩来道：“我们的意见，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也说过好多遍了。但今天我还愿意补充一些：停止内战是要无条件的！南到海南岛、北到内蒙、东到东北、西到绥远，凡是有冲突的地方都应该停止下来，无条件地停止下来，这才是公平的。”

“公平？”蒋介石差点笑出声来：“公平值几个钱一斤！”但他作愁眉苦脸状道：“周先生，据我看来，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不公平啊！”

“有的！”周恩来道：“除了以前曾谈过的，不妨再举个例，

譬如拿恢复交通来说，你们都把这个责任搁在我们肩上，而你们封锁解放区，我们不独走路无自由，邮电被扣留的也很多，这能算公平吗？”周恩来双目注视：“所以大家都在说，只要政治民主化，国内一切问题都拿政治方式来解决，那就是根本消弭内战的好办法，到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了。国家向大建设迈进，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参加建设，中国前途才能光芒万丈！”

“这简直是小孩子的说法！”蒋介石恨不得当面点破，让中共死了这条心：“天下是我一个人的，任何人没有份！你们抗战、牺牲，算是活该！”但他忍着，强笑道：“周先生有些地方说得很对，中国是有希望的，不过我们之间的谈判，还得按照手续，慢慢进行。”他要使中共完全放心，试探道：“我不知道毛先生、周先生对于今后大局，有什么看法？”

“我们是向和平的目标进行。”周恩来道：“因此我们的代表团，就将要提出一个《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对国家的热诚，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八年来生活悲惨的人民的关心。”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那个草案呢？”

“明天就可以提出来了。”

“好好好，”蒋介石心头一惊，假作镇静道：“好极了，先给我一份看看吧。”但第二天蒋介石收到这份草案，却认为远较自己估计为严重，立刻召集亲信道：“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你们都看见了？”

“是的！主席。”张群道：“政治协商会议今天根据这个纲领在进行讨论。”

“什么！”蒋介石变色道：“这个纲领能讨论吗？什么‘联合政府’、什么‘和平’，谁要你们讨论的？简直是大笑话！”

亲信们面面相觑，还是由张群回答道：“报告主席，在目前的气氛里，如果我们不接收这份纲领，是不大合适的。何况主席还没表示不准。”

陈果夫也插嘴道：“共产党无论什么纲领，我们都不会通过，主席可以放心。”

蒋介石不悦道：“不但不通过，连讨论也不要！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纲领！”他忽然想到：“我们有没有新的纲领？”

各人再次面面相觑，没有回答。半晌，蒋介石狠狠说道：“我知道了！你们所以接受人家的纲领，只因为我们没有纲领！”他大声喊：“你们商量来，商量去，今天研究，明天开会，到头来提不出任何纲领，你们怎么搞的！”

众人默然，因为从致电毛泽东“欢迎谈判”以来，一直没做“谈判”准备。

蒋介石反剪着手，气得直打转。过了一阵，又狠狠说道：“好吧！你们胃口真不错，把人家的纲领接过来了——。”

张群委婉地表示意见道：“这个不能说是我们这么多人都是饭桶。我们是敷衍他们去的，根本想不到有什么《和平建国纲领》要研究；对方既然提了出来，我们也没法子当场拒绝，贻人口实。大家只好接下来讨论，然后一推一拖了事。这件事在我们也是不得已的。”

蒋介石听这个老友这样说，想想也不无道理，于是改口道：“既然如此，你们便照预定计划行事，不可通过，尽挑毛病。还有，这个什么《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我反对用‘和平’二

字，最好不用，说是《建国纲领草案》，也说得过，干脆把‘和平’二字去了！”

“是，主席。”众人一齐点头。

“还有，”蒋介石道：“不但我的建国纲领里不要和平，而且我的建国重心在建军，把军队弄好，才谈得上消灭共产党，这一点你们不能不知。因此，这个纲领里的什么‘联合政府’，我是万万不答应的，哄哄美国人还可以，要白纸黑字写在纸头上，那绝对不可以！”

众人答是。张群皱眉道：“可是这个‘联合政府’是对方草案中的重点——”

“你们不提它就是了！”蒋介石斩钉截铁道：“我们绝对不提这个玩意，你们发言要注意！”蒋介石以拳击桌：“你们千万记住，同他们开会时，矢口不要什么‘联合政府’同‘和平’字眼！我让会议纪录特别注意这件事！”

“是的，主席。”众人脸有难色。

蒋介石不悦道：“怎么？你们都怕起共产党来啦！”

“不，不，没有的事。”张群着急道：“问题是今日之下，大家口口声声谈‘和平’，我们这几个代表，怎能矢口不提和平呢？还有，‘联合政府’这玩意儿不管成不成，开会的时候，报上发表的时候，这是难免要提到的，所以——。”

蒋介石道：“没有关系，我们了不起可以在口头上提提，但绝对不能形诸于笔墨！”他恶狠狠地喊：“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这倒不假。列位看官，十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名义来华，二十二日美国海军开始运送国民党军杜聿明部前往东北进攻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六

年一月七日，蒋介石给所有蒋军颁发“尽速抢占战略要点”密令，三天后的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同时颁布了停战令。国、共、美三方面代表同日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于北平。在中共和全国人民坚持为和平奋斗的情势下，加上蒋在马歇尔指示下认识到为了永远做皇帝必须争取时间充分展开军事活动，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同一天开幕。当“拖”到二月十日，蒋介石想说也憋不住了，重庆各界在校场口公开庆祝政协成功之日，戴笠爪牙就奉命破坏，捣毁全场之外，还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人。蒋介石以为中共代表团总该吓跑了，没料到周恩来、邓颖超等立即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当晚在政协会议代表紧急会议上，周恩来就这件事代表严正谈话，抗议蒋特暴行。蒋介石一声冷笑，二十一日干脆派爪牙捣毁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翌日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捣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民主报》，以为如此这般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倒行逆施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欺人太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戟指而斥　周公无畏惊天地
瞠目而听　记者有感传中外

话说情况如此演变，亲痛仇快，恶劣万分！

周恩来不可忍！

因为在同一天，又接到一封蒋特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周恩来更不可忍！

周恩来当晚决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于是曾家岩上，一时车水马龙，拥挤不堪。人人都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住宅，因此亲切地名之曰“周公馆”。但这个公馆与众不同，蒋介石予中共代表一所狭小的普通三层楼房，已见“小家子气”，三层楼中的二楼由特务占据，对上下两层监视，更见小器。周恩来就在楼下向中外记者愤怒抨击蒋的恶行，宣布了事件真相，要求蒋严惩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外记

者即使有冒牌参加的蒋特，也深感老蒋太不体面。一般有正义感的记者，那更不必说，正在窃窃私语时，忽见周恩来一手上指，大声疾呼道：

"记者先生们，我这楼上，住的就是国民党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这些话，就是我周恩来说的，你们报告罢！"

此事传入蒋介石耳朵，连假笑都笑不出来，目瞪口呆久久，问戴笠："当时情形怎么样？你说你自己化装藏在楼上，一定看得很清楚。"

"是，先生。"戴笠忽地变成了结巴嘴："在场的中外新闻记者，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听周这么大声喊，他们个个呆住了。"

"是吗？"蒋介石舒了口气："他们担心我杀周的头！"

"报告先生，"戴笠道："邮电检查所查到不少中外记者的电报，都说他们为周恩来这种大无畏气概感到震惊，敬佩极了。有人还说非常感动，感到……"

"去去，我不爱听！"蒋介石直跺脚。

"回来！"蒋又把戴笠喊住道："还都计划，重要的是安全，把你的方案拿来！"

"是，先生！"戴笠的声音象哭。

没几天，冯玉祥找到蒋介石道："这一次，我大概可以成行了。"

"大哥一起走吧。"蒋介石假意挽留道："一路走，路上热闹些。"

"你不会缺伴儿的。"冯玉祥言中有物道："再说要我坐飞

机，太浪费了。”

“大哥好说。”蒋介石便问：“那末是坐汽车走了？要不要我同他们说一声。”

“不必了。”冯玉祥笑道：“飞机和汽车，我都不想坐，想坐也费事，不如坐船吧，我已经接洽了船。”

“那很好，几时给大哥送行？”

“不必了，你很忙。”冯玉祥透口气道：“今天我来看你，为的是打听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听说，”冯玉祥道：“你们在开会调处，分组停战，这样下去，中国真是有希望了。”

蒋介石暗自提防，心想这个讨厌的盟兄，看样子一定又有什么花招，但只得笑笑。

冯玉祥朝他瞅一眼，说道：“最近有几个大学教授来看我，他们说了些事情，我心里很难过；而有关停战小组的新闻，更使人越听越糊涂。”

蒋介石一怔：“大哥说什么？”

“我先问你，”冯玉祥道：“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最近对民主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很凶，不是抓，便是打；不是关起来，便是拿去枪毙，这样做，不大符合政治协商精神吧？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别生气。”

“不会的，不会的。”蒋介石强笑：“这都是底下办事不力，象民盟代表抗议搜查住宅，我还派孙科出面表示道歉呢！”

“你能这样做，是对的。”冯玉祥点点头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焉，古人这句话说得很对。你能在这些地方表现民

主，希望你在其他地方也如此。”

蒋介石一惊，作疲乏状道：“大哥，我在这些地方，花的气力实在太多了。”

“可是我不信。”冯玉祥道：“照目前的趋势，国共好象在合作，要团结；但是事实上，我怀疑内中有文章，着实使人担心。兵荒马乱这些年，老百姓受不了，国家也希望和平。美国出来调解，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我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大哥错了。”蒋介石暗自吃惊。

“我也希望是我错。”冯玉祥长叹：“可是你看看，‘调处’的成绩在哪里？那个‘调人’又在哪里？”

“不是马歇尔将军吗？不是分了好几个小组，在各地进行调停吗？”

“你不说也罢。”冯玉祥目光如炬，蒋介石不由打了个冷战，听他低沉而恳切地说道：“据我所知调处、调停都是幌子，内中并无调人——”

“有的——”

“我说没有，你听听：徐州小组的中共代表给拘押了，济南小组、新乡小组、晏城小组的中共代表也给拘押起来了，你都知道吧？青岛小组的中共代表挨了打，住宅还遭搜查，你知道吗？承德小组中的中共人员，竟给我们炸死了四个，你知道吗？总共三十六个小组，只有广州小组把粤境中共部队调到烟台，算是唯一完成任务小组。你知道吗？我们同美方、中共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调处执行小组，并没有在各个冲突地点执行调处，你知道吗？听说我方代表郑

介民和美方代表马歇尔不仅不制止我方队伍向共区进攻，不仅令其所派的小组代表进行间谍活动，反而还把对方的代表抓的抓，炸的炸，这算什么啊！”

蒋介石急道："没有的事，我一点也不清楚，一点也不清楚。至于间谍，我想是外面人造谣中伤，有意对美方造谣打击。”

“人家有凭有据的。”冯玉祥愤然道："人家还指出那个间谍的姓名：淮阴小组美方代表屈门温上校！”

冯玉祥不等蒋介石开口，长叹道："我知道我的话不中听，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人家可以不在你面前说话，我不行，我不说便睡不着。”

蒋介石见他热泪盈眶，心想这位盟兄是这种脾气，在这些地方不如顺着他一点，便也顺水推舟，叹口气道："大哥真是明白人，我一天到晚忙。他们什么事情都瞒着我，我一问，他们便说什么事情要紧，这些事情少管管吧。”蒋介石作无可奈何状："我一开口，他们便要我注意健康……”

冯玉祥抹抹眼睛，苦笑道："是吗？他们竟把一个人的健康，看得比整个国家的健康还重要吗？”冯玉祥明知这是蒋介石的“挡箭牌”，但不便点破，劝道："当然，你是一国元首，健康很重要，但对大事可不能放过，人家不让你管你也要管；至于那些小事，什么过江渡船不干净啦，什么院什么部的窗帘不好看啦，这些事情你倒不必自己去管。你想想，抗战八年，总算胜利了，胜利以后的国共合作问题，有多重要？可是停战小组雷声大、雨点小；嘴上斡旋的外国人却反而火上添油，你说这怎么得了啊，你怎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是全不知情，”蒋介石感到很窘：“不过——”

“我想请你告诉我，”冯玉祥起立：“到底对中共的态度如何？”

“当然合作啦，大哥，自由民主……”

“如果你说决心‘剿共’，我也没得说了。”冯玉祥道：“我出家也罢，隐居也罢，无论如何不再到你面前噜苏，可是你又说团结合作、民主自由什么的，但事实又不尽然，这使我……”

“大哥别着急，慢慢来……”

“不能再慢慢来，开足马力都怕赶不及！我又要问：这一阵全国各地都在反共反苏，北平游行时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的口号；重庆游行时高喊‘民主联军不容存在，铲除东北地方政权，要求政府加强武力接收’的口号；还捣毁了新华日报、民主报，打伤了九个报馆里的人；这些口号、这些行动，难道你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冯玉祥把脸一沉：“他们没有你的同意，敢这样胡来吗？何香凝从香港写信给孙夫人宋庆龄呼吁和平，你没看见吗？”

蒋介石可怔住了。

正在这当儿，露着一条缝的房门被拉开，侍卫长进来，立正在蒋介石面前报告道：“马歇尔特使到。”

“我就来，我就来。”蒋介石如获大赦，拉拉冯玉祥的手道：“大哥，你的话我都记住了，万事请放心，我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敢违抗我的命令！”

冯玉祥跟着起立，却不走，问道：“马歇尔将军来，一定是为了调处吧？我想见见他。你不赞成吧？”冯玉祥瞧他那个

着急劲儿，苦笑道："好吧，那我不去找他。不过希望你听我几句话。"蒋介石一心一意要走，忙不迭点头道："你有话尽管讲。"

"我怀疑马歇尔的调解。"冯玉祥开门见山道："因为有事实证明，马歇尔不是在调解，他好比有些常见劝架人，看见两个人在打架，他便抓住其中一个的胳膊，嘴里嚷着：'你们别打，有话明讲。'其实是让另一个人的拳头，一个劲儿往对方身上打去，对方别说还手，连招架都不成！"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心想这一手原以为是他同美方的杰作，不料人们都看清楚了。但他辩道："不会吧，他们真的在调解。"

冯玉祥长叹道："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是在调解，那末天下人都变成傻瓜、都是疯子，对血淋淋的事实竟然会看错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说你民主，没封新华日报的门，可是我就买不到新华日报。问副官，说报馆是没封门，卖报的报贩可都给抓的抓，赶的赶了，我让副官自己去买，想不到他在街上撞见了周恩来在卖报。你想想，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好！"他望前走："我走了，我们南京再见吧。"

"那末大哥先走一步了。"

"你不妨再冷静地想想。"冯玉祥道："外国人帮中国忙，十个有九个别具用心，他们只是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个代理人，根本不是真的希望什么中国强大，马歇尔的做法便是证明。抗战开始美国还供应日本军火，拿来杀中国人，这不去管它；现在分明要中国内战，分明要我们消灭共产党，把最重要的和平建设搁在一旁，咱们没有建设，没有工业，那将来，不，

现在美国货已经象潮水似地倾销中国，将来如何？真教人不寒而慄！你当然明白美国为什么对没有调人的‘调处’这样感兴趣，原因就是这！”冯玉祥舔舔嘴唇：“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将来两脚一蹬，什样功名利禄也带不进棺材里去，趁这几年，多做点好事，将来也让后人多想着咱们。”他伸过手去：“你在目前的声望，已经很高很高。应当怎样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进行建设了。只要你肯朝和平建设的方向走，肯真的成立联合政府，那不但我这个没有用的大哥会拚老命做事，我想全中国的人都会拥护你的。”说着互道珍重，各自散去。

蒋介石实在不舒服，便拿侍卫官出气道：“象这种人见我，你老早就应该报告有人来看我了！拖那么久才进来，不象话！”

侍卫官只得直挺挺站着，心想你这个人也真难侍候，不见冯玉祥便干脆不见，却怪逐客令下得太迟，这个差使委实……。蒋介石骂了一阵，又吩咐道：“去问问黄仁霖，那个慰劳盟军的事情怎么样了？刚才夫人还在生气。”

黄仁霖接到电话，忙不迭当面报告道：“这件事情因为规模太大，所以才弄好一大半。这几天正在大兴土木，马上可以全部完成。”

“地点在郊区吗？”

“报告主席，是的，在郊区，我们给它提名为‘安乐乡’。”

蒋介石一笑：“哦。有多少婊子？”

“报告主席，找到八百个。”

宋美龄听说黄仁霖到，一阵风似地卷到客厅，作生气状

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搞的，人家迢迢千万里到中国来，我们应得给他们一点安慰才是啊！那天晚上我参加大使馆的派对，他们都向我诉苦，说是找女人不方便，这日子实在不好过。"

"没有问题啦，夫人。"蒋介石道："刚才他跟我说，已经找到了八百个，集中在近郊。"

"八百个？"宋美龄道："够不够？"

"差不多吧，夫人。"黄仁霖道："上不了楼面的私娼我们不要，总要挑一挑。半个月来挑遍重庆、成都，这八百个女人已经是尖儿、顶儿了。"

"会说英语吗？"宋美龄道："如果不懂，有些G. I.是会感到不方便的。"宋美龄抿嘴一笑："虽然这些事连哑巴也懂得。"她问："那末房间已经弄好了？"

"快弄好了，夫人。"

"我的上帝！"宋美龄兴奋之至，吩咐接线生要马歇尔的助手接电话："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你们顶重要的事情，已经由黄仁霖将军给你们办好了。八百个东方美女已经集中听候使用。什么？……哈哈哈哈。"宋美龄搁下电话，蒋介石急问："他说什么？"

"希望我们把八百个女人分分等级。"

"这个好办。"蒋介石道："黄主任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你去分吧，按照她们的年龄，姿色，会不会讲英文，你分门别类去编排好了。"

"他们还希望床铺舒服点。"宋美龄道："说是根据以前各地的经验，我们准备的床铺太随便，好多人从床上跌了下来，

甚至有送医院的。”

三个人接着大笑，半晌，蒋介石一本正经道：“黄主任，你好好去布置吧。他们到中国来帮忙反共，这点忙我们应该帮帮，花多少钱，你用了再说。反共还需要一个时期。帮美国兵找女人也需要长期办理，你放手做好了。”

“是的，主席。”黄仁霖告辞，宋美龄也跟着出去，把老蒋搁在一边。正是：“孝悌忠信礼义廉”，亏他天天挂嘴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廿七回

东北流血　李兆麟惨遭暗杀
故都震惊　钱俊瑞等人入狱

话说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议成立。蒋介石分明不愿为而为之，对这个协议十分别扭。张群等人心中有数，搁下签字毛笔，便驱车蒋介石官邸报告道，“这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只是点点头道：“他们很高兴吧？”

“当然咯！”张群道：“主席本来的意思，东北、赤峰、多伦不能停战，我们早在一月十日发布停战令时说清楚了，但中共代表坚决反对，便产生了今天的协议，他们当然很高兴。”

“高兴得太早了吧？”蒋介石冷冷一笑：“现在我们运兵到东北的计划很顺利，马歇尔和美国海军帮了大忙，这个停战协议，订不订都没有关系。”

张群善观气色，知道藏在这句话的后面，有一个比停战协议更轰动的东西，开战！但他不便问，只是试探道："四月一号，就是五天以后，我们的国民参政会要开会了，主席一定要训话去的，对东北停战问题一定有所指示。"张群的意思是这个协议墨迹未干，要反悔也得稍缓，等待一个机会。千万不可在参政会上放大炮，这样子，在军事上固然解决不了问题，在政治上却又一次失掉信用，大大不妙。

但蒋介石的演讲，不但使张群这类谋士吃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始而愕然，继而愤然了。

蒋介石在参政会演讲道："五天之前，我们同中共订立东北停战协议，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同共产党能永远停战吗？"

众人面面相觑，心中暗自吃惊。

"我告诉你们吧！"蒋介石右手平举，作希特拉状道："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的美式部队，已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了！"

会场中顿时哄动，一片窃窃私议声。

"我在这里等候前方的捷报！"蒋介石大声喊："老实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停战可言！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没有什么和平可言！"

场中鸦雀无声，只听见蒋介石一个人在大喊："军事冲突的调处，只能在不影响我接收主权，行使我的行政权力前提之下进行。"

与会人等虽是蒋介石手下的官员，但内中不乏头脑清醒之士，对于蒋介石这样三翻四复，出尔反尔，简直到了痛心

疾首的地步，但又敢怒不敢言。而延安早在参政会这次集会之前所发表的声明，却掩盖了蒋介石的声浪，更使有良心的重庆参政员感到不安和愤懑。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四年间蒋介石没有丝毫收复东北的意图，相反的时刻破坏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延安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东北人民与日伪斗争了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北满、东满的抗日联军，与冀热辽一带的八路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全东北，建立了民主政府。蒋介石派人去接收东北，本来就毫无道理。中国共产党为了和平、民主，允许国民党接收东北，只要求在东北实行民主，国共双方军队共同维持治安，消灭伪军与土匪，避免军事冲突，这是一项重大的让步。……”

“你们要知道，”蒋介石咬牙切齿道：“凡是延安不喜欢的，我们一定要欢迎！延安要求和平，我就给他战争；延安要求民主，我就给他围剿，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夙愿！

“还有，延安对政治协商会议有兴趣，我们就要浇他一头冷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的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对延安不能讲什么客气！”

蒋介石演讲完毕，即行离场，指挥戴笠扩大“配合戡乱”去了。他免不得同马歇尔等人，估计在关内、关外的中共军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消灭。

但参政会散会以后，若干参政员却在为蒋介石的“前言不对后语”摇头。有的说：“分明在三月二十七日订立的协议，四月一日便推翻了。”有的说：“分明在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

典礼上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中正当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决议。'但刚刚六十天，蒋介石又公开宣布'决不能承认了'。"人们只得相对苦笑，摇头叹气。

蒋介石的参政员在喘气，蒋介石自己却在高兴：他们杀了松江省副主席李兆麟。

"这一次做得不错。"蒋介石当面嘉奖戴笠道："延安根本捉不到刺客，由他们怎么说，别理他好了。"

"不过也不容易。"戴笠也丑表功道："命令传达下去了，说李兆麟是个共产党，辽阳县出生，二十九年就在北京参加中共，'九一八'后出关发动游击战达十四年之久，对东北太熟，东北老百姓对他也很合得来，这些都是我们不许可的，先生说要是这个人留在东北，那对我们是个大祸害，非把他干掉不成。但是他们都有点怕。"

"怕什么？"蒋介石一怔。

"他们说，日本人杀死了不少共产党员，李兆麟也是他们十四年来急于逮捕的一个，可是一直找不到，——"

"所以他们慌了？这些脓包！"

"后来命令他们非杀不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表示这笔"行动费"没有揩油："派了好几个干员去，到底在哈尔滨成功了。"

蒋介石狞笑道："很多人夸奖日本刑警和黑龙会，但他们得不到手的人，我们可得手了。不过也便宜了李兆麟，我不打算割下他的脑袋来，放在药水瓶里公开展览，杀鸡警猴！"蒋介石把脸一沉："戴主任，一个李兆麟还不够，你懂吗？"

戴笠忙不迭立正，却说道："报告先生，第二个、第三个

李兆麟得慢慢来，否则国内乱嚷嚷倒不怕，国际视听可得顾虑顾虑。"

蒋介石略一沉思，笑道："你也懂得这个？很好很好，那把北平《解放报》的人全部给我抓起来，不必杀他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吧！你不知道延安在北平出版的《解放报》有多厉害！"

"是的，先生。"戴笠道："初步调查已经来了，这个报纸由钱俊瑞负责。这个人已经查明，抗战时曾经主办过'战地书报供应所'，在湖南湖北等地，成立过好多分处，对宣传抗战做过不少工作。宣传抗战是共产党的事。钱俊瑞没有问题是共党份子，早该抓了。"

"那末你就抓吧。"蒋介石冷冷地说。

"报告先生，抓多少？"

蒋介石不悦道："我看你越来越不放手了。什么抓多少？有就抓，抓完算数！"

戴笠哭丧着脸道："报告先生，不是不放手，实在是不放心。我们这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对外尽可不提，事实上民间的反应不大安静，他们人人自危，个个惶恐。局里有些人上过呈文，美国顾问也说过，说抓人这件事，顶好分头办理，分期办理，不必一口气抓上几个月，这样做在民间造成了一种不安气氛，反而对我们不利。"

"小孩子见识！"蒋介石听说美国顾问也说过，便不再一口气骂到底，但坚持道："在我看来抓人反正是抓人，怎么抓、怎么杀都是一样的。告诉美国顾问，中国同美国情形不同，我们这里没关系。"

"是的，先生。"戴笠道："事实上我们干得也真不含糊。拿

前几天南通的情形来说，抓抓杀杀之外，又把四个领头小家伙绑得象串大闸蟹，丢进长江喂鱼去了。”

“好好。”蒋介石挥挥手：“你准备去吧。”

“报告先生。”戴笠道：“最近有一批他们的人要回延安，包括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他们已经在办理飞机手续，我们——”

蒋介石皱眉道：“由他们去吧，反正一旦延安消灭，这几个人还不是仍在我们手中？你要是在这个时候动他，反而不妙，算了。”结果王若飞等因蒋撕毁诺言离渝失事，蒋成为间接杀人。

“报告先生。”戴笠道：“那末西安民盟负责人李敷仁的问题，我们——”

“那就动手！”蒋介石自沙发中起立：“距离远，干掉他没关系。以后就这样做，别问我了。”他补充一句：“除非有点名气的人。”蒋介石接着召见了几个军政大员，问了些“配合剿共”的情形，正想出门，宋美龄来电话道：“有一个美国记者要见你，我已经代你答应了。”

“好好。”蒋介石道：“不过这几天我没有功夫，最快，也得大后天。”

“就是大后天吧。”宋美龄道：“我让侍从室安排时间。”

“慢着，”蒋介石问：“那个美国记者，不会同史迪威一鼻孔出气吧？”

宋美龄噗哧一笑道：“你放心，我反而担心你的谈话不能登报呢。”

美国记者到那天访蒋一进客厅，果然先作声明，说这次

采访纯粹是代表国务院问候蒋介石，双方可以言无不尽，但为了国际视听，即使拍发新闻，必将缩短到最简单的地步。

“好好好。”蒋介石拿丰盛的菜肴款待这位来自华府的“知心人”：“所以我也没有再请旁的客人，只有阁下、我和夫人。外面不知道。”

洋客酒醉饭饱，三言两语便转入正题道：“马歇尔将军回去，已经三个多星期了。他要我问候蒋将军和夫人，还带了一些礼物。”

宋美龄眉开眼笑：“真快啊，他是上个月十三日走的，这么快就一个月啦？想起来，好象他是昨天走的一样。”

“马歇尔将军，”洋客抽烟喝茶，忙个不了：“从二月九日我国国务院发出反苏照会开始，同月二十五日制订了整军方案，规定中国共军不得移动防地，这是贵我之间第一个胜利；三月十一日他主持成立东北协定，把对蒋将军不利的局势缓和一下，这个协定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签字，把共军迎头一压，这是贵我双方第二个胜利；现在我们的海军加紧运兵东北，蒋将军也已推翻东北停战协议，马歇尔将军便应该走开让蒋将军放手做去，他说他在华府静候贵我双方第三个胜利！”说罢举起茶杯。蒋介石夫妇忙不迭如法炮制，三人喝了口茶，欢喜之至。

“北平的空气是很紧张。”洋客笑道：“我从各方面观察和采访，并且冒充史迪威的朋友同那些左倾教授各种人物谈话，知道《解放报》钱俊瑞等三十九人一齐被捕事件，的确正在北平造成极大的动荡。”他微微点头：“这个要请蒋将军命令部下，善为处理，别闹出乱子才好。”他把腰一弯：“外面也有人

说，三日那天王若飞等几个人飞延安，飞机在途中出事，也是蒋将军布置的。”

蒋介石大笑：“这一回，他们可猜错了。”

“不，”洋客摇头道：“他们说即使你并没有预先布置破坏，放个定时炸弹，但他们因为你推翻了停战协议才上飞机回去的，因此他们说，这几个人的遇难，这笔账也要记在你的名下。”

蒋介石满不在乎道：“记在我名下的账，实在太多了。水利失修，水灾惨重，便有人说是我做不好；河南灾荒，饿殍载道，也有人说是我做不好，反正是那么回事了。我干脆大开杀戒，把这批家伙斩尽杀绝，落得清净。”说罢怪笑，倏地降低声音问：“我是早下决心消灭共产党，现在只看美国态度怎样了。”

宋美龄插嘴道：“我看美国政府也差不多，只是反对的人太多——”

洋客笑道：“反对不反对，那是另一回事。不过我们希望知道的，蒋将军进攻共军，到底有些什么收获？”

蒋介石道：“以前的不提了，这一次大反共，从今年一月十三日到今天四月九日，我的部队向他们大小进攻三千六百多次。……”

那洋客闻言一惊。

“使用兵力一共两百五十八万人！”

洋客把纸烟自口角取出，夹在手里发怔。

“攻占他们村镇两千多个，县城二十几座。”

“啊！”洋客赞叹道：“这真是个不得了的数字，这样说起

来，蒋将军的成绩实在不坏。”

蒋介石口沫横飞道：“这些数字，并不包括东北！”

洋客眼睛一亮道：“东北怎样了？”

“我的八十七师正在进攻四平街外围。”蒋介石道：“虽然还没拿下来，但是一定可以拿下来。这一点瞒不过阁下，我的部队全部最新美式配备。”

“马歇尔将军说，”洋客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东北。共产党在那里打了十四年的游击，人地两熟，不可小看了。”

蒋介石点头道：“这个很对。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还没有正式宣布剿共的缘故。我只要等到你们的运输工作完成，帮我运送精兵两百多万人到达各前线；帮我用你们的飞机舰只，编成我强大的空军与海军，那我便要动手了！”

“蒋将军准备怎样动手？”洋客大感兴趣：“这是国务院最关心的，请蒋将军详细说明。”边说边掏出纸笔。

“今天还不能够谈到这个。”蒋介石笑道：“其实到那时候该怎么做，马歇尔将军也可以想得到。一旦正式破裂，还有讨价还价吗？”

那洋客把钢笔和小本子放回口袋，点头道：“好，那以后再谈罢。我只是告诉蒋将军，敝国政府对蒋将军是十分关心的。”

“多谢了。”宋美龄给客人递过水果盘，自己取了一个广柑，笑道：“你们对我们真好。”

洋客道：“今天我借着三分酒意，也想同蒋将军和夫人解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你们心目中，恐怕还存在着阴影。其实史迪威也罢，罗斯福也罢，对蒋将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的。”

“不见得吧？”

“是这样的。”洋客说：“你们抗战期间，罗斯福就说过了。他说把中国建设起来，在这一仗打完之后，中国一定需要我们的援助，我们将与蒋将军的政府同享利益。这些话在史迪威的日记中也写着。至于为什么要你们同中共握手呢？因为美国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事情比重庆政府为多。这些话连《新共和杂志》都刊载过。这说明了同中共握手，对于取得民间的拥护来说，有着重大的作用。”洋客微笑：“这经过你们比我清楚。”他把腰一挺：“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美国对华政策要更积极才好。林白上校说过，‘要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纳尔逊先生说过，‘要把中国变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这种语气蒋将军和夫人听见之后会感到兴奋，但中共相反。因此杜鲁门总统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曾经为这个问题大声疾呼，说共党军队之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

宋美龄作感激状道：“蒋将军也时常同我说，你们的帮忙实在帮得不小。不过蒋将军不大愉快的地方是，你们有些朋友，对我们的政府指摘得太多了。”

“是吗？”

“譬如说什么民主不民主之类。”宋美龄噘起嘴唇：“这会影响我们的声誉。”

那洋客沉思一会，正色道：“夫人，关于这一点，一定要请夫人转告蒋将军，我们之间有些朋友这样批评，对蒋将军也只有好处，而不会出毛病的。——你听我说：你们已经

明白了这一基本的问题：华盛顿支持重庆而非延安。但事实上延安在民间的威信不小。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重庆，必须走曲线才行！什么是曲线呢？喏，我们先肯定中共对抗战有重大的功绩。要知道不这样做会引起广大的反感，这对我国的信誉便有损失。既然肯定中共的功绩，然后确认蒋将军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这样，中共无论怎样抗战有功，他还不是不能代表中国！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打打谈谈，谈谈打打，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蒋介石还是不大乐意来自美国的批评："那末，希望你们的批评少一点，轻一点，要知道东方人不同西方，面子问题最要紧。"

洋客微笑："蒋将军，东方是东方，我们明白。可是如果坚持一个显而易见是有问题的事物，试问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纳税人乖乖地听命？他们不掏钱出来，嗨，事情便难办！"

宋美龄从中打圆场道："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一旦我们行宪，有了国民代表，人家也不会说我们不民主了。"

洋客拍巴掌道："对，你们要进行这些节目了，否则难免有人说闲话。不过蒋将军当然可以放心，拿司徒雷登先生的话来说吧，这句话他还没公开表示，他说：'以中国目前局势而论，对日和约的讨论尚属次要，首要工作该是军事剿共！'你们听，这还不能说明今天美国的态度吗？"

提到司徒雷登，蒋介石精神一振："司徒先生到底什么时候来中国？"

洋客沉吟道："这个我也说不上来。大概在四月下旬，一

定要来了。驻华大使的职务很重要，不能空得太久。”他问：“日本投降后司徒先生来过重庆，听说又老又瘦又多病——”

宋美龄“啊”了一声道：“可不，这位老先生是在去年九月三日，庆祝胜利的前三天到达重庆，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他重庆比他的诞生地杭州是好是坏，他说凡是中国土地，他都喜欢。老实说，这位老中国通，懂得中国的事情比我还多。”宋美龄一笑：“我见过好几位美国的中国通，都很懂，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日本的中国通懂得的还要多。”蒋介石随口说道：“长得又象，有些日本的中国通干脆连姓名都换了中国的，不容易看出是日本人来。”

“我说美国的中国通比日本的中国通还有研究。”宋美龄坚持她的意见。

洋客笑道：“既然是中国‘通’了，那不论美国、日本，都一样地通，哈哈！”他接着问：“听说司徒先生去年在重庆，还见过毛泽东。”

“是啊，”宋美龄道：“我又记起来了。”她指指蒋介石：“他在九月二日招待外交团，赫尔利大使也在座，毛泽东看见司徒先生来了，两人便招呼。毛泽东告诉他，赫尔利大使把他从延安接到重庆来了。他说在延安，有很多燕京的学生。”

“司徒先生怎么说？”洋客十分有兴趣。

“他说他早已知道了。”

“后来呢？”

“后来，过了几天，毛泽东同周恩来还请司徒和傅泾波

吃了一顿中饭，不过我没有去。”宋美龄想了想：“听说那天的中饭，双方谈得很热烈，除了他们几人，其余统统是年轻的学生。”

蒋介石插嘴道：“我就是这一点不懂。虽然我已经明白，司徒先生是我们自己人，但他的燕京大学里，却出了这么多共产党，说什么‘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实在……”

洋客笑道：“蒋将军，话是这么说，但你应该看得深一点——”

蒋介石立刻作答道：“我早就明白了，司徒先生在中国几十年，他的光阴与准备工作不会白废，在对付共产党的战斗中，最终会有见效的一天。可是我等不及，我只看见、只听见燕京的学生在反对我，反对我蒋介石！”

“蒋将军！”洋客见他生气，笑道：“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这样子，更显出司徒先生的手法高妙。他将来说的话也更有份量，这对于蒋将军今后的统治，尤其是军事行动，是十二分重要的一种力量！”正是：“我爱真理胜老师”，青年愤慨举世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赤胆忠心　红旗所向歼顽敌
乌天黑地　白昼梦呓笑先生

话说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举世关心中国局势之际，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与中外记者延安参观团的谈话带到重庆之后，蒋介石严令不准发表，且继续对延安造谣诬蔑。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文思，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威尔伯·彼德金等人，却将同年七月七日新华社所发上述材料交与重庆美、蒋双方，引起双方好大一场争吵。那消息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为题，说明“统计数字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并缺华南抗日纵队在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战绩”。那数字惊天动地，大小题目有力，行文生动强劲。请看：

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

击毙和杀伤敌伪军九十六万余名。

俘虏敌伪军二十八万余名。

投诚反正敌伪军十万余名。

以上敌伪共损失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我军主要缴获：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枝。

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我军抗击侵华日军：在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以前抗击侵华日军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后仍抗击侵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六；我军抗击全国伪军百分之九十五。

创造了十九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

解放区普遍在十九个省：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

解放区人口有一万万以上。

我军在抗战中发展成为正规军的已达一百万。

解放区民兵有二百二十余万。

（以上数字现正逐渐发展增加中。）

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中国共产党

神圣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八年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新四军在敌人后方的英勇抗战业迹，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顽强的敌人在我军不断打击之下，也逐渐对前途悲观起来了。但是国内居然还有一批被反共成见弄得头脑象顽石一样的人，瞎着眼睛，乱吵什么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一九三七年以来就没有打过仗”，共产党实行“封建割据”，“河北全在日军占领之中”，“游击战争现在绝对没有成绩”等等。我们已经发表了八路军、新四军自己的报导，也发表了盟邦人士的报导，现在再从敌人的报纸杂志和文件中，摘录一些挨打的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亦足以证明给大家看看敌人虽然对共产党百般辱骂、歪曲、掩饰，究竟还不能不多少透露一些无可隐讳的事实；而那些安然坐在大后方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们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信口雌黄到了什么程度。

（一） 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战绩

“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在华北对敌作战一万一千四百三十次，占全数百分之七十五。”（见附表）

“中共党军交战意识显著昂扬”

“华北军作战目标系以中共军为主”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载北平十三日特电称：

“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此（指友军的士气完全消沉）相反，在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党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弃尸体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方所收容的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

"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显著昂扬。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数百次，这就是说，每天平均交战四十次以上。何况在山岳地带，严寒溽暑等坏的自然条件下，华北军的敌人又是挑动民族思想决战的中共党军。

"特殊的战斗，是和在南方战线上不同，每一个士兵都不得不素朴的（指除了老老实实挨打之外，别无他法），各自成为战斗单位（指日军无法彼此援助）之奋战……现在，在华北的中共正规军号称二十万，要连游击队包括在内，则有八十万之多。并且他以冀东为中心，进入到热河方面，企图在那里建立新的边区，而不断地跃起工作。因此，华北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在屡次对中共党军的作战当中，华北军对于他们所夸耀的游击战术，以及三分武力七分政治的扰乱民心工作等，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具体地表现在去秋以来对中共党军的连续的剔抉作战上……只有对于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党军的消灭作战，才是华北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敌同盟《时事月报》第八卷第一期（东京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发行）载敌华北军一九四三年综合战果称："交战回数一五，二三八次；交战敌兵力二，零五四，五六一次，华北军作

战目标系以中共为主，此就交战次数约七成为对中共作战的事实，当所了然……这也说明中共党军是怎样得意地运用游击战术，并依靠政治攻势，来扰乱华北。”

“敌西部《每日新闻》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南船北马》栏，载敌记者阿部作：《改正中共观》中称：“有人称中共为‘共匪’或者‘土匪’……我想还值得考虑……从目前所发表的自一月至四月华北军战斗状况看来，在四个月中间，交战回数是六千零四十二次，其中四千三百五十六次，即七成以上都是和中共作战，即一天平均作战三十次。当想到这样的现实时，单是称中共为共匪，那恐怕也是针锋相对的‘匪’。

“不看中共的作战地位，而浮浅的说，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八路军，只要皇军一打就‘垮’，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合时代了，人民不会依靠它的等等，这种中共观，应当从对中共作斗争六年后的今天现实当中，大大加以改正。”

“两月内八路军对治安区作九百零四次之攻击。天津伪《庸报》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载消息称：本年七月两个月间，中共对治安之攻击……七月为三百二十二件，八月为五百八十二件……此项数字，有关对中日军警及铁路之破坏，电话线之破坏窃取等等。”

材料根据：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载北平特电华北军发表；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载伪中华社电；敌同盟《时事月报》七卷八期载敌大城户部队长谈话；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载北平电华北军发表；敌同盟《时事月报》，七卷六期载七月二十日北平电华北军发表；同上报七卷七期载北平八月十九日

〔附表一〕一九四三年

区	时　　期	总交战回数	对八路军交战回数	八路军所占成数	总交战兵力(人)	八路军交战兵力(人)
华　北	全　年	15,238	11,430	七成五	2,054,561	(缺)
华　北	一月至十一月	14,030	10,520	八成	1,819,199	1,039,502
华　北	一月至四月	6,042	4,356	七成二	1,898,385	447,529
华　北	一　月	1,410	1,018	七成一	202,600	105,800
华　北	五　月	1,729	1,186	六成七	242,600	119,900
华　北	六　月	1,046	807	八成	163,399	80,325
华　北	七　月	1,216	868	七成	183,000	98,300
华　北	九月中至十一月	(缺)	2,853	(缺)	(缺)	242,293
山　西	十二月	249	205	八成二	25,693	20,059
海南岛东北部西北部	约自42年11月至43年6月	(缺)	6,000	(缺)	(缺)	(缺)

电华北军发表；伪山西《新民报》二十日载伪中华社电华北军发表；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载北平特电；伪山西《新民报》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上海伪《中华日报》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伪中央社广州电。

材料来源：敌《每日新闻》二月十一日载同盟社太原九日电；敌《东亚新报》三月十日载山西派遣军各部队综合战果；敌《读卖报知新闻》四月十四日载同盟社太原十二日电；北平伪《新民报》二月八日青岛伪中华社电；敌《每日新闻》三月九日同盟社青岛八日电；敌《每日新闻》五月八日同盟社青岛七

〔附表二〕一九四四年一至三月华北各地区

地区	月份	总交战回数	对八路军交战回数	八路军所占成份	总交战兵力（人）	八路军交战兵力（人）
山西	一月	299	429	八成三	22,356	17,748
山西	二月	166	121	七成三	15,647	8,754
山西	三月	247	197	七成五	25,081	17,062
鲁东与鲁南	一月	67	56	八成四	(电码不明)	(电码不明)
鲁东与鲁南	二月	52	49	九成四	8,089	5,025
山东	三月	93	71	七成六	26,087	16,626
鲁冀皖北豫北	一月	248	176	七成一	58,000	46,000
冀中	三月	75	75	十成	78,080	78,580
津渤冀中	三月	52	52	十成	5,023	5,023
蒙疆	三月	44	27	六成四	5,945	4,785

注：因所搜集到的敌伪报章杂志，绝大部份是华北的，对华中方面报导较少，故华中方面数字暂付缺如。

日电；伪山西《新民报》三月二日伪中华社济南电；伪《申报》四月十二日北平伪中央社电；敌《读卖报知新闻》四月十四日同盟社天津十二日电；北平伪《新民报》四月十四日张家口十二日伪中华社电。

（二）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兵力及作战地区

“正规军二十四万，游击队六十万，农民自卫团二百

万……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伪中华社讯：为共产军武力中心者，乃是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共产八路军也。其现有势力，以刘伯承所部第百二十九师为中心之晋冀豫边区军约五万，盘踞于山西、河北、河南等三省境附近地区；与此相接近，在太行山脉北部地区扩大赤色势力之聂荣臻，拥有晋察冀边区军约达四万五千之众；此外，有自山东省山岳地带、蜿蜒于河南、江苏两省北部之徐向前所部鲁苏豫边区军，约四万三千；更有联系延安政权陕甘宁边区与山西省北部、而为赤色前卫回廊，以贺龙所部第百二十师为基干之晋绥陕甘宁联防军，约六万。再加华中方面新编第四军约四万，总计其正规军约二十四万之众。

"中共军……潜行于地下。以微菌的蠢动之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变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乃当再加确认者也。"

"伪《中国青年》二卷八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版），载资料室辑《八路怪魔的游击战争》中称：至于八路的数目，恐怕就是总司令朱德亦计算不清，正规军、国军、地方纵队、挺进支队、民兵、游击小组、武装宣传队、少年先锋队，名目繁杂……真是不可统计。……近年来新中华社曾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至于活动地区，东北、满蒙有……'人民革命抗日联军'，华北有八路军，华中有新四军（据传自蒋削除其番号，中共自委陈毅主持以来，已增三倍实力，有正规师六个）。湖北襄、樊以东，湖南长沙以东，福建厦门以西，广州

以东等等，无不大小零星散布其势力。”

“山西敌日文《东亚新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载《华北战线一年的概况》。内称：中共党军之现状。施展其游击战法，六年来如一日，苦心经营，发展壮大的华北中共党军“象前面所说，很难推测究竟它有多大的力量。据称，华北各根据地之正规军共有二十万……他们依靠民众，能够整备、运用、动员民众的组织，这是他们超越了武力歼灭战之最大特长和优点，也是他们强固的基础……中共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军队武力攻势。而是中共地区全民众和平区之攻势，这就是华北思想战的重大性……如认为华北各边区很快就可以被消灭，则是未免有些肤浅。中共仍是抱着开到中原的意志，向华北、满洲挺进的道路并未切断。因此，应当深刻的认识到，华北战线当前的思想战，是极端深刻而复杂。”

“在华北全境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载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三十日之《华北肃清作战综合战果》中称：北平六日发特电，华北秋季作战之综合战果……自九月中旬到现在的各地作战中，其最大的战争，为劈头即开始而现在仍继续中的冀西军区剿灭战。从平汉线、正太线及蒙疆方面同时进击之皇军，到处覆灭其抗战设施……。此外，还有主要的作战，就是山西太岳、晋西北两军之剿歼作战，冀鲁军区旧黄河和小清河中间以杨国文为司令的清河军区的扫荡战等。其中在旧黄河以南地区之鲁西共产军剿灭作战中，予华北抗日人民军以歼灭打击。

“北平六日发电，华北军为了彻底剿灭华北最大之癌的中共党军，和关东军互相协力，自九月中旬以来，在华北全境

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现今在各地继续进行。自作战开始到十一月三十日止，已判明之战果如下……交战次数八五三次，交战敌兵力二·四二一·二九三人。”

“治安确立地区尚不及县境百分之三十”。今年五月一日，北平伪《华北新闻》杂志载：第一直辖行政区所属永（清）安（次）固（安）霸（县）四县，为共匪冀东、冀中及冀西伪军事联系之枢纽。共匪为确保其军事运输起见，曾在各县建有固若金汤之地下工作，为第十军分区，即以上列四县为根据地……甚至县城以内，共匪出没……因之，各县治安确立地区尚不及百分之三十。”正是：侵地夺城血成河，害人害已必噬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老蒋诬蔑　共产党游而不击
敌伪自供　游击战登峰造极

书接上回。话说那文件，资料端的扎实，各方注视，恍惚听见叶剑英继续说道：

“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国，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敌《每日新闻》今年五月载《前进的热河》中称：共产八路军进入热河，妨害热河的建设，他们的尖兵，越过锦古线（自锦州到古北口——译者）打到了热河中部……他们象细菌一样，有空就钻。因之，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他们从滦平一直发展，侵入到西北部的丰宁县。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八路军的策动就表面化了。于是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国。”

“新四军纵横游弋于长江。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三年

四月四日载镇江一日电,《视察镇江清乡工作》内称：陈毅率领新四军，利用民船，纵横游弋于长江间大运河，从江北密运武器来威胁京沪铁路（海南线）。所以今年选长江间大运河交叉着的重要交通点地区，作为新工作地区，其意义是大的。镇江地区和苏州地区（中国把这两国地区并称为镇江地区）的特点：第一、是产业地区，拥有江北、江南物资集散地的镇江。第二、就是新四军的影响，到现在仍然还非常浓厚地存在着。新四军影响最浓厚的地方，是武进县的西北角和丹阳、金擅县境附近。”

“敌《东亚经济》杂志二月二十日载《建立新淮海省的意义》，内称：淮海省……现在新四军仍然盘踞在内……新四军以巧妙的组织和战术，继续着顽强地抵抗，特别他们最得意的强化民兵组织和巧妙的掌握农民，是今后新省政府应当大大注意的。”

“敌《扬子江》杂志第七卷第三号（今年三月七日出版）载《论新安徽省长罗君强》，内称：安徽省……成为和平党、重庆和共产系三者争夺的目标……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各种工作。八路军的沉着踏实和新四军的机敏灵活的工作，都是日本军及和平派军最烦恼的地方。”

“广九路上的‘治安之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敌《每日新闻》载《展开华南第二阶段对共匪清剿战》，内称：以宝安为中心的地区，是有名的中国共产土匪发祥地，而现在仍有共产模范团的组织，和延安赤色政府保持联系，展开赤化民众及抗日运动。尤其是在广州、香港之间，该地‘治安之癌’的共产模范团长王作尧、曾生等领导下有一、二、三营及女子

除奸团、锺馗队等组织，并设置政治、情报、交通、财政、卫生各部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在平常，它们仅有五六百人的兵力，但在非常时期，则农民马上变成士兵，参加战斗，一跃而成四五千人的大兵团。”

读到这里，做贼心虚的蒋介石急问左右："我们的报纸不登这些东西，共产党打多少仗也没关系，但是美国方面瞒不住，要注意，你们找人问过那几个刚从延安来的美国人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共党造谣没有？”

“说过了。”众亲信各皆回报，却瞒住老蒋一句话，那就是到过前线的美国观察员们所言："共军对日作战情况，远较那个材料不全的报告为烈，他们爱国抗战的感情，文字很难描绘的。”

话说美国那些反共者固执成见，死命袒蒋，但假以时日，必明真相，终将鄙蒋。与此相似，日阀侵华以数十年的准备，对外强中干的蒋介石军队势如破竹，对几乎是赤手空拳的解放区民兵和装备简陋的红军，却有寸步难行，备受打击之苦。两相比较，日本报章和电台对蒋军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对延安却完全相反了。

（三）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战术与作战

“游击战登峰造极。敌上海《朝日新闻》文友半月刊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载）武克作《中共军内幕时析》文内称：共军的生活都是极其艰苦的，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对抗战恶劣的环境，打破艰险，巩固部队，必须有超乎常人之

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对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

“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对它的战斗力，就带有闪烁的感觉，以至视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共军的战斗技术在战斗生活中锻炼起来，他们很少从外面得到接济，必须珍惜他们的弹药，使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不致浪费。在优势兵力围剿下，稍一不慎，则有被歼的危险，乃要求具有高度的运动性。这就是中共军在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与敏捷分散行动。”

“伪山西《新民报》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载该报随军记者报导，内称：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产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事变后，窜扰于华北腹地之共产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所谓特殊战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觉得意之游击战……。所谓游击战术，主要其特点，乃在以少数之兵力，于广大地域以内与敌军相周旋，更以扰乱为第一目标……攻敌于不备，乘敌于困疲，而致敌四面受敌之境地，使之立足不易。尤其于广博深奥之山地中，更可利用山地之荫蔽。而出以出没无常，聚散无定之游击战。此外，尤不可漠视者，即与此游击战相配合之政治活动。于共产党地区中，无分幼老男女，皆被彼等所训练，于情报之探听及传达，更为特长。以此与游击战术相配合，实最不可漠视之点。‘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尤为彼等之拿手戏。化整为零，则人员分散，易使追剿兵队迷失目标难于搜查；化零为整，则力量集中，亦可收击敌之效。以

上叙述，皆为狡黠共产党军所用之战法。……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从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

“敌华北前线岗崎北支军报导队员电（伪《庸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载）：（一）共产八路军之军事的活动特征，为游击战，八路军采用的游击之根据，依彼等所言，由战略体势观之，日本进攻则中国防御，日本希望速决，则中国以持久战应之，日本外地作战，则中国为内地作战。在如此之条件下，为打破优势之日军之各个战斗中保持主动性，由敏活之兵力之集中，分散乃至转用，应反覆奇袭……其具体之手段，先努力侦察，完备谍报网，调查我方情况，如我弱即行袭击。又在日方进击之时，任意利用地物、地形、加以夹击，埋以地雷，此地雷战法，最近特别显著。在五月扫荡之时，在阜平县五丈湾以李勇为中队长之游击队，利用地雷收极大效果，作为炸弹英雄，系游击战之重点。于此对日方之肃正作战，以‘有组织’之地雷激战之展开‘为反扫荡必须之任务’之第一。

“（二）游击战八路军特别注意者，即为与民众之关系。八路军由装备之点观之，与精强之日军相比较，当然不成问题。无奈彼等甚能遂行游击战者，系因民众为有力后盾，换言之，为强力之政治力，把握民众，自在活用。即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工作常谋民众，尤以大多数贫农利益之拥护。军方常与民众谋求融和，于此，称八路兵士为‘子弟兵’。在教下级兵士之识字读本中，则有‘边区子弟兵与边区人民如鱼水，应一致团结，扫荡敌人，保卫我等边区，保卫我等祖

国’。八路军士兵中有八项注意：言辩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必还，破坏器物必须赔偿。八路军为民众如此，使与民众关系良好，作民众武装组织，直接间接使协力游击战。此种民众各以年龄、力量，为游击战各执一役。对于八路军之观念，若想象为荷枪之士兵，则为极大之错误。冀西之住民，悉为八路，绝非谎言。”

“地雷战惊破敌胆，如临深渊履薄冰。北平伪《民众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冀西边区调查班追记》之文内称：在过去的传说，中共八路军的游击战和地雷战，真有时觉得八路军有象演义说部中所写的神出鬼没和惯用埋伏的一流人物。所以在七次踏上匪区的土地时，全员都怀着不安的心，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默默中决不敢说出踏地雷、遇八路军等笑话，恐怕遭遇到他们，将不会平安的过去。”

“伪山西《新民报》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载晋豫省境前线该报特派员记：剿共军第一师师长讲话称：八路军……常于我军必经道路附近，暗处埋上多量地雷，故我军若稍不留意，即不免遭受损害。前头部队更宜注意。匪军埋地雷，多在单独路口、必经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顶、尤其山的鞍部，其余如水井附近、房屋内、粮食、器具、或箱柜、柴草、煤炭内，均可为地雷埋伏地点……地上放置树枝柴草或其他破烂器具，均有埋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训，一二年来给予我方的经验，是太多了，谁能忘记呢？……”

“残忍已极之神经战。伪山西《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载山西前线该报特派员二十四日日记谓，日军谷反、

建部、火野各部队精锐，在进攻我太岳区时须同时与沛河及敌方埋设之地雷决斗。日本于行军中，时常于田中道上及各地发见无数之地雷，时见二尺宽之狭路上，前行队留下之纸条，上书注意地雷……尚有在开门之际，轰然爆发者；此系以線系于地雷之信管上，开门之际，即合牵动爆炸者。此外尚有设置于灶内或炕内，待日军不加注意，点火利用时，以致伤害者。日军部队对此残忍已极的神经战，须以极端之信心，于通路、门后、灶口、坑内各地加以搜索……”

“汽车务必依前边车辆之辙痕通行。伪《新民声》杂志一卷三期（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出版）载北支军调查班冀西视察记，内称：正定县出发至山岳地带以后，我们看见了汽车务必按前边车辆之辙痕通行的木牌，而知道我们已经踏上敌人的地雷战的战场了。尤其是从山县南甸镇步行，西至苏家庄，再由苏家庄步行爬山涉水，西经庄子河等村，至边区司令聂荣臻曾办公居住一年半的红崖村的途中，我们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后边的人一定要踏着前边人的足迹，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满了工兵警告我们‘地雷地雷’的声音，脑子里浮满了地雷的影子……据说，当他们在去年秋季讨伐以前，他们已按村之大小分配给各村以五百或三百地雷，让老百姓遍地埋置。”

“轰然一声，可怜的‘皇军’又踩上了地雷。张家口伪《蒙疆新报》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载伪宣化省公署琴音止《冀西剿共从军所见》内称：走了约三十分钟的时候，是走在一个两山相挟的山沟的附近，忽然发下来‘有地雷’、‘站住’的命令了。于是车辆就一齐停住了，我听见了这个‘有地雷’的命

令，吓得连车都下不来了。不多一会儿的工夫，到前方约有百公尺的地方，发出来一声可怕的爆音，这是踩了地雷了。啊！这时有两名可怜的皇军勇士，满脸缠着白色的绷带，被汽车送回涞源去了……”

“政治攻势巧妙有力，各种方式无孔不入。敌《剿共指针》第六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发行）载《今年中共的新动向》，内称：中共的政治工作可分两种：一种是为建设根据地赤化政权的政治工作，一种是对治安区的政治攻势。对我治安区的政治工作，把中心放在妨碍与瓦解新政权，扰乱民心，提高抗日思想，离间民众对日关系等方面。这些都是采取地下谋略的方法，特别是最近我方加强治安强化及物资封锁政策以来，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则更加巧妙和毒辣。其主要方法如次：（1）化装潜入。伪装亲日份子而潜入新政权的武装团体或日本方面各机关内，在表面上表现热心工作。在暗地里则从事地下工作。这些事实，从检查机关的活动上，在各地均被发觉。今后随着我方治安的巩固，这些伪装地下工作，会更加增多的。（2）经济阴谋。经济阴谋主要的是妨碍与破坏我方开发经济资源，反封锁，密运和搅乱我方的金融等。特别是进行对炭矿，军用仓库，交通机关及重要设施的纵火破坏等的积极工作，并进行煽动工人怠工，以减低生产效率等。（3）宣传时事以搅乱人心。巧妙地捏造和歪曲国际情势进行反宣传，说日本经济破产，外交穷途，及国内不安等；并宣传前线日军被迫不得不撤退，以动摇民心……凡是有人民生活的社会中，他们就一定发展他们的组织，凡是有他们的组织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建立把

握民众的政策。”

“敌《剿共指针》第六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敌北支派遣军第一八〇〇部队黄城事务所出版的半秘密刊物载《利用秘密结社的热南地方的赤化工作》，内称：中共在任何的社会条件下在任何的地方上，都在适应实际情况，运用变化无穷的战术，争取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在这里，把热河省南部的赤化工作作一个介绍，以供读者参考：(1) 热南地方敌人工作的特殊性：民国二十七年，八路军在五台山建设抗日赤化根据地以后，分出一二〇师的一部，以萧克为司令，编制晋察热挺进军，开始热河省南部、冀东区、察南区的赤色工作。在这个地方的赤化工作，除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外，又因为冀东地区在事变前就是日本对华工作的据点，热南地区象他们叫嚣的是在倭制伪满洲国的领土里等，所以赤化工作的成否，在政治上也有重大的意义。他们争取民众的宣传，是污蔑和反对满洲国政府：一、统治经济，二、整理蒙地，三、招募劳工，四、禁止鸦片。而他们巧妙利用‘在家理’和‘红枪会’，作为进行工作的组织基础。这一点是应该注意的。在整理蒙地缴土工作上，他们抓住农民的土地观念这个封建的顽固思想，利用这种容易陷于怀疑的弱点，进行反对宣传，煽动人心，进行反对满洲国政府的工作。因之，往往土地多的，便由于害怕整理土地而被它诱惑，以致参加了反满抗日的工作。(2) 中共的组织工作：在这里，不能只是从他们的主义和主张的本质去判断它，而忘掉了他们在注意不到的各方面发展他们的地下工作，不管在什么性质的团体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一定按照当地的实际

情况，建立把握民众的政策。”

“谍报灵通动静自如：伪《新上海报》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载《共产党旧账——问题》一文，说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的谍报工作时称：八路军之间谍网遂广布于华北五省，今日关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军之间谍行动，论至今之间谍功绩，尤彰彰在人耳目。大同、太原五次大会战，考其根源，尤不能不归功于间谍之先活动，而后消息灵通，日军大队来犯，则早分藏于深山穷谷之中动静自如，指挥如意。在日军方从某一城市出发时，数目多少？器具如何？八路军早得无线电报，列阵以待矣。”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怎进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敌伪惊佩战士　老蒋不欲睹
军民热爱延安　独夫不欲闻

却说叶剑英那文件限于条件，尽管无法完整，可是搜集所及，已令亲者大快，仇者大痛！各个对此继续诵读，继续研究，只见上面继续写道：

（四）　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素质及其与群众的关系

“组织严密，思想统一，意志集中，行动一致。上海敌《文友》杂志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海敌每日新闻分馆文友社出版）载特克作之《中共军内幕之分析》一文，内称：于是思想统一了，意志集中了，行动一致了，动作协同了，

只有一个信念——为党而牺牲奋斗，从生到死，从早到晚，今天明天，现在将来，服从于党，努力于党所授予的工作，不计劳苦，不问成败，不断地，无休止地把一切都贡献于党，这就是共军在训练中所得的成就……”

“一个为国牺牲的无名英雄的日记与信件。这里，我们引证一个敌人公布的一个为国牺牲的某无名英雄的日记与信件，以见一斑。据敌《剿共指针》第六号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八路军的思想和苦恼》（录自模范士兵的日记信件），内称：本文是萧克军黄光明匪在袭击房山县……警备队退走时遗下来，有青年模范奖章可能是班长的尸体上得到的日记本和信件中的摘要……在他的全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刚强的口吻，以抗日战士自豪，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怎样在为了克服个人的欲望而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可以代表八路军士兵抗战思想的一面和私人生活的一面。兹揭载于此，以供参考：‘第一、抗战意识：抗战已经三年了……农民经历了相当的痛苦，但是我们为了爱国、救国，要忍耐一切的痛苦，我们必须依赖农民，所以在春耕秋收的时候，要军民一致合作，多打粮食，以做将来之用，使他们能减少一点痛苦。

“日记说：凡是抗日战士，都是思想头脑最优秀的份子，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自觉的工作。我们拥护我们的政府，爱护我们的人民，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获得自由而战。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踏踏实实领导自己的部下，勇敢奋战，把日寇赶出中国的信念。我们的队伍是军民团结，上下

一致。我们应当以和静的态度，注意队伍的步调一致……遇见老百姓的时候的也应当是亲热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学校，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完成自己的任务，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应当知道，这件事情实现的时候，我们全中国的同胞就会获得自由与幸福，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

“信件：(1) 给父母的信：我坚信是不会灭亡的……然而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全力驱逐日寇出中国。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2) 给妻子的信(其一)：我现在到了涞水县明头村，因为抗战不能回家，愿你代尽孝道。现在抗战已经四年了，我们的抗战意志高涨如故。我们应当迅速前进，迈向胜利，接近光明前途。只有胜利，中国四亿一千五百四十一万同胞才能生存。现在我们的同胞站在统一战线上，互相勉励，不准有一个汉奸。要知道当汉奸是没有出路，当汉奸就是走向死亡，就是行尸走肉……中国是不会亡的。

“杂感：想到严守命令，完成任务，保卫国家以及自己父母妻子，我们就决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应当诚心诚意地坚持抗战到底。”

“贫农老妇至死不吐八路军真情。北平伪《新民报》去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载《踏平地壕奇袭匪窟记》，内述：至正午开始检查全村，终为日本兵之便衣队发见敌人的洞口矣。于村西北方一马圈之一角，有一大洞口，土上有男女足迹无数，可知敌人逃走矣。吾等先遣队乘马至村外之广场，于该处见有一老妇抱三幼童痛哭，地上则伏有一死亡之老百姓，此乃

为昨夜之夜袭战而死之农民，遂问老妇：'何人将你丈夫杀死？''不知何人于暗洞中放枪。''地壕为谁所掘？是否为八路军？''不知为谁。如大人所知，百姓早出晚归，何以知晓？''你丈夫是否为八路之办公人？何以会不知地洞？''请看那褴褛衣服、孩子、我的头发，(短发为抗日妇女会员）我乃一无所知之老百姓。''乡长为谁？''不知。''乡长是否为八路之办公人？''不知，不知。'如此无知之贫农，竟如此……为八路牺牲，始终不言真实之事，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

"皇军所至，不见一个村民。张家口伪《蒙疆新报》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载《冀西剿共从军记》，内述：使我最惊讶的是日本皇军所到的地方，并看不见一个部落民(村民)。我最初还以为无论是怎样的敌人的地区，总不该没有部落民的。谁料竟是反乎我们所期待，这真使我呆然自失，感觉着真是到了敌人的区域。民众既然是没有，那么我们所计划的口头宣传，是完全失败了……"

"民众的生产教育与武装。敌冀西赤色地区调查班班长田中教夫之《冀西赤色地区调查记》(发表在太原敌日文《东亚新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连载九日)，中称：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如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畜牲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感察到敌方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必然的努力……愈深入山岳地区，则地雷爆炸的痕迹也更加增多，特别在三十度以上的山坡上更多。河东、严村二村中，只剩下老头和幼童，没有

一个年轻男女。愈进到山里，空室清野就愈加彻底。在村庄的墙壁上，写着各种标语，在各村都可以看到大字写着‘展开爆炸英雄李勇运动’的标语……本来中共是一贯采取极度依靠民众的组织形式，如军粮等，全由民众保管，用不着设立兵站线，而使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都有饭吃。……

“宣传与教育——他们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是有着相当成就的。这和组织民众的武装，成为中共坚持存在于山间冷地两个有力者因素。在目前的教育方面，大别可分为党内教育及民众的教育。党内教育，专门进行整顿三风，是党员全部的自我反省，不是公开的，这种自我反省，是随着不同的具体情况，不断反复进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注视的一点。对民众教育，是以彻底抗战为目标，把教育当作宣传，其教育范围是特别广泛的。每村必定有个小学校，校内多是石凳，没有桌子，黑板也就是涂上黑粉的墙壁。白天进行十八岁以下的少年男女及一般妇女的教育，夜间进行老壮男女文盲的识字运动；这种识字运动，也完全是教一些对抗战到底的有用的东西……中共多利用土墙实行‘壁报宣传’。在根据地内，着重于自我反省的东西，例如促成障碍抗战的二流子反省等为最多。离根据地较远的地方，则多为抗战到底及反轴心胜利等词句……

“民众的武装——精兵简政后，民众武装大为增加，其组织系统是直属于分区司令的，每户必有一个抗日分子，把所有的民众都逐渐改编为军事化；而对民众武装进行露营训练，对干部一级则进行战法教育。正如军区司令聂荣臻的指令里面所说的一样；中共武装是与民众武装协同作战的……因此，

凡没有民兵的地方，就没有敌人，也就不会有地雷。但是，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话说《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尽管只是中共用行动、排万难的“抗日”情况，但光辉灿烂，一如历史长卷的锦绣片段，人们紧接下去看到：

（五）敌人口中的中国共产党

“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敌中日文化协会发行之《译友》第六卷一期（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载松本铃吉著《中日事变解决的要缔》一文，内称：再当考查大东亚战争和抗日阵线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略过，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

“敌东京《同盟世界周报》第二十五卷十二号（三月十八日出版）载《国共相克的近况》一文，内称：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民主主义工作，已超越理论的阶段，而进入于建设的阶段。敌《东亚月刊》载《赤色民主革命与民主主义实质的估价》一文（北平伪新进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木君译，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出版），内称：中共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延安召开‘第一次边区参议会’，在此会议中，根据了临时边区参议会之决定方针，及其以后之施政状况，而有新的共

党民众动员办法之立法的决议。并且对于大众之团结，强化对日抗战总动员，民主精神之昂扬，土地改革等，共党都有具体施政方针之决定，中共基于此种具体方针，不顾国民党方面之神经质的阻碍工作，切实向民主实施之路迈进。在此时期，最值得我等注目的，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此新民主主义论，乃在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集中中共一切工作与理论的大成……

"中国共产党无论国际情势如何激变，国共合作关系如何浮动，决不稍缓其民主化工作之努力……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于延安召开中国政治史上最初之民选参议员集合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毛泽东在第一日作可注目之演讲……在毛氏三十分钟的演讲中，仅述及中共于中国革命运动中如何展开工作，而不及其他，既非空论亦非大言壮语，凭其实践与知识的方针，而述及含有可令日本恐怖之意义。……

"现在中共之民主主义工作，即已超越理论的阶段，而入于建设的阶段。日本在注目国共相克之际，中共已着着进行于建设工作……中共二十年来，永远忍耐如一，其沉着胆大与忍耐性，其勇敢与执拗，可谓异常，决不容人轻视之。"

"敌《剿共指针》第四号(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出版)载《晋察冀边区敌政策之一瞥》，内称：关于政治方面，去年以来，浓厚的表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之实施，而现在民主选举之结果，表现于各方面了。总括他们的报告，则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人民投了票，其结果很好……民众之投票仍极踊跃，人民意识到自己与政权有了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

“中共尽可能努力改善民生。敌草野文男著《抗日中国相克之现象》一书（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东京出版）内载《中国共产党之工作真相》一文，内称：中共尽可能努力改善民生，用作争取民众之主要办法。不可讳言的，是中共党军无论上下级干部，对于中国的四万万劳农阶级，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心。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了解中共这种诚意，更以此为媒介，使下层民众对中共抱着期待。”

“前引东亚月刊《赤色民主革命与民主主义实质的估价》一文内称：或谓中共之主张，理想与政策，未必为中国之劳农民众所了解，此乃完全近于无知之误解，中共对贫民生活向上，常讲求各种办法，且对彼等之生活权的拥护的宣传，二十年来如一日。此千遍万遍之宣传，自能使人理解。”

“敌《剿共指针》第四号载《晋察冀边区敌政策一瞥》中称：在经济方面，增产问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而我方最必需的棉花、麻等农作物，由于敌之食粮自给自足主义，而被改换为粮食作物，其产量较之事变前并未减低，而在个别地区，比事变前反有增加现象……此外，造林也相当发达，水利灌溉也有其对策，对选种也在注意。平山县有水田稻作，马铃薯等农业技术，各方面都加强了注意。冀中麦、粟、高粱等出产丰富。冀西在这方面不如冀中，但冀西山地则有农林，牲畜之指导机关之设立，并在努力工作着。肥料、灌溉、品种、耕作方法等生产手段，生产用具的改进等，因在抗战中受到很多的限制，还很难从旧式的生产方法进步到革命的生产方法……春耕，夏秋耕、麦收、夏秋收，都采取军政民协力的、军事的、社会的生产形态……他们使民众渐渐的习惯

于社会的劳动，社会的生产，并且部分地增进了生产力，而且努力使民众了解这种方法的利益，这是可以看到的。

“合作社的运用。他们的政策，是把重点从流通消费部门都放到生产部门。合作社活动，在他存在的地方，组织非常广泛，以符合他们本来之目的。合作社运动，原来具有和商人冲突的本质，但在敌人方面，由于彻底行使了军政的权力，特别象贸易局的活动，在突破日本方面之封锁线和敌人所谓‘反封锁线’的政策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济南伪《中国青年》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出版载）资料室辑《中共的粮食斗争》中称：中共为了增加生产，提高效能，充实军粮……他们要运用种种方法，奖励最勤劳最精巧的生产者与生产法，他们用尽种种欧美原理而能最便利实行的施肥法，用柴炭等，与耕种法分垄分段等……谁愿意得头奖大荣誉吗？举行农产品大比赛会，大家都来竞争拿头子吧……因此，一种增产传遍了山谷，震撼了原野。……除了动员所有的人来从事既有耕地的生产劳作外，他们还要想法来增多耕种地亩，于是开荒——不，还是说开山更恰当些——要把完全是坚硬的不毛之山开拓出来，好种谷物。这种工作，在民间开展着……这种工作，在匪区里的军队、机关、学校间也同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八路……从军、师干部到下级战士，都狂热发起是种兵农政策与代耕运动。他们亲身有计的节省开支，来自己开垦经营，喂猪，种菜，这样使他们‘丰衣足食’了。老百姓自然也欢喜，成百的替人耕，一天就突击出多少亩地，有时连军马，军驴也动员为民众耕种，并且吃饭一定回营自吃……他们这种殷勤，就是欲

达富民养兵，国富兵强的手段。

“背枪上战场，荷锄上山岗，这是对军队每一指战员的要求。同样地，他们要求每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或是受训上学的学生，都要拿起锄头，爬上山顶开荒……”

“中共的现实主义。敌《东亚月刊》十六卷十号（一九四三年十月号）载《大东亚作战前后之中国》一文，内称：我们如彻底观察抗日中国的真相，第一，不能忽略的关键，便是中共的现实主义。现在在我们的周围，每一谈及中国问题，陶醉于大言不惭或如轻言一样的高谈者，颇不乏人。但中共方面，则坚决反对此种倾向，其干部每临指导时，则言必须以现实为可贵，并非站在群众之上，而是长在群众之中；不是应该命令群众，而是听纳群众的希望与意向。如此种种，咸为中共实践的指南。”

“共产党之指导干部，有丰富之经验。伪《庸报》一月七日载该报济南支社电，题为《参战第二年决战华北新建设之展望》，内称：共产党具有相当强韧之势力，尤其指导之干部，有丰富之经验，彼等对于战法、战术，常以全力研究之，并对自己的失态弱点反省修正，颇为机敏。对下级党员及民众，常以身作则，抱有实践之热情。”

“中共已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领导地位。北平伪《新民声》杂志一卷八期（本年四月十五日出版）载吴利仁著《中共与苏联关系》一文，内称：‘华北事变’以后，中共感到民族垂危的危机，乃向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向外’的呼号……发出《八一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同时停止苏维埃运动，而展开‘抗日救国’的大活动。这一转变，还由中共本身所计划……

后来，中共在‘沦陷区’建立了几个‘边区’，厉行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其理论的创造及斗争经验的积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据中国具体情形所创造。今日中共虽属于国际运动的一支流，但中共本身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党内……建立了无上的威信与权威……尤以彼所著之《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数大论著，不但作了中共目前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根据’，且被苏联称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的发展’……中共号召干部学习，亦提倡学习中国事情，了解中国具体社会，并鼓励干部力求实际，将马列主义及其辩证法灵活运用到中国具体情形上去。最近中共所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及调查研究工作，即可说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共今日是中国的。”

这里，请原谅老朽插一句嘴，当时中国所在的同盟国成员之中，有人写盟友美国却并未对中国以“盟友”身份相待。其中以“助蒋反共”最为可恶，可是时日既久，那些人也明白了八九成，对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为气愤，代之而起逐蒋恶蒋一片谴责之声。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灭共变共灭　敌伪凄惶无计
弱者抑强者　美蒋感受有异

书接上回，却说叶剑英那文件搜集敌伪资料，出处一一说明，文句不作修饰，百分之百保存了一个"真"字，使人越看越想看，只见它继续写道：

（六）灭共乎？为共灭乎？

"伪满《盛京时报》一九四一年×月×日社论称：……但从实际上言之，消灭共祸谈何容易。如共祸足以铲讨根绝，在事变前，早当不见于中国，即或犹有余孽，则今日报某地覆灭若干，明日太行区溃灭若干，何至反复扫荡，共祸仍无肃清之一日，盖不达到全面和平，共匪之巢穴未覆，此剿彼窜，

无非糜烂民生，治安无迅速恢复希望。……以此而言铲除共匪，何异北辙南辕……

“料想闻者必疑吾言，意以为反共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础，若不从铲除共祸着手，安能得到全面的和平？即治安的积极工作，亦无从下手……但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历史，往者之容共，反共，昭昭在人耳目。当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的全军去讨伐共匪，犹不能克奏肤功，何况时至今日……‘新中国政府’所拥之土地、人民目前向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谓清乡军，所谓非日军是否足以铲除共祸，他人不无几分疑问。现在治安政策固次第遂行，在治下的人民，有无已治已安之实效，自有文也斯人之昕闻，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共祸仍然不能铲除。若夫对共祸极端诅咒，企图以口诛笔伐收全功，不特无伤其毫末，窃恐适足为共匪所匿笑耳……”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载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宣传局长陈逆牢平，于二十八日广播讲演，题为《灭共乎？为共灭乎？》内称：华北当前唯一严重的问题，便是灭共。现在共匪方面，相当的有思想、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他们是党政军一体，力量是集中的。反观我们的阵营，因为革新思想与革新势力未能渗透于政治和军事，所以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组织，新的斗争技术，不能顺利实现，而且因受封建残余的阻碍，收效极难……现在时势危迫，生灵涂炭，我们不能‘灭共’，便将为共灭……”

活跃于敌后战场的民兵

"抗战初起，敌人猛力作正面进犯，国军纷纷后撤，一退数百里。在广大的敌后，旧政权携带着财产家私仓惶逃窜，弃广大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敌探汉奸，气焰万丈，横行无忌，到处都是投敌的伪化活动，广大人民陷于迷惘的悲观的境地。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战胜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兴奋了敌后的广大人民，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浪潮。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等，改造旧政权，使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在这样的民主政治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广大人民武装起来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迅速地、普遍地建立起来了，二十岁左右，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土枪，土炮，大刀，梭镖都来参加。村设中队部，区设大队部，县设总队部，分区设支队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广大的人民武装组织。他们一方面担任后方勤务，如通信、运输、作向导、抬担架等；一方面巩固后方，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镇压嚣张一时的汉奸活动，使敌探奸细无法潜入。

"武汉失守，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战场的主要战场之后，连续不断的'扫荡'到来了，敌我斗争的局面急剧地尖锐起来，人民自卫队也不能不随着这个新的变化而变化了。坚决、勇敢和富于冒险性的青年，自愿地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

或基干自卫队，或游击小组，毅然担负起战斗的任务。事实的考验，证明了人民需要自己进行战斗，才能保卫村庄，保卫自己的安全。于是这个经验被普遍地接受，有的募捐买枪械，有的拆庙换武器。民兵的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人民武装中的骨干。共产党把民兵建设当作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政策，当作建军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积极地想出许多具体的办法来扶持民兵的发展。

"首先，党政军都认识民兵的重要，爱护民兵，用各种办法提高民兵的政治地位。如民兵伤亡照正规军一样待遇，政府经常对民兵表扬，开大会让民兵坐前排，选民兵当主席团等等。几乎什么事都有民兵的份，使群众都感觉'民兵最吃得开'，乐意加入民兵的队伍。第二，政府明令宣布民兵'不升级'，解除群众疑惧心理，不允许正规军吞并民兵。第三，正规军抽出些枪枝，发给民兵，又奖励与帮助民兵自造武器，以解决民兵的武器问题。第四，解决民兵的生活困难，发动爱护民兵运动，比如晋西北八分区曾接受离东士绅所提六项具体办法：（一）民兵在农忙期间进行战斗时，土地由人民代耕，保证庄稼和自己的一样；（二）民兵如遇婚丧事宜，发动全村民众帮助；（三）民兵家境过分贫寒不能生活者，各地士绅尽量给粮食及种籽，帮助其耕作；（四）如有敌情民兵出外战斗时，其家属由全村照管，将其财物运往安全地带埋藏；（五）民兵家属如不愿其子弟参加民兵时，士绅应多方进行解释；（六）个别份子对民兵有意无意地诽谤与破坏，全体群众应共同制止。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解决了民兵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消除了家庭的顾虑，使其更

专心致志于战斗。第五，正规军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帮助民兵，教给作战的办法，派干部去帮助战斗，缴获时尽量分给配合战斗的民兵。第六，党的支部将民兵工作当一个中心工作，常进行检查与推动，并派好的党员参加民兵工作。而在发展民兵时，完全采取自愿的原则，注意其政治质量的纯洁，政治觉悟的提高。最后，有重要意义的是进行了'民兵英雄'运动，举行民兵检阅，让大家公选民兵英雄，政府给以物质的与精神的奖励。这是最好的一种培养干部、推进工作的办法，它使群众推出真正的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的实际战斗的业绩，可以作为所有民兵学习的榜样，可以把一切落后的领导赶向前去，并使民兵斗争真正在群众中生出根来。"

两百万的人民大军

"由于共产党建设民兵，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之政策的正确，敌后的民兵组织至今已组成了两百万的大军。在华北各根据地里，计有民兵一百五十八万；晋察冀军区为六十三万；晋冀豫军区为三十二万；冀鲁豫军区为八万；山东军区为五十万；晋绥军区为五万。在华北各根据地里，计有民兵五十五万；苏中军区十三万；淮南军区为五万五千；苏北军区为八万五千；淮北军区为七万；鄂豫皖军区为十五万；苏南军区为二万五千；皖中军区为二万五千；浙东军区为一万。总计为二百一十三万的大军（华南尚无统计）。

"在敌后根据地里，最普遍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人民武装

自卫队，几乎所有青年和壮年的男子都参加了。妇女有妇女自卫队，儿童还有儿童团，这些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在农忙时间以外抽出时间进行一些军事和政治教育，基本任务是站岗、放哨、送信及一般的抗战勤务等。它的数目那是不知要比民兵大多少倍数。估计整个根据地这种自卫队的组织，当不下四千万。

“民兵是在自卫队的基础之上，根据群众的政治觉悟，在自愿的原则下建立的以战斗为中心任务的群众武装组织。青年人有青年抗日先锋队，成年人有模范自卫队或基干自卫队，都是群众中优秀的勇敢的积极份子，虽也不脱离生产，不吃公粮，但较一般自卫队受更多的军事训练，过更多的军事生活。此外，从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基干自卫队中挑选最精明强悍的份子，三个人、五个人一组，成立秘密性的武器组织——游击小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作武装斗争，有时化装潜入敌占区作秘密活动，暗地侦察汉奸，出其不意地加以逮捕；而在他的家乡万一沦陷时，就依然留在失地作秘密活动，以待他日的光复。我们今天所说的民兵，就是包括这些组织。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以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小队长、中队长，并推选自己的代表，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机关——各级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在各级武委会的领导下，广大的民兵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体。

“民兵和自卫队都是人民的武装，民兵力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和更广泛更普遍的自卫队结合着的。比如反掠夺战、保卫村庄战、破坏交通战等，都是民兵和自卫队一起进行的，才能使游击战争更带群众性。但另一方面，民兵是

人民武装中的有战斗力的坚强的一部分，是人民武装的骨干。民兵已不是手拿红缨枪的自卫队，而是更有战斗力的一支大军。他们以自己的英勇，在战斗中夺过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三八步枪，有驳壳枪，也还有轻机关枪。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制造枪弹、火药，如晋绥军区的民兵英雄徐力强，可以自制掷弹筒；民兵英雄刘清云、薛光钦可以自制榴弹；民兵英雄戎鸿秀可以用旧子弹壳改装子弹；至于一响毛瑟枪的制造方法，在中国民间普遍地流行着。而杀伤敌人的重要武器——地雷，各个根据地里的民兵，都在设厂自制。此外，正规军还抽出一部份枪枝发给民兵。这样，就相当地解决了民兵的武器问题。我们的民兵，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件武器，或者是步枪，或者是土枪，或者是手榴弹。当然，这还是很不够的，步枪，手榴弹还太少，土枪的威力还太弱，以致不能更有效的打击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在自己的有限装备中，尽了最大力量，给民兵以武器帮助。但对于两百万大军的民兵数量来说是太不够了。在今天解决武器问题，是壮大民兵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将来能做到每个民兵也有一支步枪和足够的手榴弹，我们将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保家乡、杀敌人

“民兵的基本任务是为保卫群众的切身利益，保卫自己的村庄而进行战斗。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掠夺政策（三光政策），民兵领导着村民进行空舍清野，把粮食、柴草和一切不常用的东西都坚壁起来。现在我们走进敌后游击区农村老百姓的

住房，举目一望，四壁萧然，只是一副挑篮：一头是捆好的几件薄薄的行李；一头是锅、碗、盆、杓和少许食粮。一有敌情，老百姓就挑起担子就实行转移。民兵一面在村庄附近和敌人进行战斗，阻止敌人前进，一面派人检查空舍清野和人民转移的情形，尚未做好的要帮助他们做，落后不肯做的要说服着他们做；等敌人用生命换到村庄时，没有财物也没有人民。而每当春耕秋收，敌人四出掠夺时，民兵就日夜袭敌，掩护群众进行春耕秋收。他们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头牛'、'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的口号。民兵英勇的反掠夺战，保护村庄战，使敌人准备抢粮、抢财用的大车，驮驴，不得不装着自己的死尸、伤兵怅然而返。

"要保家乡，民兵还要和敌人进行政治战，就是反对敌探奸细，摧毁'维持'。敌人利用特务汉奸散放谣言，威胁利诱，瓦解与消沉群众对敌斗争的力量和情绪，以达'维持'伪化的目的。宁武游击区民兵领袖张初元，就运用民兵这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进行锄奸工作，有的劝说，有的暗地监视，有的公开惩办，以镇压敌探奸细的活动，消灭投敌妥协的思想传布者。而当敌人袭击村庄时，就以快枪与地雷的结合，把敌人打回去；敌人过于强大而不得不转移时，就组织群众安全地转移，不受任何损失。这就胜利地坚持了反'维持'的斗争。

"敌后的交通战主要是依靠民兵领导着群众来担任的。一九四〇年秋，在配合百团大战中，仅是冀中的民兵，就发动了三十五万群众参加破路的斗争；一九四二年一年中，仅是冀西北的民兵，就收了一万多斤电线，毁围墙八十多座，

烧桥梁二十多座；一九四三年一月，山东滨海区为了策应沂蒙区的反'扫荡'，在北起九曲店，南迄重兴，西自沙墩，东至郭家湾绵延二百里的临郯公路上，展开了连续四天的万人大破袭。在民兵的掩护下，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拿起铁锄、铲子、镢头、剪刀，破路的破路，烧桥的烧桥，毁岗楼的毁岗楼，平围墙的平围墙，抬石头的抬石头，割电线的割电线，秋风扫落叶一般，把便利敌人的交通线和碉堡毁掉。更艰巨的工程，是把地形改造成有利于自己进行游击战争的道沟等。在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八尺，深丈许的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进行，且可掩护我军的转移。群众称之为抗日道沟。在冀南，去年各地把地形改造，创造为一种村庄堡垒，虽然很熟悉的人，也常为新的地形所迷惑。在苏北盐阜区，也展开挖沟打坝运动，把平原地带做到村村相连，沟沟相通，以便于游击战争；把水网地带做到层层封锁，使汽艇不能行驶。在冀中，展开了地道斗争，挖成了高四尺、宽三尺的地道，村与村通，乡与乡通，甚至县与县通，几百里的幅员，不出地面就可以自由转移，形成空前的地下交通网形式，并有许多隐蔽的出入口以保持秘密；有大小不同的掩体，可供居留；有许多曲折部，可凭之进行抵抗；有许多岔路，以迷惑敌人；有许多通气洞口和简单的防毒设备，以防敌人放毒。在出入口又置陷坑，出入口的左右上下，又埋设地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为平原游击战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而在太行山区，民兵率领群众在山沟里开辟越山连山的地道式的窑洞，依之和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些巧夺天工、移山倒海的重大工程，无论在哪

一个地区里，都是几十万人成百万人的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呀！

“民兵杀伤敌人，是依靠着快枪与地雷的结合。民兵以高度的分散，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滚山翻岭，随时随地杀伤敌人，好象麻雀吃谷一样，乘隙而入，啄上几口。假如敌人过于强大，他们就暂时避开，分头分散去隐蔽起来，寻找另一个机会再打。这叫做麻雀战。更重要的杀伤敌人的手段是地雷，是快枪与地雷的结合。敌人不踏上地雷就用快枪打，打得慌乱被逼到一定的死角，地雷就被踏响了，敌人就血肉横飞了。这样就使敌人到了我根据地里，好似进入一个冷枪世界，地雷世界，闹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军方针是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种武装力量的配合行动。有人用一只手来比三者的关系，正规军是骨，游击队是筋，民兵是血肉。在作战上，民兵给正规军以莫大的帮助。关于敌情、地形、群众条件的了解，是不能不依靠民兵的。有了民兵，正规军就有了耳目、手足，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民兵的坚强与壮大，又使他们能象正规军一样地配合作战，独当一面。同时，我民兵为主力部队解围的战斗，也出现于各地。如去年晋察冀朱沙崖的战斗，我主力部队一个连陷于敌人重围之中，而平山、灵寿一带的民兵，积极活动，四面出击，终于解救该连，突出重围。

“民兵与游击队、正规军密切结合起来，就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强大无比，可以把敌人围困起来，拔掉敌人的据点，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在围困敌人中，民兵组成围困敌人的封锁

线，不让敌人走出据点一步，还不时扑进据点去袭扰敌人，再配合正规军打断敌人的供给线，并进行连续破袭，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去年一年中，据不完全的统计，民兵参加围困据点斗争，在晋绥军区八分区有围困芝兰、中岔口……等据点；在晋冀豫军区，有围困沁源，阎寨等……等据点；在鲁南有围困白山……等据点；在鲁中有围困垛庄……等据点；在北岳区有围困西南舁……等据点；在淮北区有围困徐州东南的叶苌芋子……等据点。各地都胜利地展开了围困敌人，拔掉据点挤走敌人，扩大根据地的战斗任务。

"我英勇民兵就是这样和敌人进行战斗的。山东军区的民兵，去年一年中作战八千八百五十二次，毙伤俘敌伪六千八百零九名。晋察冀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民兵作战八千一百六十五次，毙伤俘敌伪九千八百三十二名。晋冀豫的太行区，去年一年中民兵作战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次，毙伤敌伪一千一百三十二名。晋西北民兵，在去年半年中（四月至九月），作战一千二百零八次，毙伤敌伪六百六十五名。其他如冀中、冀鲁豫、冀南、太岳、华中、华南等地无统计，因而不能作出总的数字。但大体估计，去年一年，我敌后民兵毙伤俘敌伪当不下五万人。这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正在日益发展中，它的战绩，将一天天更为惊人。"

胜利的保证

"在华北之敌，是早已尝过民兵的苦头，而称民兵为'八路'、'便衣八路'、'八路外围'、'八路来源'等。敌人已被

我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把民兵看作为'扫荡'、'清乡'中的一个重要的打击对象了。现在华北各根据地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仅占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三；华中各根据地的民兵有五十五万，仅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七五，尚可以大加发展。如果民兵建设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支队伍的数量就更为惊人。我们的冀中民兵的发展，曾达总人口数百分之八，成为敌后根据地民兵建设的模范。根据这一经验，可以说各根据地现有民兵数目都还不够，我们还应使这支队伍更加雄伟。

"有了强大的民兵，就是胜利的保证，不仅已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战争，而且要胜利地进入反攻；到了反攻时期，民兵就可以较高度地集中使用。如果使几百万民兵配备以精良的武器，那么我八路军、新四军独立担当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胜利地驱逐敌人，将毫不成问题。

列位看官：上述延安发表的战况，由于事实上延安面对"日、蒋、伪三位一体"，一方面，士气激昂，同时处境艰苦，因此不可能有详尽的战报，也就是说，延安所发表的不可能完整，但已使举世为之惊诧敬佩，更使老蒋为之骇极莫名了。

那一日蒋介石正在为自己的声望太差而头痛，皮宗敢却自美方获悉使蒋更加不安的消息：美军观察组有一位惠特尔塞上尉离延安随八路军辗战太行山区，一九四五年秋季日寇"扫荡"太行根据地时撤退不及，惨遭杀害。朱德总司令获悉之后，就将延安美军观察组使用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尔塞

纪念堂"，并且亲自为纪念堂题字。叶剑英、康克清等还为此向惠特尔塞夫人致以亲切的慰问。……

"别说了！"蒋介石愤然。

"那还有一个就——"

"还有一个？说罢！"

"那是美国飞行员奥利渥·欣斯德尔的故事。"皮宗敢说："一九四四年，他从四川西部基地随队出发，和日机作战受伤，九死一生，给游击区的老百姓救了出来，护送到延安休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先先后后会晤过他。他一直在延安住到抗战胜利。回国后最近来了很多信，内中特强调延安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他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抗战前途是一定悲惨的。——"

——这回，蒋介石真的听不下去。正是：赖尿该知天将明，撒谎应晓无保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求苏军缓撤　异想天开
扣调处命令　掩耳盗铃

话说抗战胜利半年多，蒋介石眼见国民政府还在重庆，无法还都，心头实在着急。几次三番同美方接洽，希望美国空军和美国空运指挥部拨借飞机，但都未能如愿。蒋介石急了，要宋美龄亲自出马交涉，却见她垂头丧气回来道：

"你在这里呆着吧，我要先回去了。"

蒋介石有气道："怎么？他们还是没办法吗？"

宋美龄道："你也得替人家想想，他们派了这么多飞机、船只帮我们运兵，这个忙帮得不轻；现在因为复员工作所剩下的飞机和驾驶人员，只够应付我们军事上的需要，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飞机，来替我们还都了。"

蒋介石道："那要多久以后才能拨出飞机来呢？你不知

道，一开会，人家就提出还都问题来，问我什么时候下还都令，我烦死了！"

"还都令一点没关系。"顾问团中的人劝蒋介石道："现在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吧。"

"事实也只好这样了。"蒋介石透了口气："我正在伤脑筋，延安昨天在指摘阎锡山，说他违令运军火，又把我说了一顿。"

"没有关系。"美国顾问道："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要请蒋将军合作。"

"是不是东北的军事问题？"蒋介石精神大振："现在的局面是：新一军经过几天战斗，已经冲破对方防线，希望在停战令生效前到达长春，我想一定有把握的。"

"不过，"美国顾问道："听说共军的抵抗也很厉害，所以我们的空运，已经增加到每天二十架飞机，从重庆到东北运军火；另外派了十艘兵舰，装满了坦克、战车和大炮，今天恐怕已到秦皇岛了。因此对蒋将军的还都工作，不得不搁一搁。"

"还都只好等一个时期了。"蒋介石道："谢谢你们的帮忙，打共产党当然比还都重要。你说有个新的情况，那是指什么？"

"我指的是苏联军队。"

"他们不会帮助延安，在东北同我们打起来的。"蒋介石冷笑道："不过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这样我们可以正式同苏联开火，说他们过去的话，全部是说谎了。"

"他们不会的。"美国顾问叹道："他们有的已经撤去了，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已经离开长春，并且订好了撤退时间表。”他掏出来，念道：“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司令部，定四月四日退出长春；该城其余苏军，定四月十五之前撤退；哈尔滨苏军，定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撤退；吉林四月十六；牡丹江四月二十九；佳木斯四月十日；全部苏军在四月三十日之前撤退完毕。”那顾问便问：“如果在苏军撤退之前，蒋将军的部队还来不及赶到，那又怎么办呢？”

蒋介石不安地往返踱步道：“这倒是个伤脑筋的问题。苏联军队在中国，我曾骂他们是赤色帝国主义；但他们是打关东军来的，现在关东军垮了，他们也要撤退了，而想不到伤脑筋的问题也来了，难道我希望他们留在东北吗？”

但双方商量结果，认为在重庆部队尚未到达东北各地之前苏军便撤，在东北打了十四年游击战的中共部队必然会接管东北，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即使可以把“理由”编得头头是道，但中共打日军，蒋军打中共的事实人所共见，无论如何不大高明。不如把苏军留在东北，要他们把东北移交给重庆政府，这样可以加重苏方的“责任感”，而使中共部队无法活动。

蒋介石召集亲信，一致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抵挡一阵。但也有人反对，理由是这个主意虽好，但异想天开，恐怕会被人讪笑。

“有什么可笑的！”蒋介石不悦道：“帮忙应该帮到底，我是中国的主席，苏联军队就得在那里等着，等我的队伍到达以后再走开！要是共产党接管东北，那就证明苏联偏袒延安。”

"恐怕人家也有理由。"有人提醒道："首先，现在国共并没有正式破裂，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既然在哪里打日本，队伍是可以开进去的，何况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第六号命令，要确保停战令生效日位置呢？"

蒋介石一惊道："这个我差点忘了，那个命令是我签署的，但事实上不能实行，否则一切都糟了，快读给我听听，没有发出去吧？"

"没有。"陈布雷读道："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月二十二日和字第六号命令：致各执行小组及各高级指挥官：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止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却，各指挥官应严格执行此项命令。

"确保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之位置乃各执行小组之责任，并应继续努力。但此项任务在执行时不得碍及交通线之开放或本部其他命令之执行。各执行小组应尽快调查者乃新爆发之大规模冲突。任何指挥官如不遵命撤退至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命令罪。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郑介民、罗伯森、叶剑英。"

"你们都知道了。"蒋介石沉思一阵，说道："这个命令是做给延安看的，如果马歇尔将军真的要我们撤回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的位置，那美国飞机和船只，也不会帮我们大量运兵，更谈不上目前的加紧运兵了，所以这个命令可以不管，只限共军遵守！不过为了发布之后可能引起坏

作用，所以这个命令绝对不能发表。至于我们骂过苏联是'新帝国主义'、我们决定用武力对付苏联等等，这些都已过去了，现在是非留住他们不可，你们以为如何？"

亲信等无人发表意见。

"既然大家同意，"蒋介石道："陈主任拟个电报到东北，要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面晤苏联元帅，请他们继续留在东北，暂时别撤，要他一定做到！"

但董彦平的报告却使蒋介石十分失望："职奉命于六日中午晤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时渠即将离开长春。职将公意转达，渠毫未考虑，当场拒绝。渠称将在哈尔滨逗留两周，在苏军最后撤出东北前，仍将与我代表团保持联络。职与马氏共谈四十分钟，渠一再强调中苏友好之重要性及必然性。渠称苏联希望中国和平民主，不欲在此时此际，将军队继续驻守东北，贻人以干涉中国内政之印象……"

"这简直是在教训我！"蒋介石把电报一掷道："搭什么臭架子，回去就回去，不留你！"

蒋介石正为东北战事伤脑筋，却又添加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各地灾荒，饿殍遍野，各省派出代表，到重庆呼吁来了。

"不接见！"蒋介石愤然道："这个时候谁有功夫来管你灾不灾的！"

"报告主席！"宣传部长吴国桢道："政府不管他们，他们在招待新闻记者了，很不好。"

"谁在领头，又是共产党吧！"

"不，报告主席，各地灾民并不全部有代表到重庆来，

昨天闹得最凶的，是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沈肇年。”

“他说什么？”

“他报告湖北灾荒，一边哭一边说，还开出了一百多种灾民的食品——”

“灾民有食品还吵什么？”

“报告主席，他们的食品是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还有湖北多湖沼，因此灾民们多了一样新东西：浮萍。”

“浮萍还能吃吗？”蒋介石想到当年河南逃荒情景，不觉随口问了一句，但立即感到不妥，狠狠地道：“地方不想办法，中央也不是神仙，难道有什么办法吗？你不知道一百多万日本的‘俘虏兵’，和数目不少的‘奸属’们，都要靠官粮过日子吗？”

吴国桢道：“报告主席，灾民代表们是提到过这几件事的。他们说民间流行着一首民谣，说是‘人吃草，马吃粮’，中央把粮食拿去养日本兵，和日本兵的军马了。有人还说：北平当局正在研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拿来维持奸属的生活。那个沈肇年道：湖北人不懂为什么活该饿死，而一百多万日俘日侨却还留在中国，湖北一省就有十六万日本人。现在十六万日本人不怕饿肚子，可是每天总要饿死一大批老百姓。”

蒋介石不耐烦道：“吴部长，你看怎样应付，便怎样应付吧，我实在没有功夫。”

“报告主席，”吴国桢道：“在宣传方面来说，的确有困难，所以要来请示。”

蒋介石不悦道：“吴部长，我和夫人，都相信你的能干，你今天怎么老是困难长、困难短的？你不知道我的困难更重

要吗？”边说边指陈布雷：“你同陈主任商量商量去吧。”

陈布雷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笑问道：“吴部长，灾民请愿，先生看得太多，听得太多，你又何必特地提出来？”

吴国桢叹道：“也不光为了灾民。我知道这样问他会碰钉子，但不想办法又不行。灾民在请愿，连共产党还没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中央拿公粮养日本兵、日侨和汉奸家属，却活活饿死老百姓。你教我怎么应付呢？”

“吴部长以为怎样合适？”

“最好多少发一点赈粮，堵堵人家的嘴。”吴国桢道：“我正想同主席提，他已经……”

陈布雷笑道：“可以可以，回头我找个机会，代你向先生提提。其他还有吗？”

“当然有的，”吴国桢道：“共产党把我骂惨了，其实先生明白，我是……”

陈布雷道：“吴部长说哪一件事？”

“喏，为了抓人事件——”

“哪里抓人啊？抓人的地方太多啦！”

“我是说北平。”吴国桢道：“北平抓《解放报》等四十名共产党员，他们责问得很厉害；我便说：‘那是因为这四十个人，没有在进城之前，依照市府规定去领身份证引起的小事。’他们驳得我好凶。他们又提出一个问题，说前几天八架战斗机在延安上空飞行，是什么意思？我说战斗机出现在延安上空，并没有违反什么东西；因为共产党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延安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吴部长答得好！”陈布雷微笑道：“他们又如何驳你呢？”

吴国桢摇头道："他们也真敢说话。他们说：吴某人的口气好大，他居然把拘囚共产党人，威胁延安人民安全，蹂躏人权，向解放区挑衅，破坏全国和平团结的严重事件，轻描淡写地说成'并没有违反任何东西的小事件！'还有很多话，我也不愿提了。总而言之，我是想向主席请示，可否在某些地方松一些，让共产党没有话说。"

"吴部长认为哪些地方该松一些？"

"我建议在抓人方面搁一搁。"

陈布雷长叹道："吴部长，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们也在提倡民主自由，可是抓他们的人太多，他们的抗议彼落此起，使你这位宣传部长很难说话。"

吴国桢苦笑道："陈主任说的真对。"他掏口袋："这里有一篇钱俊瑞最近写的文章，刚才有人给我送来，您有时间看吗？"

陈布雷一怔道："钱俊瑞不是给关起来了吗？怎么还能写文章？"边说边接过那份剪报，默道："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北平)总编辑钱俊瑞氏，于本月三日在北平无故被捕，在狱中曾撰《我们被捕了》一文，兹得友人抄寄，特发表于此。(编者)

"四月三日，我们被捕了。我们的被捕不是因为象阴谋家所说的什么'漏报户口'，我本人早已报了户口，姜君辰、杨赓、马乃庶等几位同志也早已报了户口，但我们都在欺骗恐吓捆绑中被捕了。所谓'漏报户口'只是真正的犯罪者们一种卑污的借口。……

"我们被捕了，我们的被捕不是在日寇统治的时候，而是

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不是在别的任何地方，而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

“这个，”陈布雷双手微抖：“吴部长，这个怎么办呢？”

吴国桢哭丧着脸道：“主席忙成这样子，我也不便再把这件事向他请示！”

“不行不行！”陈布雷忙不迭双手齐摇：“你一报告，他一定下令枪毙这个，枪毙那个，结果事情没办好反而扩大开来，弄得更难办。你还是想办法去吧。”

“陈主任知道，我又有什么办法？”吴国桢摊摊手道：“我们不会帮共产党的忙，目前希望不抓他们，还不是为主席的处境着想？”

“是啊！”

“可是主席肝火旺。”吴国桢道：“我看还是请陈主任有机会多同他说话。我们都知道，主席对您的话，是听得进的，这几篇文章给陈主任备用罢。”

陈布雷立刻摇头：“吴部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他收下剪报改口道：“好罢，我试试看。”他叹息：“局势动荡，吴部长年轻有为，放手做去吧，本党前途，也要看你们的了。”

吴国桢谦谢过，告别前提醒陈布雷道：“回头见了主席，这几篇文章要注意。”

“那是关于国大代表的名额问题。”陈布雷旋即见蒋道：“周恩来的谈话说，政协已经商定两千零五十名，但国民党与参政会又要增加一百五十名，而另一提议加的数字还要多。”

“他管不着！”蒋介石把手中那枝红绿粗铅笔往桌上一掷：“还有吗？”

“还有，把几件事选择来说。”陈布雷道：“第五件事是指训政时期的约法又说有效，显然违背了政协决议；第六件事是国府委员名额，国民党以外的二十名如何分配迄未商定，而具有否决权作用的十四个名额也不给保证，此事不决，政府却天天催交名单，这岂非滑稽之至！”陈布雷偷偷瞅一眼蒋介石，只见他面色铁青，但未插嘴，便念下去道：“第七件事，周恩来说任何国家常例，改组政府一定是整个政府包括在内，尤其是行政机构。中国政府改组至少应照杜鲁门总统声明与三国公告，各党派广泛参加，包括一切政府机构，且要有真正的代表权。但是现在谈国府改组却不谈行政院；即谈，对八个政务委员如何分配，也未解决，这又如何能交名单？”

“第八件事，”陈布雷欲言又止。

“是什么？”

“周恩来说蒋主席在政协开幕时，曾宣布四项诺言，但到现在究竟执行了多少？违背了多少？从沧白堂、校场口到新华日报，民主报馆，伤人捣毁的事一件未办，一件未赔，政治犯……”

“行了行了！”蒋介石把手一伸：“我自己看！”陈布雷递过报纸，只见他怒目而视。

“第二个问题是军事问题。在军事方面有三个协定，即是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编统编方案，这三件事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从事实上来看看，谁在实行，谁在动摇破坏？

“内中，第一是停战问题。停止冲突应是全国性的，不管任何区域，任何部队都应停战。可是三个月来，政府对广东的中共部队，一直不承认，一直在继续围攻。直到三天前，

才成立了协议，但又只承认了东江抗日纵队，而与东江抗日纵队同样坚持八年抗战的海南岛中共部队仍未被承认，这是没理由的。国民党政府对毒害中国人民的伪军都收编、停战了，而对抗战部队竟不承认，还在进攻，这完全违背停战协定。”蒋介石狞笑道：“哈！他们受不了，海南岛上的共产党，快给我们剿光了吧？”

关于冯白驹率领的琼崖游击队消息，陈布雷是清楚的，但不便扫兴，只得期期艾艾应道：“是啊，听他们报告，差不多了吧。”

蒋介石双目一瞪，指指报纸道：“陈主任，他们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倒很清楚呢！”陈布雷于是凑过脑袋去，只见周恩来的谈话印得分明：“政府军，到战前开入东北的，从未通知执行总部。这七个军的番号是连原来的十三军、五十二军，尚有九十四军、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新编二十七军。在内地的军队更是一律不得移动，但在停战后，第五师从冀东移到热河，现却又移辽宁。最近豫北新乡集中了一个军，有一个师将从郑州渡河。在豫南有包围中共部队的九个军，内中有两个军正向信阳、确山集中。”

蒋介石透口气：“这倒不能小看了，听他东北说些什么。”接着往下看：“在东北方面，当签订停止冲突协定时，政府代表说不会派遣部队去。那时中美会商运输军队，也只订运五个军。前天军会发言人说，五个军也要二十万一千人；但就现在已有七军共十六个师，尚有三个纵队计算起来已有二十八万五千人了。现在政府还在计划增派八个军去，再加上已运去的就要达到十五个军之多，人数将超过五十万。这一数

目要占第一期整军九十个师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要把全国的这些部队大部分调往东北。其目的将不是防止冲突，而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蒋介石看到这里往下一瞧，只见还有洋洋万言，于是狠狠地把报纸一摔道："陈主任，你把大要读给我听吧！我不想看！"陈布雷接过报纸，朝有红笔划着的地方读道："接下去是说军事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敌伪和遣俘问题；第三，恢复交通问题；第四，整军复员问题；第五，派空军到延安挑衅问题。之后是第三个大题目，东北问题。周恩来以七点理由，说明了他们对东北……"

"行了行了。"蒋介石道："让他们高兴几天吧，对周恩来的谈话，我绝对不正面作答！"蒋介石自知答不出所以然来："从现在起，我们只要问剿共有几分成就，别管他延安说了些什么！"正是：对外民主，对内如此；如意算盘，能打几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尾大不掉　戴笠竟成问题
借刀杀人　老蒋想舒口气

话说蒋介石手下“二统之争”（“军统”与“中统”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蒋介石本身素以“分而治之”为特色，派系之间的纠纷越多，他控制得越有把握。但胜利之后，戴笠“挟天子以号令诸侯”的作风变本加厉，谁也不敢得罪于他。稍不如意，给你一顶红帽子便尸骨无存，毫无下文，弄得天怒人怨。蒋介石多少也听到一些，加上平时戴笠有失责之处，执行对共产党的格杀打捕不能尽如蒋意，蒋介石渐渐对戴厌恶，但尾大不掉，也无可奈何。

“戴主任实在莫测高深。”蒋介石的老友陈果夫进言道：“抗战末期，他成立了一串机构，什么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统一检查所、特种货物运输处等等，弄得一塌糊涂，有

人便上书层峰，说‘缉私组织，遍布全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敲诈勒索，至于贩夫走卒；民不聊生，莫此为甚！’实在对极了。”

蒋介石以为这个老友还在吃醋，漫应道：“所以我早把缉私署交给宣铁吾主持了。”

“没有用啊！”陈果夫道：“宣铁吾有名无实，手下仍是戴主任的人……。”

“你的意思是什么？”蒋介石不悦道。

“我有话早想报告你。”陈果夫拿出当年在上海同蒋介石一起逛窑子的神态，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怕他别有用心。”

蒋介石一惊：“有凭据吗？”

“有有。”陈果夫道：“第一，中美合作所里的梅乐斯，对他象爸爸一样，为什么？”

蒋介石奇怪道：“只听说梅乐斯同他感情不错，没听说还有什么。”

“这就是了。”陈果夫道，“我们是在依靠美国。依靠美国什么呢？一是武器，包括军人；二是特工，包括新式器材。但这两个的总头儿还是美国。戴雨农对待美国朋友超出了常规，他不是收买人心是什么！”

蒋介石无言。

“有人说，戴雨农曾经同人说过：反正今天是靠美国，只要美国肯撑腰，他戴笠也可以做中国的领袖，你说他岂不是疯了？”

蒋介石干瞪眼，急道：“你还有什么证据？”

“第二，”陈果夫朝四周瞅一眼，心想老蒋房里不会装着

录音机，便说："这是想不到的，戴雨农平时竟以'东方希姆莱'自居。希姆莱是他们这一行中间的大人物，戴雨农这样自说自话，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

"是啊，有凭据吗？"

"有很多人告诉我，戴雨农表面上对主席惟忠惟谨，十分听话；但骨子里却在利用特工那套政策，造成自己未来独裁统治地位的基础。所以有时候冷眼旁观，看他什么检举贪污等等，美其名为主席执法，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在为自己树威？"

"这个，好象没什么根据吧？"

陈果夫道："还有，军统高干、黄埔第一期出身的马志超，每逢提到戴雨农的名字时，便马上来个立正，好象提到主席那样，要肃立致敬，表示忠诚，这又说明了什么？这一点无疑是马志超之流已经识透了他的心理，才会肉麻当有趣。现在军统局一般干部，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

蒋介石迫不及待道："还有吗？快点说。"

陈果夫道："主席或许不记得，三十一年夏天，戴雨农召集所有军统直属军力如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部队负责人在安徽广德黄岭训话。他大概以为天高皇帝远，便把真心话都向那些干部说得分明；但他蕴藏已久的那颗野心，也就赤裸裸暴露出来了。"

"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

"戴雨农向他们说：'美国是相信我的，所以一切新武器都送给我，并且派梅乐斯中校来中国时，也特别指定要与我戴笠合作，不同军委会合作，也不同委员长合作。为什么？

因为我戴笠有办法！’”

蒋介石气得只是瞪眼。

陈果夫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六十四开的小册子来，说道：“这是戴雨农在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间搞的花样，在军统局出了对内刊物，名曰《家风》。”陈果夫指指点点道：“瞧这《家风》封面上印有两条法律：一是‘绝对机密’；二是‘遗失《家风》一本，判处有期徒刑半年’。这算是什么‘家风’？他在这刊物里只是鼓吹他的‘清白家风’，每期第一篇必定刊的是‘金先生训词’。原来‘金先生’就是戴笠的化名。这还不算，你看他在里面说了些什么！”他狠狠地告戴笠一状道：“这本《家风》得来不易，据他们自己说，这本刊物连主席也在禁止过目之列，我们便可以了解戴笠的野心了。为什么瞒着主席？凭什么瞒着主席？”他冷冷地加一句：“在平时公开场合，他对主席那种效忠精神，真是绝无仅有！”陈果夫翻到《金先生训词》的文尾道：“喏，在每一期戴雨农的训词之后，总有一个人把训词的要义根据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皇圣典，来铨释发挥一番。这一来，戴雨农的训话便变成圣人之论，这还了得？《家风》发到各级干部手中，每人无不读得滚瓜烂熟，动辄引用戴笠似是而非的那一套来压倒对方，或者用来非难对方。军统人员引用戴笠说‘如何如何’，犹之乎秀才先生引用孔子曰的‘如何如何’，犹之乎本党政论家引用主席说过的‘如何如何’，戴笠利用这本东西控制干部对他的崇拜，视主席若无物，野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瞅一眼房门，房门露了一条缝。陈果夫会意，连忙走过去把门关了，回到蒋介石身旁道：“据说，这本东西外

面绝对看不到。据拿这本东西给我的人说，《家风》每期除了《金先生训词》之外，马屁拍足，还公布军统局一般单行法令和成绩汇报。有时也登载一些特工技术方面研究的文字，其中关于同我们中统局尖锐的冲突，也时有明确的指示。……”

“这一本里面有吗？”蒋介石急问。

“没有。”陈果夫道：“他竟敢发表合尧、舜、禹、汤、文、武为一的训词，竟敢攻击中统局，这真是造反了！谁不知道中统局也是主席领导的机构之一！”

蒋介石把那本小册子翻来翻去，忽然问道：“《家风》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他指的什么。”陈果夫道：“关西夫子杨震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类清白传家之风，戴雨农怎么配？别的不说，最近他在上海发了多大的财？没有人敢作统计。”

“是吗？”

“单说两笔大的，”陈果夫唾沫横飞：“李士群在上海的财产不可胜计，只是贝当路、高恩路那几栋大洋房，时值也在六百条以上。这房子也落到他手里去了。房内保险箱有七八只之多，也给戴雨农照单全收了。”

“还有一笔是什么？”

陈果夫想了想：“还有一笔是盛老三的。”

“盛老三！”蒋介石象听人提起了一个老友之名：“盛老三怎么啦？他在沦陷期间，是有名的鸦片大王。”

“他的财产远在李士群之上。”陈果夫道：“戴笠去接收时，单是钻戒便有三十七只，其中最大的有十二克拉又四十五

分，最小的也有二三克拉。另外黄金美钞全部总值在一千根大条以上。此外还有不少古董，如唐朝的名贵字画等等，多得不得了。盛老三有一个最宠爱的姨太太，她有一件红色的狐皮内衣，其薄如纸，穿在身上之后，便不须再穿什么衣服，在冰天雪地中行动也不会怕冷，贵重可知。”

“这件狐皮那里去了?”蒋介石咽一口唾沫。

“自然也落到他手里去咯!”陈果夫搓搓双手，“所以戴笠的‘清白家风’，该怎么解释呢？还有，戴笠喜欢女色是天下闻名的，他那许多花样啊，”陈果夫怪笑一声道：“我们当年都是老行家了，但不及他万分之一。他简直只比野狗差一点，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中，万目睽睽之下，同娘儿们如此这般罢了。”

蒋介石紧皱眉头，龇牙咧嘴。

“这算什么《家风》呢?”陈果夫道：“他们在杜公馆开会，每一个干部有新汽车，而他们的薪水，根本连上馆子都不够!”

蒋介石听陈果夫说了个够，又找其他亲信个别盘问对戴雨农的看法。说也奇怪，竟没有一句好话，因此蒋介石更感到戴笠在这几年中委实跋扈，但如今已尾大不掉，很难对付了。

蒋经国的亲信更有这么一种暗示：如不除戴，将来连“大太子”都抬不起头来，遑论“二太子”蒋纬国了。

而一些元老重臣，则发表了几乎相同的看法：戴雨农这种行为，已使国民政府在民间的威望越来越低，行将不可收拾。事实上戴笠所作所为，蒋介石自己明白，这是他把他

“捧”起来的；他和他的政府威信受损害，这怎么可以？但戴笠羽毛已丰，要把全部错误搁在他身上而拔掉之，说不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

蒋介石多年来为戴笠的“成就”而兴奋，现在却为这个“成就”而苦恼了。他几乎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想尽办法如何拔掉这一颗眼中钉。但此事又不能让很多人获悉，否则很可能戴未除而蒋先丧命。

如何去掉戴笠，变成蒋介石的一大问题；但他不露声色，只是更广泛地、稳重地试探周围的人们对戴笠的印象和看法，闷闷不乐。宋美龄几次三番要他参加美方宴会、郊游之类，蒋介石总是不去，说一句：“你代表我就行了。”宋美龄头先还以为是那位陈小姐在作怪，但根据“眼线”报告，知道这一阵蒋介石的确在官邸闷着，甚至散步也缩短路程，加强警卫。有一次忍不住了，才问个明白，原来是“听说戴笠行为不佳，影响国府信誉”。宋美龄冷笑一声便走了。原来宋美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恨透了戴笠，以为在某一事件上戴笠曾向蒋介石用过“美人计”，这是题外文章，按下不表。但“第一夫人”对戴笠并不偏袒，见蒋为戴笠伤脑筋，也就算了。

当蒋介石问张群：“对戴印象如何？听说他的部下在外胡闹。”张群却不敢明言。正冷场间恰巧陈仪自台北送来一件重要报告，张群便说道：“陈公洽曾同戴主任有过误会。”

“什么误会？”

“那时公洽在做福建主席，据他说，他手下有一个厅长看不惯军统局人员在福建的作为，通过法院曾经枪毙两个军

统局干部。戴主任知道后大发雷霆，急电公洽，要他也枪毙这个厅长。”

蒋介石一拍桌子道：“这件事我还记得。后来陈公洽相应不理，戴雨农要我亲电福建把某厅长押解重庆，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当时就把要人的电报发出去了。没料到陈公洽却复了个好长的电报，据理力争，把戴雨农那批人攻击得不遗余力。”蒋介石道：“公洽先生道德文章，一向是我敬仰的，他这个电报我极重视。”他再想了想：“记得陈公洽还在电文中提到已派这个厅长飞渝报到，算是给我面子。后来我就对戴笠十分不高兴，记得他事先已知道公洽的电报，一进门便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张群微笑道：“对于戴主任，我没有别的意见了。不过可以报告主席的，就是戴主任在外面的信誉，似乎，似乎很不好。”

“对我是不利的。”蒋介石叹息：“除了这个，你还听说有关戴笠的消息吗？”

张群暗吃一惊：“旁的，实在没有听说。”他试探：“要是有的话，戴主任对付共产党很卖力，也很有成绩。”

蒋介石咬牙道：“娘希匹共产党还没解决，他倒要我的好看啦！”

敏感如张群者，知道蒋、戴之间一定出了大问题，但又不敢深问，胡诌几句，便即告辞。蒋介石再秘密把蒋经国找来，要他对此事发表意见。

“我想了很久。”蒋介石道：“外面在传言什么军统、中统的利益冲突；但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不同：果夫、立夫这次揭发

戴笠，即使是利害冲突吧，但对我的关系很大，我越想越不安。”

蒋经国一惊道：“这个——。”

蒋介石冷笑：“这个当然要谨慎从事，今天我第一次告诉旁人：你！”他接着问：“戴笠的人，对你是否恭敬？”

蒋经国想了想：“当面，当然是恭敬的；但他们当然唯戴笠之命是从，服服贴贴。”

“你看见过一本叫做《家风》的东西吗？”

“没有见过。”

蒋介石绕室徘徊：“根据你的‘建国社’调查的数字，戴笠的实力到底有多少？”

蒋经国道：“他的特种部队在刚胜利时，人数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汪精卫的杂牌军队还不在其内。这些特种部队的武器，一律从中美合作所梅乐斯那边转移而来。卡宾、汤姆生火力极强，如果同我们的军队来比较，约一与五之比。”

蒋介石忙道：“你的意思是说，戴笠一个团，可对抗我们五个团吗？”

蒋经国点头道：“是这样的。一般估计如此。”

蒋介石呲牙咧嘴道：“那还了得！这样说起来，他的三十万，不就要对付我一百万人吗？娘希匹我如果腾出一百万部队，共产党不是永远完不了吗！”蒋介石狠狠说道：“真想不到，今天戴笠会来这一手！这些年他在拚命扩充武力，搞来搞去，原来他还有野心哩！”蒋介石怪笑：“嘿嘿嘿！好吧！”说完兀自踱步。

半晌，蒋介石似有所决定，忽然一脸笑道：“你记着，有

句古话说：'养恶人如养鹰，饿之则附，饱之则扬。'戴笠这小子现在吃饱了，要飞了！"他把手向空一扑，似乎已飞的鹰已经抓到掌心，狞笑道："这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放走过一只鹰，你懂么！"

蒋经国只是点头。

"我用人只用两种！"蒋介石道："一种是用而近之，属白兔型；一种是用而畏之，属老鹰型，——"正说着忽有人进见，蒋即止口。门开处只见一头白兔俯首帖耳，双手捧着大红卷宗前来，蒋经国定睛一看：是陈布雷。

陈布雷把卷宗一挟，简单报告道："前方来电报告，四平街战事要求援兵火速运到。"

蒋介石在心头打了个疙瘩：东北之战不利。但他不露声色，把头一抬道："我知道了。"

陈布雷见他父子俩似有要事，便即离去。蒋介石却叫住他道："陈主任，你就把这个电报给他们办了吧，是哪个部队先去，回头告诉我一声。"他一顿："最迟限今晚起飞。"他再补充："有没有飞机，立刻告诉我。"

望着陈布雷的背影，蒋介石沉思有顷，回过头来对蒋经国道："象他这种个性，我最欢迎。陈布雷绝非戴笠，到死不会反目，这种人应该多用几个，不必怕他险诈多变。"蒋介石坐了下来，叹道："不过，就是老毛病没办法改。"

"是什么？"蒋经国不解。

"我说陈布雷的鸦片瘾没法戒掉，看样子他要抽一辈子了。在我这里没有关系，如果出门就很不便。"他把腿一搁，问道："刚才我们说到哪里？"

“亚伯说到不会放走这只老鹰。”

“老鹰！”蒋介石眉头紧皱：“你看应该怎样下手？”接着父子俩促膝而谈，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没几天陈果夫即被召见。

“关于你所讲的，”蒋介石道：“戴笠在外所作所为，我已经调查过了，样样属实。”

一丝得意的笑意，从陈果夫眉间掠过，但他立即皱眉：“你看怎么办？这不开玩笑。”

蒋介石双目炯炯，瞪着对方，半晌，冷冷地问道：“还记得杨永泰吗！”正是：万方有罪，罪在万方；朕有心病，尔且听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特务头子横死　蒋介石哭笑不得
花花公子暗出　毛人凤趑趄不前

却说陈果夫闻言大惊，因为杀杨永泰是CC决策，老蒋授意的一件大事，又打击了胡汉民系的刘芦隐，一石二鸟，当时的确讨得了一番便宜。但戴笠不适合同杨永泰比，不提戴、杨二人在行动上哪一个谨慎而诡秘，以实力而论，戴笠更不能同杨相比。

见陈果夫神色不对，蒋介石再冷冷地说道："用不着你自己出面，瞧你怕成这个样子，你甘心情愿受戴笠欺侮一辈子吗？"

陈果夫忙道："那当然不！不过——"

"不过什么！"蒋介石："你先去打听一下，这家伙现在还需要些什么，身边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同我商议。"

陈果夫亦喜亦惧，急忙告辞。第二天夤夜入报，说戴笠什么都没问题，只是不满意替他驾驶专机的那个驾驶员。

蒋介石眉毛一扬："很好啊。"

陈果夫愁眉苦脸道："不过这个漏洞并不大，你又不便在这时，硬塞给他一个驾驶员。"

蒋介石不悦道："你这一阵怎么老是这样畏首畏尾？今年一月间你们在东北干掉张莘夫，那股勇气是从哪儿来的？"蒋介石冷笑："你真会耍弹弓，一石二鸟，既可以说是苏联阻挠我方接收东北，又可以让张岳军他们挨了一棒。老实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要不是看在你打了苏联一下份上，我是不依的！你们干张莘夫有办法，对戴雨农便没主意；你不弄清楚，张莘夫了不起不让你涉足东北实业，戴笠却可以让你在全国都立不住脚吗？"

这番话连骂带激，陈果夫毫无退缩余地，硬着头皮想了一阵，拍拍后脑勺道："好罢，我拚着这条老命吧。"

蒋介石把这位老友端详一阵，笑道："你满面红光，印堂发亮，做什么事都可以，你放心好了，一定成功。"突地后退一步，低沉地说："我问你：你们搞了那样多年的学校，难道在留美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学驾驶的吗？没有一个是受你接济，可以供驱使的吗？"

陈果夫弓着腰一拍手掌道："有啊！有一个留美学生是学飞机驾驶的，不但他的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他们在国内的家眷生活费用，也由我们供给。我们是想在他毕业回国以后，……"

蒋介石急问："在哪儿？"

“大概快回来了，说不定已在途中。”

“你说戴笠不满意他的飞机驾驶员，是为什么？”

“这个，”陈果夫一顿：“听说不满意他的年龄和相貌，年纪比较大一些，跟他开专机已经好多年了。”

蒋介石沉吟道：“现在，只剩下两个问题了。第一个，用什么办法把这个留美学生放在戴笠身边，一切要十分自然，千万不可勉强、露出破绽；第二个，这个人是死士，他肯吗？这是同归于尽的做法，你得好好布置，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接着两人又商谈一阵。过几天又商谈一阵，终于有了初步决定。三月中，大致安排就绪。陈果夫接二连三向蒋报告：那个留学生已经通过中美合作所的关系，介绍给戴笠驾驶飞机；而原来替戴驾驶飞机的老驾驶员，调作随从副官。新驾驶员年轻漂亮，全部美式派头，又是美方推荐，戴笠对他十分赏识。

蒋介石见布置大致就绪，一个电报把戴笠找来道：“你在这几个月，飞来飞去地视察，成绩不错吧？”

戴笠不知道蒋介石这番召见主何吉凶，只意味到自己到处杀人，这应该为蒋介石所喜；而到处弄钱，或许会引起人家眼红，在蒋面前告过一状了，因此小小心心答道：“报告先生，各地反共布置大致就绪，只待最后一道命令到达，共产党便一个不剩了。”

“你还要等命令吗？”蒋介石道：“命令不是早已给你了吗？你要我亲笔签名，告诉天下人知道，说我要正式消灭共产党吗？”他把脸一沉：“你大概忙着女人，头都晕了！”

“是是！”戴笠知道蒋介石如发脾气，不一定会出事；如果

称兄道弟，笑容满面，那就要小心点儿了。因此暗喜道："报告先生，这一阵真的没什么。……"

"美国朋友帮忙帮得大吗？"

"报告先生，美国朋友帮忙真不小。"戴笠道："美国驻平战略情报处处长佛利曼，委托熊先立替他们帮忙，同时把他们所得的东西给我们参考。"

"熊先立做些什么？"

"他成立了北平组、旅大组、沈阳组等情报机构；用电台、手枪、美钞交换了成百件有关共区、苏联和北朝鲜的情报。"

"其他还有吗？"

"太多了！"戴笠一本正经："先生已经知道，美国大量谍报人员，都化装成马歇尔大使的随从到达中国，他们很活跃。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里，便有著名的飞行侦察情报员穆勒上尉、赫斯中尉、巴特奈姆少尉等在京汉、津浦、北宁、和沈大各铁路沿线，做过详细的空中侦测。"

蒋介石问："你对于配合美军行动这一点，有些什么新办法？"

戴笠胸脯一挺："报告先生，积极从事华北与东北的防共布置，这是……"

蒋介石插嘴道："你说简单点，我回头有事要出去。"

"是是，"戴笠道："这计划是以加紧逮捕为主，辅以特种部队，马上大大展开活动，把共产党的发展束缚在延安一带，再进行消灭！"

"好是很好。"蒋介石道："不过你准备得怎样了？譬如说

山东，这几天便闹得很凶。”

“报告先生，”戴笠道：“这个好办，学生可以马上飞到青岛加紧布置。”

听戴笠自己说要去青岛视察，蒋介石不置可否，却激他道：“不是去视察女人吧！”接着施展出一套老法宝，拍着桌子道：“现在国家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你再不振作振作，要等共产党来收拾你吗？”戴笠不免指天誓日，表示效忠一番，当即告辞，准备上路。

戴笠做梦也没想到，从这一次被蒋介石召见之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先生”了；戴笠更不会想到，这个“先生”已经对他下了最后一道命令：要他死去，不再变成蒋介石的“尾大不掉”。

戴笠一举一动，全部在蒋介石的密切注意之中。来自陈果夫、蒋经国等机构的密报，源源送达蒋介石的官邸。

“戴某已到达青岛，对当地防共布置并未有所指示，却同曾在敌伪时期红极一时之某电影明星难舍难分。……”

蒋介石考虑再三，为使戴笠不疑有他，便去了个电报道：“如途经南京，请顺便一看还都及官邸情形……”

十六日夜间的密报当场见效：“戴笠原拟在青岛多留几日。兹有改变行期，定十七日起飞南京，据云系为还都及官邸问题作布置。”

三月十七日傍晚，蒋介石从来没有那样轻松过，因为他接获一个极短的消息：“机已撞毁。”

蒋介石当夜在书斋接见陈果夫，听他兴高采烈地报告：“飞机在什么地方出事，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他的飞机已从

青岛起飞，并且在南京附近撞毁了，但外面还无人知晓。青岛开来的客机上有个朋友说：戴笠一到青岛便闹桃色事件。那个女明星要求他多留几天，但他大概接到你的电报，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上路。哈，那个女的因为无计留郎住，泪湿青衫袖；他的那些干部也拚命挽留，可是都留不住。”

蒋介石问：“那个女的跟他上了飞机吗？”

“没有。”陈果夫道：“青岛来的朋友说，戴笠是要她上飞机的，但她不肯去。”

“为什么她不肯去？”

“听说是有意外事件，并不是她知道了有什么不利消息。”陈果夫说到这里，侍卫官报告毛人凤求见。陈果夫一听连忙从边门避入客室。蒋介石当即召见，只见毛人凤三脚两步抢上前来，面容哀戚，欲言又止。

蒋介石故意问道：“出了什么事？”

毛人凤垂下头来道：“报告先生，戴主任专机今天不幸在南京上空出事，戴主任死了。”

听说戴笠已死，蒋介石不作一语。他踱到窗前，仰天而望，眼前幻想着这架飞机如何撞山、如何爆炸，而那头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鹰隼，又如何在烈焰之中尸骨无存。

蒋介石还从毛人凤身上想到戴笠死后，军统局大权谁握的问题，蒋经国的领导权问题。他想得太多，以致感到疲乏，伏在书桌上约有十五分钟之久。

毛人凤肃立一旁，连呼吸都不敢使劲，生怕扰乱了室中凝结的空气。毛人凤还以为蒋介石因为戴死而无限悲切，怎会想到蒋介石如此这般，只是不好意思纵声大笑呢？

再过一阵，蒋介石抬起头来，揉揉眼睛，低沉地问："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下午一点钟。"

"在什么地方？"

"南京上空，钟山对过的马鞍山附近，堕机的地点叫做岱山。"

"一个都救不活吗？"

"报告领袖，"毛人凤道："没有办法了。一早接到消息，谁也不敢相信。后来南京方面进行抢救，才证实了这架飞机已经粉碎，每一具尸体都烧成黑黑焦焦的，无法分辨。"

"那你们怎知道戴主任也在里面？"

"报告先生，一来，今天早上有电报；二来，他们在一具骨骼附近找到了戴主任平时备戴的自卫手枪。"毛人凤吞吞吐吐道："而且据南京报告，现场上多出了一具尸体。"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会多出了一具尸体？"

"那是，"毛人凤道："那是一个女的，不过在随员名单上并没有这个人。后来据青岛来电证实，她是一位'过气皇后'的妹妹。……"

蒋介石心中暗笑，嘴上却说："这个不能宣布！除了她，还有些什么人？"

"还有随从官——"

"是不是以前他那个飞机驾驶员？"

毛人凤暗吃一惊，心想蒋介石真的事无巨细，都有人替他通风报信，连戴笠换个驾驶员都知道。便答道："是另外一位随从副官，戴主任先前那个驾驶员，恰巧在青岛留下来，

没有在这架飞机上。”

蒋介石忙问：“他这个随从副官为什么不跟戴主任出差？内中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毛人凤急道：“报告先生，刚才同青岛通电话时问过了，他们说这个人事先也曾劝过戴主任，今天最好不要起飞。”

这使蒋介石十分紧张：“他为什么劝戴主任不要起飞？”

“因为起飞前青岛的天气不好，时有浓雾。戴主任却急着要走，大家无法可想。那位改为随从副官的老驾驶员便劝戴主任改期，说：‘今天空中的能见度很低，而这位新驾驶员的经验也差一点，最好还——’戴主任一听连忙摇手，说‘气候不太好不要紧，只要能飞就行。人家留美学生的技术，难道还比不上你吗？’那位老驾驶吃不消他的抢白，后来便借了一个理由，向戴主任请了几天假，说是想在青岛住几天——”

“戴主任准他的假了？”

“报告先生，戴主任准他的假了，因为他身边也没什么事，再说另外还有一位随从副官。”

蒋介石再问：“那末那个新驾驶员也死在里面了？”

“是的，不过已经无法辨认了。”

蒋介石心头纳闷。因为据陈果夫所说，那个新驾驶员在感激图报以及重赏之下，再三考虑后已经答应了这桩拚命的差使。而且陈果夫一说出口，如果不答应那麻烦太多，说不定也因此会灭口丧命。而且陈果夫劝说时已经暗示，这件事连“最高当局”都同意了，如果想投奔戴笠，揭发这个阴谋，“最高当局”对他将有什么不利，也是可以想到的。此人左思右想，反正是一死，而在飞机出事前万一跳降落伞逃生，那

末即使埋名更姓，但在指使人的庇隐下，也很可能没事，且可徐图再起。

蒋介石不放心倒不是这个人的家眷问题，因为此人眷属早在事前被二陈送到昆明安顿，事后也受到特殊的抚恤；他所不放心的，此人是否按照已经预先计划跳伞逃生，如果真的逃得成，那必须拿来灭口；现在既已丧命，也就放心。

“报告先生，”毛人凤道：“谁都没法跳伞，事情太突然。根据南京来电，当时的能见度还不至于低到撞山。假如是这样，专机早该折回了。”

蒋介石只是默然沉思。但在毛人凤心目中，却构成了蒋介石是十分沉痛、十分爱护戴笠的样子。毛人凤早想承继戴笠。但自从莫斯科杀出个花花公子蒋经国来，他多年期望毁于一旦，自叹命薄，不敢多想。他二十年后死于蒋的一个电话，那是《草山残梦》中的故事，这儿不必提了。却说冷场半晌，蒋长叹道：“好罢，你们去料理料理罢。”毛人凤挥泪辞去，陈果夫悄悄地从客室出来，同蒋介石不免庆贺一番。陈果夫心头明白，种种条件所限，他不能做戴笠第二，只建议道：“为今之计，怎样把经国的威信建立起来，而且不便张扬，倒是急务。”正是：请看为蒋卖命者，还有几人犹嚷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祭戴笠　蒋介石另创一统
审汉奸　陈公博自称有功

话说戴笠既死，蒋介石身边便没有心腹之患，一身轻松，专心反共。但引以为忧者，戴笠的军统局、中美合作所之类规模不小，人也不少。今后如不能好好掌握，难免有第二个戴笠钻将出来，因此分别询问亲信，有所对策。

陈布雷报告道："戴主任死后，共产党方面说是人心大快。这个倒在意料之中，因为戴主任在世时，杀他们的人实在杀得太多了。但在我们内部，除了少数大员闻讯表示哀戚外，更多的人却非常高兴；有的人脸上表示哀悼，私底下却在笑。这说明了戴主任的人缘，实在不大好。"

蒋介石心头暗笑，嘴上却作惊诧状道："他们敢这个样子吗？"

“还有，”陈布雷叹息：“最使我不解的是，戴主任有一位兄长，听说这个消息后，竟在办公室里拍桌子说：‘雨农算是善终，雨农算是善终。’”

蒋介石吃了一惊：“真的有这件事？”

“真的有这件事。”陈布雷道：“戴主任的哥哥，一直没有为他的横死而落泪。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是‘善终’？他说这个还要问吗？他这辈子做了什么事情？现在竟毫无痛苦，飞机失事了，连个尸体都没留下，这不是善终是什么？”

这番话倒使蒋介石微感不安。他默然沉思，想这些年来，在上海，在南京，在云南、四川等地，每当命令戴笠大规模杀人之际，不止一次地同他说过：“反正将来我们也要给人杀的，趁现在可以杀人，不妨多杀些！”如今戴笠如此这般，莫名其妙而死，在他哥哥心目中便变成了善终，那末“不得善终”该是怎样一个可怕的场面呢？忽地打了个冷战，气冲冲吩咐陈布雷道：“告诉他们，让戴主任的哥哥立刻回乡，终生不得任用，我不想看见这个人的名字。”陈布雷一怔，还以为蒋介石爱戴太甚，以致不愿看见他的亲人，以免触目伤心。他建议道：“待开过追悼会以后，再让他走吧。”蒋介石一想有理，答应了，接着又吩咐道：“戴主任正式的陆军官阶是上校，我要追赠他为陆军中将。你通知他们办吧。还有，组织一个治丧委员会的事，他们大概已经弄得差不多了。要他们在南京紫金山找一个坟地，盖一所看守坟墓的房子，派几个人去招呼招呼，待我还都以后再落葬，我要亲自致祭。”

戴笠死后，军统局长一席，想问鼎的人很多。尤其是毛

人凤、郑介民之间的逐鹿，争夺更为激烈。蒋介石考虑再三，认为毛人凤名义上只是副主任秘书，身份不够；郑介民是主任秘书，比较适合。于是几经研究，正式命令郑介民出任军统局局长。

“郑介民恐怕不行。”蒋经国道：“不过不发表他继任，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据确实报告，这次军统局中的浙江派首领龚仙舫与戴笠堕机而死后，毛人凤就正式成为浙江派的首领；而湖南派的王毅夫也很有些实力；现在郑介民的力量不足以控制全局。”

“这个没有关系，”蒋介石笑道：“我们现在反而想把这个机构取消，才好另起炉灶，否则你将来怎样出来领导？郑介民如果真的极其厉害，倒会使我不安；现在让他们一国三公，乱搞一阵，让他们自己弄垮，不更好吗？”蒋介石道：“现在我们要对戴笠特别哀悼，对军统局的事情特别关心，这才不会引起他们怀疑，照样为我卖命。”

没几天消息传来，说重庆戴公馆保险箱里的珍珠宝贝、金刚钻、金条、玻璃丝袜等物，在三月十八日晚上被留在军统局高级干部瓜分一清。上海本为戴笠弄钱的一大据点，举凡释放汉奸、接收汉奸、日人等产业，戴笠择其名贵者落到自己口袋里，分存中央信托局和银行的保险箱，有五只之多。箱里都是三四克拉以上的大钻戒，黄金美钞不计其数。而他的死讯上海获悉最早，郑介民、李崇诗、王汉光三人串通起来把五只保险箱一一打开，罄其所有。

“你们看，”蒋介石笑道：“这不成了吗？你抢我夺，迟早要弄出人命案来。到那时候一个一个收拾，不怕会有第二个

戴笠羽毛丰满起来。不过戴笠在上海的那笔财产，到底谁分得最多？王汉光又是什么角色？”

“王汉光也是戴笠的副官。”陈果夫道：“至于三人瓜分办法，据说郑介民分得最多，李崇诗次之，王又次之。此风一开，后来军统局高级负责人彭寿也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横财，他把一只保险箱里五百根金条变成了五十根，不过已经是小戏法，同他们如小巫之见大巫了。”

“让他们搞去吧。”蒋介石道：“你们不必张扬，这些财宝这批人，一个都逃不出我的手掌，让他们高兴几天也好，免得他们想得太多，我不喜欢；我要他们这样想：我仍旧重用他们！”

蒋介石父子存心去掉军统局，另起炉灶，换一个比军统局更听话、更反共的企图，陈果夫当然不得而知。因此他怕郑介民会同戴笠一样，处处同CC为难，便先发制人道：“不过郑介民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们不能不注意。”

“他有什么野心？”蒋介石戒备道：“同戴笠一个样吗？”

陈果夫道：“倒还没有这样严重。不过看郑介民的一贯做法，长此以往，倒难说了。”

“你根据什么？”

“根据他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做法。”陈果夫道：“这个机构当初成立的意义，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郑介民把王芃生赶走以后，便把原有的人撤的撤、免的免，弄个一干二净，然后把夹袋里的人大批大批塞进去，同时大加扩充，情报范围也不仅是日本了。”

“这个倒知道的。”蒋介石道：“没什么。”

陈果夫道："问题在这里，郑介民搜集国际情报，珍珠港事变后美国为了急需东方情况，同郑介民经常交换情报，双方相处得很好。郑介民不是也有这种企图：想同美方直接打交道，类似戴笠的做法么？"

蒋介石心为之动。

"抗战军兴，我们表面上宣布取消复兴社，戴笠主持的特务处变成军统局，仍由戴笠负责。郑介民是主任秘书，毛人凤副之，但戴笠对国际问题研究所很感兴趣，屡次问津都不如愿；而郑介民搞军统局只是幌子，弄研究所倒是真的。揆其用心，还不是想在这个系统中独树一帜，同军统，中统鼎足而三，互争短长的打算？"

蒋介石觉得陈果夫所说有理，但不作声。

"而且追溯到以前，"陈果夫道："他的出身卑微，且不去管他；他的唯一成绩是十七年间你派他到武汉去活动，弄垮了白崇禧，其他就找不到任何成就，但他手里抓着我们的把柄，这点不可不防。"

蒋介石不以为然道："这一点倒不怕，他不敢再提这件事情。"

"我是说他的工于心计。"陈果夫抓紧不放："复兴社建立时，戴笠有十人团的支持，获得了负责职位。可是邓文仪等人不肯甘休，联名保举郑介民做副处长，名为襄赞，其实是牵制戴笠。可是那个时候特务处在成立时虚有其名，什么都没有，于是戴、郑二人便合作起来，这一点不可不注意。"

蒋介石感到有趣道："他们两个怎样合作？"

陈果夫想了想："在特务处的时候，他俩知道如果不向外

发展，那一辈子坐定了冷板凳；于是两人合作，到处拉人。那时候上海市长是吴铁城，公安局长文朝籍，办了一个警察训练所。郑介民便用尽心机在训练所弄到了一个训育主任，着实笼络了不少人，现在都是他们的干部了。"

"这个没什么关系。"蒋介石道："你们不必太疑心。至于他以后真有什么动静，我当然饶不了他，现在让他好好儿干吧。"

"名气太坏啊。"陈果夫自以为同老蒋关系密切，一定要告郑介民一状："你知道他在上海发财，又变成陈公博的遗产继承者啦。"

"陈公博还没判案。"蒋介石失笑道："他又不是他的儿子，怎能说是遗产继承者？"

"昨天上海有人来，"陈果夫道："说陈公博人虽未死，也不知道以后会死不会死，但他的财产不会再是他的了。你知道陈公博在上海银行界大大地投资过，大都是不花一文的干股。善钟路农商银行那个姓梅的总经理，当陈公博继汪精卫登场后，便拍了陈公博一记大马屁，陈公博马上做了农商银行的最大股东，姓梅的不用说也叨了不少光。这次日本投降，姓梅的既怕变成光蛋，又怕锒铛入狱，便同郑介民上下其手，把陈公博在农商银行的股份全部送给了郑介民，因此农商银行一草一木，都没有接收。"

"真这样吗？"

"那一点不假，陈公博的股份现在都转到柯凤英的名下，柯凤英乃是郑介民的太太。而该行南京分行的副经理，便是柯的大弟弟。"

蒋介石沉吟道："好象在他们的报告里，曾经提到过一个曾在上海地下工作的新同志，姓梅，那就是这个人了。"

"是啊！"陈果夫道："汉奸这两个字如何解释且不管他，但是上海一带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在说：'陈公博是大汉奸，郑介民是大特务；大特务继承了大汉奸的财产，就象儿子合法继承老子的遗产一样'，你说气人不气人？对于我们的威信，恐怕不大好吧？"

蒋介石不响，却冷冷问道："你一定还有关于他的新闻。最近郑介民托香港萧老虎携带十二万美钞出境，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呢？"

"啊！"陈果夫喜道："你也知道啦？内情可复杂得很。"

"你听我说。"蒋介石道："我要弄清楚这一点：为什么郑介民十二万美钞运香港，却要托萧老虎？我不想追究十二万美钞，我要明白他们两人的关系！搞什么名堂！"

陈果夫笑道："老实说，这一件事情怎么也想不到同郑介民有关。刚才有人告诉我其中根源，原来这件事要从吉章简说起。"

"同他又有什么关系？"

"是啊，所以我说内情复杂，其故在此。吉章简认识很多华侨，萧老虎便是他的朋友之一。抗战时萧老虎在桂林闹过一件公案，同他的女秘书墨水仙打官司，尽人皆知。那时候大概萧老虎接济断绝，太穷了，因此无法玩女人；后来萧老虎一到重庆，情况更坏，吉章简当时是交通巡回检查处的高级职员，养一个朋友没有问题，因此萧老虎对吉的雪中送炭，万分感激。

“于是，胜利后萧老虎得到家中接济，顿时活跃而起。萧老虎的父亲什么生意都做，怎会放弃他儿子同吉章简等人的关系？因此萧老虎由吉的介绍，便认识了郑介民。”

“我懂了。”蒋介石道：“因此郑介民便托萧老虎带十二万美钞到香港，但没料到会在龙华机场给人家查了出来。”

“不错。”陈果夫津津有味：“不过案中有案，萧老虎受郑之托，把那批美钞先带到上海，放在上海他的分店里。分店经理郑果见财心喜，一方面偷出一部分，同时又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他以为这下子在飞机上抄出美钞，当然一律没收，而数目多少也顾不得了，使他的秘密永远不会发觉。不料萧老虎在被查之后，同警备人员当场一点，发现少了很多，于是这个经理也吃了官司。”

蒋介石笑出声来：“那末萧老虎怎么办呢？”

“当场没事。”陈果夫道：“他只是丢了钱，人，回香港去了。听说他不敢开罪郑介民，十二万美钞自认倒楣，一张不缺赔给郑介民。”

“那为什么郑介民要托他带呢？”

“这一点，”陈果夫道：“你当然也知道，目前的军统局一国三公，大家面和心不和。先说湖南三李：李崇诗、李人士、李肖白；再说浙江三毛：毛人凤、毛森、毛万里，这两帮都有相当实力。郑介民虽有局长之名，事实上他斗不过三李三毛，加上京沪线警务人员都是毛森的心腹，航空警务检查都操在毛森之手，郑介民的美钞别说带到香港，恐怕出南京都不容易。”

“我明白了。”蒋介石道：“所以郑介民自己没把握，怕引

出大麻烦掉了纱帽，才来这一手。"接着，蒋介石给陈果夫吃了颗定心丸，要他别为郑介民是否同他存心捣蛋而操心，只要留心郑介民等人有否不轨行为，随时报告，这便成了。

但没多久，另一个军统要员前来告状，说郑介民吃油水吃到了戴笠的孤儿寡妇头上。军统局人员都很不平，希望蒋介石主持公道。蒋介石心想只怕你们自己不闹；内部一闹，便易运用了，因此叫来人报告经过。

原来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在抗战末期知道走私有厚利可图，便动脑筋做运输生意。当时全国缉私工作都在戴笠控制之下，这一点实在方便。普通正当商人经营运输，往往经不起查缉人员三两下竹杠，便敲得关门大吉；戴藏宜以"小老板"的身份，鸦片海洛英畅销各地，无人敢查，相反的还有保护。戴藏宜挂起招牌后，军统高级干部马志超便锦上添花，送给他六辆十轮卡、四十五支新式枪械。这些东西马志超本来获自"忠义救国军"总司令任内，送给"戴老板"的"小老板"也没什么，但戴家父子十分开心。戴笠还在无意中向毛人凤夸奖马志超道："志超这个人，遇事想得很周到，你得跟他学学。"等到郑介民上场，便把"小老板"这批运输生意的老本接过来了，一道手谕，几十个武装人员出发杜美路七十号，将六辆十轮卡，几十枝新枪全部缴械，理由是"戴先生已死，为着切实照顾其身后计，所有汽车枪械各物，均由公家代为保管"。戴藏宜在半抢半要的情形下便变成赤手空拳，恨郑入骨，同时也使若干军统人员对郑不满。

来人报告完毕，蒋介石道："戴主任死后有此变化，我很不高兴。不过这批东西恐怕本来也是属于公家的，我要是让

郑介民还给戴藏宜，恐怕在有些地方不大好看。不如由戴藏宜自己同他讲，我再给他一点补贴，你们暂时不要乱搞，多注意一些，也就行了。”

立刻，又有人前来告状，说郑介民在北平闹笑话，不孚众望，不配出任军统局长。蒋介石按老规矩要来人报告明白，再作决定。那来人说：北平军调小组中，叶剑英代表中共、吉伦代表美方，郑介民代表国民党。第一次正式举行三人小组会议，三方代表亲自出席，叶剑英服装朴素整洁，神采奕奕；但郑介民全身美式配备，这且不管，胸口还叮铃当啷挂了一大串东西。”蒋介石失笑道：“他挂了些什么东西？”

来客皱眉道：“郑介民胸口挂了五光十色的勋章，据说不下十枚之多。”

“这种场合挂什么勋章？”蒋介石诧问。

“是啊，他挂了一大堆宝鼎、景云、青天白日、圆的方的，应有尽有，给叶剑英在闲谈时说了一句：‘你倒象个魔术家。’挖苦透了。”蒋介石不作声，反问道：“你就为了这个，说郑介民替我丢人吗？”

“是的，连美国朋友都在笑。”

听说美国人也在笑郑介民，蒋介石反而放心了：“这个没什么，你们好好相处吧。郑介民还有什么错处，随时报告。”蒋介石叮嘱来人道：“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十五周年，我想乘这个日子祭一祭戴局长，你们都要参加。”来人唯唯而退。四月一日那天，“中美合作所”内的戴公馆中果然供起灵堂，香烟缭绕，由蒋介石亲自主祭戴笠。各路大小头目集中重庆，待军事委员会特派代表、该会总办公厅主任朱绍良致祭后，

蒋介石立刻涕泪纵横，继则泣不成声，向戴笠的徒子徒孙训话道："今天，四月一日，本来是，纪念军统局，成立十五周年的。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公祭戴局长，这个，实在太不幸了。我们的军统局，自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在南京鸡鹅巷成立以后，当年叫做特务处，后来改了好几个名字，并自二十八年起，每年的今天便作为纪念日，每年举行大会，名为'四一大会'。乘机大家见见面，团聚团聚。记得民国三十一的纪念大会，扩大举行，我们花了五百万元；今天想不到会公祭戴故局长，据报告费用超过一万万元，但是，我们这个损失，绝不止一万万元。"正是：管它一亿一万万，假戏令人喝倒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审汉奸　蒋介石如同身受
明是非　张学良拒绝出山

话说蒋介石率领徒众，公祭戴笠，不仅借刀杀戴，要戴送命；而且猫哭老鼠，要大小特务为他卖命，于是胡诌道："戴故局长帮了我很多的忙，对民族国家，他都有功劳。所以，我要在全国成立三个学校，来纪念戴故局长。那三个学校叫做'雨人中学'，定浙江衢州、首都南京、以及四川重庆三地校址，凡是毕业的学生，都希望他们，继任戴故局长捕杀共党的遗志，而且希望，三个学校里都有美国教官。戴故局长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对我的服从，已经做到了百分之一百，希望大家，拿戴故局长做模范，努力效忠，捕杀共党，那是我所希望的。今天，我很伤心，完了！"

大小头目见蒋介石如此伤心，还以为是真的，莫不涕泪

交流，蒋介石睹状十分开心。事后蒋经国报告，说追悼戴笠大会的效果甚好，军统局那些高级干部们，对蒋介石表示十分效忠，并未发现阴谋不轨之处。蒋介石大为高兴道："我早说过了，什么军统、中统，今后我要来个一统，别象以前那样，让戴笠从中耍花枪。这两个机构虽然也是我的，但戴笠拚命在他的圈子里培植死党，扩张势力，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现在好了。"他透口气道："你知道戴笠用什么方法笼络这些人吗？"

蒋经国摇摇头。

"有奶便是娘！"蒋介石道："这一套办法并不新鲜，当年上海帮会里就是这样的。用钱把你养肥，你利用职权吃饱了，对顶头上司也好，对师傅也好，你当然万分感激。只要你感恩图报，什么事也做得出来，不怕逃跑。"蒋介石对这个宝贝儿子灌输家教道："这个太容易，以后我们亲自领导，也让他们利用职权吃得很饱，可是我的话说在前头：千万不可以露出马脚。如果给人控告营私舞弊，那我说什么也得避避嫌疑，由这个人倒楣好了。"

蒋经国忙不迭点头，可是问道："关于成立三个'雨人中学'的事，这几天有人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认为很有意义。"蒋介石笑出声来道："你以为我真的要成立雨人中学吗？我不过鼓励他们罢了。难道我有钱没处花，却要纪念这么一个犯上夺主的大混蛋吗！"

"可是亚伯已经就说过了。"

"这有什么关系？"蒋介石道："当天我已经通知他们几个负责人，要军统局自行办理。我说本来这笔钱由教育部设

法，但国库艰难，只好由他们去募捐，我不管了。”

果然这三个雨人中学都如昙花一现，甚至没有办成。重庆的那个原拟募捐五亿法币，但不到半数，并无办法完成，加上物价飞涨而告吹；衢州一个由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主持校务，搞得不成个局面；南京的一个开在小火瓦巷，没几个月也断了气。这些都是闲话，按下不提。

却说戴笠死后不久，审汉奸进入高潮，陈公博如何判法，也该有所决定了。陈公博同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主要由戴笠负联络之责。现在戴笠已死，蒋介石的顾虑少了一半，但还有一半仍在人间；陈公博万一照实供述，岂非糟糕？因此万分着急。

陈布雷奉命将审讯汉奸的情形逐日报告，蒋介石以不安的心情，听取案件的进展。

“苏州高等法院正式宣布，定四月十六、十七两日公开审判陈公博和陈璧君。昨天审判了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蒋介石听到缪斌的名字，心头一沉，暗想：“我派他同日方谈判过几次，不知道他如何说法？”陈布雷已在说下去道：“据报告，该案由石美瑜庭长主审。缪斌衣长袍、光头、神气十足，当庭狡辩。”

“缪斌当真满不在乎哩！”蒋介石相当着急。

“缪斌狡辩说，他在华北任新民会副会长，是‘软性抗日’。说参加伪组织是本以平民爱国意志，抱牺牲名誉、‘明哲保身’之心，作策反工作。缪斌力辩曾与军统局戴笠发生关系，此事系自三十二年三月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为止。缪斌供称：‘当时我主张取消南京伪政府，三十

四年三月与小矶代表山县大佐密谋组织留守府。去春赴东京系奉命劝日本向中国求和……’”蒋介石闻言不安地搓搓手，吩咐陈布雷道：“这个人胡说八道，不能让他活下去！你发个电报到苏州，就说是我的意思。”

过两天陈公博受审，蒋介石更为紧张。苏州电台专线为此事向蒋报告：“陈公博矢口否认承认伪满，当庭上开留声片，重播他去长春祝贺伪满成立纪念的演词时，他还不承认留声片中播的是自己的声音……”

“他撒赖了。”陈布雷道：“陈公博还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自白书，题为《八年来的回忆》。”

“内中说些什么？”

“说是检察官列举他十大罪状后，便提起公诉，而陈公博便提出了这个东西。在庭上宣读两小时，对检察官起诉的十大罪状逐一加以辩护，归根结蒂，说他对抗战是‘有功’的。”

“怎样有功法呢？”

“他说他的行为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他的内心还是爱国的。参加伪府人员的成份，他说大都是国民党员，还有一部份是青年党员。他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南京对重庆并无敌对之意。关于共同剿共，曾经和顾祝同、何柱国有过关系。而南京汪政府中不容共党分子，重庆蒋政权中也不容共党分子，可见南京与重庆之间，更无敌对之意。陈公博还提出了他对‘党’的观点，以及同戴笠密切的关系。”

听说陈公博果然泄露了秘密，蒋介石又气又急，忙问：

“他怎么说？”

陈布雷战战兢兢道，“他说他认为‘党不可分’，至于怎样不可分？他另有一信呈给蒋主席，不拟在庭上公开。陈公博还说，他从成都到河内时，也曾有信呈蒋主席，希望对汪精卫等人宽容，在答辩检察官所提的收编伪军罪时，陈公博说：‘除剿共外，并未同中央军交战。孙良诚部调苏北，也是为了防备共军。当时如果不这样打算，今天东南几省，恐已沦入共军手中矣。’对于伪政府宣言参战问题，他说这样做可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并防止东北发生意外……”

蒋介石迫不及待道：“我想知道，他对同戴笠联络事是怎样供述的？”

陈布雷在电文间找了一阵，说道：“这是公役辩护律师代辩时特别指出的，说陈公博曾经设立两个无线电台，一个供给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专用；一个供给戴笠专用，现在戴笠已死。但戴笠留在他那里的证据还很多，可以拿出来作证供。”

“不必了，不必了。”蒋介石脱口而出道：“陈公博洋洋几万言，不过是说他对抗战有功，是吗？他没说别的什么吧？”

“没有。”陈布雷要他放心：“他也很识趣，他在苏州庭上的口供到此为止，有很多不便公开的东西，都写在给主席的呈文里了。”事实上，蒋介石早把这些文件烧毁，他不能把这些文件留诸于世，让后人知道汉奸之中，那些大头子同蒋都有过微妙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显然同蒋介石口口声声的“礼义廉耻”相距千万里。

陈公博等人所以强调“做汉奸对抗战有功”，同时把机密的东西不公开，主要是让蒋介石下得台，来一个刀下留人，

可是扑空了。

“陈公博也不能让他活下去。”蒋介石道：“你通知苏州一声，就说是我的意思。”蒋介石随即进入内室，同蒋经国道：“让陈公博、缪斌他们完蛋吧！我有什么办法？我要是把他们放了，或者判个无期徒刑，不正证实了我同他们勾勾搭搭吗？我的威信，不是大有影响吗？”说罢绕室彷徨，突地走向办公室道：“明天我同你到贵阳走一趟，对于东北问题，我想同张学良谈谈，知道他有什么看法？”

话说蒋介石在美国飞机和舰队帮助下，以全力对付东北，满想一鼓而歼灭对方，然后掉转头来，在关内关住大门痛打，务使中共全部灭亡。不料战讯传来，竟没有一条捷报，进攻四平街外围的八十七师被对方歼灭，长春又告失却。原想留住苏联军队顶一顶，使苏军卷入中国的内战，由苏军替蒋“守土”，但苏联军队却在消灭夙有“皇军之花”盛名的关东军后，全部撤退回国，留也留不住。蒋介石一方面对东北之战犹有信心，同时不得不另出奇兵，企图迅速解决东北战场，缩短他胜利的时间。经再三思虑之后，他想到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在东北大有声望，一旦率师前往，一定能够得到东北民众欢迎，而使士气为之一振；而且中共对张学良相当尊重，如果见张出山而不得不退出东北，岂非甚妙？

但蒋介石认为此计虽妙，然而在不清楚张学良的真实情况之前，倒也未可预料，因此决定亲自出马，携带蒋经国在四月（一九四六年）九日，吃罢中饭，飞往贵阳。

美龄号专机在西南上空行进，地面公路如带，阡陌纵横。蒋介石无心欣赏风景，兀自打坐，仔细斟酌同张学良见

面之后，该如何探听他的口气；以及一旦答应，又将如何布置。因为西安事变说明了张学良并非一味盲从之人，但此时如能运用这只棋子，也不失为一股有力的奇兵。

两点二十八分蒋介石抵达贵阳机场，只见省主席杨森，省党部主委周伯敏，以及黔垣党政军团高级人员一字儿在机场列队相迎。杨森抢上来，向蒋介石父子俩问候过，便咧嘴一笑道："主席今天到贵阳，恰巧离开主席在三十二年到贵阳的日子整整三年，巧极了，巧极了。"说罢便开车门。蒋介石往车厢一坐，却要杨森开往黔灵山行邸，不拟到市区参观。杨森心头明白，当把仪仗队、乐队、大小官员遣走，跟他到得黔灵山行邸。那颗"棋子"果然早在那里等候，他便是张学良。

"你早来啦！"蒋介石伸过手去，作亲热状，打量一阵，说道："好象胖了一些，是吗？"

张学良苦笑道："一天到晚吃吃睡睡，怎么不胖？"

"听说你还运动！"蒋介石道："运动，好啊，一个人是要运动的，你只打网球吗？"

张学良点了点头说："是的。"接着侍卫递进茶水，杨森便同蒋经国离去，只剩下蒋介石、张学良二人，对坐细谈。

"在息烽住得还好吗？"蒋介石一副关切状："这几年来，听莫德惠告诉我，你读了不少诗词歌赋。"

张学良点了点头："我在研究明史。"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这对你做人处世，的确有好处。"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改口道："你是昨天同刘副官一起来的吧？"

"是的。"

"在息烽，看些什么报?"

"还是大公报和中央日报。"

"东北的情势，你是知道了?"

张学良漠然点了点头："在报上看到的。"蒋介石一顿，接着问："如果你到东北去，你以为东北问题很快会结束吗?"

张学良苦笑道："我看我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

"你有的!"蒋介石试探道："如果我发表你去东北负责，你有这个信心吗?"

张学良不作声。他自从"奉命读书"，失去自由以后，第一次再同蒋介石见面；而这种见面，显然不会有融洽的气氛，因为他还在无形的牢笼之中。

蒋介石钉一句："我想你是有把握的。"

张学良不能不开口，纡缓地说道："主席的意思，是和平解决呢?还是武力解决?"

"你没有看报?"

"报上登的，是主席要求和平、民主的演讲词。"

蒋介石不悦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报上当然看得见军事方面的活动。"

"不过我也看到关于停战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倒抽一口冷气，狠狠地道："那你说明白点，对于东北问题，你以为和解与讨伐，两者哪一点更有利?"

张学良紧皱眉头，紧捏双手，低沉而有力地说道："我这几年来什么事也不管，什么事也不清楚。不过如果一定要我到东北，我一定服从。东北子弟都想回家，抗战之前我们在

西安那一次不愉快事件，出发点也是为了这个。这是极其简单的心理。现在天下太平，东北子弟更是想家，我何尝例外？不过我对东北问题的看法，恐怕同主席有点出入。我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当年主张举国一致，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建设，不再内战。"

蒋介石在心头咒骂，嘴上却笑道："啊啊啊，你真了不起，你越来越会说话。"

张学良毫无表情地答道："我自己倒感觉到，我是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当年先是到溪口去小住，能谈得来的没有几个人。现在息烽见的人倒不少，可是谈到聊天，那就不成了。"

"他们太无知识了。"蒋介石一脸同情状："因此你只得埋头读书。"

"不，"张学良摇摇头："不是谈不来，而是根本不同我谈；我只要同他们打个招呼，他们一扭头便走了，有的顶多打个哈哈。"蒋介石心头好笑，欣慰他手下的隔离工作做得不错。但有意试探道："那末这样吧，这些都是粗人，你要谈，也谈不出所以然来；不如替你请几个先生，对《明史》什么的加以指点。"

张学良听他这么说，知道蒋介石还没有使他恢复自由的意思，惨然道："我反正是这个样子了，您看怎么好，就怎么好。"蒋介石进一步逗他道："听说，赵四小姐又拔了几颗牙齿，她身体好吗？"张学良心头嘀咕："原来你对我这样注意。"便苦笑道："也就这么回事了。我刚到贵州那几天，突然发了盲肠炎，也差一点完了。"蒋介石作惊诧状道："他们没有告诉我。赵四小姐拔牙的事情，还是在账上看到的。我以后要他

们经常报告关于你们的消息。”又逗他：“美国有信吗？”他指的是他的发妻于凤至。张学良当然明白，但凄然答道：“有信没有信，还不是一个样儿吗？”张学良语气之中，充满了渴望自由的口吻，蒋介石不再逗下去了，言归正传道：“如果你去了东北，问题便简单得多。”

张学良一怔，知道蒋介石在向他摊牌，但无从答起，沉思良久。正在这时候蒋经国送电报来，那是关于东北战局的。蒋介石连忙接过，见又是失利的消息，十分着急。蒋经国见室中空气闷结，便对张学良说：“听刘副官同我讲，您每天一早黎明即起，跑步半小时以上，还要做柔软体操，真是太好了。”

蒋介石闻言一怔，坐在对面的这个人，根本不是等死而已，还是象初时的情形那样，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分明有所为而为，不作绝望颓唐之想，倒不能小看了。半晌，待蒋经国走后，又试探道：“其实你到东北去，也没什么，我们有美国帮忙，还怕什么？你想想看，还怕什么？”

张学良双手是汗，措词为难；再三斟酌，不能启口。蒋介石还以为他已心动，但难表达，笑道：“是吗？既然没什么可怕的，你去好了，赵四小姐一起走还是随后来，都可以。”

张学良无声地叹了一口气，硬着头皮，也摊牌道：“我先报告您我的一些心得，在息烽所见所闻的心得。”

“好啊！”蒋介石莫明所以，不知道这个倔强的对手，要说些什么。

“我们在息烽，”张学良定下心来：“每天听见枪声、惨呼声；每天看见五花大绑或者步履艰难的人，他们是押往刑场

的。”

“噢！”蒋介石一怔。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关在息烽？为什么悄悄地死去了？这些我都不谈，把它搁在一边。我只是说说我的心得：我以为以这种武力加诸予这种人，有无效果，实在很难说。相反，这种武力加诸于这种人，甚至会发生反效果。我举个例：有一次，一个中年人给推出牢房枪毙，他并没有害怕或者哭泣，他反而边走边安慰他的难友，其中有一句话使我难以忘却，这个人大声喊：‘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这句是不是空泛的口号，我不知道。但从息烽牢狱有人满之患，而每天不断有人押进来这一点猜测，这个人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索。我们枪毙了这么多主张抗战，主张团结，主张民主的人，事实上抱有这种主张的人越来越多！”

蒋介石故作安详，只是微笑，听他细讲。

“所以，”张学良透一口气：“美国如果加强我们这方面的援助，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成功的前途。甚至我有这种隐忧，或许我想得太空洞：我总觉得美国如果这样援助，将来只是代替了日本的‘日支亲善，共同防共，’对中国并没真正的好处，因此我——”

“唔！”蒋介石恨不得给他一记耳光，狠狠地问道：“那末，假如我们在美国的援助下，把共产党消灭光了，你还有什么‘心得’！”正是：黄鼠狼向小鸡拜年，其结果毋须说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因何升官　刘某自上尉而中校
如此发财　纳粹由本土而国外

书接上回，话说张学良为割盲肠而去贵阳，因“盟兄厚爱”而改囚息峰，如今又见面了，闻言当下一怔，见蒋介石的态度，分明比“双十二事变”前夕还固执，不觉大为悲伤，热泪夺眶而出。叹道：“那是一种假设，在尚未成为事实之前，我想不出什么。”

蒋介石怪笑：“那你不相信美国的援助，会帮我们把共产党消灭干净了？”

张学良皱皱眉头，立起身来。

蒋介石知道这趟是白跑的了，但不死心，不等张学良开口，便说道：“你不必这么快作结论，多想想，多想想。我饿了，吃点东西吧。”说罢召杨森等人入内，随便聊聊。当下吩

咐进点心，再向杨森道：“古老话，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现在如何？”

杨森苦着脸道：“现在多了一句，叫做灯无三日明，电厂设备陈旧，老是搞不好。”

“税收不错吧？”蒋介石道：“茅台酒，产量多不多？达铨在这里做主席，禁过一阵，现在还禁吗？”

杨森呵呵笑道：“要完全禁绝是不容易的，吴主席任内禁得很厉害，不但禁卖，还禁酿酒，好多作坊都拆掉了。因此目前茅台酒的产量，远不如以前多，税收也大大减少。”

蒋经国插嘴：“听说吴主席禁酒有妙法，谁违禁要割嘴唇，真的吗？”

杨森道：“这倒没看见过。”正说着窗外人影一幌，蒋介石扭头望去，问：“这是谁？”

“刘副官。”杨森道：“他陪伴张先生，已经好几年了。”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蒋介石见他佩戴少校肩章，劈头就问：“你是少校吗？”

“报告主席，卑职是少校。”

蒋介石道：“你陪张先生好多年，从现在起你做中校吧。听说你刚开始陪张先生的时候，是个上尉副官？”

“报告主席，是的。”

“你家眷在一起？”

“报告主席，卑职同眷属在一起。”

蒋经国插嘴道：“刘副官本来不会打网球的，现在打得好极了。”

蒋介石朝张学良笑笑：“怎么，你收徒弟啦？”众人便跟着

干笑一阵，相率告退，让蒋介石休息。蒋经国走在最后，悄悄地告诉蒋介石道："听杨主席说，刘副官的太太，因为长时期与世隔绝，有点疯疯癫癫了。"

蒋介石失笑道："这种女人！"他想了想，皱眉道："刘副官要求调差吗？"

"倒没有听说过。"蒋经国道："大概他不好意思提。"

"那就由她去吧。"蒋介石打个呵欠道："别说疯疯癫癫，就是大发神经，甚至死了，我也不准备换人。"他挥挥手："这样吧，下半年再提升刘副官做上校，明年擢升少将。让他死心塌地看着这个人吧。"

次日蒋介石一行游览花溪，听杨森几十个孩子们表演音乐，傍晚仍同张学良继续密谈。张学良问蒋对东北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蒋介石把案头一叠电报给他看道："这是刚到的一个报告，你可以研究研究。"

张学良接过，只见侍从室的报告写道："十日下午五时，民盟政协代表团张澜、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等在特园鲜宅邀请双方出席政协代表，交换解决东北问题意见。我方出席孙科、邵力子、王宠惠、张群、吴铁城、张厉生等人，陈诚部长因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也被约与会；中共出席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吴玉章等四人。先由陈、周说明三人小组最近商谈之经过，重要争点依然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我方代表秉钧座手谕，认为一切事必在接收后再谈，接收时遇有阻碍，必用武力解决；中共认为停止冲突后，接收事都在和平中商讨。最后民盟提出折中调解方案三点：一、中共军队先退出沈阳至长春沿铁路线各地，使中

央军可以顺利到长春；二、中央军暂行停止前进五天，俾中共军队有时间退出铁路沿线，以避免冲突，在五天以内，用协商方式，进行解决政治问题；三、在中央军接收长春以后，双方再进行政治谈判，将东北军事政治问题，依据整军方案及政协会议决议谋取全盘解决。……"

"看完了？"蒋介石问："你有什么意见？"

张学良却反问："主席已经批示下去了吧？对民盟的调解方案，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拒绝了！"蒋介石答得干脆："你的意见大概认为应该采取这个方案吗？哈！"

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苦笑笑。

"汉卿！"蒋介石亲切地叫他："你该醒醒了。我这次来，以为你闭门思过，对过去那套做法有所省悟了，没料到你还是老样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胡思乱想；中共的消灭，没有几天了。先说我，我照样反共！东北如此，中原何尝两样？停战令颁布后，我以九个师十数万之众，把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豫西支队、豫南支队、以及他们中原解放区的政府、机关、学校等等近十万人团团围困。我实行了经济封锁，大筑碉堡，把他们的主力压缩在罗山、礼山、经扶、黄安、黄陂、商城之间二百余里的狭小地区。他们用不着我们袭击和轰炸，眼看着要活活饿死！"

张学良震撼了一下，时局的发展比他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未及启口，蒋介石已经说下去："再说美国，你以为马歇尔将军真的是为和平奔走吗？你别做梦啦！我问你：今年一月，马歇尔亲自参加制订国共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五

项决议，但为什么不把东北包括进去？还不是先把关内军事行动冻结起来，让我从东北打起，然后在关内关起大门，配合关外大打，达到中共不能存在的目的吗？

“我再问你：为什么三月二十五日，马歇尔主持成立东北停战协定？还不是因为三月初，他们运到东北的兵力不够，所以把对我不利的局势缓和一下吗？”

“我再问你：马歇尔为什么回国？还不是因为美国驻华海军，大量运输我方部队到东北，我的部署已经差不多了，他才回国好让我放手进攻吗？”蒋介石得意地笑笑：“我可以告诉你，马歇尔将军已经离开华盛顿，快回到中国来了，他为什么回来？”

张学良不作声。

“还不是因为目前局势又有变化吗？”蒋介石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我们现在军事失利，怕什么？你看着吧！马歇尔一到，马上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到那时候，”他把脸一沉，往沙发上一坐：“凡是主张什么民主的，高喊什么团结的，哼！我可要对不起了！”蒋介石摇晃着一条腿：“所以，汉卿，你想明白点吧！你马上到东北，把共产党弄光了，今后我能亏待你吗？”他伸出一根食指点点对方：“你去，共产党一定消灭；你不去，共产党也一样消灭！今天我同你无话不谈。你休息休息，考虑考虑，明天我回重庆，一清早你答复我吧！”说罢送客。

张学良这一晚转辗反侧，难以入梦。拒绝出山已成定论，但如何启口？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又委实不甘心。张学良披衣徘徊，却见窗外黑影移动，蒋介石分明加派了防范，

为了免惹麻烦，只好长叹一声，蒙头而睡。蒋介石对张学良也并没多大期望。翌晨见面，只问了声："回息烽去吗?"见张学良苦笑点头，便狠狠地加一句道："好啊，你身体太差，多休息休息吧。"说罢狞笑上车，但心头好不气恼，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了。

"你通知刘副官，"蒋介石在机场吩咐蒋经国道："以后，对张学良的隔离工作，要做得更彻底，更有效，千万不可让他同外面有所联络才好!"

不提张学良还押息烽集中营，却说蒋介石回到重庆，便忙着迎接马歇尔再来中国的一切事宜；同时对全国各地凡有反对政府的风吹草动，都命令严密注意，格杀勿论，包括饥民暴动在内。四月十五日那天，忽传美大使馆有人求见，宋美龄便任翻译，不知来者有何公干。双方寒暄一阵，话题便转到马歇尔的行程：这一次他同太太一起来华，十二日离华府，十五日过檀香山，最多两三天，便可以到达重庆了。但客人显然并非为报告马的行踪而来，从公事皮包中掏出一个文件来道："夫人，今天我奉命来拜访蒋将军，因为有一件很难处理的案件。"

宋美龄把这意思一翻译，蒋介石诧异道："只要是我能够帮忙的，我一定帮忙去办。"

来客道："我的说话可能会冒犯蒋将军，希望蒋将军谅解，因为这一件事情，已经引起了美国公民们的公愤，对于蒋将军的威望，损失很大。"于是他说道："今天来自上海使馆的消息，我们美国人员，奉命在上海逮捕了德国在亚洲海陆军情报总机关的首脑、希特拉的好朋友爱尔哈特中将，以及

其他德、意、日间谍十九名之多。这显示着在中国存在着的纳粹地下组织'人狼'，它在德国投降很久之后，还在中国进行对同盟国的战争。"

"这个同我有什么关系？"蒋介石不悦道："它们是德国的机关。"

"蒋将军，"来客道："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批纳粹分子，不但在中国活动，而且在中国政府秘密协助下活动。我们已经获得重要的人证、物证，证明主犯被蒋将军的部下逮捕，但很快释放，又马上加以雇用，他们也效忠于蒋将军了。"

蒋介石，一怔，知道这件事情赖不了，辩道："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戴笠经手的，事先请示过我，说他们帮忙我们消灭共产党，因此我才批准录用。他们发点财，也没什么，是吗？此后，他们对同盟国不会有战争行为，我可以担保。"

宋美龄道："由他说完了再说，看他还有什么内容。"于是便笑道："请你先把详细情形见告。"

那来客念着文件道："这次逮捕，是由于国务院提出紧急要求，嘱咐我们采取行动铲除在华有名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以便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者及其家属和一般公民负责。在中国的纳粹团体叫做爱尔哈特机关，在上海、广州和北平都有办事处，活动力相当大。"

宋美龄问道："闯了祸吗？"

来客皱眉道："要不，国务院怎么会着急起来？许多美国船只，至少包括一艘航空母舰，都给他们弄沉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冲绳岛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所受重大损失，也间接由于这个机关的暗算，因此非办不可。昨天的消息说，

在上海逮捕的四个纳粹主犯，曾经被中国政府囚禁过一个短时期，但很快以各种理由放了出来，并且其中有几个主犯，自从战争结束以后，一直被中国政府雇佣着。"客人另外翻开一页道："这是今天早晨的消息：美方在上海敌侨集中营里，捕去了五个纳粹分子。包括德国大使驻上海间谍代表兰都；《荣誉的纳粹》报记者茅斯堡，他在战前曾遍游美国，一九四一年春到上海后，即负责训练派赴美国的情报人员；此外还有里丝特、贾格尔、以及皮尔赫基。今晚还要继续逮捕浦特卡美，他是里宾特洛甫委任的远东宣传主任，主持一个平行情报网的活动。在广州监禁中的十个纳粹分子，有前德国驻穗总领事西伯特，两个德国副领事葛立次赫和布莱森，以及华南纳粹党首领吴多博士。"

客人再念："这是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刚到的：美方情报部官员昨天在上海又逮捕了六个纳粹疑犯，是和德国投降后在华德国间谍网有关的。美方情报人员又在广州德国副领事布莱森院子里六尺深的墓穴中，掘出了一个希特拉的半身像，是德国电台宣布希特拉死讯并听信希特拉的纳粹主义不死的演说之后不久，举行葬礼时埋下的，另外还有一张就地写的纸条：'我们将再来临'，显示出纳粹、法西斯的不肯死心。这个半身像一度埋在香港，后被日本人掘出之后，便转送给德国人。"

"全部内容都说完了？"宋美龄问。

"说完了。"来客道："国务院的意思，如果蒋将军还知道什么地方有纳粹法西斯余党，便请不必再庇护了。"

蒋介石不悦道："我早说过，这个与我无干，那是戴笠经

手的。而且对于战后的纳粹处理问题，谁对谁错，倒也很难说。上午陈主任给我报告，说莫斯科的评论员卢曼斯基作广播，说德国境内美英军区之中，已经出现了法西斯党，你们怎么也在用纳粹的人呢？今天东京消息又说：日本主要战犯内相三土忠造，竟然可以组织'日本民主党'的新党；而日本大选的结果，胜利也是属于法西斯组织，你们到处在起用纳粹、法西斯，中国有这么几个人，怎么要逮捕？"

蒋介石自以为这几句话问得有理，那客人也一再表示歉意道："蒋将军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为了贵我两国的合作，希望在利用纳粹、法西斯、日本军人这一步骤上，能够取得一致才好。"

"怎样才算一致呢？"

"很简单，"那客人道："这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公式，原则上纳粹他们凡在战后为我所用，追随我们反对苏联，并且包括中共在内，我们便重用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设法满足他。"

"这就对啦！"蒋介石笑道："你们也明白，这些人在反共方面同我们一样立场，在技巧上甚至比我们强，我们是应该利用他们的。那么，你们还要抓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好好地在中国反共，你们雷厉风行抓他们干什么呢？"

那客人轻轻地摇头道："蒋将军，有些地方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他，而且已经在利用了；但另一面，为了向美国公民交代，向世界人士交代，我们不能不选择几个倒楣蛋，开开刀。算是在消灭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一努力上，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这样神圣、丰富和动

人！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怎样去编写历史呢？让他们告诉后人，说第二次大战的目的，只是为了用武力争取轴心国反共、用武力夺取原本属于轴心国在侵占地区的特权吗？哈哈！”

三个人笑了一阵，蒋介石道：“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了。这些倒楣蛋，在今天的情形之下，也缺少不得。其实中国也有，今天我决定枪毙缪斌和陈公博，也是这个意思。”

宋美龄认为这末尾一段不必翻译过去，插嘴道：“马歇尔将军一到，你们要更忙了。”

客人道：“那是一定的。不过更忙的是蒋将军和夫人，你们的军事行动，一定更厉害了。”

蒋介石道：“有你们在这里帮大忙，我相信结束剿共军事，很快很快。”

客人喜道：“大概多久？”

“这个，”蒋介石道：“昨天晚上，军政部长陈诚来，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估计，最多半年，共产党的武力全部消灭！最多一年，全中国的共产党一个不留！但陈部长的估计比我保守一点，他认为全部消灭中共，大概在两年到三年之间。我反对他的悲观看法，所以已经通知报馆和通讯社，把我的看法告诉全世界，作为欢迎马歇尔将军和鼓励士气的一件小礼物！”

客人喜道：“这样说起来，现在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全中国便看不见一个共产党了？”

蒋介石洋洋得意地点头道：“老实说，对日本的八年之战，我倒不容易估计；但对中共，我相信我的估计如果有不

符的地方，那只是时间问题：恐怕要不了一年！”

客人正想说话，蒋介石补充道：“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以前剿共十年没剿清，现在却要不了一年便肃清？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一次是中美合作，海陆空三路并进，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庞大、周密、彻底过！”

客人表示信服，不断点头，接着问道：“据报上说，贵国的灾荒万分严重，……”蒋介石连忙答道：“不错不错，我这里有详细数字。”陈布雷便奉命诵读道：“这是联总的统计。他们说如果救济灾区工作不加紧进行，中国人民死于饥馑的将达三千万人之多。中国战后灾区达十九个省，现在只有四百万人获得小部分的救济。灾荒包括战争、大旱、水灾、蝗虫、瘟疫、以及渔业不振、农业无工具等等。产米之区的湖南竟成为灾情最大的地区……”听陈布雷念到这里，蒋介石插嘴道：“现在我们希望联总帮助我们交通工具，不但运救济粮食，而且后方还有八十万难民欲归不得。”蒋介石笑笑：“不过这个交通工具，希望完成了军事运输以后再考虑，这八十万难民反正离乡背井好多年了，再缓一步不要紧。”

客人道：“我们听说在灾区有一种畸形现象，连草根也有抢购一空之势，听说还有人吃人哩！希望联总好好地去发灾粮，安定我们的后方，全力对付共产党。”说罢辞去。

陈布雷待蒋介石送客回房，哭丧着脸报告道：“现在有人攻击我们——不光是中共攻击我们，说我们什么都要依靠人家，连几位夫人小姐的月经带都非来路货不用。最近的例子是南京房荒，要美国供给活动房屋一万幢，但这么多的失业工人却还是失业，连造房子的工作都没有。还有联总的救济

米一到上海，立刻流入黑市，都给官方吃了，真正的灾民毫无办法。……”

蒋介石始而皱眉，继而叹道："我现在一脑门子都是围剿共产党的头等大事，这些事情你给我处理算了。现在好多问题，归根结蒂在于共产党，只要消灭了共产党，一切便有办法。现在千万不可中人之计，什么贪污，什么奢侈，如果真的抓几个大员来办，岂非贻笑国际，为仇者所快吗？"正是：归根结蒂，消除异己；民生疾苦？歉难办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卷土重来　马歇尔重庆调兵
愤慨而去　潘朔端海城易帜

却说马歇尔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再度来华，表面上还是一副调解样子，还带了太太同来，显得十分优闲。其实他内心万分着急：因为在东北战局中，蒋介石显然处于下风，民间舆论尤其倾向延安，不满重庆。于是马歇尔离开华府之后，一口气飞到北平；同诺兰等人谈东北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十八日赶到重庆。周恩来夫妇、宋美龄及国民党中央要员齐集，却不见蒋介石。略事寒暄，一一握手，便驱车蒋介石山洞别墅休息，途中对中国局势如何看法，一字不提。

第二天蒋介石夫妇把马歇尔再接到山洞别墅，有如获得了什么宝贝似的，欢天喜地。宋美龄说本来她十七号那天还

在上海，因为听说你们即来，因此赶返。蒋介石说因为东北前线吃紧，长春失守，因此整天在调兵遣将，不能亲到机场，有失迎迓。马歇尔说这次再度来华，务必消灭中共，但做法上更加要小心谨慎，不可露出破绽，致遭抨击，而有失美国尊严。马歇尔说今天一早，已同美大使馆人员举行会议，又同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布灵克找过行政院长宋子文，商谈魏德迈的练军计划。最后马歇尔郑重告诉蒋介石："现在一切不宜操之过急。从昨天周恩来在机场接我所说的欢迎词看来，中共对于演变中的局势有恃无恐，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人们在支持他们，因此对我们的武力更加无所惧，这一点实在要小心。我们要处处强调自由、民主、团结、和平，使他们对我们今后的行动猝不及防才行！"

蒋介石这一乐非同小可，忙问："那太好了，除了调兵遣将，除了逮捕反对政府的人，我们还要做些什么？"

"要做的事太多。"马歇尔道："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赶快成立两个轰炸机队！"

"炸延安吗？"蒋介石大乐："可是飞机不够。"

"我们有。"马歇尔道："我已经研究过，我们准备拿出九十六架 B—29 型轰炸机，替你成立两个机队，另外附教练机十架。飞机有的已经停在新津、邛崃，有的还在途中。"

"在什么地方训练？"

"汉口。"马歇尔道："川西基地不大方便。一旦训练完成，你可以派大用场，你当然懂得我的意思。不过延安这个小地方，九十六架 B—29是太多了一点吧？哈哈哈！"

蒋介石乐不可支，只是盘算着："一队四十八，两队九十

六……"

延安果然成为国民党空军积极侦察的目标，八月二日还挨了一次大轰炸，但对延安毫无动摇。蒋介石所收获的，只是极大的反效果。空军中那些正义之士，都不满意这种怯于拒外，勇于内战的做法，所以延安当时即使并无空军，但国民党空军的士气却极低落。蒋介石生怕有变，要保密局对空军眷属密切注意，以免空军"不告而飞"；但即使这样，解放后在大陆担任空军师长的刘善本大校，即在那年（一九四六）毅然自川西新津基地驾机率同僚起义，事先把眷属转移到成都，得免毒手，后来他夫人辗转到达延安团聚，这些闲话表过不提。

却说马歇尔再度来华"调解"，一下飞机便着手对延安及中共军队轰炸的训练，接着送给蒋介石舰艇两百七十一艘。而且因为东北局势失利，马歇尔也顾不得在机场上向周恩来所保证的"和平休战"，就在重庆亲自调兵遣将起来。他提出要再运两个军到秦皇岛、青岛，理由是"接替防务，以便美海军陆战队撤退"。中共反对，马歇尔不理；不但此也，又运去了三个军，而美国陆战队并未回国。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部队乃自四平街、永吉、长春各地撤退。四平街之战激烈异常，国民党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长春之退则别开生面，先是美国向中共表示，不撤出长春便不能调处；等到中共为了愿意换取东北停战退出长春，马歇尔却表示没有力量调停了。这时蒋介石已完全撕毁东北停战协议，还封闭了中共主办的北平《解放报》，而且封闭北平其他报刊、通讯社达七十七家之多。马歇尔也不再坚持东北停战，但对关内

停战表示还愿继续坚持，目的在于留出时间好让蒋介石在关内布置。六月六日蒋介石下令停战十五天，由马歇尔出面主持“休战谈判”，一方面固然由于国内民众的反对内战，被迫谈判；一方面也是蒋介石正布置全国性内战的信号。到了六月十四日，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国务卿贝纳斯，公开提出了一个《军事援华法案》，交国会审议，直接引起了中共毛泽东主席的抗议，同时华盛顿又着手一个美蒋秘密军事协定，由美方供给蒋介石飞机一千架，各种炮七千余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火。硬打的局面既成，于是在南京进行的国共谈判中，无论中共方面如何说理，终于毫无结果。

六月十七日，美国认为大致就绪，中共势将全部被消灭，便向延安提出两个要求。

这两个要求端的凶险，马歇尔、蒋介石事先召集幕僚，商量了好几天，才在六月十七日由美方正式向中共提出。第一个：形式上蒋介石经过马歇尔提出，不仅关外，而且几乎要全部九个省，要关内的苏皖边区，热察两省，陇海、津浦两路，威海卫、烟台两港。第二个：实际上是马歇尔通过蒋介石提出，建议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最后决定权”太露骨，蒋介石刚说出嘴，便觉不妥，于是再解释为“仲裁权”或“公断权”，但意义一而二，二而一。

这两个要求的提出，表示马歇尔为蒋介石布置的关内大打已经完成，即可开始。紧接着六月二十八日，美国政府对美蒋军事密约正式批准，在中国内战的火焰上，淋下了无数的汽油。

七月初，国民党军围攻中原与苏皖两个中共解放区，内

战更大规模地开展，这时马歇尔对关内停战也不坚持了。在马歇尔未来之前，蒋介石投入内战的部队，兵力是一百万人，约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马歇尔一来，国民党投入内战的兵力增加到近两百万人，约占其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马歇尔未来之前，蒋介石的美械装备师一共三十九个师；马歇尔既来，增加到五十个师，而且全部用在前线。此外还有美机编成的空军，美舰编成的海军等等，这就是马歇尔来华"调处"的唯一结果。事实俱在，有案可考。海外侨胞离国万里，当时还以为马歇尔真的在为中国问题奔走调停，现在当可恍然大悟了。

却说马歇尔当时在中国，发明了一套"马歇尔公式"。内容是：停战——谈判——重新进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举例言之，蒋介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时，天怒人怨，鸡飞狗跳，中国人皆曰不可，但马歇尔就是不理，来一个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可是当中原中共部队突围而出，冲到襄阳樊城一带，可能入川入陕的时候，马歇尔又变成了蒋介石的太白金星，出现云端，挥动拂尘，派出个执行小组前来阻止。言外之意要中共将士引颈就戮，不得动弹。于是当时上海有一家杂志作不平鸣道："割掉中共一块基地，马歇尔不会出面说话。但倘若因割这块基地而花了太多的时间，或会引起别的问题，或会叫国民党反而吃亏了，那马歇尔是立刻便要'调停'的。"旨哉斯言，把马歇尔的"调停精神"全部写出来了。

就在"马歇尔公式"的如此调停之下，国民党海陆空三军顿感大失所望。日本投降后，渴望中的和平安宁日子，竟可

望不可即，而对手却是抗战最出力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也并非看不到这点，于是运用曾国藩鼓励士兵之法：每破一城，“大索十日”；奸淫掳掠，畅欲所为。这一来老百姓更恨透了蒋介石部队，无论什么事情，都来个不合作；日积月累，终告不可收拾。当时国民党中正直人士，还敢向蒋报告此种秽事，但蒋介石当面表示查办，背后一拖了之。如说他三言两语，倒楣的却是自己；如怀疑他有意如此，但也找不到凭据，蒋介石当然不会下条谕。内中气坏了一名师长，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率领全体官兵投向中共，消息传来，蒋介石大为着慌，命令设法补救，但如何补得？没几天海城电讯辗转到达，把蒋介石气得咧嘴呲牙，只是骂街。

那新闻道：“新华社消息：据鞍山二日电（迟到）在海城火线上率部实行反内战起义的国民党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与副师长等，顷率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方面依恃美国援助，继续在东北扩大内战，原文如下：

“蒋主席、毛主席、朱德司令、熊主席、杜司令长官，林总司令暨全国各界父老钧鉴：

“朔端等籍隶云南，多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是以抗战期间，也曾备尝艰苦，以期尽国民之天职。抗战胜利后，奉命调越南收缴日寇武装。虽背井离乡，远赴异国，但为国家荣誉，个人得失在所不计。唯任务完成后，政府应能体谅全国军民血战八年之艰辛，而予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建国图强，此其时矣！全师同志，对此咸抱无限希望，无不愿以沙场余生，再为建国大业竭尽绵薄。唯事

与愿违，本师自安南奉命航海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为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身为中国人，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每念及此，莫不悲愤填膺。近日政府大军云集中满一带，夺取四平；攻占长春，又命本师肃清南满地区之中共武力及一切民主分子。俯念东北沦亡十四载，人民已血肉枯竭，复何忍大动干戈，杀人遍野？而今仍战线延绵数千里，炮火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军乃竟征敛仍如火急，人谁无良心，实不忍睹此。因此朔端等思之再三，乃于海城火线上实行反内战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不再执行兄弟自残之乱命。……”

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电报雪片似的拍向东北，要熊式辉、杜聿明亡羊补牢，从详具报。熊、杜二人只得报告一切不知，只知道潘朔端等人不满现状，曾屡在会议中表示愤慨；如今既已倒戈，当严防这类事件重演，赔罪一番。蒋介石无可奈何，密切注意事件发展。第二天陈布雷入报：“延安果然有表示了。”蒋介石连忙接过，只见上面纪录得十分清楚：

“新华社讯：延安六日电：朱德总司令闻悉一八四师反内战起义，不胜欣佩，特电该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暨全体官兵慰勉，原电如下：

“接读五日起义通电，欣悉兄等反对内战，决心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到底，义正辞严，毋任欢慰！滇军素具光荣的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不意去冬云南突遭变故，滇军也被迫远遣辽热，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有过此。幸兄等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

之荣誉，全国人心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蒋介石正为此事愤怒，突地邯郸消息又到，那消息气得他只有发抖的份儿了。

“新华社讯：据邯郸十三日电：中央军与阎锡山部队于上月十七日大举进攻汾河以南的汾南解放区，阎军汾南地方部队王海清、雷文清等三千余人，不满屠杀人民，于上月底拒绝内战乱命，举行火线起义。现已成立汾南人民自救军，王海清，雷文清分任正副司令员。在王、雷正副司令领导下，汾南阎军退出内战者已有五个团。现在隶属于人民自救军者计有第一团，团长由副司令雷文清兼；第二团团长何中，第三团团长赵白寿；第四团团长（待查）；第五团团长解天安。该五个团已在转移至解放区与八路军携手，为粉碎中央军与阎军对汾南解放区之进攻而并肩自卫……”

“报告先生，”陈布雷对蒋道：“这里是有关潘朔端的新闻，他们在东北大受欢迎……”

“我不看了。”

“报告先生，这是高树勋、曾又参电贺潘朔端的电文！”

“我不要看！”

“报告先生，这是王海清、雷文清的通电……”

“不看！”蒋介石急得团团打转，声音都变了，大叫：“同阎锡山通话！”

在电话里，阎锡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报告前方打得激烈，因为五个团火线倒戈，二战区在进行围攻方面相当吃力。蒋介石也不便向他痛骂，只是要他注意部下动态，

千万不能投共重演；而为了增加战斗力，大量利用日本军队，是为上策。但不得泄漏，力求秘密。

但世界上没有隐瞒到底的大事，不久后美联社从莫斯科发出电讯道：

"塔斯社上海五日电称：自可靠方面获悉，中国政府现正利用有武装的日本部队与中共军队战。该电并说：以前的日本间谍正在为中国的特务情报机关服务。某些日本特务官员正为美国驻华特务机关服务。并悉，有四千多日本武装部队，在中央军指挥下由日本军官率领，正在晋城附近作战，并另有一万日军在太原近郊。该电又说：有大批日军，日本投降以前原驻山东和天津一带，现已并入中央军。湖北也有同样情事。阎锡山的军队中有许多日本人，阎军中有几个师的编制，为每师有两营中国兵，一营日本兵。阎军的第一骑兵师中，每一单位都插有一些日军，许多日本军官在担任指挥工作。"

合众社自伦敦发出的电讯使蒋介石更感不安："莫斯科电台广播塔斯社消息：据悉，一个中日教导师即将组成，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已有不少日本步兵军官，他们穿着中国军队的制服。在胡宗南军队中，信号手、工兵、炮手等大多数的专门人员，都由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担任，在别的几个区域中也可看到同样情形。在某次对八路军作战中，曾有好几百个日本军官和士兵被击毙……"

正在蒋介石感到尴尬的当儿，中共方面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蒋介石还要手下否认，但中宣部长吴国桢哭丧着脸报告道："否认都不行了。八路军击毙身穿国军制服的日本

官兵，我们可以不承认，已遵照主席的意思说过了。他们拿出日人死尸照片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假的，也做过了。但现在我们自己在承认收编日本兵，那再否认也没用了。”蒋介石大怒，问这是谁干的蠢事？吴国桢拿出一份报纸道：“这里便有了：北平讯：此间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主办的《新生报》，近日连篇泄露国民党当局收编伪满官兵日军进行内战。据该报五月三十一日所载是项措施为：一、东北保安司令官顷‘筹组’‘民众自卫队’以补国军武力之不足；二、该部决定在沟邦子设立‘临时自愿官兵办事处’，收容伪官兵及国兵（即伪满军），并在鞍山、沈阳、辽阳、锦州四处分设四个中队，集中伪军官受训三个月。”

蒋介石大怒，立刻一通电报，把杜聿明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继续进行全国各地的大围攻，大逮捕，大封书店，广州一地便没收了十几万册书刊，大抓学生，京沪平津各地经常有家长寻找子弟，这些事情说不完，搁下另表。

却说马歇尔既到，一切军事上的部署大致就绪，特别是军事运输告一段落，蒋介石决定还都。六月二十一日到得南京，手下准备了汪精卫豪华的官邸做他的官邸，蒋介石十分不乐意，认为不吉利。宋美龄以为无所谓，这官邸系汪精卫花了无数金钱筑成，富丽堂皇，亭台楼阁，十分神气。何况汪精卫生前并未享受过，还是新的，何不迁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老话倒也用得上。但蒋介石还是认为不吉利，不如搬到军校校长公馆去住。对外可以声明汪公馆太豪华，国家多难，应该节约，还可以得个好评呢！安顿既毕，二十三日蒋介石还都后初次郊游，到灵谷寺遊了一阵。还没尽兴回

官邸，却见毛人凤等驱车赶到，报告紧急消息：上海将有一个十人和平代表团来到南京，目的在向马歇尔请愿，反对内战要求美国军队返国，蒋介石一听真是大煞风景，忙问："十人代表团是谁？"

"听说有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学生陈震中、陈立后等人，此外还有些什么人，要等他们到达以后才知道了。"

蒋介石着急道："把他们截回去，不许来！"

"来不及了。"毛人凤道："据上海刚才消息，这十个代表上来之前，上海有十万多人游行，欢送他们晋京。这些游行队伍公开喊出示威口号，什么'美国兵，回到你们甜蜜的家里去！'什么'打倒美国金元外交！'还有传单，上面写着'撤退阻碍中国谈判的美国陆海军'等等，他们来势很凶，在车站上放鞭炮、用扩音机广播……"

蒋介石立刻如此这般，布置一番，于是南京的特工、警探，全部换上难民衣服，集中下关车站，说是从苏北逃来。当夜七点钟上海火车开到，马叙伦等未下车站，这批"难民"便一拥而前，夹七夹八乱问一通，三言两语便打将起来。这一打，只见这些"难民"一个个生龙活虎破窗而入，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以及在场采访新闻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人，不管在车内车外，都一个个横遭袭击，受伤在地。差不多混乱达五小时之久，伤者送入医院，蒋介石貌似大忧，其实大乐。

京沪等地大为震动。蒋介石反背双手，在军校官邸面授机宜，洋洋得意。各方报告不时传来，说此举业已引起公

横，无论如何和平代表不可随便殴打，蒋介石便紧张起来。

马歇尔的专车立刻出现在蒋介石官邸，秘书拿着封信当面送与宋美龄，便走了。蒋介石急问何事？宋美龄边看边说："他希望我们适可而止，不能太过火。在首都车站殴打和平代表，除了使人得到一个政府不要和平的印象之外，没有别的。其实这些代表，由他们来好了。千万不要忘记：现在军事部署就绪，共党消灭在即，蒋将军可否表现得民主一点，争取民间的同情与拥护。希望能派官民到医院慰问这些伤者，这是我的建议……。"

"好好好！"蒋介石一扭头便找侍卫长入室，如此这般吩咐一番；便要侍从室把这件事情的有关消息从速具报，以免闹大了。

消息来自上海：教育家陶行知为十人代表团挨打事招待记者，指出代表们是被特务殴打的。他要求美军离开中国，要求美国在中国获得和平秩序及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停止对华的一切援助。他代表上海五十四个反内战团体发言，这些团体的团员目前已超过十万人。

消息来自当地：首都记者联谊会请求政府缉凶，并慰问同业高集，浦熙修、徐士年、徐斌及市府新闻专员钱江潮等五人。

消息来自中共代表团：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向马歇尔和政府各领袖提出五点要求。

消息来自重庆：重庆工商界、基督教、各界知名人士四千人签名呼吁和平，反对继续内战。

消息来自香港、广州、昆明、贵阳、成都、北平……不

论男女老幼，亲蒋与否，一致认为有话可以谈，内战真不该。

"你们替我发表发表，"蒋介石极端反感道："告诉他们，这个和平代表团是中共派来的，马叙伦等人一下车站，中共代表王炳南、罗叔章和民盟代表叶笃义等人便去迎接，还为他们定了车；出事以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还当夜探视，处处说明了这是中共安排的。"

陈布雷苦劝道："今日之下，我们不能再长他人威风。马叙伦等人并非共党，送他们行的上海十万人更非共党。现在是人人知道先生主战，共党主和，但人人赞成共党的主和，这个现象不能小看了。如果把各地的反战行动全部算在共党头上，那除了增加对方声势，我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何况反而给人家这么一个印象：政府真的不要和平，共党……"蒋介石没料到陈布雷如此直率，深感事情不简单，便岔开道："我也派邵力子和中宣部到医院慰问去了，不也证明我蒋某人也是关怀他们，喜欢和平么？"陈布雷道："先生可知道邵力子在医院里说了些什么？"蒋介石一听知道话里有因，连忙追问："邵力子说了些什么？"

陈布雷斟酌词句道："据说邵力子去慰问，床上躺着的人都向他落泪，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一到南京便挨打。邵力子当时也几乎流下眼泪，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这批凶手是某人所派，要他们别难过。那些伤者再问：如果不是某人所派，那末为什么政府不缉凶？这句话把邵力子问住了。他只是劝他们，请他们安心养伤，只要人人盼望和平，他们的希望便不会落空，目前问题复杂，大家还是少开口为妙，多多

保重。”

蒋介石皱眉道：“早知如此，我也不派他去了。中宣部的代表去慰问，情形可好？”

陈布雷道：“据说中宣部的人去慰问，给他们问得几乎下不了台，狼狈极了。”

“所以我说非硬干不可！”蒋介石咬牙切齿：“我现在要去开会，决定大围攻鄂东、豫南的日子；决定大进攻苏皖共区的时间，我恨不得马上就动手。”

“先生！”陈布雷欲言又止：“这个——”

“这个什么！”蒋介石皱眉道：“你是不是另有意见？”

“不不。”陈布雷鼓起勇气进言：“周恩来这几天不断发表谈话，说我们在全国各地备战，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主席刚才说决定围攻鄂东、豫南和苏皖，那不是全面战争了吗？”

“不是全面，便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冷冷一笑：“我早说过了。”

陈布雷忧形于色道：“这个，先生可否三思。”他连忙补充：“先生知道，我绝不会同情中共，只是感到……”

“感到什么？”

“感到，”陈布雷硬着头皮道：“感到自从六月十四日美国提出军事援华法案以后，自从我们主张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以后，不但毛泽东发表反对的声明，全国各大都市的知名之士、各种行业，也纷纷集体反对，这个，这个我以为不能轻视，所以，……”

“所以你有点担心，是不是？”蒋介石大笑：“我的看法同你相反！现在是武力第一！把中共消灭干净之后，什么知名

之士也得乖乖地听话，怕什么？他们反对内战，待我把中共解决，不就没有内战了吗？我再告诉你：今天六月二十四，我已决定后天向鄂东豫南大进攻！消灭苏皖地区的中共，我准备派出五十万精兵！如果运输问题及时解决，下月中旬便可以大进兵！”蒋介石手舞足蹈：“今年年底，便不会再有内战了，我决定全面开火，绝不改变主意。马歇尔也早已同意。你还是替我多写几篇文告，振奋民心士气！你还是集中注意，要他们好好地包围梅园新村！”说罢扬长而去。正是：如意算盘打得好，打到后来便不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英勇作战　李公朴黑夜遇刺
慷慨还击　闻一多白日牺牲

话说马歇尔那一帮人在中国所谓进行调解工作。奔波碌碌，一副热心面孔；战鼓咚咚，却是别有心肠。美援枪炮大量涌到，美国机艇专供军运，蒋介石便如此这般展开大攻势，满以为是年之内，中共绝迹，好不得意。但人们并非瞎子，一切都看在眼里。于是各地反对美军驻华、美援援蒋、内战继续的集会、游行、电报、文章此起彼伏，此伏彼起，蒋介石好不气恼。单表昆明一地，反对尤烈。蒋介石召见军统局昆明主持人等，要他们紧急处置，杀一儆百。把昆明沸沸扬扬的空气压下来，落得个耳根清净。然后全国各地，如法炮制。

“你们放手去做！”蒋介石吩咐：“我把龙云都调走了，其

他的人怕什么？大学教授有什么了不起，穷得象叫化子一样，给他一根骨头啃啃，他就不会乱嚷嚷，你们这点事都不会办吗！”

“报告领袖，有钱的大学教授不会乱嚷嚷，没有钱的穷教授，你给他钱他不但不要，而且嚷得更凶了。”

蒋介石皱眉道：“那没办法了，你们见机而为，挑选几个名望大一些的下手，不过手脚要干净利落，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事先最好布置一些花样，让人们摸不清底细！出事以后，就说这是共产党内部问题；动手之前，不得有丝毫马脚！”

众爪牙得令离去，便在昆明展开布置。有一天民盟云南支部举行公开招待会，会场原定巡津街商务酒店，帖子发出，但到会者都扑了个空。原来酒店接到警告，不得将礼堂借给民盟，否则手榴弹对付。李公朴忙不迭向大家道歉，会议改在金碧路冠生园举行。他简单地公布了民盟的历史和宗旨，接着楚图南报告了民盟今后的态度。他说民盟策略第一个原则是和平的手段，不信武力，更不需要武装。由此引申出第二个原则是靠政治的力量唤起大众注意，争取大众拥护。第三是民盟的主张绝对公开，政策也非常鲜明坦白，不隐、不暗、不含糊、不武断。第四是永远执行各方合作，不排他、不独占。对目前和战未决的危局政治主张，依然是“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八个大字。

蒋介石的人密切注意，第二个人上台说话：李公朴。李公朴大声疾呼，主张绝对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目前局势虽黯淡，但民盟的人仍旧希望国共双方继续停战，甚至永远停战……。

蒋介石的人听得不耐烦，其中一个便起立发问："民主同盟到底用什么方法制止内战？你们有什么力量？"想把一盆冷水，浇向他们头上。

这时候会场空气一紧，与会者意味到"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但没料到闻一多突地起立，吼道："我不许打！"接着解释道："这个'我'是全体老百姓的意思。民主同盟永远深信人民的力量，诸位要问民盟的力量，其实简单得很：它就在眼前，存在于千万人民的意志里。上海的大游行、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杭州、北平等地的反战行动，都是一种表现。不论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失掉人民的能够获得胜利，更没有戕害人民、反对人民的会得到成功！"闻一多放低声音说下去道："现在我才觉得我们过去的错误愚蠢。我们一会儿向杜鲁门发出请求，一会儿又向美国国会提出呼吁，试问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答复？美国政府根本是一个地道的帝国主义，它一面可以由杜鲁门发出好听的声明，实际上一面又通过了助长中国内战的援华军事法案。我们太傻了，我们认错了人！以后我们要向广大的美国人民提出控诉，这才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我就不相信当广大的美国人民说不准助长中国内战的时候，杜鲁门还敢任意胡为！"

闻一多说完，在掌声中回到椅子上，众人继续讨论了一些目前问题，便告散会。蒋介石得到昆明有关大学教授活动的报告，知道这批硬骨头教授非金钱可以收买，非恫吓可以压止，冷笑几声，给昆明警备司令部一个电报，要他们"权宜行事"。这是蒋介石让特工采取行动的讯号，于是昆明稽查处处长王子民便奉命行事。王子民没料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十

一日固然是李公朴的惨死之期，但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就是王子民的死期(在成都伏法)。

列位看官，请看李公朴的儿子李国友所写的控诉吧：

"……晚上十点钟，在云南昆明青云街口，用美国的特种手枪，将美国的特种子弹打进了我父亲的胸膛。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家，忽然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说有要紧的事情。我连忙把门打开，便有一个人进来喘着气说：'这是李公朴先生的家吗？李公朴先生在青云街被刺了，你们立刻拿帆布床去抬吧。'到了那里，见父亲躺在街旁，天正下着小雨。我们把父亲送进医院，但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父亲便全身发青而死去了，美国的特种子弹使他的生命再也不能挽回了。

"抗战初，父亲为了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父亲又为了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而在重庆较场口被特务打破了头，医生说：只差一分，脑壳便破了。"

李公朴既遭毒手，沉静已久的昆明市便激起一大浪潮。云大医院挤满了人，气氛沉重。蒋介石下令密切注意学生及市民动态，一有动静，便先发制人。但民盟方面却异常冷静，表示大家为了和平，不拟把此事扩大；李夫人张曼筠女士也认为如李公朴之死，能换得真实的和平，则他死也瞑目。虽然如此，一般学生、居民都已动了公愤，街头壁报，到处都是。警备司令部一不做二不休，函询民盟云南支部道："学生壁报，诋毁政府官署，没有惩办的文字，是否为贵同盟所为或主使，请即查明见复。"充满了威胁的语气。但民盟的复信，却充满了理智："该壁报既有正式署名，是否为该团体所

为虽不得知，但与本同盟无关，至极明显。惟本同盟有不能已于言者，公朴先生被刺，群情愤激，青年学生自亦难免感情用事。贵部为全省治安最高机关，务祈镇定处理，以符群情喁喁望治之心。”

民盟用极其谨慎的态度去应付，但以警备司令部为主的“攻势”更离奇。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学生们的壁报在各方力劝中不出了，而街头却大量贴满了“反共大同盟”的标语和传单，措词不外是“李公朴为共党所杀”、“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主持暗杀李公朴者为艾思奇”、“共产党要暴动了”、“防止赤色恐怖”等等。还有更滑稽的，十六日晨李公朴遗体火葬前夕，出现了署名《中国共产党滇支部通告》的很多传单，内容是说：“以李公朴因叛党，奉毛主席密令所杀，死有余辜。火葬时希各界人士勿往参观，以免遭受重大牺牲……”

这种手法反而使人们看得更清楚，因此十五日正午在李公朴葬礼举行之前，云南大学礼堂的追悼者却特别多。会场内一望而知布满了便衣密探，追悼大会主席闻一多满不在乎，宣布开会。几千人泪下如雨，听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叙述丈夫殉难经过；而蒋介石派去的人却在会场抽烟，说笑，胡闹，把闻一多气得脸都白了。他跳上讲台，愤怒地说：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

要杀死李先生？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

闻一多声色俱厉，那一批蒋介石派去的人，一时目瞪口呆起来。

闻一多悲愤填膺，根本不考虑今后会发生些什么，厉声讲下去道："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我们就没有人了。特务们，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携起手来了！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一定要完成！我们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有人记录当时的情形道："这是愤怒的控诉，这是正义的号召，这是讨伐反动派的檄书！群众用暴风雨般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热烈拥护，他们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对闻一多的信任和爱戴。特务们慌了，藏着可鄙的阴谋，一个个夹着尾巴溜了。”昆明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当时便立刻请示。

蒋介石闻讯更加光火，下令解决闻一多。陈布雷连忙劝阻，说这个再也使不得，李公朴是著名学者，被刺后引起了各方的责难，很难交代；闻一多是著名诗人、学者，如果再来一个，那引起的反感更深。陈布雷表示绝非为闻一多求情，他只是顾虑到世界上的舆论。

蒋介石的意见相反："闻一多不怕死，就让他死好了。我们已经告诉昆明人，杀李公朴是共产党，再杀一个又算什么？闻一多骂我们偷偷摸摸，用无声手枪在三更半夜暗杀李公朴；这一次我倒要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用四五口径的航空曲尺杀他，看还有人敢说个不字！不管是谁，都得倒楣，

杀几十万人我也不后悔!”

于是，闻一多便在蒋介石枪口瞄准之下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时，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招待记者；五点半钟，他的儿子闻立鹤从家里出发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接他。父子俩刚跨出门口，只见十几个大汉密集一起，白昼当街，举枪连发二三十响之多，眼见闻一多父子倒在地下，便上吉普车呼啸而去。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这种明目张胆的“暗杀”，当时使民盟中人以及昆明各界无不悲愤填膺；但昆明在警备司令部控制下，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减少牺牲。因此李公朴遗体火化时仅有夫人在场，未举行任何仪式。民盟滇支部所组织的治丧会在严密监视之下无法活动；潘光旦、楚图南等教授安全堪虞，美领事馆为了种种原因，乃把潘、楚等人接到领事馆避难。闻一多遗体则停于云大太平间，因枪伤过多，尸体缩得非常短小，民盟中人无法出面料理后事。闻立鹤重伤急救，闻夫人昏厥数次，闻一多遗体四周除了特务，只有两个小女儿在尸旁号哭不止。

却说一片枪声中，蒋介石夫妇照例在庐山避暑，并且准备一件大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呈递国书。但一来牯岭地方小，二来司徒年纪老，一切简化了。马歇尔同司徒以及大使馆中新旧参事们先搭飞机、坐船渡江、乘车、上轿，大队人马到得牯岭，蒋介石好不高兴，三言两语，便谈到李公朴、闻一多之死。蒋介石一口咬定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各人并无表示。随员中有几个“中国通”，内中一个提到了民盟西北负责人李敷仁，曾在咸阳遭暗杀，但遇救未死，逃到延安

出任延安大学校长。蒋介石一听脸色骤变，如果说真有其事，那岂有共产党杀共产党不遂，反而让他回到共产党的大本营出任最高学府校长之理？还是司徒老练，用道地的中国话说了声："这种事情不清楚。"打个哈哈便岔过去了。可是三转两转，话题仍旧转到李、闻被刺案头上，那位"中国通"一定要问个清楚：

"听说闻一多是个诗人，他在美国写过一首诗，很有名，人们都说他很爱国。"

司徒只得接嘴道："是吗？他写的什么诗？"

马歇尔听说闻一多在美国写诗，兴趣来了，也问："他写的什么？"

那个"中国通"兴高采烈道："他写的叫做《洗衣歌》，有趣极了，我还背得出。"

听说是《洗衣歌》，宋美龄心想这绝非有关政治的诗篇，附和道："好啊，背出来给大家听听。"

那"中国通"说道："是这样的，闻一多在美国留学，因为我们有些人瞧不起这种人，他便光火了，便写了一首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算了算了，”司徒雷登制止道：“这些诗不登大雅之堂。我们燕京的学生，绝对没有这种狂妄。”

“大使先生！”马歇尔大笑：“你们燕京的学生，十个有八个同情延安的人们，有几个还在延安负着重大的责任！”

司徒一怔，也就含糊地笑笑。宋美龄乘机提议：“别谈这些东西了，我们上外面逛逛，今夜的月亮很好。”

众人正要出门。陈布雷向蒋介石低声报告：“重庆有重要事情，……”蒋介石本来不想同这一多嘴的中国通一起欣赏风景，便立刻致歉道：“你们先去吧，我有重要事情，等一等再来。”

众人嘻嘻哈哈出门，蒋介石问：“什么事？”

“重庆保密局有事请示，等待命令。”

“什么事？”蒋介石边问边打开面前那个卷宗，只见“摘要”栏内写得分明：“呈为闻一多两子在渝招待各报记者，应如何处理案”。蒋介石十分不快：“这种事情也要问我？”

陈布雷道：“他们的确不敢作主，因为李、闻才死不久，现在闻一多两个儿子公开招待记者，如果照办，恐怕各方反应不佳。”

“这两个小东西敢招待记者？”蒋介石道：“说些什么？”

陈布雷念道：“这是重庆左派报纸的新闻：

“闻一多先生两公子立鹏、立鹏，于十九日下午三时招待

各报记者。会上异常沉默。闻立鹏首先起立讲话，他还未开口，眼睛不禁红了。他说：诸位记者先生，我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才好。我父亲为什么死的？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我父亲是专门埋头做学问的人，他过去从不关心政治，闭门研究古书。有两年，他甚至连报都不愿看。但是，我父亲是有良心的，抗战后由北平到昆明，他亲身看到了好多令人痛恨的黑暗与不平的事，他才开始转变，认为中国政治非改良不可……”陈布雷跳过一大段，指一指：“这些不必理他了，报上说他已撑不住了，头昏、坐下，面色惨白。……哦，报上说他又立起来哭着讲：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谋杀，要求大家主持公道……”

“这是另外一个儿子的演说，十四岁的闻立鹏，他说一定要复仇！”陈布雷透一口气：“这一段值得注意：‘最后记者们问马大猷教授，他说他离昆匆匆，好多事也不清楚。他只就他所知当时的情形说：闻先生父子在府甬道被暗杀，鸣枪十多发没有人听到，倒很奇怪，因为昆明警备司令部离得不太远。其次凶手暗杀后，可能有两条路逃去，一是向翠湖方面，一是向大讨门方面，但这两个地方都比较热闹，人很多，而警备司令部即在翠湖，凶手从这些地方逃跑，也很奇怪。”陈布雷念完合上卷宗：“因此重庆便请示主席，这件事如何处理。”

蒋介石打个呵欠道：“你看着办吧，我想休息休息。你只要告诉他们：处理李、闻这种办法，还是可以用的！”正是：倒下一个，起来更多；冷箭冷枪，有何作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调而不停　中国内战大爆发
攻而不利　马蒋争执更难下

话说蒋介石放手围攻，觉得双方实力悬殊，这下子定能成功，好不得意，于是在牯岭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整天同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守在一起，静待山下好消息。可是战报传来，却报告苏中地区战事不利。马歇尔便问："蒋将军，我们在前线的兵力究竟如何？"

蒋介石道："不瞒你说，自从围攻鄂东、豫南开始，我已动用兵力两百个师。"

"苏、皖两区派了多少兵力？"

"五十万。"蒋介石道："共产党宣布说，我进攻他们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内战的信号；我进攻他们的'苏皖解放区'，则是内战全面爆发。现在真的爆发了，目前的战报虽不

好，但我有四百三十万人，他们只有一百二十万人，何况装备远不如我们。我们凭数量和装备，前途一定看好。”

“我有顾虑。”马歇尔沉吟道：“这样吧，为了配合蒋将军的计划，我们来个更密切的合作吧。”他吩咐随员：“下面几件事情，都是急迫的，请你分别通知：

“第一，我们送给中国三百七十一艘舰艇，希望在最近期内送到。中国的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湖河地区必须用舰艇，不可迟到！

“第二，陈纳德将军同蒋将军的交情很好，这一次中国内战，十四航空队不便参加，但陈纳德将军的空中运输公司，应该从速建立。蒋将军告诉我，他们谈得差不多了，现在给他明确的任务：要他成立公司之后，立即担负起中国政府对东北、华北、华中各战场空运人员与军用物资的任务！

“第三，刚才我得到消息，冀东战场香河县安平湖的敌方阵地巩固，战斗激烈，你赶快给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拍电，要他们同蒋将军的部队直接合作，联合攻下对方阵地！

“第四，给空军部顾问拍电，组织蒋将军的空军，出发延安，轰炸！

“第五，问华盛顿，前些时候谈论到的那批军火，拟说成本价值八亿三千七百万美元。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了，我建议作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廉售给中国政府，让他们获得战争的工具。但，对外公布是‘剩余物资’不能说是军火。而我坚持公开发表的原因，在于给人们一个印象：美国在支持蒋将军，蒋将军的这次大内战一定成功！”

接着，他同司徒雷登低语良久，两个人决定发表一项联

合声明：

“中国战争日益扩大，有席卷全国的趋势，国共双方都愿终止战争，但仍有若干立须解决的问题，尚未获得任何协议，对于各项问题，双方似已不可能获得解决……。”

“不妥当吧？”司徒雷登说。

“大使你以为怎样？”马歇尔反问。

“据我看来，”司徒雷登道：“我们这个联合声明有利有弊。好处在于替美国洗刷：中国内战不停，是国共双方各不相让的关系，并非我们调停不力；坏处呢？这个声明一出，等于告诉人家，我们不再以调停的姿态出现了。按常例说，我们如果不再调停就应该退出中国，事实上则是，我们援助蒋将军更加积极；这样会不会给人家这么一个口实：美国在帮助蒋将军进行中国内战呢？”

“我看不用考虑。”马歇尔道：“事实上延安方面早已在指责我们！”

“还有，”司徒雷登道：“对方一再指责说：中国内战是美国造成的。包括军火在内，没有一样不是来自美国。如今拖了这么久，我们两个人忽然发表声明，会不会又给人讥笑，说这个声明，是证明美国在消灭共产党的计划方面碰了钉子，露了马脚呢？”

“我看也不用考虑。”马歇尔道：“反正是一个样子。我们只要做得漂亮，继续调停好了。”

司徒失笑：“调停，调而不停的调停。将来我如果写回忆录，今天这笔账不知道怎样记载才合适呢！”说得众人皆笑。

但回到南京以后，却笑不出来了。

中共代表团以长函质问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问他们调停怎样解释？司徒秘书傅泾波读信道："……我们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大骗局，已经在中国、在全世界人士之前暴露无遗了！以前的且不提它，最近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的声明，认为国共问题'已不可能获得解决'，充分说明了你们在中国内战火上加油的作法，你们已不准备再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了。

"你们如果真的调停，请问把军火压价供应国民党居心何在？把三百七十一艘军用舰艇送给国民党的作用何在？训练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的用意何在？你们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同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的目的又何在？陈纳德组织空路运输机构，在东北、华北、华中各战场服务，又说明了什么？……"

"好厉害啊！"马歇尔搔搔脑袋道："你看怎样回答他们呢？"

司徒绷紧着脸道："大家商量商量吧。"

于是，美方人员在中国的窘相，立刻反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亲口承认，说："现在马歇尔将军所处的地位，实为尴尬，盖彼一面充任中国两大集团之调人，而美国政府在另一面又继续供给军械军火供予其中之一边，即国民政府！"

马歇尔见报大怒，连忙公开发表谈话道："我对报上的消息表示遗憾，因为我对调处的行为是公正无私的，甚至是无可怀疑的。"

然而事实给予世人的印象，却变成了"马歇尔对蒋介石

在消灭中共的企图上，其帮助是大公无私的，甚至是无可怀疑的。”马歇尔甚为尴尬，但嘴上仍硬，九月间还对中共代表郑重宣称：“如果共产党怀疑充任调人的公正，那么只要中共照此通知他，他将立刻退出谈判。”

但中共一再声明：“我们渴望国共停战，和平团结，建设新中国。任何一个来华调解的美国人肯这样做，都是朋友，欢迎他留在中国，阻止蒋介石进行规模更大的内战；如果不但不调停，且同蒋并肩打击中共，那这不是马歇尔一个人的事，而是美国的国策问题，马歇尔虽去，第二个马歇尔还是会来中国，火上加油的。”

马歇尔实在烦恼了，同司徒雷登大发牢骚：“我真的想回去了。”他说：“在中国实在伤脑筋，蒋介石又扶不起来，否则以蒋介石的军队之多，我们给他的配备之好，共产党早该消灭干净了。”

司徒长叹：“我和你有同感。据各方的消息，中国这个内战前途究属如何，倒很难说。按理说，共产党是必败的，他们所占有的空间很小，能利用的时间也不多；蒋介石同他相反，占有的空间极大，时间更能充分利用，因为我们的各种援助，的确已大大缩短了他走向胜利的路途。可是，”他一顿：“你大概比我知道得更多：民众拥护延安，蒋介石过分腐败。蒋的腐败又加强了民众的离心力，这样发展下去，我简直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大使，”马歇尔道：“今天我同蒋介石吵了一架。”

“有这个必要吗？”司徒惊诧道：“将军，蒋介石是唯一反共激烈的人，除了他，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代替，你不

能同他争吵。”

“不过我忍不住了。”马歇尔道：“他几次三番要攻占张家口。他的理由是：张家口是西伯利亚与中国西北之间的门径，关系极为重要。我说你只看见张家口的重要，却没看见比攻占张家口更重要的：你撕毁和平谈判的字条太早了！他不同意，说什么和平谈判，反正迟早要撕毁的。我说事实虽如此，但总得拖延一点时间，你该知道共产党对我们的攻击很激烈，为了取得人们对我的同情，你必须停止对张家口的用兵，先把他们困在那里，其作用与效果是一样的。可是，”马歇尔透了口气：“他不答应，他说他难得作过这种决定，这一次一定要实行。”

司徒也不知怎样开口才好，两人相对无言。半晌，马歇尔苦笑道：“大使，你知道的，我同我的太太，在理斯堡买进一幢图画似的别墅，我真想回去住。”他透了一口气：“可是一想到政府给我的任务，我也只好蹩在中国了。”

“我们都一样。”司徒道：“我们都到退休的年龄了，在退休之前，能够看见中国境内没有共产党的踪迹，实在是一件太好的事。将军，我在中国五十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你说，我能够放弃五十年来的一个最终目的么？”

马歇尔微吁：“是啊，所以这一次一定要请你出任大使，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总觉得，”司徒道：“或许是我老了，对中国的事情总难以抑制一种淡淡的悲观：蒋介石很成问题。”

两人再唏嘘一阵，马歇尔突地问：“大使，万一和平谈判破裂，你看美国对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司徒苦笑，沉思，然后皱眉道："将军，这个问题，倒是个迫切的问题，因为这是个迟早必来的问题，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它的脚声了。我以为一旦和谈正式破裂，对华问题不外三种途径。"

马歇尔兴奋道："哪三种途径？"

"第一，"司徒伸出一根手指："给蒋介石以充分的、积极的援助，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给蒋介石以极大的援助。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实行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重大的、众多的改革，而且规定每一改革的实现，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

"第二，我们放弃这样做，在舆论和中国实情面前停止给蒋介石的援助，随波飘流，没有自己决定的计划，而只是等着瞧，等机会。

"第三，我们甚至连第二个办法都不要了，干脆退出中国，完全退出中国，不再参加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看怎么样？将军！你赞成哪一种？"

马歇尔不安地往返踱着，立在司徒面前，问道："大使，那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我，"司徒黯然道："我当然万分难过，中国问题没料到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的意见是，"司徒瞪着眼睛："我赞成第一种办法！"

"如果第二、第三呢？"马歇尔问。

"那我宁可采取第三种办法！"

马歇尔听他这么说，闭目沉思达一、两分钟。然后睁开眼睛道："在原则上，我同你的意见一致。"他伸出手去同司徒握着："你对中国的积极政策，我是了解的，我应该向你致歉，

一个把五十年时光用在中国的美国人！"马歇尔迂缓地起立："大使，不过我必须忠告你，或许你毋须我来提醒你：你对中共厌恶的态度与语气，希望你不要过早提及，这样会损害你对美国的功绩。你主张援助蒋介石消灭中共的意见，在我是乐意听闻的。但是千万不可以在目前提出，除非你退休；真的退休了，才可以在你的回忆录里提它一笔。"

"是的，"司徒微笑："将军，我是这样打算的。"正说着电话响，马歇尔听完，笑对司徒道："刚才蒋介石有捷报给我们，说淮阴攻下之后，通榆公路一定有希望在一个月之内打通，现在他的前锋部队已经打到淮安。"接着秘书入内，说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有一个备忘录送来，请他过目。

马歇尔同司徒雷登四目相视，立即接过文件，马歇尔道："这是周恩来要我转交蒋介石代表的一个备忘录。"他读道："马歇尔将军并请转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诸位：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代表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近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由政府方面负责之。……"马歇尔问："大使，你以为应该怎样处理？"

司徒沉吟道："在这方面，我同将军的看法一致。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这样放手，否则反而误事。我看你同蒋介石见一次面吧。"

"好的，"马歇尔道："我就去。"

司徒加一句道："不过，最好别再吵架。"

"吵架是夸张的说法。"马歇尔微笑："大使可以想得到，蒋

介石他怎么会同我们吵架?"

司徒也笑:"我也这样想。"

"可是我不这么想。"蒋介石回答马歇尔:"我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放手了,中共没有办法还手,一口气打到底,干脆解决!"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在攻占张家口这件事情上,已经无法挽回,便提醒他道:"蒋将军,我遗憾地告诉你:美国虽同意消灭共产党,但不同意在这个时候进攻张家口。你前方的战报都很顺利吗?你发动过早的进攻没有顾虑吗?你不考虑得不到美国同意的做法的后果吗?"

蒋介石十分不舒服,要宋美龄传言道:

"我这样做,不但为了我,还为了美国!我这样做,因为有了把握,才敢放手!"

"什么把握?"马歇尔笑问。

"在军事上,你们的军队同我们并肩作战,我怕什么?在政治上,你们说我这个那个的,我已经决定要把张家口拿下,我就还政于民!省得人家说我闲话。"

马歇尔沉思,说:"夫人,请你告诉蒋将军,美国军队不适宜同你们并肩作战。偶一为之,已经受到人们的指责,不能够经常这样做了。"

"这也不尽然。"蒋介石道:"自从日本投降以来,我们曾经公开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海军协定正在磋商中,其他协定深信会逐渐更多。此外我们还有密约,例如三十年船坞协定等等。"蒋介石反问:"马歇尔将军,我怕什么?在中国领土上,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就有九万

名，全部驻华美军，同派驻日本的十五万名美军数字差不多。东起上海，西迄成都，北起山海关，南到海南岛，都有你们的驻军，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说到领海，根据协定，你们的海军得自由行驶于中国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以及内河。三十年内中国所有的海港，美国军舰都可以自由出入使用，我怕什么？

“说到领空，你们在中国的基地很多，你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自由巡逻。我记得三十四年年底，何应钦部长曾奉我之命，致电有关部队说：在华美军呈准在我沿海、新疆、西藏、东北、热察绥以及台湾，以飞机作空中摄影。我怕什么？

“说到政权，我早说过，你马歇尔将军对中国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我们很多政治机构，都放在美国顾问或其他名义的监督之下。我粗粗估计，各机构聘请的美国顾问快到七千名之多。你们的宪兵驻在中国巡逻；还实行中美警宪联合勤务，组织了中美警宪联络室；成立了中美合作所。

“说到军权，你们的军事顾问达一千余人，随意可以搜集中国的资料，我放放心心交给你们了，我怕什么？

“说到财政权，法币归美国帮忙，我们的金融系统全部是美国金融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海关总税司也是你们美国人，他掌握了中国海关管理全权。”

马歇尔惊讶蒋介石说个没完，笑问：“蒋将军，你今天说得很多，好象在算一笔总账。不必了吧？”

“不，”蒋介石道：“我说完以后，你便知道，我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进兵张家口了。刚才说到财政，现在我再把外

交、司法、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告诉你。”

马歇尔只得听蒋介石唾沫横飞说下去道：

“说到司法，我们组织了中美商务公断委员会，恢复了你们美国的领事裁判权。我们又有个协定：一切美国军事人员在华如犯刑事案件，皆由其本国军事当局单独裁判。再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基本协定，联总借用给中国的服务人员，对于任何法律上传讯手续都可豁免，恢复了你们的治外法权，这个对于你们方便不少了吧？

“说到经济权，铁路在你们掌握之中，由中美合办粤汉、川滇两路开始，你们又获得内河航权，又准许外国轮船驶泊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埠，装卸货物。现在英国和日本也要如法炮制了。我们又允许你们在一切工矿投资，组织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的工矿权、农业权、渔业权、商业权等等相继给你们不少方便，你们对我的消灭中共计划只是时间上的不同，为什么不可以提早呢？

“说到文化教育，你们美国人在中国有信仰、礼拜、设立学校、传教或传授其他知识的自由，根据中美商约，不受任何妨碍或侵扰。你们经过对华文化教育的自由活动和教育基金的形式，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我们又把许多中国重要文物、古籍运到了美国！”

蒋介石透一口气：“马歇尔将军，此外还有美国向中国移民的自由权等等，这些你们也知道，中共是在攻击我这样做的。我从陆地到海洋，从天上到矿藏，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现在到将来，中国对美国实在够朋友的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我在这个时候进攻张家口呢？”

马歇尔见他十分理直气壮的样子，心中暗笑，嘴上却说："蒋将军说得很对。唯其中美一家，所以我才反对在今天攻下张家口。理由是我们不想把撕毁和约的责任放在你的肩膀上；对于国际舆论，国内反应，不能不多加考虑。"

蒋介石狞笑道："你们有人说我独裁，说我不民主；现在我要还政于民，总可以把国际舆论，国内反应扭转过来吧？"

"我当然放心，"马歇尔道："你的还政于民不会做得过火。但我希望你要仔细审慎去做，一不会出漏子，二不会引起反感。"

蒋介石大笑道："你们美国的选举，给了我好多帮助，我已经找到参考了。你们大选时很多人没有选举权，我的做法也差不多。我们国民党通过的一项誓词，就是人民要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你说还有什么顾虑呢？"

马歇尔一再沉思，反问："那末中共方面，以及中共的同路人民主同盟等等如果不参加国民大会，你又准备怎么办呢？"

"不考虑！"蒋介石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不参加，算了！"

"我们应该把话题拉回来。"马歇尔道："无论如何，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应该慢一步才好。"

"已经无法挽回。"蒋介石道："什么都准备好，眼看要攻下来了！"

马歇尔十分不快，怏怏地问："那末中共如果指责我们破坏停战协定，又该怎么办？连解释的口实都没有的。"

"不必要！"蒋介石道："我会同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表示还政于民，天大的事情都会冲淡，甚至抵消！"

“我没有你这么乐观！”马歇尔绷着脸道：“我所得的情报是：前方军事情形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顺利。你别说攻张家口，攻延安也可以，但这些都是表面。他们会把空城送给你，然后再撕裂你的身体，一如象对付日本兵似的！他们的战略战术你不会不知道的！”

“现在情形不同！”蒋介石也反感道：“十年剿共，并没有美国兵并肩作战；现在你我不分彼此，中美两国合作，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共消灭！”

“就是早了一点。”马歇尔愤然道：“这样做且不提效果如何，你我在撕毁谈判，倒变成了有目共睹，美国绝对不能同意！”

“我自己负责！”

“那美国的援助要重新考虑！”

蒋介石明知美国少不了他，失笑道：“这个由你们决定！反正目前已经运到的各项物资以及你们的军队，足够消灭中共的了。”

不表马歇尔愤然离去，却说司徒雷登在大使馆接见各报记者，面临几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大伤脑筋。记者们问：

“大使先生，美国兵迄今还在中国，而且数目庞大，北上作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大使先生，报载，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今年，一九四六年七月，只是上海一地，美军肇事日必数起。由于暴行而死伤的人民达一千五百人，被欺诈、抢劫和侮辱、奸淫而遭受损失的还未计在内，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大使先生，《前线日报》统计，美军吉普车伤人事件，单

上海一地，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到今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共有四百九十五起之多，辗伤两百三十六人，死者十八名。黄浦江中美舰经常撞沉小船，据《联合晚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统计，十一个月以来，中国小工死了六百六十名之多，大使先生对这些有什么意见?”

司徒雷登强笑道:“各位记者先生，美国兵在中国，出于不得已，因为我们在调停你们的内战。至于作战不作战，我这里没有资料可供参考，乏善足述。……

“至于上海报纸对美国士兵的那种统计，我这里也没有什么资料，无以奉告!不过如果真有这种事，我想决不可能有这样多，——虽然，只要有过一宗，我还是愿意在这里道歉。”

“大使先生，”有一个记者再问:“我们也很抱歉，在这里把这些令人不愉快的数字告诉你:也就在这段期间，美国兵殴打和杀害中国人事件，据《前线日报》征引政府机关的统计，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共六起，十一月份十四起，十二月份三十一起。你们美国兵抢劫事件，据政府机关统计，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一共三十一起。这个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司徒雷登道:“我一定要查。”他吩咐傅泾波:“请记下来。”

“大使先生，”另一个记者又问:“你们的军队除了已经有人问过的，还有一项应该向大使先生说一说。”

“好的，请说。”

“那是强奸!”那记者愤愤地问:“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你



们大批美国军队开到重庆会仙大厦女浴室，污辱正在沐浴的妇女，这种行为，或许是你们所习惯的，但我们中国人不能容忍！大使先生！”

整个大厅立即陷入沉寂。

“还有，”那记者继续说：“不久之前，你们的军队又在北平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以致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感！我们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你们的军队还会闹出什么乱子。而且我要告诉大使先生，刚才讲的案子，只是比较特殊的几个。大家如果不怕耳朵脏，我可以再说一个：川西基地。川西基地好几万民工在筑机场，你们的官兵竟把女工抱到厕所去强奸，试问这还成什么世界！”

这个招待会当然不可能愉快。记者们愤愤离去。司徒也急忙找到马歇尔，告诉他这番经过。两人商议一阵，只见第二天国民党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为美国军队辩护道：

“酒后失检，各国均所不免。”

“对于是项事件，美军不应负责。”

“以醇酒妇人，疗治盟友的思乡病，不失为待客之道。”

…………

这些入侵的军人，就这样在中国留下来了。正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种局面，你看如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第六集分解。